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罪与罚 [上]

力冈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罪与罚[上]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力　冈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拉斯柯尔尼科夫——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爱称：罗佳，罗季卡），过去是法律系学生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

杜尼娅——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爱称：杜涅奇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

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扎尔尼岑娜（爱称：帕莎、帕申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女房东

纳斯塔霞·彼得罗芙娜（爱称：纳斯塔休什卡，纳斯坚卡）——拉斯柯尔尼科夫女房东的女仆

马尔梅拉多夫——谢苗·扎哈罗维奇，退职小官吏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马尔梅拉多夫的第二任妻子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小名及爱称：索尼娅，索涅奇卡）——马尔梅拉多夫的大女儿，他前妻的女儿

波列娅——波丽娜·米哈伊洛芙娜（小名及爱称：波莲卡，波莲奇卡，波列奇卡），马尔梅拉多夫家的二女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前夫之女

科利亚——马尔梅拉多夫家的儿子，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前夫之子

莉达（小名及爱称：莲尼娅，莉多奇卡）——马尔梅拉多夫家的小女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前夫之女

拉祖米欣——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同学

卢仁——彼得·彼得罗维奇，律师，杜尼娅的未婚夫
斯维德里盖洛夫——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地主
佐西莫夫——年轻的医生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马尔梅拉多夫家的邻居，卢仁曾是他的监护人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警察局科长
尼科季姆·福米奇——警察分局局长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波罗赫——警察分局副局长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扎米托夫——警察局办事员
阿廖娜·伊凡诺芙娜——文官遗孀，高利贷者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阿廖娜的妹妹
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莉佩韦泽——马尔梅拉多夫的女房东（也被卡捷琳娜称为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自称为阿玛丽·伊万；在作品的前一部分被称为阿玛丽娅·费多罗芙娜）
米科莱·杰缅季耶夫——尼古拉（小名及爱称：米科莱，米柯尔卡，尼古拉什卡），油漆工，被误认为凶手
米季卡——德米特里（小名：米特雷，米杰卡），油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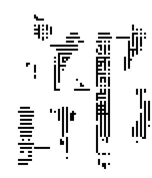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一章

7月初，正当酷暑，已近黄昏时候，一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胡同[①]向房客转租的小屋，来到街上，慢慢地、犹豫不决似的朝K桥[②]方向走去。

他顺利地走出来，没有在楼梯上碰见他的女房东。他的小屋就在一座五层高楼的屋顶下面，不像一间住房，倒像一个衣柜。租这间屋子是兼包饭和包家务活儿的。他的女房东住在他下面一个单独的套间，下一段楼梯就是。每次他出门，都要从她的厨房门口经过，厨房的门就朝着楼梯，而且几乎总是敞开着的。这个年轻人每次从这儿走过，都会有一种难受而胆怯的感觉，他因此感到羞臊，愁眉不展。他欠了女房东一屁股债，所以很怕碰见她。

他倒不是胆小而畏畏缩缩，恰是完全相反；可是从某一个时候起，他就处于烦躁和紧张之中，像是犯了疑心病。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与人来往，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他穷困潦倒；可最近连这种窘迫的境遇也不再困扰他了。

---

① 实际是彼得堡当时的木匠胡同。
② 指科库什金桥。

一些紧要的事情，他不再去做，也不想去做了。实际上，他一点儿不怕什么女房东，不管她怎样处心积虑跟他作对。可是，站在楼梯上听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婆婆妈妈的废话，那些唠唠叨叨的讨债、抱怨、发狠的话，而他自己总得敷衍敷衍，表示歉意，说说谎话——这一套实在够受，不如像只猫似的悄悄溜下楼去，溜掉，不让任何人看见为好。

不过，这一次来到街上以后，想到自己竟这样害怕遇见女债主，他都感到惊讶了。

“我想去干件多么大的事啊，却害怕起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来！”他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想道，“哼……是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到，但只要一胆怯，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请问，人最怕的是什么？人最怕迈出新的一步，最怕说出自己的创见……不过，我空话说得太多了。就因为我尽说空话，所以什么事也不做。不过，也许是这样，就因为什么事也不做，所以尽说空话。这是最近一个月来我天天躺在角落里，想啊……想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便习惯了说空话。哦，我现在为什么出来？这事儿我干得了吗？这事儿当真是认真的吗？一点儿也不认真。不过是异想天开，自寻开心；是儿戏！是的，恐怕就是儿戏！”

街上热得蒸人，又很气闷，再加上拥挤的人群，到处是石灰、木料、砖瓦、扬尘，还有每一个租不起别墅的彼得堡人都十分熟悉的那种夏天特有的臭味——这一切刺激得这个本已神经崩溃的年轻人不堪忍受。城里这一带小酒馆特别多，里面飘出的一股股难闻气味，平常日子也不时遇到的那些醉汉，都给这幅画面增添了一层令人作呕的阴郁色调。一种极其厌恶的神情刹那间在这个年轻人清秀的脸上闪过。顺便说说，他相貌出众，清秀的深色眼睛，深褐色头发，中等偏高的个头儿，挺拔

而匀称。不过他好像很快就陷入深思，更准确地说，好像处于出神状态。他只顾朝前走去，已经不理会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理会周围的一切了。只是有时自己嘟哝一两句，因为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这一点现在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会儿他意识到，脑子里思想有时很混乱，身子虚弱无力，因为已经是第二天几乎什么东西也没吃了。

他衣着极差，别的人，就连穿惯了破衣烂衫的人，也不好意思大白天这样一副打扮上街。不过，在本城这一带，穿着如何很难引起人们的惊讶。这一带离干草市场[①]很近，有许多饭馆酒店、妓院赌场，在彼得堡中心区的这些街道和巷子里聚居的主要是工人和手艺人，所以，各色人物应有尽有，见到什么模样都不至于大惊小怪。这个年轻人虽然很爱面子，有时还很年轻气盛，但他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愤世之情，所以走在大街上最不在乎自己的破衣烂衫了。若遇到熟人和老同学，自然是另一回事，他一向是不乐意见到他们的……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车套着高头大马，不知为什么拉着一个醉汉从街上走过，也不知要拉到什么地方去。当大车从身旁经过的时候，那醉汉突然对年轻人大喝一声：“喂，你这个戴德国帽的！”并且用手指着他，放开嗓门儿大吼起来。年轻人突然停住脚步，慌忙抬手抓住自己的帽子。这原是一顶高筒圆帽，是齐美曼[②]帽店的，但已经破旧不堪，完全退了色，到处是窟窿和斑点，没有了帽檐，而且歪向一边，好像伸出一个十分难看的角。此刻他心中涌起的不是羞臊，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甚至很像恐惧。

---

① 彼得堡的一个广场，《罪与罚》的情节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展开的。

② 彼得堡著名的帽厂老板，在涅瓦大街开设有知名帽店。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在该店买过帽子。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他慌乱地嘟哝说，“我早就想到了！这个最糟糕了！就这么一点儿疏忽，这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把全部计划破坏！是的，这帽子太惹眼了……太可笑，所以就惹眼……我这一身破烂儿，一定要配一顶便帽，随便什么样的一顶扁平帽；而不是这种难看的玩意儿。谁也不会戴这样的帽子，老远就会被人发现，被人记住……主要是后来会被人记住，这就是罪证。干这种事，就必须尽可能不惹眼……小事，小事最要紧！……往往就是这些小事败坏了整个事情……”

他不需要走很远，他甚至知道，离他住的楼房大门有多少步：正好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想得入迷的时候，曾经数过。当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幻想会实现，只是用荒唐而诱人的胆大妄为来刺激一下自己。现在，一个月过去，他已经是另一种眼光了。尽管他在自言自语时常常嘲笑自己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却已经习惯于把这个“荒唐的”幻想当做要去实做的事情，虽然还不太相信自己真会去做。他现在甚至是要去为自己的决定做一番试探，每走一步，心里的激动就增加一分。

他带着一颗紧张的心和颤抖的神经来到一座极大的楼房门前。这座楼房一面临运河，一面临——я街。[1] 里面是一个个小套间，住满各种各样的手艺人——裁缝、钳工、厨娘，还有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出卖肉体的姑娘，小官吏等等。楼房的两个大门和两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人川流不息。里面有三四个管院子的，年轻人一个也没碰到，他非常庆幸，就悄没声息地溜

① 运河为当时的叶卡捷琳娜运河，今格里鲍耶陀夫运河；——я街指叶卡捷琳娜宫街，今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街。下文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当时住在尼古拉市场旁边一座四层高的楼房里。

进大门，往右一转，上了楼梯。这是一道又暗又窄的“后楼梯”，他对这儿早已了然于心，已经察看过了。他很喜欢这里整个的环境：这儿十分幽暗，即使有人盯着看，也没有什么危险。“如果这会儿我就这样害怕，等我真的得去干那事儿的时候，又该怎样呢?”他走上四楼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道。这里有几个当搬运夫的退役士兵，正从一个套间里往外抬家具，挡住了他的路。他早就知道，这个套间住的是一个有家小的德国人，是一个官吏。“这么说，这个德国人要搬走了，就是说，在四楼上从这道楼梯上去，在这一层上，一时只有老太婆的房间是住人的了。这很好……要提防万一……”他又想道，随即去拉老太婆套间的门铃。门铃响声很小，似乎这铃是白铁做的，不是铜做的。在这种楼房的这一类小套间里，几乎都是这样的门铃。他已经忘记了这种门铃的声响，此刻这特别的铃声仿佛使他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事，那事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他浑身不由得哆嗦了一下，这次神经已经太脆弱了。过了不大一会儿，门开了一条小缝：女主人带着明显的疑虑神情从门缝里打量着来客，他只能看见她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小眼睛。可是，她一看见楼层上有许多人，就鼓起勇气，把门完全打开。年轻人跨过门槛，走进幽暗的过道，过道里有一道隔墙，墙后是一个小小的厨房。老太婆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响，用疑问的目光打量着他。这是一个矮小的干瘦老婆子，六十岁上下，一双又精明又厉害的小眼睛，小小的尖鼻子，头上没有包头巾。她那杂有少许白发的淡黄色头发，涂了不少发油。像鸡腿似的又细又长的脖子上，围了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虽然天这样热，肩上还披了一件破旧不堪而且发了黄的皮上衣。老太婆不停地咳嗽和哼哧。大概是年轻人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了看她，因为她的眼睛里突然又闪现出原来那种疑虑神情。

“我是拉斯柯尔尼科夫①，大学生，一个月前到您这儿来过，”年轻人想到应当客气些，就急忙弯了弯身子，嘟哝说。

“我记得，先生，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清清楚楚地说，一面仍然用疑问的目光盯着他的脸。

“那就好……我又来了，为了同样的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又说道。他看到老太婆不信任的神情，有些慌乱和惊讶。

“也许，她一向是这样，只是上一次我没有发现罢了，”他怀着不愉快的感觉想道。

老太婆没有说话，似乎心里在琢磨着，然后往旁边闪了闪，指着里屋的门，让客人往前走，一面说：

“请进吧，先生。”

年轻人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里糊着黄色墙纸，窗子上摆着天竺葵，挂着细纱窗帘，这时候夕阳射进来，屋里通明透亮，“那个时候，大概太阳也会这样照着！……”这一念头似乎无意中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脑子里一闪而过，于是他对屋里的一切匆匆扫了一眼，尽可能弄清楚并且记住屋里的布局。可是屋里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家具都非常旧，全是黄木的，有一张长沙发，拱形的木头大靠背，沙发前是一张椭圆形桌子，两个窗户之间靠墙放着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靠墙还有几把椅子，再就是两三幅镶在黄色木框里的不值钱的画儿，画的是几位手里捧着鸟儿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摆设了。角落里，一幅不大的圣像前点着长明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擦得锃亮；一切都在发光。“这都是丽莎维塔干的，”年轻人想道。整个房间里真是一尘不染。“只有凶狠的老寡妇家，才能这样干净，”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在心里说道。他好奇地斜

① 或译拉斯科尔尼科夫。

瞟了一眼挂在另一间小屋门口的印花布门帘，屋里摆着老太婆的床和一个五斗柜，以前他还没有向里面打量过呢。这一套房子里就有这两间屋。

“您有什么事?”老太婆走进屋子以后，依然面对他站着，直盯着他的脸，冷冷地问道。

“我把抵押的东西带来了，请过目!”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扁平的旧式银怀表。表壳背面刻了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上次抵押的也到期啦。前天就满一个月了。”

“我再付您一个月的利息，请再宽限几天吧。”

“先生，宽限还是现在就把您的东西卖掉，那要看我高兴了。”

“这表能押很多钱吧，阿廖娜·伊凡诺芙娜?”

“你总是带一些不像样的东西来，先生，可以说，这玩意儿一钱不值。上一回你那只戒指，我给了两张票子，可是在珠宝店一个半卢布能买只新的。”

“给四个卢布吧，我是要赎回的，这是家父的表。我很快就会收到一笔钱。”

“一个半卢布，先扣利息，要是您愿意的话。”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叫起来。

“那就听便吧。”老太婆把表还给了他。年轻人接过怀表，气愤得已经想走了；可是立刻想起他再也无处可去，而且他来是另有目的的，就改变了主意。

“那就给我吧!”他不客气地说。

老太婆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钥匙，并且朝挂门帘的另一间屋子走去。年轻人一个人留在屋子中间，好奇地倾听着，揣摩着。可以听见，她开了五斗柜。“想必是最上面的抽屉，”他猜想，“这么说，她把钥匙放在右边口袋里……都穿在一起，拴

在一个钢圈上……其中有一把钥匙最大，有小的三倍大，带锯齿的，当然不是开五斗柜的……这么说，另外还有一个小匣子或者小箱子……这是要弄清楚的。小箱子的钥匙都是这样的……可这一切太卑鄙了呀……”

老太婆回来了。

“给您，先生：要是一个卢布月息十戈比，那么一个半卢布就是十五戈比，预扣一个月的利息。您上回借两个卢布，也按这种办法计算，预扣二十戈比。就是说，总共三十五戈比。现在用您的表做抵押，您还可以拿到一卢布十五戈比。就请您拿去吧。”

“怎么！现在就只有这一卢布十五戈比！”

“没错，先生。”

年轻人没有争执，就把钱收下。他望着老太婆，并不急着走，好像还想说点儿什么或者做点儿什么，但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芙娜，也许过几天我还要给您拿一样东西来……一个银的……很好的烟盒……等我从朋友手里要回来以后……”他心里慌乱了，就没说下去。

“到时候咱们再说吧，先生。”

“再见吧……哦，您总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您妹妹不在家吗？”他快要走到前室的时候，尽量装作随便地问道。

“您找她有什么事，先生？”

“哦，没什么特别的事。我是随便问问。那您现在……再见吧，阿廖娜·伊凡诺芙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心慌意乱地走了出来。这种慌乱心情越来越厉害。下楼的时候，他甚至好几次停下来，好像有什么事突然使他大吃一惊。最后，已经到了大街上，他惊叫起来：

"天哪！这一切多么令人厌恶呀！难道，难道我真的……不，这是胡思乱想，这太荒唐了！"他又断然加了一句，"难道我头脑里能出现这样可怕的念头？我的心居然能想出这么肮脏的事来！主要是太肮脏，太卑鄙，太丑恶，太丑恶！……我整整想了一个月……"

无论是言语，无论是惊叹，都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不安。还在他来找老太婆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憎恶袭上他的心头，现在已经非常沉重、非常明显，以至于他不知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苦恼。他像个醉汉似的在人行道上走着，不理会行人，常常撞上人家，直到上了另一条街才清醒过来。他四下里望了望，发现自己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边。这家小酒馆在地下室里，从人行道顺台阶下去就是。就在这时候，有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对骂着，走出酒店，从下面爬上来，来到大街上。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怎么考虑，立刻就走了下去。他还从来没进过酒店，可是这会儿他的头昏沉沉的，而且渴得火烧火燎，十分难受。他很想喝一点儿冷啤酒，况且他以为自己身体突然虚弱无力是肚子饿了。他走到一个又暗又脏的角落里，在一张黏糊糊的小桌旁坐下来，要了一瓶啤酒，一口气喝下第一杯，立刻全身感到轻松，头脑也清楚了。"这全是多余的，"他怀着希望说，"没有必要心慌意乱！不过是体力不支罢了！只要一杯啤酒、一块面包下肚，这不是，霎时间就头脑冷静，思想清晰了，意图也坚定了！呸，这算得了什么呀！……"尽管用蔑视的神情啐了一口，可他已经很快活了，好像一下子摆脱了一种可怕的负担。他友好地朝在座的人们扫了一眼。但就是在这时，他也模模糊糊感到，这样尽量往好处想也是不大正常的心理。

这时小酒馆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除了他在台阶上见到的那两个醉汉以外，紧接着又有一伙人，五个男人带一个姑娘和

一架手风琴，一窝蜂似的走出去。他们一走，酒馆里就静悄悄、空荡荡的了。剩下来的：一个坐在那里喝啤酒，已经有几分醉意，看样子是个小市民；另一个是他的酒友，又胖又高，身穿腰上打褶的短上衣，花白胡子，已经醉得厉害，躺在长凳上打起盹来，不时好像在半睡半醒中突然张开两臂，把手指弹得啪啪响，并且抖动着上半截身子，随口胡乱哼着歌曲，一面竭力回想歌词，比如：

一年到头我疼老婆，
一年到头我疼啊疼老婆……

或者一下子醒过来，又唱：

我在波季亚奇街上走，
碰见了从前的情人……①

可是，没有谁分享他的快活；他的酒友一声不吭，望着他这一阵阵兴头，甚至流露出敌视和不相信的神气。屋里还有一个人，看样子像个退职的小官吏。他单独一个人坐着，面前放着一瓶酒，不时呷两口，朝四周打量一眼。他似乎也有些心神不宁。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间口头创作，特别是城市中的抒情情歌很感兴趣。

第 二 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习惯与人交往，上文已经交代，他避免任何社交，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可现在突然不知为了什么很想去接触人。他身上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他似乎渴望同人们在一起。整整一个月来他愁苦交加，郁闷烦躁，弄得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他真希望能换个环境，不管什么地方，松一口气，哪怕一分钟也好。所以，尽管这里脏兮兮的，他现在还是高兴坐在这家小酒馆里。

酒馆老板在另一间屋里，但是常常到大屋里来，不知是从哪里踏着台阶下来，首先显露的总是他那双擦得油光锃亮、带有红色大翻口的摩登皮靴。他穿一件紧腰外衣和一件油糊糊的黑缎子背心，没有系领带。他的整个脸好像一把铁锁抹了一层油。柜台里面有一个小厮，十四五岁，还有一个小厮年纪更小，客人要什么，由他送上去。有切碎的黄瓜、黑面包干和切成小块的鱼；这一切都散发着非常难闻的气味。这里很憋闷，坐在屋里简直受不了，而且弥漫着浓烈的酒味，好像单是闻闻这股气味，不出五分钟就会醉倒。

有时候，我们遇到素昧平生的人，初次见面，一句话还没说，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对他发生了兴趣。那个坐在远处、像一

个退职小官吏的顾客,就给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印象。年轻人后来几次想起这初次见面的印象,甚至认为这印象是预感。他一再地打量那个小官吏,当然还因为那人也一个劲儿地看他,显然，那人很想找个人谈谈。这个小官吏对酒馆里的人，包括老板在内，已经习惯，甚至看腻了，还带着一些高傲和鄙夷的神态，以为是一些下层和没有文化的人，他不屑与他们交谈。这人已经五十多岁，中等个儿，身体结实，头发花白，前顶秃了很大的一片，一张发黄带青的脸由于经常酗酒有些浮肿，眼皮也肿起来，鼓鼓的眼皮底下闪烁着两只小小的兴奋的眼睛，像两条缝似的。不过他身上有非常奇特之处，他的目光中似乎闪耀着一种激情，或许含有才智的光辉，但同时似乎又流露着一种失常的神情。他穿一件旧得破烂不堪的黑色燕尾服，纽扣大都掉了，只有一个纽扣还勉强挂着，他就用这个纽扣扣着燕尾服，显然希望不失体面。黄土布背心里面露出皱皱巴巴、又脏又破的胸衣。他的胡子从前总刮得光光的，那是官场的规矩，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现在已经密密麻麻长起一大片青灰色的胡茬。他的一举一动之间也确实有一种威严的官场派头。此刻他心神不宁，不住地乱抓头发，有时苦恼得用两手捧着头，把套在破烂衣袖里的胳膊肘支在湿漉漉、黏糊糊的桌子上。终于他直对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看了一眼，下决心大声说：

“先生，我能斗胆和您体面地谈一谈吗？因为虽然您外表不起眼，但是我凭经验看得出来，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不习惯喝酒。我一向敬重有学问又真诚的人，此外，本人也是九等文官。我姓马尔梅拉多夫，九等文官。请问：您也在官府供职吗?”

“不，我在读书……”年轻人回答说。他对此人这种与众不同的文雅语调，以及如此直截了当地同他交谈，感到有些惊

讶。尽管刚才一刹那间他很希望与人交往，不论什么样的交往都好，可是一听到当真有人对他说话，同平时对任何跟他接近或只是想跟他接近的人那样，心中顿时产生了又不快又气愤的厌恶心情。

“这么说，是位大学生，或者曾经是大学生！”小官吏叫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经验，我的好先生，不止一次的经验！”他把一个指头按在脑门上，以示夸耀，“当过大学生，或者做过学问！请允许我……”他欠起身子，摇晃了两下，就抓起自己的酒瓶和酒杯，走过来挨着年轻人坐下，侧转身子对着他。他已经醉了，但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非常带劲儿，只是不时有些语无伦次，又啰里啰唆。他简直如饥似渴地冲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起来，好像也有整整一个月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了。

“先生，”他几乎是用隆重的口吻开口说，“贫穷不是罪过，这话不错。我也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话更对。可是，穷到一无所有，先生，穷到一无所有就是罪过了。清贫的时候，您还可以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可是一到赤贫，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了。因为穷得一无所有，就要被逐出人类社会，甚至不是用棍子赶出去，而是用扫帚扫出去，让他受到更大侮辱；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穷得一无所有的时候自己就想先羞辱自己。所以我来饮酒了！先生，一个月以前，我太太遭到列别贾特尼科夫[①] 先生的毒打，我的太太可不像我呀！您明白吗，先生？还有，我想问您一句，就算出于好奇吧：您

① 这个姓氏由“讨好”、“奉承”一义演化而来。作家在草稿中注有“奉承之相”、“虚无主义是思想的奴仆”，表示了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噼、噼、啪》（1873）中也可见到这个人物姓氏。《噼、噼、啪》载《作家日记》。

是否在涅瓦河上，在干草船上过过夜[1]？”

“没有，不曾有过这种事儿，”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怎么啦？”

“哦，可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住了五夜了，先生……”

他倒了一杯酒喝干，就寻思起来。确实，在他的衣服上，甚至头发里，还可以看到粘着干草屑。很可能，他已经五天没有脱衣服，也没有洗脸。两手尤其很脏，油糊糊的发红，指甲嵌满黑泥。

他这一番话似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虽然也是懒洋洋的注意。柜台后面的两个小厮嘿嘿笑起来。酒店老板好像特意从上面的屋里走下来，想听听这个“活宝”说些什么。他在稍远处坐下来，懒洋洋却又神气活现地打着哈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在这里早就出了名。他所以养成谈吐文雅的癖好，大概因为在酒馆里跟各种各样不相识的人攀谈习惯了。这种习惯在一些酒徒身上已成为生活的需要，尤其是那些在家里受管束、被吆来喝去的酒徒。因此，他们总是尽力在酒友中寻求谅解，如有可能甚至还想博得别人的尊敬。

“活宝一个！”酒店老板大声说，“你怎么不去干活，您既然是个官儿，怎么不上衙门供职呀？”

“我为什么不去供职吗，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接过去说，不过专对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好像这问题是他提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去供职吗？我低三下四地求人，结果一场空，难道我心里不痛苦吗？一个月前，列别贾特尼科夫亲手毒打我太太，我醉倒在床上，难道我不难过吗？请问，年轻人，您是否有

[1] 涅瓦河上的干草船是19世纪60年代彼得堡乞丐和流浪汉过夜之处。当时的其他小说也谈到这种情况。

过……哦……比如说，明知没指望还去向人家借钱?”

“有过……不过，怎么明知没指望呢?”

“就是毫无希望，事先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比如说，您知道，事先就明明知道，这个人，这个一向善良、古道热肠的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借钱给您，因为他犯不上借钱给您，他知道您不会还嘛。会出于同情心吗? 可是，一向关注新思想的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前些天就声明，同情心在当代甚至是科学所不容的，在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推行的是政治经济学。请问，他干吗要借钱给您呢? 可是，您明明知道他不会借，您还是去了，结果……”

“那为什么要去呢?”拉斯柯尔尼科夫又问道。

“因为没有别的人可找，没有别的路可走哇! 任何人都要有条生路哇，不管是什么样的路。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找条生路，不管是什么样的路，总得找! 当我的独养女儿带着黄色执照[1] 出去的时候，我也出去了……（因为我的女儿凭黄执照谋生啊……）”他忐忑不安地望着年轻人，加了一句说明。“没关系，先生，没关系!”柜台后面的两个小厮扑哧笑出来，酒馆老板也微微一笑，于是，他急忙声明，心情似乎很平静，“没关系，先生! 我对这种点头微笑毫不在意，因为一切已经尽人皆知，一切掩藏的事都要露出来的[2]；我对这个不是厌恶，而是听之任之。让他们笑吧! 让他们笑吧! ‘你们

---

① 沙皇时代警察局颁发的妓女执照。

② 语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26～27 节）：“……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看这个人!'① 请问:'年轻人'您能不能……不,让我说得更有力些,更重些;不是您能不能,而是您敢不敢此刻望着我,肯定地说我可不是猪狗不如的人?'"

年轻人什么也没有回答。

"说话呀,先生,"等到房子里再度响起的嘿嘿笑声停息以后,这位演说家郑重地、这一回甚至特别矜持地又接着说下去,"说话呀,先生,就算我是猪狗不如吧,她可是一位太太呀!我形同猪狗,可是我的夫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是受过教育的女人,是校官的女儿。就算我,就算我是一个下流坯,她可是心气很高,受过教育的呀。然而……哦,她要是能怜惜我就好了!先生,好先生,要知道,一个人总得有个地方能得到人家的怜惜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虽然是位宽宏大量的太太,却不公道……虽然我自己也明白,她有时揪我的头发,那无非是出于怜惜之心……因为,不怕您见笑,年轻人,我再重复一遍,她常常揪我的头发,"他又听到嘿嘿笑声,就更加自重似的又说了一遍,"可是,天哪,她哪怕一次……可是不,不!这一切都是枉然,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呀!……因为也不止一次有过我所希望的事,已经不止一次怜惜过我,可是……我的秉性难移,我天生是个畜生!"

"可不是嘛!"酒馆老板打着哈欠说。

马尔梅拉多夫用拳头狠狠敲了一下桌子。

"我的秉性就是这样啊!您可知道,您可知道,先生,我

---

① 语出《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9章,第5~6节):"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把她的丝袜都拿出来换酒喝了。不是拿她的皮鞋，那还多少说得过去，而是拿她的丝袜，拿她的丝袜换酒喝了呀，先生！她的羊毛头巾，是人家送给她的，是以前的，是她自己的，不是我的，我也换酒喝了；我们住一间很冷的小屋，今年冬天她着了凉，咳嗽起来，已经咯血了。我们有三个很小的孩子，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早到晚干活儿，又擦又洗，给孩子们洗澡，因为她从小养成了爱清洁的习惯，可是她的肺很弱，可能有肺病，这我也感觉到了。我能感觉不到吗？我越喝酒，越能感觉出来。我喝酒，就是要在酒中寻找怜惜和情感……不是寻欢作乐，只是寻找悲痛……我喝酒，因为我想叫自己加倍地痛苦！”说到这里，他像绝望似的把头垂到桌子上。

“年轻人，”他又抬起头说下去，“从您的脸上，我好像看到有一种悲伤。您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所以，我立刻就过来跟您攀谈。因为，我向您讲我的生活情况，不是想当着这些游手好闲之辈丢人现眼，反正我不说他们也都知道，我是想找个有同情心又有学问的人。您要知道，我的太太是在省立贵族女子中学受的教育，毕业时当着省长和别的一些大人物的面跳过披巾舞①，因此得过金质奖章和奖状。奖章……嗯，奖章卖了……早就卖了……唉……奖状至今还放在她的箱子里，不久前她还拿出来给女房东看过。虽然她跟女房东天天争吵，可还是想向什么人夸耀一番，讲讲从前的幸福时光。我不是责怪她，我不责怪她，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就剩下最后这一点儿事了，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是的，是的，她是一个烈性子、高傲、刚强的女人。她自己擦地板，天天吃黑面包，可是决不

① 这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的一种殊荣。

允许别人不尊重她。所以，她不肯原谅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的无礼，而当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因此痛打她一顿以后，她就卧床不起，倒不是因为挨了打，而是因为感情受了伤害。我娶她的时候，她已是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她嫁的第一个丈夫是步兵军官，是恋爱结婚，离家跟他一起私奔的。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可是他迷上了纸牌。吃了官司，官司没了结就死了。直到最后，他还打她；她虽然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我确确实实清楚，而且见过凭据的，但是直到现在，她一想起他，还是眼泪汪汪的，并且常常比着他来责备我，我也很高兴，我高兴，因为在她想象中当年还是幸福的……他死后，她带着三个很小的孩子待在一个偏远而荒凉的县城里，当时我也在那儿。她一贫如洗，走投无路。[①] 我虽然也历尽种种艰难困苦，可她的处境那是我无法描述的。亲属都不跟她往来。她又很傲气，非常高傲……那时候，先生，那时候我也成了独身，只有前妻生的一个十四岁的女儿，于是我便向她求婚，因为我不能看着她那样受罪。她这样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名门之女，居然同意嫁给我，由此可见她当时穷困到何等地步！可是她还是嫁给我了！她哭哇，叫哇，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嫁给我了！因为再也无路可走哇。先生，您明白吗，您明白什么叫走投无路吗？不！这个您还不懂……整整一年，我虔诚地、神圣地履行自己做丈夫的职责，没有挨过这玩意儿（他用手指点了点酒

① 这里的情况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的生平。她在第一个丈夫伊萨耶夫死后，也陷入赤贫的境地，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耽搁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穷乡僻壤，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帮忙。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6年1月13日、3月24日、12月22日致他长兄的信。

瓶)，因为我也是有感情的。但就这样也不能使她满意；就在这时候我丢了差事，也不是因为有什么过失，是因为编制有了变动，这下子我可就摸了这玩意儿……一年半之前，我们经过长途奔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这座富丽堂皇、拥有许许多多名胜古迹的京都。在这里我也找到了差事……找到了，可是又丢了。您明白吗，先生？这一次丢差事怪我自己，因为我的老毛病犯了……我们现在住在女房东阿玛丽娅·费多罗芙娜·莉佩韦泽家的一间小屋里，我们靠什么生活，拿什么来付房租，我都不知道。那里除了我们，还住了很多人……简直像所多玛城[1]，乱糟糟的……嗯……是的……这时候，我的女儿，前妻生的女儿，也长大了，至于她怎样在后母面前忍气吞声地渐渐长大，我就不说了。因为虽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心地宽厚，但她又是一个性情急躁、动辄发火的妇人，免不了发脾气……是啊，先生！唉，这事就不必提了！可以想见，索尼娅[2] 没有受过教育。三四年以前，我曾经试过教她学地理和世界史；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根底，像样的教科书也没有，因为当时的几本书实在不成样子……唉！……现在连那几本书也没有了，全部教学也就到此结束了。学到波斯王居鲁士[3] 就停止了。后来，她已经长大成人，又读过几本爱情书，再就是不久前，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借给她一本书，是刘易斯

---

① 是《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19 章中提到的一座杂乱无章、充满罪恶的城市。

②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的小名。

③ 居鲁士（约公元前 600—前 529），古波斯王，或称居鲁士大帝（公元前 558—前 529 在位）。学历史到居鲁士为止，说明她所学很少。

的《生理学》[1] ——您知道这本书吗，先生？——她读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把一些段落念给我们听。这就是她受的全部教育了。先生，现在我向您请教一个私下的问题：依您看，一个贫穷然而清白的姑娘，靠清白的劳动能挣到很多钱吗？[2] ……如果清清白白，而又没有特别才能的话，就是两手不停地干活儿，先生，一天连十五戈比也挣不到哇！这且不说，五等文官克洛普什托克，也就是伊凡·伊凡诺维奇，——您听说过此人吗？——不仅至今不付半打荷兰式衬衫的工钱，甚至还跺着脚，骂着脏话，气呼呼地把她赶走，说是衬衫领子不合尺寸，而且缝歪了。可这时候孩子们却在挨饿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也搓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两腮泛出潮红，得了这种病都是这样的。她数落说：'你这吃闲饭的，住在我们家，又吃又喝，还要取暖。'孩子们一连三天见不到面包皮，还吃什么，喝什么呀！当时我正躺着……嗯，有什么办法呀！我醉醺醺地躺着，就听见我的索尼娅说话了（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姑

① 指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共同生活生理学》，该书于 1861 年出版俄译本。它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唯物主义倾向的青年中享有盛名。据一些回忆录说：《共同生活生理学》是 19 世纪 60 年代虚无主义者渴求的书。索尼娅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她读《共同生活生理学》这个插曲，具有争论意味。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讥笑那种要以实证主义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意图。——俄编注。按：乔治·亨利·刘易斯（1817—1878），英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戏剧家、科学家。他的《共同生活生理学》著于 1859—1860 年。他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他联系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来探讨精神现象，对心理学思想有很大的促进。

② 妇女的劳动及其报酬问题，是 19 世纪 60 年代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1863）的主题之一，就是妇女的劳动。他主张将妇女组织起来，建立缝纫工场等劳动组合性质的机构。

娘，说话声音很温柔……浅色头发，小脸总是苍白清瘦的），她说：‘怎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我真的得去干那种营生吗？’那个一肚子坏点子、不止一次进过警察局的女人达里娅·弗兰采芙娜，已经通过女房东登门来找过三四次了。‘那有什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用嘲笑的口气回答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多么了不起的宝贝哟！’不过不必怪她，不要怪她，先生，不要怪她吧！这话不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说的，而是在心情烦躁的时候，又有病，孩子们饿得直哭，而且说这话多半是辱骂，不是真有这意思……因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就是这种脾气，只要孩子们一哭，哪怕是饿得哭，她立刻就动手打。我看见，五点多钟，我的索尼娅就站起来，裹上头巾，披上斗篷出了门，到八点多钟才回来。一进门，就径直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走去，一声不响地掏出三十卢布，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直没有开口，眼睛抬也没抬，只是拿起我家那条绿色的细呢大头巾（我家有这样一条公用头巾，是细呢的）[①]，用头巾蒙住头和脸，躺到床上，脸朝墙，只有肩膀和身子一个劲儿在抖动……我还像原来那样躺着……于是我看见，年轻人哪，我看见，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紧接着也是一声不响地走到索尼娅床前，在她的脚头跪了一个晚上，吻着她的一双脚，不肯起来。后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就那样睡着了……两个人……两个人抱在一起……是的，先生……我呀……仍旧醉醺醺地躺着，先生。”

马尔梅拉多夫不说了，好像喉咙里卡住了。然后突然急忙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说，这个头巾与她初次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寓所时见到他的女仆披在肩上的绿色头巾很相似，她认为它可能就是《罪与罚》中索尼娅披的头巾的“原型”。

倒了杯酒，一饮而尽，清了清嗓子。

“先生，打那以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下去，“打那以后，因为出了一件不好的事，也由于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告密，特别坏事的是达里娅·弗兰采芙娜，似乎因为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打那以后，我的女儿索尼娅不得不领了黄色执照，这么一来，再也不能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女房东阿玛丽娅·费多罗芙娜也不容许她住了（尽管原来她还帮了达里娅·弗兰采芙娜），再就是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哼……他就是因为索尼娅，跟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闹了一场。起初他拼命勾引索尼娅，可是这会儿一下子又神气起来，说：‘怎么，我这样一个文明人，跟这种女人住一座房子？’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听不下去，就出来讲理……两人闹了起来……所以现在索尼娅等天黑了才到我们家来，帮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做些事，尽可能送一些钱来……她住在裁缝卡佩瑙莫夫家，租了他家一个套房。卡佩瑙莫夫是个瘸子，说话笨嘴拙舌，他那一大家人都笨嘴拙舌。他老婆也笨嘴拙舌……他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索尼娅单独住一个屋，带隔间的……嗯，是的……一家人很穷很穷，而且笨嘴拙舌……是的……那一天我一早就起身，穿上我那一身破衣服，举起双手祷告过上帝以后，就去找伊凡·阿法纳西耶维奇大人。您知道伊凡·阿法纳西耶维奇大人吗？……不知道？唉，这样好的人您居然不知道！他是蜡烛心肠……不论对什么人，像蜡一样容易融化！……他听完了，竟哗哗地流起眼泪。他说：‘嗯，你上次辜负了我的期望，马尔梅拉多夫哇……那我就收下你，再为你承担一次责任吧……要记住，你去吧！’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吻了吻他脚下的灰土，是在想象中吻的，因为他是朝廷大臣，具有雄才大略和开明思想的人，如果我当真去吻，他是不会允许的。我回到家里，当我宣布我

又有了差事，又可以拿到薪水的时候，天哪，当时是什么场面哪！……”

马尔梅拉多夫又激动得说不下去了。这时从街上走进来一伙儿本来已经醉了的酒鬼，门口响起雇来的风琴手的手风琴声和一个七岁孩子唱《小小农庄》[①] 的颤抖的童音。[②] 小酒馆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酒馆老板和小厮们忙着招待新来的顾客。马尔梅拉多夫没有理会进来的一伙儿人，又讲起他的事。他似乎虚弱已极，但是酒意越浓，谈得越带劲儿。一提到不久前又谋得差事，他似乎来了精神，甚至脸上都焕发出光彩。拉斯柯尔尼科夫聚精会神地听着。

“先生，这是五个星期以前的事。是的……她们俩，也就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和索尼娅，一听说这事儿，天哪，就好像我一下子成了天神。过去，我像牲口一样躺着，只有挨骂的份儿！可是现在呀，她们都踮着脚走路，叫孩子们不要吵闹：‘谢苗·扎哈罗维奇在衙门里忙累了，在休息哩，嘘！’上班之前，给我把咖啡端来，把鲜奶油热好！她们开始给我买真正的鲜奶油呢，您听见了吗！我不明白，她们打哪儿积攒了十一卢布五十戈比，给我置办了全套很体面的服装。靴子，细棉布胸衣，都很讲究，还有文官制服，都是花十一个半卢布添置的，气派极了。第一天上午，我下班回来，一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经做好两样菜，一样是肉汤，一样是洋姜烧咸牛肉，这是以前想也不曾想过的。她本来什么外衣也没有……一件也没有，可是现在就像要出门做客似的，穿戴漂亮起来啦，

① 19世纪中叶，E.克利莫夫斯基依据俄国诗人阿·瓦·柯尔卓夫的诗谱成的一首流行歌曲。

② 在当时的报刊，经常报道小孩风琴手沿街演奏卖艺。

并且不是随随便便，而是认认真真，本来一无所有，现在什么都像模像样了：头发梳好了，衬领干干净净的，戴起套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显得年轻了，也漂亮了。我的好女儿索尼娅，只是给家里贴补些钱，至于她本人，她说，如无必要，常回我们家来就不相宜了，除非天黑以后，任何人也看不见。您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午饭后我去小睡片刻，您猜怎么样，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憋不住了：一个星期之前她跟女房东阿玛丽娅·费多罗芙娜还大吵了一场呢，这会儿却请她来喝咖啡了。她俩在一块儿坐了两个钟头，唠叨个没完：'现在谢苗·扎哈罗维奇又在官府里拿薪水了；他常常见到大人，大人亲自出来，叫大家都等着，挽着谢苗·扎哈罗维奇的胳膊，在众人面前走过，把他领进办公室。'您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她还说：'大人说，谢苗·扎哈罗维奇，我当然记得您的功劳，虽然您也有很荒唐的弱点，但是既然您现在已经立下保证，再说，没有您，我们的事也办不好（您听，您听吧），那我们现在就希望您说话算话了。'我对您说实话，所有这一切，全是她诌出来的，而且不单是为了夸耀才瞎编！不是的，先生，她自己是信以为真的，是用自己的想象自我安慰，先生，真的！我也不怪她；是的，这我不能怪她！……六天前，当我把第一次薪水——二十三卢布四十戈比——全部拿回家的时候，她都管我叫小宝贝了。她说：'小宝贝，你真是好宝贝！'而且是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您明白吗，先生？其实，我能有什么可爱之处，我算什么样的丈夫哇？可是，她却捏着我的脸蛋儿说：'你真是好宝贝呀！'"

马尔梅拉多夫停下来，本来想笑一笑的，可是他的下巴突然抽动起来。不过，他控制住了。这酒馆，这纵酒无度的模样，在干草船上过的五夜和酒瓶，再加上对老婆和家庭这种病

态的疼爱，弄得他的听者不知如何是好。拉斯柯尔尼科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感觉很难受。他后悔到这儿来了。

“先生，好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恢复常态后叫了起来，“我的好先生啊，也许您和别人一样，觉得这一切只是可笑，我用家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烦您，但我并不觉得可笑！因为一切都是我亲身的感受……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当天和整个晚上，我自己就是在幻想中度过的：就是说我想怎样把一切都安排好，让孩子们穿上衣服，让她过过安宁日子，让我那亲生女儿不再受作践，回到家庭的怀抱……还想了许多许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先生。可是，我的好先生啊（马尔梅拉多夫突然好像打了一个哆嗦，抬起头来，直盯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可是呀，先生，就在第二天，做过这种美梦之后（也就是整整五天以前)，傍晚时候，我施展巧计，像黑夜里的贼一样，偷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开箱子的钥匙，把我拿回来的薪水里用剩下的全偷了出来，一共多少，我记不清了，就这样，先生，瞧瞧我吧，全完了！离家已经第五天了，家里人在找我，差事也完了，那套文官制服也押在埃及桥头的一家酒馆里，换了这身衣服……什么都完了!”

马尔梅拉多夫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咬紧牙，闭起眼睛，头沉甸甸地垂下，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但是过了一分钟，他的脸突然变了，强装出狡狯无赖的神情看了看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说道：

“今天我去找了索尼娅，讨钱买酒喝！嘿，嘿，嘿!”

“她给了吗?”进来的一伙儿当中有人在一旁叫道，接着放开嗓门儿哈哈大笑起来。

“这不是，这瓶酒就是拿她的钱买的，”马尔梅拉多夫只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人说，“她给了我三十戈比，亲手给的，

就剩这么多了，我亲眼看见的……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了看我……这可不像在人世间，好像在天上……替人伤心难过，为人哭泣，但却不责备，不责备人哪！正是不责备，叫人更难受，更难受哇，先生！……给了三十戈比，是的，先生。可要知道，她现在也需要这钱哪，不是吗？我的好先生，您以为怎样？因为她现在需要保持整洁呀。整洁是要花钱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整洁呀，您明白吗？明白吗？香脂也得买，没有不行啊，先生；裙子要上浆的，皮鞋要漂亮的，式样得别致，跨过水洼的时候要露出脚的呀。您明白吗，先生，您明白这种整洁是什么意思吗？唉，可是我这个亲爹，却把这三十戈比要来喝了酒！这不是，正在喝嘛！已经喝光了，先生！……唉，谁又会可怜像我这样的人呢？不是吗？您现在会可怜我吗，先生，不可怜吧？您说话呀，先生，可怜不可怜？嘿，嘿，嘿，嘿！”

他本想倒酒的，但已经滴酒没有了。酒瓶空空如也。

“为什么要可怜你呢？”酒馆老板走到他身旁叫道。

四周响起一片笑声，甚至也有骂声。听他说话的人和没有听他说话的人都盯着这个丢了差事的小吏，笑着，骂着。

“可怜！干吗要可怜我！”马尔梅拉多夫突然向前伸出一条胳膊，站起身来，慷慨激昂地大叫起来，仿佛就等着听这句话呢，“你说，干吗可怜我？是的！没有必要可怜我！应当把我钉死，钉到十字架上，不必可怜我！喂，把他钉死，法官，钉死他，钉死以后再可怜他！到时候我自己会来找你，请你把我钉死，因为我渴望的不是欢乐，倒是悲伤和流泪！……掌柜的，你以为我喝了你这瓶酒快活吗？我是在瓶底寻找悲伤，悲伤，悲伤和眼泪，我尝到它了，我找到了。能可怜我们的，只有那个怜悯一切人，对一切无所不知的人，唯有他能，他才是

法官。到那一天，他会降临[1]，会问：‘那个为了狠心的害痨病的后母，为了别人的年幼孩子去卖身的女子在哪里？那个怜悯生身父亲，怜悯不可救药的酒鬼，不嫌他猪狗不如的女儿在哪里？’并且会说：‘你来吧！我已经宽恕你一次……宽恕你一次了……现在你许多罪过都会被宽恕的，因为你的爱多[2]……’就这样会宽恕我的索尼娅，会宽恕的，我知道是会宽恕她的……刚才我到她那儿去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这一点！……他会审判一切人，也宽恕一切人，好人和坏人，大智大慧的人和安分守己的人……等把所有的人审判完毕，他就会对我们说：‘你们也过来吧！过来吧，酒鬼们，过来吧，懦弱无力的人们，过来吧，不知羞耻的人们！’那时我们就都一点儿不羞愧地站过去。他会说：‘你们是一群猪！是牲口的模样，有着牲口的记号；不过，你们也来吧！’于是大智大慧和精通事理的人们说：‘主啊！为什么接纳这些人哪？’他会说：‘大智大慧的人们，精通事理的人们，我之所以接纳他们，是因为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对此是受之无愧的……’说着他就向我们伸出手来，我们一下匍匐在地……痛哭流涕……什么都明白了！到那时我们一切都明白了！……所有的人全都明白了……连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连她也明白了……主啊，愿你的天国来临！”

于是他躺到长凳上，疲惫无力，谁也不看，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深深地沉思起来。他的一番话对人们颇有触动，一时间鸦雀无声，但是很快又响起先前那样的笑声和骂声：

---

① 指在世界末日前，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

② 引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7 章，47 节。但作者是依据记忆引用，与原文略有出入。原文是：“……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

“还高谈阔论哩！”

“胡说八道！”

“还当过官老爷呢！”

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

“先生，咱们走吧，”马尔梅拉多夫忽然抬起头来，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您把我送回家吧……科泽尔大楼，从院子里上楼。该回去……看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早就想走了；他自己也想过要搀他回去。马尔梅拉多夫说话有气无力的，可两条腿更没有力气了，所以紧靠到年轻人身上。走了大约有二三百步。离家越近，这个醉鬼越感到心慌意乱，越是害怕。

“我现在怕的不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忐忑不安地嘟哝说，“也不是怕她揪我的头发。头发算什么！……头发算狗屁！这是我自己说的！要是揪头发倒好了，我怕的不是这个……我……是怕她的眼神……是的……眼神……也怕她脸上的红晕……还怕她气喘……你见过害这种病的人……在心情激动的时候是怎样气喘的吗？我也害怕孩子们的哭声……因为如果不是索尼娅养活了他们，那……我就不知道会怎样了！真不知道！挨打我倒不怕……先生，你要知道，为这挨打，不但不觉得疼，而且觉得痛快……因为不挨打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挨打倒好些。让她打吧，让她出出气吧……这样倒好些……哦，大楼到了。这就是科泽尔大楼。科泽尔是个铜匠，德国佬，很有钱……搀我进去吧！”

他们从院子里走进去，上了四楼。越往上走，楼道里越暗。已经快十一点了，虽然这时节彼得堡没有真正的黑夜，楼梯顶头还是很暗的。

在楼道尽头的最高处，有一扇熏得黑黑的小门敞开着。在

这间十来步长的寒碜小屋里，点着一截蜡烛头儿。从过道就能看得见整个小屋。里面乱七八糟，尤其是孩子们的破烂衣服，到处都是。后面角落里挂着一条有不少窟窿的床单，里面大概是放了一张床。屋子里总共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十分破旧的漆布长沙发，沙发前面放一张厨房用的旧松木桌，没有油漆过，也没有铺桌布。桌子边上，插在铁皮烛台上的蜡烛头儿快要点完了。原来，马尔梅拉多夫家住在一个特别的屋子里，不是顶头房间，是一个过道屋。再往前走是阿玛丽娅·莉佩韦泽的住房，隔成几个像鸟笼的小间，房门虚掩着。里面吵吵嚷嚷，非常热闹，好像是在玩牌和喝茶。有时从里面飞出一两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眼就认出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是一个奇瘦的女人，个子很高、腰身纤细，也很匀称，还有一头漂亮的深褐色头发，确实两腮出现了潮红。她的嘴唇焦干，呼吸很不均匀，时断时续，两手按着胸口，在自己的小屋里前前后后地走着。她的眼睛像发热病似的闪着光，但目光锐利、一动不动；残烛的微光在她的脸上晃动着，这张害肺痨的、焦躁不安的脸在烛光下给人一种很难受的印象。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她在三十岁上下，马尔梅拉多夫确实跟她很不般配……有人进来，她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她好像在出神，既不听，也不看。屋里很闷，但她没有开窗。有一股臭味从楼道里冲进来，通楼道的门却没关；里面屋子有一股股烟草的烟气，通过那扇没有掩好的门飘进来，她不住地咳嗽，却也不去把门掩实。最小的女孩，有五六岁，不知为什么坐在地板上睡觉，蜷缩着身子，头埋在沙发里。一个小男孩，比她大一两岁，在角落里浑身打着哆嗦在哭。看样子，他刚刚挨过打。最大的女孩，有八九岁，高高的，瘦得像一根火柴，只穿一件瘦小的、

到处是窟窿的衬衫，光光的肩膀上披一件破旧的呢大衣，大概是两年前给她做的，因为现在大衣连膝盖也够不到了。她站在角落里，紧靠着弟弟，用她那像火柴似的又长又干瘦的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她好像在哄他，小声对他说着话儿，想方设法不让他再哭出声来，同时带着害怕的神气不住地用她那双大大的深色眼睛打量着母亲，那眼睛在她那张又瘦又害怕的小脸上显得更大了。马尔梅拉多夫没有进屋，就在门口跪下来，却把拉斯柯尔尼科夫推到前面。那女人一看见陌生人，清醒了一会儿，就漫不经心地在他面前站住，似乎在想：这人进来干什么？但看样子她立刻想到，他是到里屋去的，因为他们家的小屋是个过道屋。她想到这一点，就不再理会他，朝过道的门走去，想把门关上，突然看见跪在门口的丈夫，就叫了起来。

“啊！”她狂怒地叫道，“你回来了！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这个恶棍！……钱呢？你口袋里还有什么，给我拿出来！衣服也换了！你的衣服呢？钱呢？快说呀！……”

于是她扑过来搜他的身。马尔梅拉多夫立刻乖乖地向两边抬起胳膊，好让她搜口袋方便些。钱连一戈比也没有了。

“钱哪儿去了？”她叫道，“天哪，难道给他统统喝光了！本来箱子里还有十二个卢布哇！……”她忽然像发了疯似的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就往屋里拖。马尔梅拉多夫顺从地用两个膝盖跟着她往里爬，让她少费点劲儿。

“我觉得这很痛快！我不觉得疼，觉得很痛……快，先……生……”他大声说。他被揪得摇来晃去，甚至脑门儿在地板上撞了一下。

睡在地板上的小孩子醒了，哭了起来。在角落里的小男孩再也忍不住，浑身哆嗦，大声哭叫起来，惊恐得像发了疯似的扑到姐姐身上。大女孩瞌睡刚醒，浑身像树叶似的抖动着。

"你给喝光了！统统喝光了！"可怜的女人在绝望中叫道，"衣服也换了！他们在挨饿，在挨饿呀（她痛苦万状地指着孩子们）！天哪，这是什么日子呀！可是你们，你们下酒馆不觉得可耻！"她忽然冲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叫起来，"你跟他喝酒了？你也跟他喝酒了！给我滚出去！"

年轻人一句话没说，急忙走开。这时候，里面那扇门一下子敞开，有几个好奇的人从里面朝外张望。探出好几个叼着烟卷和烟斗、戴着小圆帽的嬉皮笑脸的脑袋。可以看见，有的身披睡衣，敞着怀，有的穿着单薄得不成体统的衣衫，有的手里还拿着纸牌。当马尔梅拉多夫被揪住头发往里拖，还大声说他觉得痛快的时候，他们笑得特别开心。有人甚至开始往这屋里走了。最后，响起气势汹汹的尖叫声：这是阿玛丽娅·莉佩韦泽亲自挤到前面，要照她的办法整顿秩序，就已不下百次地吓唬那个可怜的女人，破口大骂，叫她明天就搬出这屋子。拉斯柯尔尼科夫临走时把手伸进口袋掏了掏，把在酒馆里拿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些铜币全掏出来，悄悄地放到窗台上。过了一会儿，已经来到楼梯上，他改变了主意，就想转身回去。

"我这事儿做得多么荒唐，"他想道，"他们现在有索尼娅，我自己还需要钱哪。"可是他想到已经不可能把钱拿回来，就是可能，他还是不拿回来为好，于是他把手一甩，就朝自己的住处走去。"索尼娅也需要买香脂呀，"他走在大街上，继续想道，并且冷笑一下，"这种整洁是要花钱的……哼！要知道，索尼娅也许今天会一文不名呢，因为这也是碰运气，就像猎捕珍禽异兽……开采金矿……[①] 如果那样，没有我的钱，他们

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里将索尼娅的"手艺"和狩猎猛兽、开采金矿等冒险活动相提并论，带有嘲讽意味。

一家人明天就会一无所有……好一个索尼娅！这算什么矿井啊，他们居然挖出来！并且在利用！就是在利用啊！而且已经习惯了。哭一阵子，也就习惯了。人卑贱了，对什么都会习惯的！”

他沉思起来。

“可如果是我想错了呢，”他忽然不由得叫起来，“如果人并不卑鄙呢，我是指一切人，整个人类，并不卑鄙，那就是说，其余的一切全是偏见，只不过是人为的恐惧，并没有任何阻碍，事情本该如此！……”

第 三 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夜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醒来已经很晚，睡眠并没有使他提起精神。他醒来一肚子火，气冲冲地，愤愤不平，怀着憎恨的心情望了望自己的小屋。这是一间小小的鸟笼般的屋子，长只有六步，样子十分寒碜，落满灰尘的泛黄壁纸多处都已从墙上剥落，而且屋子非常低矮，如果是一个稍微高点儿的人，来到这屋里会提心吊胆，总觉得脑袋随时会碰到顶棚。家具也跟屋子很相称：有三把旧椅子，都不怎么完好；角落里有一张上过油漆的桌子，上面放着几本书和练习簿，只要看看书和练习簿上落的灰尘，就可以看出已经很久没有人摸过了；再就是还有一张笨重的大沙发，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和半间屋子，当年是蒙了印花布的，现在已经破烂不堪，就给拉斯柯尔尼科夫当床用了。他常常不脱衣服，不铺床单，和衣睡在沙发上，把自己那件破旧的学生大衣盖在身上，床头只有一个小枕头，他把自己所有的衣服，不论干净的还是穿脏的，统统塞到枕头底下，把枕头垫高些。沙发前放一张小桌。

很难比这更潦倒，更邋遢的了；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目前的心情下，甚至觉得这样倒舒服些。他坚决断绝与一切人的来往，像乌龟缩进自己的壳儿里。就连那个负责照料他、有时

到他屋里来看看的女仆的脸，也引得他恼火和惊悸。有一些害偏执狂、脑子钻到一点上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他的女房东停了他的伙食已有两个礼拜，他至今也不想去跟她交涉，虽然吃不上饭了。女房东唯一的女仆和厨娘纳斯塔霞，看出房客的心情如此，很是高兴，干脆不到他屋里来收拾和打扫了，只是一礼拜偶然有一次拿起笤帚扫几下。现在就是她把他叫醒的。

“起来吧，还睡哩！”她站在他身旁叫道，“都九点多了。我给你端茶来了；想喝茶吗？恐怕饿瘪了吧？”

这位房客睁开眼睛，打了个哆嗦，认出是纳斯塔霞。

“怎么，茶是女房东叫你送来的吗？”他问道，一面慢慢地、带着一副病态从沙发上欠起身子。

“哪儿是女房东啊！”

她把自己那把有裂纹的茶壶放在他面前，里面是喝剩的残茶，她又放了两小块黄糖。

“哦，纳斯塔霞，你拿去，劳你驾，”他在口袋里摸了摸（他是穿着衣服睡的），掏出一小把铜币，说道，“给我去买个面包来。再去腊肠铺买点儿腊肠，便宜点儿的。”

“面包我这就去买，腊肠就不买了，喝点儿菜汤，好吗？菜汤很好，是昨天的。还是昨天我给你留的，可是你回来太晚了。挺好的菜汤呢。”

菜汤端了来，他喝起菜汤，纳斯塔霞就挨着他坐在沙发上，跟他聊起来。她是农村来的，是一个很爱唠叨的女人。

“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要上警察局告你呢，”她说。

他紧紧皱起眉头。

“上警察局？她要干吗？”

“你不付房钱，也不搬走。她要干吗，不是明摆着嘛。”

“哼，这不是添乱吗，”他咬牙切齿地嘟哝说，“唉，目前

这在我……太不凑巧了……她太浑了，”他大声加了一句，“我今天就去找她，跟她谈谈。”

“她浑是浑，跟我一样，可你又怎样呢？聪明倒聪明，整天像个口袋似的躺着，看不出你有什么能耐。你说你以前教过孩子们，现在怎么啥事也不做？”

“我在做……”拉斯柯尔尼科夫很不乐意地板着脸说。

“做什么？”

“做事情……”

“什么事情？”

“我在想，”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纳斯塔霞一下子笑得前仰后合。她是一个爱笑的人，一有什么好笑的事，就笑得没有了声音，浑身又哆嗦，又摇晃，直到自己都觉得恶心才罢休。

“怎么，你光想就发了大财吗？”她好不容易说出话来。

“没有靴子是不能教孩子的。再说我也瞧不上。”

“别把话说绝了。”

“教孩子挣不到多少铜币。靠几个铜币能做什么？”他很不乐意地接下去说，好像是在回答自己的想法。

“你想一下子就发大财吗？”

他很奇怪地看了看她。

“是的，要发大财，”他沉默了一下子之后，就斩钉截铁地说。

“哎呀，你还是一步一步来吧，要不然会把人吓坏的；已经够受了。怎么样，要去买面包吗？”

“随你便。”

“哦，我倒忘了！昨天你不在家的时候来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信！给我的！是谁来的信？”

“是谁来的，我不知道。是我给了邮差三戈比，你还我吗？”

“你快拿来，行行好，快拿信来！”拉斯柯尔尼科夫激动万分地叫了起来，“天哪！”

过了不一会儿，信就拿来了。不出所料：是母亲的信，寄自P省。他接信时，脸都白了。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家信；不过现在忽然压上他的心头的还有另一件事。

“纳斯塔霞，行行好，你走吧；这是给你的三个戈比，不过，行行好，你快走吧。”

信在他手里直抖，他不愿意当着她的面拆开，因为想单独一个人看这封信。等纳斯塔霞一走，他很快地把信贴到嘴上吻了吻；然后又对着信封上的字，对着当年教过他读书写字的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娟秀字迹端详了很久，仍没拆信，甚至好像害怕什么。终于他把信拆开了，这信厚厚的，沉甸甸的，有两洛特[1]重；两大张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全写满了小字。

“我的好罗佳[2]，”母亲写道，

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写信和你谈心了，我自己因此也很痛苦，甚至思前想后，有时一夜都睡不着觉。但是，大概你也不会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因为是出于无可奈何。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是我们，是我和杜尼娅唯一的亲人，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当我得知你因为无钱维持生活已经辍学数月，而且丢了教书的事，也断了其他生活来源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① 俄国在实行公制前所用的重量单位，一洛特约合十三克。

② 本书主人公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爱称。

呀！我每年只有一百二十卢布抚恤金，怎么能帮助你呀？四个月前我寄给你的十五卢布，你也知道，是我用抚恤金做抵押，向我们这儿的买卖人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申借来的。他是一个好心人，又是你父亲的故交。但是，既然把代领抚恤金的权利交给了他，那就必须等到把债还清以后再说，现在才刚刚还清，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无法给你寄。但是现在，感谢上帝，看来我又可以给你寄钱了，而且现在甚至可以夸口说，从根本上时来运转了，这就是我急于要告诉你的。第一，你是否能想到，我的好罗佳，你妹妹跟我住在一起已经有一个半月，而且今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感谢上帝，她的磨难算到头了，不过我还是原原本本把一切对你说说，让你了解种种事情的经过和至今我们瞒着你的事。两个月前你写信给我，说你听什么人说，好像杜尼娅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家里受到无礼对待，你要我详细说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时候我能回信对你说什么呢？假如我对你说实话，你一定会丢下一切，哪怕步行，也会赶到我们这儿来的，因为我知道你的个性和情感，你是决不会让你妹妹受欺凌的。当时我也陷于绝望的境地，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全部真相。主要的难处是，杜尼娅去年上他们家当家庭教师时，预支了整整一百卢布，说定从每月报酬中扣除。所以，在没有还清欠款以前，是不能辞职不干的。她预支这笔钱（现在我可以把一切对你说清楚了，我的好罗佳），就是为了寄给你当时急需的六十卢布，也就是去年你收到的我们汇去的那笔钱。我们当时瞒着你，在信里说是杜尼娅以前攒下的钱，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把全部真相告诉你，因为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感谢上帝，一下子都好转了，同时也让你知道，杜尼娅是多么爱你，她有一颗多么可贵的心。确实，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起初对待她很粗暴，在餐桌上常常对她放肆无礼，冷嘲热讽……但是这些令人难受的事我不想细说，免得你徒增烦恼，反正现在这一切已经

过去。简单些说，尽管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太太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和家里所有的人对待杜尼娅都很好，很厚道，杜尼娅还是很痛苦，尤其是当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在军队里落下的老毛病发作，在酒神附体的时候。可是后来结果又怎样呢？你要知道，这个混账东西早就迷恋上杜尼娅，但是表面上粗暴无礼，装作瞧不起她，从而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也许他看到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又是一家之主，居然有这种非分之想，自己也觉得羞耻和害怕，所以不由得恼恨起杜尼娅。也许他只是想用粗暴的态度和冷嘲热讽掩盖真相，瞒过别人。可是，终于他按捺不住了，竟然明目张胆、低三下四地向杜尼娅求婚，许给她种种好处，并且说要抛弃一切，带她私奔，上别的村庄去，或者出国。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痛苦！立刻辞职不干是不行的，不仅仅是欠的钱还未还清，而且也因可怜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因为那样一下子就会引起她的猜疑，造成家庭不和。而且这对于杜尼娅也是很不光彩的事；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所以，六个礼拜以前杜尼娅无论如何不能指望逃出这个可怕的人家。当然，你是知道杜尼娅的，知道她有多么聪明，性格多么刚强。杜尼娅许多事都能承受得住，甚至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她也能处之泰然，刚强不屈。她甚至没在信上把一切都告诉我，怕我难受，而我们是经常互通信息的。事情的结局来得非常突然。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无意中听到自己的丈夫在花园里向杜尼娅求爱，由于误解，完全归罪于杜尼娅，认为她是祸根。于是就在花园里大吵大闹起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甚至打了杜尼娅。她什么话也不愿意听，吵嚷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她叫人立刻把她送到城里我这儿来，让她坐上一辆普通的农家大车，把她所有的东西，内衣和外衣，不包也不叠，胡乱扔到大车上。这时下起倾盆大雨，受尽侮辱和污蔑的杜尼娅不得不坐上没有篷的大车跟一个庄稼汉走了十七

俄里[1]。现在你想想吧，两个月前我收到你那封信，我怎么给你回信，在信里能说什么呢？我自己也陷于绝望的境地；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你，因为你如果知道真相，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很气愤，可是你又能怎样呢？说不定，把你也毁了，而且杜尼娅不让我告诉你；要我在心里如此痛苦的时候连篇累牍地写一些不相干的琐事，我又做不到。整整一个月，全城的人都在添油加醋地议论着这件事，以至于我和杜尼娅连教堂也不能去了，因为到处遇到鄙夷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甚至当着我们的面说三道四。所有的熟人都躲着我们，甚至连招呼也不打。我还确实听说，一些商店伙计和一些小办事员还想用下流方法侮辱我们，往我们住的房子大门上抹柏油[2]，所以房东就要我们快些搬出去。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她家家跑遍，到处责骂和败坏杜尼娅的名声。她在我们这里跟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一个月来，她常常到城里来，因为她爱唠叨，喜欢讲自己的家事，尤其糟的是喜欢见人就数落自己的丈夫，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件事不仅传遍全城，而且传遍全县。[3]我病了，杜尼娅倒是比我刚强，你没看见她是怎样挺住了一切，怎样安慰我，鼓励我呀！她真是天使！不过，感谢上帝，我们的痛苦不久就到头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回心转意，后悔不已，也可能是怜惜杜尼娅，就向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提出充分而明显的证据，表明

---

①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

② 按俄国习俗，把柏油涂在大门上，表示这一家的女人不正经。

③ 《时代》杂志（1861 年，第 3 期）上也记录过一桩与此相类似的事件：“一位在别人家生活了六年还多的家庭女教师，为了躲避男地主的追求，就从窗口跳了出去，躲进了花园。当她从藏身处走出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东西全都被扔到了院子里……姑娘暂时借住在邻居家里，而那个她如今不愿再待下去的高贵家庭，为了给自己的卑鄙行为寻找开脱的理由，就开始在周围地区用各种不实之词来诋毁她。”——俄编注

杜尼娅一点儿错也没有，也就是交给她一封信，那还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花园里碰到他们以前，杜尼娅迫不得已写给他的，为的是拒绝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一再要求的私下交谈和幽会。这封信在杜尼娅离开之后，还一直留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手里。她在这封信里用最激烈的言辞和万分愤怒的语气谴责他背着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做这种不正当的事，要他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家之主，而且儿女成群，再就是他这样折磨和坑害一个已经够不幸的无依无靠的姑娘，有多么可耻。总而言之，我的好罗佳，这封信写得义正词严，而且非常动人，以至于我一面读一面痛哭。一直到现在，我一读这封信，还是不能不流泪。此外，证明杜尼娅清白无辜的还有仆人们，他们看到的和知道的，比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自己料想的要多得多，事情往往是这样。玛尔法·彼得罗芙娜非常震惊，正如她自己向我们承认的，“又一次痛心得要死”，不过她完全相信杜尼娅是清白的了。第二天，正是礼拜天，她就坐上车直奔大教堂，跪下来含泪祈求圣母给她力量，让她经受这次考验和尽自己的责任。然后，她出了教堂，哪里也没去，就直奔我们家，把一切都对我们说了，伤心痛哭，后悔不已，搂着杜尼娅，恳求杜尼娅原谅她。当天上午，她毫不耽搁，从我们家一出去就直奔城里所有的人家，到处流着眼泪，用最美妙动人的话语为杜尼娅恢复清白的名声，说明她的感情和行为都是高尚的。不仅如此，她还把杜尼娅给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的亲笔信拿给所有的人看，读给人听，甚至让人传抄（我觉得，这就多余了）。就这样，她只好一连几天在城里家家拜访，因为有些人已经怪她先去别人家了，所以就排好顺序，这样每家就早早地等着她，大家也知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要在哪一天到哪一家读这封信，而且她每次读信，总有一些按顺序在自己家里和在熟人家里听了好几遍的人也赶来听。我以为，其中有许多做法，许许多多做法是多余的；然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就是这种性格。至少，

她为杜尼娅完全恢复了名誉，这件事的全部丑恶也就落到她丈夫头上，他成为罪魁祸首，落了个洗不掉的耻辱。这么一来，我反倒可怜起他来；对待这个荒唐的人实在太严厉了。马上就有好几家来请杜尼娅去教书，但是她谢绝了。总而言之，大家一下子就对她特别敬重了。最主要的是，这一切促成了一件意外的事，通过这件事，可以说，现在我们的整个命运都在起变化。你要知道，我的好罗佳，有人登门向杜尼娅求婚了，她也已经同意了，这就是我急于要告诉你的。虽然这事没有和你商量就办了，但是想必你不会责备我和你妹妹，因为你也看得出来，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等待和拖延到你回信后再办。再说，你也不能靠通信来准确地判断一切。事情是这样的。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已是七等文官，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的远亲。这事在很多方面是她促成的。开头是他通过她表示愿意跟我们认识认识，我们就好好接待了他，请他喝咖啡，到第二天，他就派人送来一封信，在信中非常有礼貌地表示了自己求婚之意，并且请求尽快给予明确答复。他是有公务在身的人，很忙，现在急于到彼得堡去，所以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不用说，起初我们非常吃惊，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我们在一起琢磨和考虑了一整天。他是一个可靠而有生活保障的人，有两处差事，而且已经有自己的财产。不错，他已经四十五岁，但是他的外表还很好看，还能讨女人喜欢，而且总的说，他是一个仪表堂堂、彬彬有礼的人，只是有点儿阴沉，并且似乎很高傲。不过，也许这只是初次见面给人的感觉。而且我要预先提醒你，我的好罗佳，不久你就会和他在彼得堡见面了。等你们见了面，如果你一眼看去有什么不足之处，你千万不要马上急躁地下断语，因为你一向就喜欢这样。我说这话是防备万一，虽然我深信，他会给你很好的印象的。再说，要了解一个人，不论是什么人，都需要一步一步接近，谨慎观察，以免形成偏见和误解，那是以后很难纠正和消除的。从很多方

面看，至少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第一次来访时，他就向我们说明，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但在很多方面，如他自己所说，他赞同“我们最新几代人的主张”，并且反对一切成见。他还说了许多，因为他好像有点爱虚荣，并且非常喜欢别人听他说话，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毛病。当然，我听懂的很少，但是杜尼娅对我解释说，他这人虽然学识不深，但很聪明，似乎也很善良。罗佳，你是知道你妹妹的性格的。她是一个刚强、通情达理、有耐性和心胸豁达的姑娘，虽然有一颗炽热的心，这是我摸透了的。当然，不论从她这方面，不论从他那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爱情，但是，杜尼娅除了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同时还是一个像天使一般高尚的姑娘，会认为使丈夫幸福是自己的天职，他也会关心她的幸福，这一点我们暂时还没有多少怀疑的理由，虽然也应该承认，事情办得有点仓促。此外，他这人又很精明，他当然会看出来，杜尼娅嫁给他以后越幸福，他自己的婚后幸福也就越牢靠。至于性格有什么差异，有些旧习惯，甚至思想上有些不一致（这是最美满的夫妻之间也免不了的），杜尼娅就这方面对我说过，她对自己有把握，完全不必担心，许多事她都能经受得住，只要他们今后的关系是坦诚的、公平的就行。比如，起初我觉得他似乎有些尖刻；但是这也许由于他是一个直爽的人，必然如此。再比如，在他得到应允后第二次来访时，就在言谈中透露，还在以前没有认识杜尼娅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要娶一位清白然而没有陪嫁的姑娘，而且一定要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不论在哪一方面丈夫都不能仰仗妻子，如果妻子能把丈夫看做自己的恩人，倒是要好得多。我要补充一句，他说的比我写的要委婉些和亲切些。因为我已经忘记他的原话，只记得大意了，此外，他说这话决不是事先想好的，显然是谈得来了劲无意中流露的，所以，后来他还极力纠正和缓解；不过我还是觉得这话似乎有点儿刺耳，于是后来我对杜尼娅说了。

可是杜尼娅竟不高兴地回答我说："说话还不是行动嘛。"当然，这话也对。杜尼娅在拿定主意之前，一夜未睡，她以为我已经睡了，便从床上起来，在屋里来来回回走了一夜；到末了她跪下来，对着圣像热烈地祈祷了很久。第二天早晨，她就对我说，她已经拿定主意了。

我已经提到，彼得·彼得罗维奇现在就要去彼得堡。他到那里有一些大事要办，他还想在彼得堡开办一家公共律师事务所。他承办各种诉讼已经多年，前几天刚刚打赢了一场重要的官司。他现在必须去彼得堡，就是因为他有一宗要案在参政院审理。所以，我的好罗佳，他对你会有好处的，甚至在各方面都会有很大好处，因此，我和杜尼娅已经认定，甚至从今天起，你就可以明确地干起你未来的事业了，可以认为你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啊，但愿这事成真！这真是好处太大了，只能认为这是上帝直接给我们的恩赐。杜尼娅梦想的就是这个呢。我们已经试着就这事对彼得·彼得罗维奇说过几句话。他显得很谨慎，并且说，当然，因为他不用秘书不行，那不用说，与其把薪水给外人，就不如给亲戚，只要能胜任就行（你还会不胜任吗），可是他立刻就表示怀疑，你在大学里功课很多，不会有时间到他的事务所做事。这一次这事儿就谈到这里为止，但是，现在杜尼娅除了这事儿，什么也不想。现在她已经有好几天，简直像发起高烧似的，已经拟定出一整套方案，要让你以后成为彼得·彼得罗维奇诉讼事务上的助手，甚至合伙人，何况你本身学的就是法律。罗佳，我完全赞同她的想法和打算，也怀着同样的希望，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彼得·彼得罗维奇现在态度含糊，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还不认识你呀）。杜尼娅坚信，只要她对自己的丈夫施加良好的影响，一切都可以办到，这她是有把握的。当然，我们也留神，不能在彼得·彼得罗维奇面前说漏了嘴，不能透露丝毫有关将来的想法，尤其是希望你成为他的合伙人

的事。他这人是注重实际的，听了也许会十分冷漠，因为他会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空想。同样，我们虽然殷切地希望他在你上大学期间帮我们资助你求学，可是不论我，不论杜尼娅，都没有对他吐露过半个字。我们所以不说，是因为，第一，这是以后自然而然会做到的，也许，不需我们说，他自己就会提出来（他还能不帮杜尼娅这个忙），更何况你自己就会成为他的事务所的得力助手，你接受的这种帮助就不是恩赐，而是你应得的薪金了。杜尼娅是想这样安排的，我也赞同她的想法。第二，我们所以不说，是因为我特别希望在我们即将见面的时候，你能和他处在平等的地位。当杜尼娅得意扬扬地对他说起你的时候，他回答说，判断任何人都必须亲自仔细地观察一番，他希望在跟你认识之后，自己对你作出评价。你可知道，我的好罗佳，我觉得，因为有一些想法（不过，这跟彼得·彼得罗维奇绝对没有关系，而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许这是女人家脾性，老太婆的脾性），——我觉得，在他们结婚之后，我还是像现在这样单过，不跟他们住在一起为好。我完全相信，他心地高尚，待人温厚，一定会主动邀请我去住，叫我不要跟女儿分开，至于他至今没有说话，那自然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不过，到时候我会谢绝的。我这一生不止一次发现，女婿往往不怎么喜欢丈母娘，我不仅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哪怕最微小的累赘，而且也希望自己完全自由自在，只要自己还有面包吃，还有你和杜尼娅这样的儿女。如果可能，我就靠近你们俩住下来，因为，罗佳，最愉快的事儿我留到这信尾才说：你要知道，我的好孩子，我们，我们三个，在离别近三年之后，也许很快就可以团聚，又可以拥抱在一起了！已经明确决定，我和杜尼娅即将到彼得堡去，什么时候动身还不知道，但不管怎样，快了，很快了，也许，过一个礼拜就动身了。一切要看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安排了。他在彼得堡熟悉一下环境之后，立刻就会通知我们的。他出于某些考虑，很想尽快举行

婚礼，如果能行的话，就在现在这段开斋期[1] 内，如果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的话，那就在圣母升天节[2] 以后立即举办。啊，等我把你紧紧搂在怀里，该是多么幸福哇！杜尼娅因为就要跟你见面，一直高兴得不得了，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单是为了这一点，嫁给彼得·彼得罗维奇也行了。她真是天使！她现在什么也不给你写了，只是叫我告诉你，她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很多很多，以至于她现在无法提笔，因为短短数行什么也写不清楚，只能使自己心烦意乱；她要我紧紧拥抱你，代她无数次吻你。不过，尽管我们也许很快就要见面了，我还是要在近几天内给你寄些钱去，而且尽可能多寄一些。现在大家都知道杜尼娅要嫁给彼得·彼得罗维奇了，我的信用就一下子提高了不少，我可以肯定，现在用抚恤金做抵押，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甚至可将借款增加到七十五卢布，这样我也许可以给你寄二十五卢布，甚至三十卢布。本来还可以多寄些，但是，我怕我们在路上费用不够；虽然彼得·彼得罗维奇一片好心，负担了我们进京的部分费用，也就是他主动提出，由他出钱，把我们的行李和一个大箱子运走（他设法通过那里的熟人办理），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彼得堡的费用，到了彼得堡，至少头几天，也不能身无分文。不过，我和杜尼娅已经仔细算过，一算就清楚了，在路上花费不会很多。从我们这里到火车站总共九十俄里，我们已经跟一个熟识的赶车汉子说好，到时候可以坐他的车去；到了车站，我和杜尼娅就可以顺顺当当坐上三等车走了。所以，也许我汇给你的不是二十五卢布，大概能省出一些钱，就给你汇三十卢布。不过，就写到这里为止吧。两大张纸已经写得满满的，再也没有地方了。说了一

---

① 圣诞节至大斋期间的一段时间为开斋期，在俄国婚礼大多安排在这个时候。

② 圣母升天节在俄历 8 月 15 日，节前有两个星期斋期。东正教规定，斋期内不得举行婚礼。圣母升天节后为秋季开斋期。

大堆我们的事儿，确实各种各样的事儿积攒了多少啊！我的好罗佳，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现在让我拥抱你，祝福你，你就接受我做母亲的祝福吧。罗佳，你要爱杜尼娅，爱你的妹妹；要像她爱你一样爱她，你要知道，她对你的爱是无限的，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她是天使，你呢，罗佳，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慰藉。只要你幸福，我们也就幸福了。罗佳，你还像原来那样祷告上帝，相信我们的创世主和救世主的仁慈吗？我害怕，心里很害怕，当今流行的不信教的风气是否沾染了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替你祈祷。好孩子，你想想吧，当你还很小，你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你就坐在我的膝头咿呀咿呀地学着念祈祷词，那时候我们一家有多么幸福哇！下次再谈吧，或者最好说，见面再谈！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吻你无数次。

永远爱你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开始读信就泪流满面，几乎整个读信时间里都是这样。但是等他读完了，一张脸变得煞白，而且一阵阵地抽搐，脸都变了模样，嘴边掠过一丝又难受、又恼火、又痛恨的冷笑。他一头扎到又瘪又破的枕头上，想来想去，想了很久。他的心跳得厉害，他的思绪也翻腾不已。最后，他感到在这间形同衣柜或者衣箱的斗室里又憋闷又局促。他的目光和思想都需要有开阔的空间。他抓起帽子就走了出来。这一回他已经不怕在楼梯上遇到什么人了，这一点他已经忘了。他穿过B——ий大街[①]，朝瓦西里岛方向走去，好像要赶到那里去办什么事似的，但还是像往常一样走着，连路也不看，只管自己

① 指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今迈科夫大街）。意译为升天大街。

嘟哝着，甚至说出声来，过路人见了都非常惊讶，很多人都以为他喝醉了。

第四章

他读了母亲的信，痛苦到极点。但对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一点，甚至还在读信的时候，他心中便不再有片刻的怀疑了。对待此事的根本原则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明确，已经彻底决定了："只要我还活着，这件婚事就休想成功，叫卢仁先生见鬼去吧！"

"因为这事儿是明摆着的，"他嘟哝说，一面冷笑着，预先就得意地庆贺自己决定的成功，"不行，妈妈，不行。杜尼娅，你们骗不了我！……还表示歉意，说什么没有和我商量，没有得到我同意就把事情定了呢！可不是！以为现在反正已经不能拆散了，那咱们就看看，能还是不能！多么堂皇的借口，说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是有公务在身的人，忙得不得了，连结婚也得开快车，差点儿要开火车了。'哼，杜尼娅，我完全看出来，完全知道，你准备跟我说的很多话是什么；我也知道，你一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在妈妈卧室里的喀山圣母像前祈祷的是什么。要上髑髅地[1]，那是痛苦的。哼……这么说，就这样完全决定了：好一个杜尼娅，你就要嫁

---

①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

给那个有公务在身而又精明能干的人了，因为他有自己的财产（已经有自己的财产，这就更有分量，更能打动人了），有两处差事，赞同我们最新几代人的见解（如妈妈说的），而且，‘似乎也很善良’，如杜尼娅自己说的。这个似乎最妙了！于是这个杜尼娅就要嫁给这个似乎了！……妙极了！妙极了！……

“……不过，我真想知道，妈妈为什么在信中对我说起‘最新几代人’呢？只是为了评价此人，还是有进一步的意图：让我对卢仁先生有好感？啊，真是煞费苦心哪！还很想弄清一个情况，她们俩在那一天和那一夜，以及后来的日子里，彼此开诚布公到了什么程度？她们之间所有的话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呢，还是她们都明白，彼此心里想的和脑子里盘算的都是一回事儿，没有必要全说出来，说走了嘴不好。可能，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从信上看得出来：妈妈觉得他说话有点儿刺耳，天真的妈妈就把自己的看法对杜尼娅说了。杜尼娅自然很恼火，所以就‘很不高兴地回答’。当然啦！当事情已经很清楚，不问那些天真的问题也清楚，而且事情已经决定，已经没什么好说的时候，谁能不恼火呢？她怎么在信里对我说：‘罗佳，你要爱杜尼娅，她爱你可是胜过爱她自己呀’；莫不是因为她为了儿子同意牺牲女儿，暗暗受到良心谴责。‘你是我们的慰藉，你是我们的一切！’啊，妈妈呀！……”他胸中的火气越来越强烈，要是现在卢仁先生碰上他，他恐怕要杀死他！

“哼，说的倒是不错，”思想像旋风似的在他头脑里旋转着，他随着思想的旋风继续想下去，“要了解一个人，必须‘一步一步接近，谨慎观察’，这话不错；不过，卢仁先生其人，已经一目了然。主要的是，‘有公务在身的人，似乎也很善良’：他出面托运行李，自己出钱运走大箱子，怎么不善良

呢？可是她们俩，未婚妻和丈母娘，却雇一个庄稼汉，坐大车走，芦席篷的大车（我坐过这种车）！没什么！只有九十俄里嘛，'到车站就可以坐上三等车顺顺当当走了'，也只有一千多俄里。这也是有道理的：量入为出嘛。不过，卢仁先生，您这是什么事啊？这可是您的未婚妻呀……而且您也不可能不知道，您的丈母娘是用自己的抚恤金做抵押预支的路费呀！当然，你们这是一笔合伙交易，股份相等，收益均分，就是说，开支也要分担；如俗话说的，吃饭在一起，烟叶各吸各的。不过这个有公务在身的人有点儿愚弄她们了：托运行李要比她们花的路费便宜呀，也许不花钱就运走了。她们俩怎么看不出这一点，还是存心不去看呢？她们还满意，很满意呢！可以想见，这不过是刚刚开花儿，真正的果子还在后头呢！要知道，这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不是吝啬，不是小气，而是这一切一切的作风。要知道，这也是将来婚后的作风，一种预告……话又说回来，妈妈瞎起劲干什么？她凭什么到彼得堡来？凭三个卢布，或者两张'票子'，就像那个……老太婆说的……哼！以后她在彼得堡靠什么过日子呢？她不是已经根据一些迹象猜想到，婚后，甚至在开头一段时间，她跟杜尼娅不能生活在一起了吗？想必是那个可爱的人儿不知怎么说走了嘴，露了底，尽管妈妈拼命装作没有听见，说什么'我会谢绝的'。她怎么办，依靠谁？依靠抚恤金一百二十卢布，还要扣除欠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的债？她在那里又编织冬天用的头巾，又绣套袖，把老眼都累坏了。靠织头巾一年总共不过给那一百二十卢布增加二十卢布，这我是知道的。就是说，还是指望卢仁先生的高尚感情，说什么'他一定会主动邀请我去住'。

那就好好等着吧！席勒笔下那些心灵美好的人物[①] 往往是这样：直到最后一刻还拼命美化人，直到最后一刻都往好处想，不往坏处想。哪怕已经预感到奖章的反面[②]，可是，不到时候自己决不肯对自己说真话；而且连想也怕想；闭起眼睛不看事实真相，直到被美化的人亲自把他们捉弄一场为止。有意思的是，卢仁先生是否有勋章呢？我敢打赌，他衣服扣眼里有一枚安娜勋章[③]，他赴承包人和买卖人宴会时一定要佩戴的。恐怕在参加自己的婚礼时也要佩戴。可是，让他见鬼去吧！……

“……妈妈就是这样，随她去吧，愿上帝保佑她。可是杜尼娅是怎么一回事儿呀？杜尼娅呀，好一个杜尼娅，我可是了解您的呀！咱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已经快满二十岁了：您的性格我已经摸透了。妈妈在信中说：‘杜尼娅许多事都能忍受。’这我是知道的。这我在两年半以前就知道了，而且两年半以来我一直在想着这一点，正是想着这个‘杜尼娅许多事都能忍受’。既然能忍受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以及种种后果，那就是说，确实许多事都能忍受。现在她和妈妈就认为，连卢仁先生也可以忍受，虽然他大谈娶家境贫苦、视丈夫为恩人的妻子的好处，而且几乎是刚开始见面就谈的。就假定他‘说漏了嘴’吧，虽然他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也许根本就不是说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幼年起，就很喜爱并推崇席勒。他在 1880 年 8 月 18 日致尼·卢·奥兹米多夫的信里说道：“……美的感受在童年里绝对不可少的。我十岁时就在莫斯科观看莫恰洛夫演出席勒的《强盗》……我当时获得的强烈印象在我的精神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席勒的名字以及他“那些心灵美好的人物”，作为伦理理想主义的象征，经常出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中。

② 俄语成语，指事情坏的一面。下文说的卢仁先生的勋章，即由此联想而来。

③ 帝俄时代的文官勋章。

漏了嘴，而是有意尽早把话说清楚)，可是杜尼娅，杜尼娅是怎么回事儿呢？她对人是看得清楚的，她得跟这人过一辈子呀。她是宁可吃黑面包喝白水，也决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决不会拿自己的精神自由去换取舒适生活的呀；给她整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①]，她也不会换，更别说卢仁先生了。据我所知，杜尼娅不是那样的人，决不是的，而且……当然，就是现在她也没有变！……没说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两口子是很难对付的！为了二百卢布在外省奔波，当一辈子家庭教师，也不是好过的。但我明白，妹妹宁愿去给美国的农场主当黑奴，或者去给波罗的海东岸的德国佬当拉脱维亚农奴[②]，也不肯玷污自己的心灵和情操，仅仅为了自己能得到好处而永远委身于一个自己既不尊重又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就算卢仁先生是纯金铸的或者整块钻石雕的，她也不肯去做卢仁先生的合法玩物！那又为什么现在答应了呢？问题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谜底在哪里呢？事情很明显：要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舒适，甚至为了自己免于毁灭，她都不会出卖自己，可是为了别人她可能会出卖自己！为了亲爱的人，为了至亲至爱的人，她可能出卖自己！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为了哥哥，为了母亲，她要出卖自己！她一切都可以出卖！啊，到一定时候，我们竟会让自己的

① 两处是原属丹麦的两个公国。因其归属问题，曾先后发生普丹战争（1864）和普奥战争（1866）。至1867年，它们成为普鲁士的两个州。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报刊经常报道有关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于1861年也发表过有关的文章。1866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罪与罚》时，十分关心普奥战争。

② 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与农奴争取解放的斗争，在俄国社会与当时进步报刊上引起很大反响，当时人们常将俄国农奴类比为美国黑人。报刊还经常报道拉脱维亚农奴受德国老爷压迫的悲惨境遇。

情操也委屈一下，我们竟会把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拿到旧货市场上去卖掉！这一生完蛋就完蛋吧！只要我们亲爱的人能幸福。此外，还可以想出自己的辩解方法，这是效法耶稣会[①]教士嘛，也许暂时可以自慰，使自己相信必须如此，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确实必须如此。我们就是这样，一切都非常明显。很明显，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当然嘛，这能使他幸福，上大学有人供给，能使他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整个前途都有了保障；也许以后会成为富翁，得到荣誉，受人尊敬，甚至以荣耀显赫人物终此一生。那么母亲呢？可这是罗佳，宝贝罗佳，是长子呀！为了这样的长子，哪怕牺牲这样的女儿呢！啊，两颗可爱而又不公正的心哪！那有什么：我们就是落到索尼娅那一步，也在所不惜。索尼娅呀，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娃，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就会有索尼娅！牺牲啊，牺牲，你们俩充分估量过吗？真是这样吗？能行吗？有好处吗？有道理吗？你可知道，杜尼娅，索尼娅的遭际一点儿也不比你跟卢仁先生在一起更糟？妈妈在信中说：'这里不会有什么爱情。'如果不但没有爱情，也不会有尊敬，而且相反是有了反感、蔑视和厌恶，那又怎么办呢？这么一来，恐怕就不得不又来一个'保持清白'了。不是这样吗？你可明白，你可明白这清白是什么意思吗？你可明白，卢仁太太的清白就等于索尼娅的清白，也许更坏，更丑恶，更卑贱。杜尼娅，你们毕竟图的是活得舒适

① 16世纪中期创立的一个教派，是天主教会反对当时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它有森严的纪律，总会长常居罗马，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遭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抨击。该会主张：为了达到良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些，可人家面临的干脆是饿死的问题！‘杜尼娅呀，这种清白的代价太大，太大了！’嗯，要是你以后忍受不下去了，不会后悔吗？会有多少悲哀、忧愁、诅咒和眼泪呀，而这一切又都得背着大家，因为你毕竟不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呀。到那时候，母亲又会怎样呢？要知道，她现在已经焦虑不安，已经很痛苦了；到那时候，什么都看清楚之后，又会怎样呢？我又会怎样呢？……你实际上把我想成什么了？杜尼娅，我不要你的牺牲，妈妈，我不要！只要我活着，这事就办不到，办不到，办不到！我决不接受！”

他突然清醒过来，站住了。

“办不到？可有什么办法不让这事发生呢？不准结婚吗？你有什么权利？你为得到这样的权利，又能给她们什么许诺呢？等你毕了业，找到了差事，就把自己的一生，把整个未来都献给她们吗？这话我们早就听说过，不过这还得走着瞧哇，现在又怎么办？因为正是现在就必须有所作为，这一点你明白吗？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你是在搜刮她们哪。要知道，她们的钱是靠一百卢布抚恤金做抵押借来的，是从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家预支的呀。你这个未来的富翁，支配她们命运的宙斯①，你有什么办法使她们逃出斯维德里盖洛夫夫妇和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申的手掌呢？再过十年吗？可是在这十年中，母亲会因为织头巾，也许会因为流泪哭瞎了眼；会因为节衣缩食而憔悴不堪；妹妹又怎样呢？嗯，你好好想想吧，十年之后或者在这十年之中，你妹妹又会怎样？你猜想得到吗？”

他就这样拿这些问题折磨自己，挖苦自己，甚至感到这是一种乐趣。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不是突然出现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的问题，而是一些郁积心头、早就应该解决的老问题。很久以前这些问题就开始揪他的心，把他的心都撕碎了。很久很久以前，他目前的苦恼就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渐渐成长、积累，并且在最近成熟和集中，形成一个可怕的、荒唐离奇的问题，这问题折磨得他心里脑子里难受已极，因为逼迫着他非解决不可。现在母亲的信像巨雷一般朝他猛击一下。很明显，现在需要的不是徒然苦闷烦恼，也不光是焦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是一定要有所作为，而且是马上，不可迟疑。无论如何要大胆行动，不管是什么样的行动，或者……

“或者完全看破人生！”他忽然发狂似的叫起来，“听天由命，了此一生，压下心中的一切，放弃行动、生活和爱的一切权利！”

“您明白吗，先生，您明白走投无路意味着什么吗？”他忽然想起马尔梅拉多夫昨天提出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要走下去呀，不管是什么样的路……”

他不禁打了个哆嗦：也是昨天的一个念头又在他的头脑中闪过。不过，他打哆嗦并不是因为这个念头闪过。他早知道，早就预感到，这个念头一定会“闪过”的，而且已经在等着了；况且这念头也根本不是昨天产生的。但区别在于，一个月以前，甚至在昨天，这念头还只是一种幻想，可是现在……现在一下子就不是幻想了，而是以一种新的、可怕的、他感到完全陌生的面目出现，他自己也一下子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脑袋里嗡的一下，就两眼发黑。

他连忙用眼睛朝四下里扫了扫，像要找什么。他很想坐一坐，是找长椅子；这时他正走在 K——ий 林荫道[1] 上。前面

---

① 指孔波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今普罗弗索尤佐夫林荫道）。

有一张长椅，离着一百来步远。他尽快地走去；但半路上出了小小的意外，这事儿在几分钟里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他在寻找长椅子的时候，就发现在自己前面二十步左右走着一个女子，但是开头他对她丝毫没有注意，就像他从前丝毫不注意面前闪过的景物一样。他已有许多次回到家里却一点儿不记得回家走的路，他这样走路已经习惯了。但是那走着的女子却有一点儿奇怪，那是一见就惹眼的，因此他的注意力就渐渐地集中到她的身上。起初是不情愿的，似乎还有些懊恼，可是后来就盯得越来越紧了。他忽然很想弄清楚，这女子奇特之处究竟在哪儿？大概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这样热的天在外面走路，却不戴草帽，不撑阳伞，也不戴手套，两条胳膊摆动得有点儿可笑。她穿一件丝织连衫裙，料子很薄（是绸子的），但穿得也有点儿怪，后腰上勉强扣住了裙子的最上端。下面撕破了一块耷拉下来，不停地晃荡着。一块小小的三角头巾披在光溜溜的脖子上，但也是歪歪扭扭的。此外，这姑娘走路不稳、踉踉跄跄、甚至东倒西歪。这一邂逅终于吸引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姑娘在长椅跟前走到了一起，但是她一下子就倒在长椅的一角，头靠椅背闭上了眼睛，看样子是太疲乏了。他定神看了看，立刻就看出她是完全醉了。看着这样的情景，觉得又奇怪又荒唐。他甚至想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在他面前的是一张非常年轻的脸蛋儿，约莫有十六岁，甚至也许只有十五岁，脸蛋儿小小的，淡黄色头发。但这脸通红通红的，好像还有点儿浮肿。姑娘神志似乎已经很不清楚；她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大腿太多地暴露在外面，而且从种种迹象看，她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大街上。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坐下，也不想走开，只是大惑不解地站在她面前。这条林荫道一向就很少有行人，现在正是下午一

点多钟，天又这么热，几乎没有人。不过在一旁，十五步左右的地方，有一位先生在林荫道边上站了下来。从一切迹象可以断定，他怀着某种目的也很想到这个女孩身边来。他大概也是远远地看到了她，就追了上来，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碍了他的事。他恶狠狠地瞪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又极力不让拉斯柯尔尼科夫看到他的目光。他很不耐烦地等着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讨厌的家伙走开，自己好走过来。事情是很明显的。这位先生三十岁上下，结实肥胖，容光焕发，红润的嘴唇，短短的小胡子，穿着非常讲究。拉斯柯尔尼科夫恼火极了；他忽然很想奚落一番这个脑满肠肥的花花公子。他暂时撇下小姑娘，走到这位先生跟前。

“喂，你这个斯维德里盖洛夫①！你在这儿想干什么？”他喝道，一把攥紧拳头，那气得直冒唾沫的嘴巴冷笑着。

“你是什么意思？”这位先生皱起眉头，傲慢地惊讶了一下之后，板着脸问道。

“滚开，就是这个意思！”

“好大的狗胆，你这流氓！……”

于是他扬起马鞭。拉斯柯尔尼科夫攥紧拳头向他猛扑过去，竟没有想想这个健壮的先生足可对付像他这样的两个。但就在这时候，有人从背后紧紧拉住了他：一名警察站到了他们两人中间。

“算了，两位先生，公共场所不准打架。您要干什么？您是什么人？”他打量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身破烂儿，就

---

① 确有其人。1861年《星火报》上报道权贵鹰犬作恶情形，举出一小吏斯维德里盖洛夫，说他来历不明，但神通广大，善于钻营，干尽龌龊勾当，竟能飞黄腾达，发财致富。——俄编注

厉声问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定神看了看他。这是一张威武的士兵的脸，留着斑白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目光中透露着精明能干的神气。

“您来得正好，”拉斯柯尔尼科夫抓住他的胳膊叫道，“我姓拉斯柯尔尼科夫，曾经是大学生……”他转身对那位先生说，“这您也可以去打听。哦，咱们一起过去，我指给您看点东西……”

于是他抓住警察的胳膊，把他拉到长椅跟前。

“这不是，您瞧瞧，完全醉了，刚才从这条道上走来的：谁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反正不像专干那一行的。最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人灌醉了，上了当……头一回……您明白吗？就这样让她到街上来了。您瞧，裙子都扯破了，您瞧，这裙子是怎么穿的：是别人给她穿的，不是她自己穿的，而是男人的笨手给她穿的。这是看得出来的。哦，这不是，您再往这边瞧：这个花花公子，就是我刚才想揍的人，我并不认识，是头一回看见。他刚才也是在路上注意到她喝醉了，迷迷糊糊的，就很想走过来把她拉住，因为她处在这种状态下嘛，再带到什么地方去……肯定就是这样。您要相信我，我没有猜错。我亲眼看到，他一个劲儿打量她，紧紧盯着她，只是我碍他的事，所以他现在就盼我走开。瞧，他现在多少走远一点儿，站在那儿好像在卷烟呢① ……咱们怎样才能不让他得手呢？怎样把她送回家去呢？请您想想吧！”

警察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胖先生的用意当然很明显，剩

---

① 在首都彼得堡的大街上原来是禁止抽烟的。1865 年 7 月 4 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才开了此禁。这里写的当在开禁之前。

下的就是女孩子的问题。警察朝她弯下身去，挨近些仔细端详，他的脸上流露出真挚的同情。

“唉，多可怜哪！”他摇着头说，“还完全是个孩子呢。上了当，准是这样。喂，小姐，”他开始唤她，“请问，您住哪儿?”姑娘睁开疲倦的、无精打采的眼睛，呆呆地望了望盘问她的两个人，挥了一下手。

“您听我说，”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给您（他在口袋摸索了一阵子，掏出二十戈比；总算找到了），给您，雇一辆车，叫车夫送她回去。不过，咱们还得知道她住哪儿呀！”

“小姐，听见吗，小姐?”警察接过钱，又开口说，“我这就去给您雇一辆车，送您回去。请问，怎么走，嗯?您住哪儿呀?”

“走开！……真缠人！……”姑娘嘟哝说，并且又挥了挥手。

“唉，唉，这多不好哇！唉，这多丢人哪，小姐，多丢人哪！”他又摇起头来，一面又怜悯又气恼地责备她。“这就难办了！”他转身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并且重新把他从头到脚匆匆打量了一遍。他一定觉得这人很怪：穿得这样破烂，还掏钱给别人！

“您从很远的地方就遇到他们了吗?”他问拉斯柯尔尼科夫。

“我对您说：她东倒西歪地在我前面走，就在这林荫道上。她一到长椅跟前，就这样倒下了。”

“唉，上帝啊，现今世上什么寡廉鲜耻的事儿都有！这么一个不懂事的姑娘，就喝醉了！上当了，一定是的！这不是，衣服都撕破了……唉，现今世道太坏了！……也许是好人家的孩子呢，家里穷点儿……现今这种事儿可多呢。模样儿雪白粉

嫩的，像个小姐。”他又弯下腰端详她。

也许他也有这样的女儿，“雪白粉嫩的，像个小姐”，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而且打扮也千方百计追求时髦。

“最要紧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关切地说，“不能让她落到这个下流东西手里！这不是，他还在打她的主意呢！他想干什么，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哼，这下流东西，还不走开！”

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话声音很大，并且用手指着他。那人听见了，本想再发作，但是想了想，改变了主意，只是轻蔑地看了一眼。然后慢慢地又走开十来步，站了下来。

“不让她落到他手里，是可以办到的，”警士沉思着说，“要是她能说说家住哪儿就好了，要不然……小姐，喂，小姐！”他又弯下身去。

姑娘忽然完全睁开眼睛，定神看了看，似乎有点儿明白了，就从长椅上站起来，转身朝来的方向走去。

“呸，这些不要脸的东西，缠起来没完！”她说着，又挥了挥手。她很快地朝前走去，但还像原来一样东倒西歪。那个花花公子跟着她走去，但走的是另一条林荫道，眼睛紧紧盯着她。

“请放心，我不会让他得手的，”大胡子警察斩钉截铁地说过，就跟在他们后面。

“唉，现今世道多坏呀！”他叹着气又说了一遍。

就在这时候，就像有什么东西蜇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霎时间，他心里好像翻了个底朝天。

“喂，您听我说！”他在大胡子警察背后叫道。

大胡子警察转过身来。

“算了吧！您管这事干什么？别管了！让他去开心吧（他指了指那花花公子）。您管这事干什么？”

警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把眼睛瞪得老大。拉斯柯尔尼科夫笑起来。

“怎么这样！”警察摆了摆手说，又跟着那花花公子和姑娘走去，大概他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成了疯子，或者更坏的什么东西。

“把我的二十戈比也拿走了，”等到剩下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人，他愤恨地嘟哝说，“不如让他从那家伙手上拿点钱，听凭那家伙把姑娘带走，这样了结就算了……我干吗要掺和进来帮忙？我配帮助人吗？我有资格帮助人吗？就让他们互相咬，活活咬死吧，这干我什么事？我怎么敢把这二十戈比给人。难道这钱是我的吗？”

尽管他说了这些怪话，心情还是沉重起来。他在空了的长椅上坐下来。他的思想很乱……而且此时此刻他不论想什么，都觉得很沉重。他真希望完全昏迷过去，把什么都忘记，然后清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

“可怜的小姑娘！”他看了看小姑娘坐过的长椅一角说道，“等她清醒过来，会哭一场的，然后是母亲知道了……先是狠狠打一顿，然后拿鞭子抽，没脸见人也够受的，也许还要赶出家门……就是不赶出去，反正达里娅·弗兰采芙娜这号人的鼻子尖得很，于是这个小姑娘就开始踯躅街头，东走西串……紧接着就是进医院[①]（有些女孩子虽然跟规规矩矩的母亲住在一起，却瞒着母亲干风流事儿，结果也总是这样），然后呢……然后再次住院……酗酒……下酒馆……又是医院……过两年、三年，就成了残废，一辈子从生下来算起，总共不过十九岁，

---

① 指患花柳病。据统计，当时俄国仅欧洲部分患花柳病者有六十九万三千多人。

或者十八岁……难道我没见过这样的姑娘？她们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这不是，她们都是这样走的……呸！随她们去吧！据说，就应该这样呢。据说，每年都要有百分之几的人……走这条路……去见魔鬼，似乎是为了给别人提精神而不妨碍别人。[①]百分比呢！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实在太妙：既科学，又能叫人宽心。说的只是百分之几，这就不必担心了。如果换个词儿，那样……也许就令人担心了……假如杜尼娅有朝一日落进那百分之几，那怎么办？……不落进那百分之几，就落进另外的百分之几，又怎么办？……”

“我是上哪儿去呀？”他忽然想道，“奇怪。本来我是有事才出来的呀。我一看完信，就出来了……我是要到瓦西里岛去找拉祖米欣的，就是要去哪儿，现在……我记起来了。不过，我去干什么呢？为什么找拉祖米欣的念头偏偏现在浮出我的脑海？这就耐人寻味了。”

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拉祖米欣原来是他大学里的一个同学。有意思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大学里的时候，几乎没有朋友，不与任何人交往，不去找任何人，也不欢迎别人来找他。不过，大家很快也都不理睬他了。不论公共集会，不论聊天，不论游玩，他一概不参加。他学习勤奋，十分刻苦，因此，大家都尊敬他，但谁也不喜欢他。他很穷，却有点儿目空

---

① 此处暗指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1796—1874）的学说。凯特勒认为，一定百分比的娼妓和罪犯是永远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凯特勒的《论人类及其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概论》一书的俄译本第1卷于1865年在彼得堡出版之后，在报刊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还提到了另一位凯特勒学说的传播者、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1835—1917)。当时的报刊曾将凯特勒和瓦格纳称为“精神统计学”的巨擘。——俄编注

一切，落落寡合，好像在心里蕴藏着什么。有一些同学觉得，他把他们所有的人都看成孩子，很瞧不起；似乎无论文化素养，无论知识和见解，他都胜人一筹；别人的见解和兴趣在他看来不过是低级玩意儿。

不知为什么他和拉祖米欣倒谈得拢，也不是谈得拢，而是跟他有些交往，能谈点儿什么。话说回来，跟拉祖米欣相处不可能不是这样。这是一个特别快活、特别爱交际的小伙子，善良到憨直的程度。不过，在这种憨直下面却蕴涵着深刻和尊严。他的好朋友都明白这一点，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一点儿不蠢，虽然有时候确实有点儿憨。他的外貌是很惹人注目的——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头发，胡子总是刮不干净。他有时候胡闹，并且以膂力过人闻名。有一天夜里结伙外出，他一拳就把一个身高两俄尺十二俄寸[①] 的治安人员打倒在地。他喝起酒来没完没了，但也可以滴酒不沾；有时调皮起来简直无法无天，但也可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拉祖米欣还有一点了不起的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从不灰心、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中，都不丧气。他能住很差的地方，哪怕住屋顶，能忍受极端的饥饿和不寻常的寒冷。他很穷，完全靠自己干点什么活儿挣钱养活自己。他知道有无数挣钱的途径，当然都是靠干活儿。有一年，他整个冬季都没有在屋里生火，还硬说这样更舒服，因为越冷睡得越香。目前他也不得不辍学在家，但不会太久的，他正想方设法改善境况，以便继续学业。拉斯柯尔尼科夫大概已经有四个月没有去看他了，拉祖米欣甚至还不知道他的住处。有一回，两个来月以前，他们本来在街上碰到了，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却转过脸去，甚至跨到街对面，不让拉祖米

① 一俄尺约等于零点七一米；一俄寸约等于二点四四厘米。

欣看见自己。拉祖米欣虽然看见了，但也从一旁走了过去，因为不愿打扰朋友。

第五章

“的确，不久前我本来还想请拉祖米欣帮我找点事儿，找个地方教书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又想下去，“可是现在他又能帮我什么忙呢？就算他能给我找到教课的事儿，就算他愿意跟我分享最后一个戈比，因而甚至可以买双皮靴，可以穿得整齐点儿，好去教课……嗯……那以后呢？我靠这几个钱能干什么呢？难道我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吗？真是的，我去找拉祖米欣太可笑了……”

他一想到为什么要去找拉祖米欣，心中就惶惶不安，不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在这看来极平常的行动中，他不安地搜寻着某种对自己不祥的含意。

“怎么，难道我想靠拉祖米欣一个人改变整个局面，要在拉祖米欣身上为一切寻求出路吗？”他惊讶地问自己。

他想着，揉着自己的脑门儿。说也奇怪，在长时间冥思苦想之后，他脑子里突然出人意外地，几乎是自发地，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

“嗯……去找拉祖米欣，”他忽然十分镇静地说，好像就这样最后决定了，“我要去找拉祖米欣，当然要去……不过，不是现在……要到干完那事儿的第二天，等那事儿干完了，一切

都不同了……我再去找他……”

他忽然清醒过来。

“干完那事儿以后……”他从长椅上跳起来，叫道，“当真要干那事儿？难道真的要去干？”

他撇下长椅，几乎像跑一样走开。他本想转身回家去，可是一往家走，他突然感到极其厌恶起来：这一切就是在那里，在那间可怕的小屋里渐渐酝酿成熟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于是他漫无目标地信步走去。

他的神经质的战栗，变得像打摆子似的，甚至打起寒战来；他在这样热的天气竟然感到浑身发冷。出于某种内心需要，他努力地，几乎是无意识地开始注视迎面看到的一切，似乎拼命在寻找什么东西解闷儿，却找不到，所以不时陷入沉思。当他颤抖着抬起头，朝四下里张望时，就立刻忘记刚才想的是什么，甚至忘记刚才走过什么地方。他就这样穿过整个瓦西里岛，来到小涅瓦河[①]边，过了桥，就拐弯朝另外几个岛走去。他那疲倦的眼睛，看惯了城市的尘土、石灰和拥挤在一起的高大房屋，如今看到一片翠绿，生机盎然，顿时感到十分舒畅。[②]这儿既不闷热，也没有臭气，没有小酒店。然而这些新鲜、愉快的感觉很快地也变成了难受和恼怒。有时候，他在绿树掩映的别墅前停了一停，朝栅栏里面望望，可以远远看到在阳台上和露台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郎和在花园里奔跑的孩子们。他特别喜欢看的是那些鲜花；看花的时间也最长。他也不时遇到华丽的马车和骑马的男女；他常常好奇地目送他们，

---

① 为涅瓦河的支流。

② 此处指小涅瓦河上的图奇科夫桥。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直很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不等他们走远，就把他们忘了。有一回，他站下来数了数自己的钱：大约还有三十戈比。“给警察二十戈比，给纳斯塔霞三戈比信钱……就是说，昨天给马尔梅拉多夫家是四十七或者五十戈比，”他不知为什么心里算起账来，但很快就忘记了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干什么。等走到一家很像小酒馆的小店门口，他才想起来，同时也感觉到肚子饿了。他走进小酒馆，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吃了一块不知什么馅的烤饼。等他又走出来，才把烤饼吃完。他很久没喝伏特加了，不一会儿酒劲儿就发作了，虽然总共只喝了一小杯。两腿忽然沉重起来，他觉得非常想睡觉。他朝回家的路走去；走到彼得罗夫岛，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就停下来，离开大路走进灌木丛，倒在草地上一下子睡着了。

生病时做的梦，往往异常清晰鲜明，与现实特别相似。有时会出现极其荒诞的梦境，但梦里的环境与全过程却又是完全可能有的；情节是那样细致入微，出人意料，而在艺术上又那样符合梦境的全局，哪怕做梦的人是普希金或屠格涅夫一样的艺术家，在清醒的时候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出来的。这样的梦，病中的梦，往往会使人久久不能忘记，往往会对人的紊乱和亢奋的机体产生强烈的影响。

拉斯柯尔尼科夫做了一个可怕的梦①。他梦见了小的时候，还住在他们那个小城里。那时他六七岁，是一个节日的傍

① 据《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十几岁由莫斯科去彼得堡升学，路上目睹了马车夫拼命抽打惊马的可怕场面，留下极深印象。下文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利用了自己亲历的故事。在离扎拉伊斯克不远的父母的庄园里，年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可以看见农家那些孱弱的、疲乏不堪的驽马。

晚，他跟父亲在城外游玩。这时到处灰蒙蒙的，天气闷热，地方还完全是他记忆中的模样：甚至在记忆中有些模糊了的，此刻在梦中倒显得非常清晰。小城地势开阔，望去如在掌上，周围连一棵柳树也没有；只有在很远的地方，在天的尽头，有一片黑黝黝的小树林。离城边最头上一片菜园内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家酒馆，是一家很大的酒馆。他每次跟父亲出来玩，从这家酒馆门口走过，都会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甚至感到可怕。那里总是有许许多多人，总是在叫嚷，大笑，骂人，怪腔怪调和声嘶力竭地唱歌，而且常常打架；酒馆周围总是晃动着一些醉醺醺的、可怕的面孔……每次遇到他们，他都是紧紧靠在父亲身上，而且浑身发抖。酒馆旁边有一条路，是一条土路，总是尘土飞扬，而且尘土总是黑糊糊的。这条路弯弯曲曲，再往前约三百步，绕过本城的一片公共墓地，便向右去了。在墓地中间，有一座绿色圆顶的石头教堂，他每年总有一两次跟着父亲和母亲到那里去做礼拜，追荐他从来没见过的、早已去世的祖母。他们每次去总是把蜜饭盛在白盘子里再用餐巾包上带去，蜜饭是大米加白糖做的，上面用葡萄干排成十字架的形状。他很喜欢这座教堂和教堂里那些大都没有金属衣饰的古老圣像，以及那位总是抖动脑袋的老神父。在竖有墓碑的祖母坟旁，又有一座小坟，那是他小弟弟的坟，出生六个月就死了，他完全不认识，也不记得了；只是听说有过一个小弟弟，所以他每一次上坟地来，都要对着小坟虔诚地、恭恭敬敬地画十字，向小坟鞠躬，并且吻吻坟头。现在他梦见的就是跟父亲正走在上坟的路上，走过酒馆的门口，他拉着父亲的手，战战兢兢地回头望着酒馆。一种很特别的情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一回这里好像成了娱乐场所，有一大群浓妆艳抹的城里女人、乡下婆娘、她们的丈夫，以及各色各样的人。人们都喝得醉醺

醺的，都唱着歌儿，酒馆的台阶旁停着一辆大车，却是一辆很奇怪的大车。这是四轮大马车，通常套着高头大马，运送货物或是酒桶。他一向很喜欢看那些拉车的高头大马，鬃毛长长的，四条腿粗粗的，走起来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就是身后拉着整整一座大山，也丝毫不费劲儿，似乎拉车比不拉车还轻松些。可是现在，真是奇怪，这么大的一辆车却套了一匹又小又瘦的庄稼人使用的黄褐色驽马。这种马他也是经常看到的。有时候这种马拼死拼活地拉着高高的一车木柴或者干草，尤其是在大车陷进烂泥或者车辙里的时候，更是够受。而且在这种时候，赶车的庄稼人总是拿鞭子狠狠地、狠狠地抽，有时甚至照脸上、照眼睛上抽，他看到这情形总是非常心疼，心疼得差点儿要哭起来，这时候妈妈总是把他从窗口拉开。不过此刻忽然响起很大的喧闹声：一伙儿身穿红的和蓝的衬衫，披着粗呢上衣，醉得东倒西歪的高大汉子，嚷着，唱着，弹着三弦琴，从酒馆里走出来。“上车，都上车！”有一个人叫道，这人还很年轻，老粗的脖子，一张脸肉嘟嘟的，红红的，像胡萝卜。“我把大伙送回去，上车吧！”但是立刻响起哄笑声和惊叫声：

“这号儿驽马还拉车呢！”

“喂，米科尔卡，你不是疯了吧：给这么大的一辆车套这么一匹不中用的老骒马！”

“哥们儿，这匹黄褐马准有二十岁了！”

“上车吧，我准把大伙儿送到家！”米科尔卡又叫道，并且第一个跳上大车，拿起缰绳，挺直身子站到大车前边。“那匹枣红马刚才叫马特维骑走了，”他在大车上叫道，“这匹骒马呀，哥们儿，真叫我伤透了心：白吃草料，我真想把它宰了。我说，上车吧！我叫它飞跑起来！准会飞跑的！”于是他拿起鞭子，很开心地准备抽黄褐色骒马了。

“上车呀，怎么啦！”人群里有些人哈哈大笑起来，“听见吗，准会飞跑呢！”

“恐怕有十年没有跑过了。”

“要跑起来啦！”

“别心疼，哥们儿，都拿起鞭子，准备好！”

“就是了！抽吧！”

大家哈哈笑着，说着俏皮话，爬上米科尔卡的大车。爬上去六七个，还可以坐几个。又拉上去一个娘儿们，胖胖的，脸红红的。她穿着大红布裙子，戴镶玻璃珠的帽子，脚登暖鞋，嗑着榛子，嘻嘻笑着。周围一伙人也都在笑，说真的，怎么能不笑哇：这么一匹瘦弱不堪的骒马还要拉着这么重的大车飞跑呢！车上有两个小伙子各拿起一条鞭子，准备帮米科尔卡的忙。只听一声：“驾！”老骒马就使足浑身力气往前拉，可是别说飞跑，连走也勉勉强强，只是倒换着四条腿，呼哧呼哧喘着，三条鞭子像雨点般抽打着，打得它一趴一趴的。大车上和人群中的哄笑声越来越大，米科尔卡却非常生气，一鞭接一鞭拼命抽打老骒马，好像当真认为老骒马能飞跑似的。

“哥们儿，让我也上去吧！”人群中有一个看得眼热的小伙子叫道。

“上车！都上车！”米科尔卡叫道，“大家都上来也行。我来好好地抽！”于是一鞭又一鞭，简直不知道怎样抽打才解恨了。

“爸爸，好爸爸，”他对父亲叫道，“爸爸，他们干什么呀！爸爸，他们在打可怜的马呢！”

“咱们走吧，走吧！”父亲说，“都是些酒鬼，是浑蛋们在胡闹，咱们走吧，别看了！”父亲就想把他拉走，可是他从父亲手里挣脱出来，不顾一切地朝马跑去。但可怜的马已经支持

不下去了。老骒马呼哧呼哧喘着，站一会儿，又拉，差点儿跌倒。

“狠狠抽!”米科尔卡叫道，“抽死算啦。我来抽死它!”

“怎么，你怎么没有良心哪，鬼东西!”人群中有一个老头儿叫道。

“谁见过，这么一匹老马拉这么重的车!”另外一个人也说。

“会折腾死的!”又一个人说。

“少管闲事！这是我的马！我想怎样就怎样。再上来一些！都上来，我非叫它飞跑不可！……”

突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一切：老骒马禁不住越来越猛的抽打，无可奈何地尥起蹶子。连那个老头儿也忍不住笑起来。真的，这么一匹不中用的老骒马还想尥蹶子踢人呢!

人群里又有两个小伙子，各找来一条鞭子，跑来抽老骒马的两肋。两人从两边跑来。

“照脸上，照眼睛上抽，照眼睛狠抽!”米科尔卡叫道。

“唱支歌吧，哥们儿!”大车上有人叫道。车上的人齐声附和。于是唱起一支饮酒作乐的歌儿，敲起铃鼓，叠唱中还夹杂着口哨声。那个娘儿们还嗑着榛子，哧哧笑着。

……他在老骒马旁边跑着，跑到前面去。他看见他们在抽打老骒马的眼睛，一鞭鞭都打在眼睛上![①] 他哭了。他提心吊胆，眼泪哗哗直流。有一鞭擦到他的脸上；他没有感觉，他急

---

① 这段描写令人想起诗人涅克拉索夫的组诗《天气》第二部分《薄暮》(1859) 中的九月诗。后来，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者又提到了涅克拉索夫的这几行诗。

得搓着手，喊叫着，扑向一个不住摇头、对此不满的白发白须老头儿。一个娘儿们拉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拉开；可是他挣脱了，又朝老骒马跑去。老骒马已经使尽最后力气，可是又一次开始尥蹶子。

“我叫你这鬼东西尥蹶子！”米科尔卡恼火得叫起来。他丢下鞭子，弯下身去，从大车底下抽出一根又长又粗的车杠，两手抓住车杠的一头，使劲朝着老骒马抡起来。

“会砸坏的！”周围的人叫道。

“准会砸死！”

“是我的马！”米科尔卡叫喊着，把车杠抡圆了砸下来。就听到沉重的打击声。

“打呀，打呀！怎么不打啦！”人群中有几个声音叫道。

于是米科尔卡又抡起车杠，又一次抡圆了朝可怜的老骒马的脊背砸下来。老骒马整个臀部趴倒下来，但是跳起来又拉，使出最后力气往左拉又往右拉，想把大车拉走；但是六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打来，车杠又抡起来，抡圆了，一下又一下砸下来。米科尔卡因为一下子打不死，简直气疯了。

“还真泼皮呢！”周围的人喊道。

“一会儿准倒下，哥们儿，这就完了！”人群中有一个看热闹的人叫道。

“给它一斧子，怎么样！一下子结果它算啦！”另一个人叫道。

“哎，去你的吧！闪开！”米科尔卡狂叫起来，扔下车杠，又弯下身子到大车底下去抽出一根铁棍。“看棍！”他嚷着，使出浑身力气把铁棍抡圆了朝他那可怜的马打去。只听到沉甸甸的一声，老骒马摇晃了几下，趴倒了，本想再拉一下，可是抡圆了的铁棍又落到脊背上，老骒马就跌倒在地上，就像一下子

被砍断了四条腿似的。

“打就要打死！”米科尔卡叫喊着，像疯了似的从大车上跳下来。几个小伙子，也是满脸红红的，醉醺醺的，抓到什么算什么——鞭子，棍子，车杠——也朝奄奄一息的老骒马跑去。米科尔卡在一边站下来，用铁棍照背上打起来，但已经是多余的了。那骒马伸了伸脖子，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就死了。

“打死了！”人群中有人喊道。

“干吗不飞跑呢！”

“是我的马！”米科尔卡手握铁棍，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叫道。他站着，似乎很可惜再没有什么可打了。

“你简直没有良心！”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在喊。

但是可怜的孩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叫喊着穿过人群，跑到老骒马跟前，搂住那一动不动的、血糊糊的马头吻起来，又吻眼睛，又吻嘴唇……然后他猛地跳起来，攥紧小拳头发疯似的朝米科尔卡冲去。就在这时候，已经在后面追了他很久的父亲终于一把抓住了他，把他从人群中拉出去。

“咱们走吧！走吧！”父亲对他说，“咱们回家吧！”

“好爸爸！他们为什么……把可怜的马……打死呀？”他抽抽搭搭地哭着说，但是因为憋得透不过气来，从憋闷的胸中冲出来的话就变成叫喊了。

“是一些醉鬼，在胡闹，不是咱们的事儿，咱们走吧！”父亲说。他两条胳膊搂住父亲，但是他胸中憋得难受，越来越难受。他想喘口气，想大叫一声，于是醒了过来。

他醒来浑身大汗，头发都汗湿了，而且呼哧呼哧喘着，于是他恐怖地欠起身子。

“谢天谢地，这不过是一个梦！”他坐在树下，深深地喘着气说，“不过，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是不是我发起烧来啦：做

起这种乱七八糟的梦！”

他浑身像散了架，心里一片昏暗。他将两肘支在膝盖上，用两手托住头。

“上帝呀！”他叫起来，“难道我，难道我当真要拿起斧子劈她的头，打碎她的脑壳……然后一步一滑地踩着黏糊糊的热血去撬锁，偷窃和打哆嗦；然后带着一身的鲜血……和斧子……藏起来……主啊，当真要这样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像树叶似的打着哆嗦。

“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他又弯下身子，非常惊愕地继续想道，“我早就知道，干这种事儿我会受不了的，那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自寻苦恼呢？要知道，就在昨天，就在昨天我去做这种……试探的时候，昨天就完全明白了，我会受不了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还这样？为什么至今我还不死心？就在昨天下楼梯的时候，我自己说的，这太肮脏，卑鄙，下流，下流……要知道，在清醒的时候，一想到这事儿就恶心，就害怕……

“是的，我会受不了的，我受不了！就算这种种盘算准确无误，就算在这一个月里下的决心清清楚楚，皎如白日，像算术一样准确。主啊！我反正不能去干这种事啊！我会受不了的，我受不了哇！……那为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

他站起身来，惊讶地朝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似乎很惊讶自己怎么来到这儿，于是向T——в桥走去。他脸色煞白，两眼通红，浑身疲惫无力，但他忽然感到似乎轻松些了。他觉得，他已经甩掉了压在心头很久的可怕的重负，心里一下子就觉得轻松和安宁了。他祈祷：“上帝啊，给我指路吧，我要摆脱我这种可恶的……幻想！”

过桥时，他安详而宁静地望着涅瓦河，望着鲜红明亮的夕阳的余晖。尽管身体虚弱无力，他却不觉得疲惫。似乎一个月

来他心头长成的脓疮一下子破裂了。自由了，自由了！他摆脱了种种魔法、妖术，摆脱了种种幻境和蛊惑，现在自由了！

后来，每当他回忆起这一段时间，回忆起他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一切，一分钟接一分钟，一桩接一桩，一件接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总是使他惊讶不解，以至于迷信起来，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怎么异常，可是后来他总觉得这是他的命运早就安排好了的。

那就是，他怎么也无法理解，怎么也无法解释，当时他已经非常疲惫，虚弱无力，为什么不走最短最直的路回家，省些力气，却偏要经过干草市场走回家，走的完全是冤枉路。绕的弯倒不大，但很明显是绕路，是完全不必要的。当然，是有几十次了，他回到家里，不记得是走哪条街回来的。但是，他后来总是问自己，为什么就在干草市场上（他是根本不必要从这里走的）发生这样重要、对他有决定意义的同时又纯属偶然的巧遇，而且偏偏就在这时候，在他一生的这种时刻，在他这种心情下、偏偏在这种状况下呢？只有在这种状况下，这次巧遇才能对他的整个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彻底的影响啊。就好像特意等他来似的。

他来到干草市场上，已是九点来钟。所有的商贩，摆摊的，开小铺的，纷纷关门收摊，或者收拾自己的货物，也跟他们的买主一样，就要各自回家了。在底层的小酒馆旁边，在干草市场各家的又脏又臭的院子里，聚集着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手艺人和穿得破破烂烂的穷人，卖零酒的小酒铺旁边的人最多。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喜欢这些地方，正如他无事上街闲逛时，最喜欢附近所有的小巷一样。在这里，他的破衣烂衫不会招来任何人傲慢的目光，不管穿戴怎样，都不会使任何人侧

目。在紧靠K巷[1]的拐角处，有一个小贩和一个女人，看样子是他的老婆，摆两张货桌在卖货，卖的是针线、带子、花布头巾什么的。他们也开始收拾货物准备回家了，但是因为跟一个走过来的熟人说话，耽搁了一会儿。这熟人就是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或者简单些就像大家习惯地叫她丽莎维塔。她就是那个十四等文官的遗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芙娜的妹妹，也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昨天去看过、在那里抵押过表并且进行了试探的那个老太婆的妹妹……他早就了解丽莎维塔的底细，他的情况她也多少了解一些。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姑娘，个子高高的，行动很不灵便，胆子极小，老实巴交的，几乎是个呆子，对姐姐服服帖帖，唯命是从，没日没夜地替姐姐干活儿，见了她就发抖，甚至还要挨她的打。丽莎维塔拿着一个包袱，若有所思地站在小贩和他的老婆面前，很用心地在听他们说话。小贩和他的老婆特别起劲地对她解释什么事儿。拉斯柯尔尼科夫猛地看见她，心中产生一种近似大吃一惊的感觉，虽然这次路遇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

"您哪，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最好还是自己拿主意，"小贩大声说，"明天六点多钟您来。他们也来。"

"明天？"丽莎维塔好像拿不定主意，拖长声音若有所思地说。

"哎呀，瞧阿廖娜·伊凡诺芙娜把您吓成什么样子啦！"那个小贩的老婆，一个说话很利落的娘儿们，像连珠炮似的说起来，"我看您哪，简直完全像小孩子一样。她又不是您的亲姐姐，不是一个娘生的，可是她管得多么宽哪。"

"这一回您就什么也不要对阿廖娜·伊凡诺芙娜说了，"丈

---

[1] 即彼得堡的骡马巷，现为格里夫佐夫巷。

夫插嘴说，“我劝您，您到我们这儿来，不要问她。这是有利可图的事儿。以后您姐姐自己也会明白的。”

“要来吗？”

“明天，六点多钟；他们也来人；您自己拿主意。”

“到时候我们把茶炊烧起来，”小贩老婆补充一句。

“好吧，我来。”丽莎维塔说，一面还在思索着，慢慢走开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时已经走了过去，再没有听见说什么。他是慢慢地、悄没声地走过去的，尽量不漏掉一个字。他最初的惊愕渐渐变成恐怖，好像有一股寒气在他的背上掠过。他了解到，他十分突然地、完全出乎意料地了解到，明天晚上七点整，丽莎维塔，老太婆这个妹妹，也是她唯一的伴儿，到时候不在家，这么说，晚上七点整，老太婆就一个人在家里了。

离他的住处只有几步远了。他像被判了死刑似的走进自己的小屋里。他什么也不思考，也完全不能思考了；而是忽然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他再也没有思考的余地，再也由不得自己，一切突然就最后决定了。

当然，即便是等上几年找个适当的机会，那时纵使有成熟的行动计划，也不一定能比刚才偶然出现的机会更有把握，更有利于实现这一计划。不管怎么说，事前一天就千真万确、一丝不差地打听到，而且无须冒险，无须做任何危险的探询和侦察，就打听到，明天某时某刻，他准备杀掉的那个老太婆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家里，这是很难办到的。

第六章

后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知怎样知道了，小贩和他老婆为了什么事把丽莎维塔邀去。这事儿极其平常，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家外来户，日子过穷了，要卖一些东西、衣服等等，都是女人家用的和穿的。因为在市场上卖不划算，所以找人代卖，丽莎维塔一向就是干这种事儿的：她代人卖东西，到处推销，而且经验丰富，因为她为人诚实，不要虚价，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她一般不多说话，正如上文说过的，老实巴交的，胆子也很小……

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最近一个时期变得迷信起来。过了很久以后，他心里依然存留着迷信的痕迹，几乎无法消除。后来他总是喜欢在这整个件事中看出某些奇怪和神秘之处，似乎存在某些特别的影响与巧合。还在冬天，他认识的一个大学生波科列夫要去哈尔科夫的时候，在一次交谈中对他说了阿廖娜·伊凡诺芙娜的地址，并说如果有什么要典当的话，可以去找她。他很久没有去找她，因为他在教书，日子还能凑合过。大约在一个半月之前，他想起这个地址；他有两样东西可以典当：一样是父亲的一块旧银表，一样是一枚小小的、镶有三粒宝石的金戒指，是妹妹临别时送给他做纪念的。他决定把戒指

拿去；找到老太婆以后，虽然还不了解她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一眼就对她产生了无法克制的反感，拿了她两张“票子”，回家的路上就走进一家下等小酒馆。他要了一杯茶，坐下来，就沉思起来。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啄来啄去，就像鸡雏要出蛋壳，使他想得非常非常入神。

几乎紧靠着他的另一张桌上，坐着一个大学生，他根本不认识，也不记得是不是见过，还有一位青年军官。他们打完台球，喝起茶来。他忽然听到那个大学生对年轻军官说起十等文官[①]的遗孀、放高利贷的阿廖娜·伊凡诺芙娜，并且把她的地址告诉了他。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刚从她那儿来，这儿恰好就有人谈起她，单是这一点就使他觉得有些奇怪。当然，这是巧合，不过他现在无法摆脱一种很特别的印象，好像这时候有人偏要向他讨好：那个大学生忽然对他的伙伴说起有关阿廖娜·伊凡诺芙娜的种种情形。

“她是出了名的，”他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她那里借到钱。她像犹太佬一样有钱，一下子可以拿出五千卢布，可是借一个卢布都要抵押。我们有很多人到她那儿去过。这老家伙真是坏透了……”

于是他说起她有多么狠毒，多么霸道，抵押只要过期一天，东西就完了。给的钱只有抵押品价值的四分之一，要的却是五厘甚至七厘的月息，等等。大学生说得上了劲儿，说老太婆还有一个妹妹，叫丽莎维塔，个头儿又小、心肠又坏的老太婆常常打她，管得她服服帖帖，像小孩子一样，别看丽莎维塔的个头儿至少有两俄尺八俄寸[②]……

---

① 上文说的是十四等文官，前后不符，是作者的小小失误。

② 合一点七七米多。

“也算是稀奇事儿啦!”大学生叫起来，并且哈哈大笑。

他们说起丽莎维塔。大学生说到丽莎维塔特别开心，一直在笑。军官津津有味地听着，并且请大学生把这个丽莎维塔叫来给他补衣服。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字也没有听漏，所以他一下子什么都清楚了：丽莎维塔是老太婆同父异母的妹妹，已经有三十五岁了。她日日夜夜为姐姐干活儿，在家里又做饭又洗衣服，此外，还做衣服出卖，甚至还给人家擦地板，挣的钱全交给姐姐。不经姐姐允许，她不敢接任何外活儿。老太婆已经立下遗嘱，丽莎维塔自己也知道，按照遗嘱，除了椅子之类的一些动产，她是一文钱也得不到的；所有的钱都捐给H省的一所修道院，做永远追荐她的亡灵之用。丽莎维塔是个小市民，不是官太太，是一个老姑娘，人长得极不匀称，个头儿高得出格，老长的腿似乎有些往外撇，总是穿一双补了又补的山羊皮鞋，身上倒是干干净净的。大学生感到惊讶和好笑的，主要是丽莎维塔常常怀孕……

“哦，你不是说她长得很丑吗?”军官问。

“噢，黑是很黑，简直像一个脱了军装的大兵，不过，你要知道，她一点儿不能算丑。她有一张和善的脸和一双和善的眼睛。真是和善得很呢。许多人都喜欢她，就是极好的证明。她非常娴静，非常温柔，非常随和，非常好说话，什么事都好说话。她笑起来甚至还很美呢。”

“怎么，你也喜欢她吗?”军官笑起来。

“我是觉得很奇怪。不，我有些话要对你说说。我真想杀死这个可恶的老太婆，把她的钱统统抢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丝毫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大学生又很起劲地说。

军官又哈哈大笑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却打了个哆嗦。这多么奇怪呀!

“对不起，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想向你请教，”大学生激动起来，“我刚才当然是开玩笑，不过，你瞧：一方面是那样一个愚蠢、无用、渺小、狠毒而有病的老婆子，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相反，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说不定明天就会自己死掉。你懂吗？懂吗？”

“嗯，我懂。”军官全神贯注地望着他的来了劲儿的伙伴，回答说。

“你再听下去。另一方面，有一些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资助白白地把一生糟蹋掉，这种事儿成千上万，到处都有！用老太婆那些注定要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钱，可以兴办和办好成百上千桩好事和创举！可以使成百的人，也许可以使成千的人走上光明大道；可以使数十户人家免于贫穷、破产、毁灭和堕落，免于进花柳病医院；只要拿到她的钱，这一切都可以办到。杀死她，把她的钱拿来，有了这些钱，以后就可以献身于全人类和公众事业：你以为怎样，成千上万件好事还不足以弥补一件微不足道的罪行吗？用一条人命，可以换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使之免于沉沦和堕落。一个人的死可以换来一百个人的生——这笔账是最简单不过的！而且这样一个痨病鬼，这样一个又蠢又狠的老婆子，她的一条命摆到大众的天平上，又算得什么呢？充其量不过像一只蟑螂或虱子，也许连这也不如，因为这老太婆是有害的。她在坑害别人：前些天她为了出气，咬坏了丽莎维塔的手指头，差点儿没动手术割掉！”

“当然，她不配活着，”军官说，“不过，生存是人的本性啊。”

“哎，老兄，本性也是可以矫正可以引导的呀，不这样，就只好被成见吞没了。不这样，就不会有一个伟人。人们常常谈‘天理，良心’，——我一点儿也不想反对天理和良

心，——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天理和良心？且住，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你请教。你听着！”

“不，你且等一等；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说吧！”

“你现在大发议论，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要亲手杀死那个老太婆？”

“当然不是！我这是伸张正义……问题不在我……”

“依我看，既然你自己都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就谈不上什么伸张正义了！咱们还是再打场台球吧！”

拉斯柯尔尼科夫激动极了。当然，这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谈话和想法，他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只不过形式不同、话题不同罢了。但是，为什么偏偏现在，在他自己头脑里刚刚萌发……同样一些想法的时候，就听到这样的谈话和这样一些想法呢？为什么偏偏现在，他的头脑中刚刚出现有关老太婆的一些想法的苗头，他就碰巧听到有人谈论老太婆呢？……他觉得这种巧合是奇怪的。小酒馆里这一番不值一提的谈话，在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中，对他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似乎其中真有什么定数和启示……

他从干草市场回来，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一个钟头。这时候天黑了下来；他没有蜡烛，而且也没有想到要点蜡烛。他后来怎么也记不起来，当时他有没有想过什么事。终于他感到又像先前那样要发疟疾了，打起寒战，并且很高兴地想到，在沙发上也可以躺一躺嘛。像铅一般沉甸甸的睡魔向他扑来，好像把他压倒了。

他睡的时间特别长，而且没有做梦。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纳斯塔霞走进来，好不容易把他推醒。她给他端来了茶和面

包。茶还是残茶，还是用她那把茶壶盛着。

“唉，睡得多死呀!”她很生气地叫起来，“一个劲儿地睡觉!”

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欠起身子。他的头很疼；他站起来，在自己的小屋里转了个身子，却又倒在沙发上。

“又睡了!”纳斯塔霞叫起来，“怎么，你是不是病了?”

他什么也不回答。

“喝茶吗?”

“等一会儿，”他很吃力地说，一面又闭上眼睛，翻身朝着墙。纳斯塔霞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

“也许是真的病了，”她说过，转身就走了。

下午两点，她又端了汤进来。他还像原来那样躺着。茶还放在那里，动也未动。纳斯塔霞真生气了，狠狠地推起他来。

“怎么睡不够哇!”她叫起来，很厌烦地望着他。他支起身子，坐了起来，但是什么话也没有对她说，望着地上。

“你是不是病了?”纳斯塔霞问道，又没有得到回答。

“你还不如上街去走走，”她沉默一会儿之后，说，“让风吹吹也好哇。怎么，想吃点儿什么吧?”

“等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你走吧!”并且挥了挥手。

她又站了一会儿，怜惜地望了望他，就走了出去。

过了几分钟，他抬起眼睛，对着茶和菜汤望了老半天。然后，拿起面包，拿起汤匙，就吃了起来。

他吃的不多，没有胃口，机械地喝了三四匙汤。头疼好点儿了。他吃完饭，又直挺挺地倒在沙发上，但是已经睡不着了。他把脸埋在枕头里，一动不动地趴着。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象，而且总是一些非常奇怪的幻象，最常出现的情形是，他在

非洲什么地方，在埃及，在沙漠绿洲中。商队在休息，一匹匹骆驼老老实实地躺着；四周的棕榈树围成一个圈儿；大家都在吃饭。他却一个劲儿地喝水，就从身边潺潺流过的小溪里舀水，非常凉爽。蓝莹莹的清凉溪水在五颜六色的石子和泛着金光的洁净沙子上奔流着……忽然他清楚地听到时钟敲响。他打了个哆嗦，回过神来，抬起头，望了望窗外，想到这是什么时候，完全清醒过来，一下子跳起来，就好像有人把他从沙发上猛拖起来。他踮着脚走到门口，轻轻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儿，仔细倾听起下面楼梯上的动静。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但是楼梯上静悄悄的，好像大家都在睡觉……他居然能从昨天就这样昏昏沉沉睡到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准备，他觉得实在荒唐和奇怪……这时候，也许已经敲过六点了……他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地忙乱起来，不再瞌睡和发呆了。其实，要做的准备并不多。他集中精力，好把一切都想到，不能忘了什么；心一直怦怦在跳，跳得非常厉害，他连喘气都困难了。首先，要做一个挂套，缝在大衣上——这是一会儿就能做好的。他伸手到枕头底下，从塞在枕头下面的衣服中抽出一件破烂不堪、没有洗过的旧衬衣。他从破衬衣上扯下一块一俄寸宽、八九俄寸长的布条。他把布条对折起来，从身上脱下自己那件又肥大又结实，用厚棉布做的夏季大衣（他唯一的一件外衣），把布条两端缝在大衣里面左腋下。他在缝的时候，两手直打哆嗦，但是他克制住了，而且缝得很服帖，等他再把大衣穿上，从外面一点儿也看不出来。针和线是他早就准备好的，就放在小桌里，用纸包着。至于挂套，那是他的一项非常巧妙的发明，是挂斧头用的。总不能拿着斧子在街上走。如果藏在大衣里，还是要用一只手扶着，那也是看得出来的。现在有了挂套，只要把斧头往套里一插，斧头一路上就稳稳当当挂在大衣里面腋下

了。再把一只手插进大衣旁边的口袋里，攥住斧头把子，斧头就不晃动了。因为大衣非常肥大，像个大口袋，也就不会从外面看出他用手隔着口袋攥着什么东西。这个挂套也是他在两个星期之前想好了的。

这事儿做完以后，他把手指伸进他的“土耳其式”沙发和地板之间的一条小缝里，在左边角上摸了摸，掏出早就准备好藏在那里的抵押品。不过，这抵押品根本不是什么抵押品，只是一块刨得光光的小小木板，大小和厚薄都像一个银烟盒。这块小小木板是他有一天散步的时候偶然在一个院子里捡到的，那个院子的厢房里开了一家作坊。后来他又给小小木板加了一块又薄又光溜的小小铁片，——大概是从什么东西上掉下来的，——也是那一次在街上捡的。他把木板和铁片叠在一起，铁片比木板略小些，又用线十字交叉捆了几道，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包到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包得又整齐又讲究，再用细带子一道道捆起，捆得不容易解开。这是为了把老太婆的注意力转移一阵子，老太婆一开始解纸包儿，就可以趁机下手了。加一块铁片为的是增加分量，老太婆不会一下子就猜到，这东西是木头的。这一切一直保藏在沙发下面。他刚刚把抵押品掏出来，院子里忽然有人叫起来：

“早就六点多啦!”

“六点多啦！我的上帝呀!”

他急忙走到门口，仔细听了听，抓起礼帽，就像猫一样，小心翼翼、悄没声地开始下那十三级楼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做：从厨房里偷一把斧子。干这事儿必须用斧子，这是他早就决定了的。他还有一把花匠用的折叠小刀；可是对于用刀子，尤其是对自己的力气，他没有把握，所以最后决定用斧子。我们在此要说一说在这件事上他做的一切最后决定，都有

一个奇特之点：越是最后的决定，在他的眼里就立刻变得越发丑恶，越发荒唐。尽管他一直非常痛苦地进行内心搏斗，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从来不相信，一刻也不相信，他的预谋会实现。

假设什么时候他把一切都研究得一清二楚，一切都最后决定了，再也没有什么疑问了，——即使这样，他也会放弃这一切，认为全是荒唐的，骇人听闻的，不可能的事。何况还有无数未解决的事情和疑问。至于到哪儿去弄斧子，这件小事儿他倒一点儿也不犯难，因为没有比这更容易办到的了。就是说，纳斯塔霞常常不在家，尤其是傍晚时候，不是出去串门儿，就是上小铺去，而且厨房门总是敞开着。女房东老是因为这事儿跟她争吵。所以，到时候只要悄悄走进厨房，拿起斧子，一小时之后（那时候事情已经干完了）再走进去放回原处就行了。不过，还是有些疑问：比如他一小时之后回来，把斧子放回原处的时候，纳斯塔霞也恰好回来了呢？当然，那就得走过去，等她再出门去。可是说不定这时候她忽然想起斧子，找起斧子，她会大叫大嚷起来的，——这就是嫌疑，或者至少是可疑的线索。

不过，这还是小事儿，这些事儿他连想也没开始想，而且也没工夫想。他想的是主要问题，这些小事儿暂不考虑，等他完全坚定信心之后再说。可是他觉得完全坚定信心是绝对办不到的。至少他自己觉得是这样。比如，他怎么也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会考虑完毕，站起来径直朝那里奔去……甚至不久前那次试探（就是怀着最后考察现场的意图去做拜访的那次），他也只是试试看，远远不是当真的，不过是想："好吧，那我就去试试，干吗老是空想啊！"那次他立刻就受不了啦，啐口唾沫便往回跑，对自己感到深恶痛绝。而与此同时，从道义上看

这个问题，他似乎已经完成了全部分析：他的诡辩已经打磨得像剃刀一样锋利，他在自己心中已经找不到有意识的反对意见了。不过在这一点上，他干脆就不相信自己，所以倔犟地、奴隶似的摸索着到四处去寻找反对的理由，就好像有人强迫他，拉着他去寻找似的。然而最后这一天来得如此意外，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几乎完全是一种机械力施加于他的身上：就好像有人拉着他的手，拖着他走，不容抗拒，不容东张西望，挣也挣不脱，不走也不行。就好像他的衣服一角卷进了机器轮子，他也就被拖进机器里去了。

起初，——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犯罪很容易被识破和暴露，为什么几乎所有罪犯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呢？他渐渐得出多种有趣的结论，而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无法从物质上掩盖罪行，而在于罪犯本身。罪犯本人，几乎每一个罪犯，在犯罪的时刻意志力和理智都很薄弱，正是在最需要理智和谨慎的时刻，却变得孩子般异常轻率。依他看来，这种意志力和理智的薄弱，像疾病一样缠人，渐渐发展，到犯罪前会到达顶点；在犯罪的时刻仍以同样形式继续着，事后还要继续若干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以后则会消失，因为任何疾病都会消失。问题在于：是疾病引起犯罪呢，还是犯罪本身由于其特性，不知怎样总是相伴出现类似的病象？——这问题他觉得自己还不能解决。

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断定自己在干这事的时候不可能发生类似的病态变化，在他干事的整个过程里，他的理智和意志会坚强如故，镇定自若，原因就是他要干的事“不是犯罪”……我们且不谈他得出这最后结论的全过程。就这样我已经扯得太远了……要补充的只是，这件事的实际方面和物质方

面的困难，在他的头脑中仅占次要地位。“只要保持战胜困难的全部理智和意志，在彻底想清这事的细节之后，到时候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但是事情一直没有开始。他一直不相信自己的最后决心，所以，等时机一到，一切全都不是那么回事，而是有些突如其来，甚至几乎出人意外。

他还没有走下楼梯，就有件小事使他进退两难了。他走到女房东的厨房门口，厨房的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他小心翼翼地侧目往里面看了看，先得弄清楚：如果纳斯塔霞不在，女房东是不是在里面？如果她也不在，她屋里的门是不是关好了？免得他进去拿斧子的时候，她在屋里看到。他忽然看到，纳斯塔霞这一回不仅在家，在自己的厨房里，还忙着什么呢：正在从篮子里拿出衣服，往绳子上晾，——他不禁大吃一惊！她看见他，停止晾衣服，朝他转过身来，一直看着他走过去。他转过眼睛，走过去，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可是事情也就完了：没有斧子！他遭到可怕的一击。

“我凭什么，”他走到大门口，想道，“凭什么就认为，这时候她一定不在家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断定准是这样呢？”他灰心丧气，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他恼恨得真想把自己嘲笑一通……他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无名怒火。

他站在大门口沉思起来。就这样到街上去，装样子散散步，——他感到厌恶；回家去，——更是厌恶。“多么好的机会呀，永远失去了！”他嘟哝着，毫无目的地站在大门口，面对着看门人的黑糊糊的小屋，小屋的门也是敞开着的。忽然他打了个哆嗦。在离他只有两步远的看门人的小屋里，在一条长板凳底下，右边有一样发亮的东西对着他的眼睛一闪……他用眼睛四面扫了扫——一个人也没有。他踮起脚走到看门人小屋跟前，走下两级台阶，低声喊了一下看门人。“就是的，不在

家！不过，就在近处，在院子里，因为门是开着的。”他急忙奔向斧子（就是斧子），把斧子从板凳底下两块劈柴之间抽出来；连屋子也没出，就把斧子插进挂套，两手伸进口袋走了出来；谁也没发现！“机关算尽弄不到，鬼使神差送来了！”他怪笑着在心中说。这件巧事儿使他的精神格外振作起来。

他一路上慢慢地稳步走着，不慌不忙，免得引起人疑心。他很少看过往行人，甚至尽量完全不去看行人的脸，尽可能不惹人注意。这时他忽然想起他的礼帽。“我的上帝！前天我手里有钱嘛，怎么就不能换顶便帽呢！”他在心里咒骂起自己。

他一只眼睛偶然朝一家小铺里面看了看，看到里面的挂钟已经七点十分了。必须加快脚步，同时还得绕个弯儿：从另一面绕到那座房子的前门去……

以前，每当他想象这一切的时候，他有时候想，到时候会非常害怕的。可是现在他不怎么害怕，甚至一点儿也不怕。此时此刻他想的甚至都是一些不相干的念头，只是想的时间都不长。在从尤苏波夫花园①旁边走过时，他甚至一心想着能建造高大的喷泉，要是所有的广场上都有喷泉，空气就很新鲜了。渐渐地又形成一种看法：如果把夏花园②扩展到整个马尔斯广场，甚至跟米哈伊洛夫御花园连接起来，将是一件大好事，对城市大有益处。于是他忽然注意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

---

① 在花园街上，面对叶卡捷琳娜宫大街（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大街），因花园原所有者的姓氏命名，当时是中产阶级和手艺人喜欢前去散步的地方。

② 建于1704年，最初是为彼得大帝修建的夏宫。许多著名建筑师和园林名匠参与设计。花园中有17—18世纪初的大量雕塑和喷泉（1777年水灾时被毁）。在彼得时期这里是皇宫庆典、觐见的地方。18世纪中起花园成为贵族游玩、骑马的地方。19世纪起对公众开放。

所有的大城市里，人们并非纯粹出于必要，而是不知怎的偏偏喜欢生活和居住在城市中那些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喷泉、又脏又臭、污秽不堪的地区？于是他想起自己逛干草市场的情形，脑子清醒了些。“胡思乱想些什么呀，”他在心中说，“哎，最好什么也别想！”

“想必那些押赴刑场的人，在路上遇见什么都要这样乱想一通，”① 他头脑里闪过了这一想法，但只是像电光稍纵即逝。他赶紧驱走了这个念头……这不是，已经很近了，这就是那座楼，这就是大门了。忽然不知什么地方的时钟敲响了。“怎么，难道已经七点半了？不可能，想必是钟快了！”

他很走运，通过大门口又是顺顺当当。不仅如此，甚至好像特意安排好了，就在这时候有一辆装满干草的大车刚刚在他前面进了大门，在他经过门洞的时候，大车一直完全把他遮住。等大车走出门洞进到院子里，他立刻向右边一溜。在大车那边，可以听到有几个人在叫嚷和争吵，可是谁也没有发现他，他也没碰见什么人。有许多窗户朝着这个正方形的大院，这时都敞开着，但是他没有抬头——没有勇气抬头。上老太婆家的楼梯就在近旁，进了大门往右一拐就是。他已经在楼梯上了……

他喘了口气，一只手按住怦怦直跳的心口，这时手摸到斧子，又一次把斧头按稳了，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轻轻地上楼

① 这些感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熟悉的。他于 1849 年 12 月 22 日在狱中写给哥哥的信里，曾写到他被押赴刑场时的所见所闻。死囚的心理总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激动。1860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在《明灯》杂志上发表了雨果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的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后，认为它是雨果创作中最最真实的一部杰作。

梯，不时侧起耳朵听一听。可是这时候楼梯上也空无一人；所有的门都关着；没遇到什么人。二楼有一套没有住人的房间，虽然门是敞开着的，而且有几个油漆匠在里面干活儿，可是他们连看也没有看他。他站了一下，想了想，就又往上走。“如果这里没有他们这几个人，当然更好，不过……在他们上面还有两层呢。”

现在到了四楼，就是这个门，就是正对着的这套房间了；另一套是空的。在三楼，从种种迹象看来，老太婆房间底下那套房子也是空着的；用小钉子钉在门上的名片也拿掉了，就是说，住户已经搬走了！……他感到喘不过气来。有一刹那，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还是回去吧？”可是他没有给自己回答，却倾听起老太婆房间里的动静：死寂。然后再次听下面楼梯上有无动静，听了很久，听得很用心……最后用眼睛四下里扫了扫，理了理衣服，拢了拢头发，又一次摸了摸挂套里的斧子。他心想：“我的脸是不是苍白……白得很厉害？我是不是太激动了？她一向多疑……是不是再等一会儿……等到心不跳了？……”

但是心悸总是不停。心脏反倒像有意作对，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厉害了……他忍耐不住，慢慢把手伸向门铃，拉了拉。过了半分钟又拉了一下，拉得更响些。

没人应声。再拉也没有必要，而且对他不利。不用说，老太婆是在家的，但是她一向多疑，又是一个人在家。他多少知道她的习惯……于是他又一次把耳朵贴到门上。不知是他的感觉特别灵敏（这是很难断定的），还是确实听得很清楚，反正他一下子就觉察到似乎有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在摸索门把手，似乎有衣服挨到门上的窸窣声。有人悄没声地站在门锁旁，而且也像他在门外这样，躲在里面倾听着，似乎也是把耳朵贴在门

上……

他有意地动了一下，并且多少放大了嗓门儿嘟哝了一句什么，为的是不露出躲躲藏藏的样子；然后第三次拉了拉门铃，但是拉得很轻，很稳重，没露出丝毫焦急的心情。后来他回忆起这一点，记得清晰鲜明，这一分钟永远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真弄不明白从哪儿学来这么多花招儿，何况他的头脑当时一阵阵昏沉，身体也几乎支持不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摘门钩的声音。

第七章

像上次一样，门只开了一条小缝，幽暗中又有两道锐利而不信任的目光盯住他。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差点儿犯个大错误。

他担心老太婆看见只有他们俩，会非常害怕。他也不指望自己的模样会解除她的疑虑，就抓住门朝自己这边拉了拉，免得老太婆一转念头又把门关上。她看到这情形，并没有把门往回拉，但是也没有放开门锁的把手，因此他差点儿没有把她和门一起拉到楼道里。他看到她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就直冲着她走去。她吓得连忙闪开，本想说句什么，却好像说不出话来，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您好，阿廖娜·伊凡诺芙娜，”他想尽可能说得随便些，但声音不听使唤，一开口就颤抖起来，“我给您……带件东西来了……不过咱们最好到这边……到亮处来……”他撇下她，不等有请就径直往屋里走去。老太婆急忙跟过去，一下子话也多了：

“上帝呀！您要干什么？……您是哪位？有何贵干？”

“哎呀，阿廖娜·伊凡诺芙娜……是老熟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不是，把抵押品带来了，前两天说好了的……”于

是他把抵押品递给她。

老太婆对抵押品扫了一眼，目光马上紧紧盯住不速之客的眼睛。她恶狠狠地极不信任地使劲看着。这样过了有一分钟左右；他甚至觉得，在她的目光里似乎有种冷笑的神气，她好像已经识破了一切。他感到自己不知所措，几乎是害怕了，害怕得要跑，似乎她要再这样一言不发地看上半分钟，他就要逃跑了。

“您怎么这样看着我，好像不认识啦？”他忽然也恶狠狠地问道，“要是愿意就收下，不然我就上别人那儿去，我没工夫。”

他本没想说这个话，是一下子脱口而出的。

老太婆回过神来，听到客人坚定的语气，显然也提起了精神。

“先生，你来得太突然……这是什么？”她看着抵押品，问道。

“银烟盒：上回我说过的呀。”

她伸过一只手。

“哎呀，你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手也发抖！怎么，先生，刚在河里洗过澡吗？”

“是打摆子，”他断断续续回答说，“脸怎么不苍白……没有东西吃呀，”他好不容易又补充一句。他又失去了勇气。不过他的回答似乎还合情合理；老太婆接过抵押品。

“这是什么？”她又专注地盯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看了一下，并且用手掂了掂抵押品，问道。

“一样东西……烟盒……银的……您看看吧。”

“好像有点儿……不大像银的……怎么捆得这样子。”

她使劲解起带子，并且转身朝着窗子，对着亮光（她所有的窗子都是关着的，尽管天气闷热），有几秒钟完全把他撇在

一边，并且背对着他。他解开大衣，把斧子从挂套里抽出来，但是没有从怀里拿出来，只是用右手在大衣里面攥着。两只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他自己也感觉出来，双手一秒一秒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僵。他很怕攥不住斧子，掉到地上去……忽然间他的头好像旋转起来。

“他这是怎么捆的呀！”老太婆气得叫起来，并且往他这边挪动了一下。

一秒钟也不能再耽搁了。他从怀里抽出斧子，用两手把斧子举起来，懵懵懂懂地，也几乎没有用劲，就机械地把斧背朝她的头上砸去。这时他好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可是斧子一砸下去，他的力气也就来了。

老太婆像往常一样，没有裹头巾。她那稀疏杂着花白的浅发，也像往常一样抹了不少油，编得一条条活似老鼠尾巴，用一把折断的牛角梳拢着，翘在脑后。这一斧正好砸在头顶上，这也因为她个子小的缘故。她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微弱，一下子坐到地板上，却还来得及举起双手去护头。一只手里还拿着“抵押品”。这时他使足力气砸了一下又一下，都是用斧背砸在头顶上。血像从翻倒的茶杯里涌出来，人仰面往后倒去。他往后退了退，让她倒下来，立刻弯腰去看她的脸；她已经死了。两眼凸出，好像要蹦出来似的，额头和整个脸面抽搐得皱巴巴，已是歪歪扭扭。

他把斧子放到地板上，在死人旁边，立刻就把手伸向她的口袋，尽量不沾上还在流着的血。手伸进了右边的口袋，上次她就是从这个口袋里掏钥匙的。他的头脑十分清醒，昏晕已经过去，但是两手还一直在发抖。后来他想起，当时他甚至非常细心，非常谨慎，一直注意尽量不沾到血……钥匙他一下子就掏出来了；所有的钥匙，还跟上回一样，都穿在一个钢圈上。

他拿着钥匙立即往卧室里跑。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供奉圣像的神龛却挺大。靠另一面墙放一张大床，相当干净，上面有床棉被是绸面子的，由碎块拼成。还有一面墙摆着一个五斗柜。说也奇怪，他拿钥匙开五斗柜，刚听到钥匙的响声，浑身就好像一阵痉挛。他忽然又想撇下一切就走。不过这只是瞬间的念头；要走已经晚了。他甚至笑起自己来，这时候忽然另一个不安的想法闯入他的脑际。他忽然觉得，老太婆也许还活着，还能醒过来。他撇下钥匙和五斗柜，就往回跑，跑到尸体前，抓起斧子，又一次举到老太婆头上，但是没有砸下去。毫无疑问，她已经死了。他弯下身去，再一次凑近仔细看，就清楚地看到，头盖骨已经砸碎，甚至歪到了一边。他本想伸出指头摸摸，但又把手缩了回去，不用摸也很清楚了。这时候血已经流了老大的一摊。忽然他发现她的脖子上有一条细带子，他扯了扯，带子很结实，扯不断；而且浸透了血。他想试试把带子从怀里抽出来，但有什么东西碍事，卡住了。他不耐烦地又想举起斧子，从上面劈下去，就在她身上把带子斩断，但是他不敢。于是他费了很大劲儿，折腾了两分钟之后，才把带子割断取了下来，手上和斧子上沾了不少血，却没有让斧子碰到尸体。他没有猜错，那是钱包。带子上系着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柏木的，一个是铜的，此外，还有一个珐琅的小圣像[①]；与这些东西一起，系着一个不大的、油糊糊的麂皮钱包，带一个钢箍和小环儿。钱包塞得鼓鼓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细看就把钱包装进口袋，把十字架扔到老太婆胸膛上，这次他抓起斧子，又朝卧室奔去。

他急得要命，抓起钥匙便去开锁。但不知为什么总是不

---

① 18—19世纪俄国流行珐琅制的圣像，产于罗斯托夫。

行：钥匙插不进锁眼。倒不是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而是他总是弄错，比如，他看出这钥匙不对头，不是开这锁的，却偏要往里插。他忽然想了起来，明白这把带锯齿的大钥匙，跟其他一些小钥匙挂在一起的，肯定不是开五斗柜的（上次他就想到了），而是开一个小箱子的，可能所有的东西就收藏在那个小箱子里。他撇下五斗柜，立刻爬到床下，因为他知道，许多老太婆总是把这种箱子放在床底下。果然不错，床下有一个不算小的箱子，一俄尺多长，凸形箱盖，包着红色山羊皮，钉了一颗颗钢钉。带锯齿的钥匙正合适，一下子就打开了。上层盖着白被单，白被单下面是一件兔皮袄，面料是红缎子；皮袄下面是一件绸连衣裙，然后是一条披巾，再往底下，似乎都是一些破烂。首先他把沾满血的手在红缎子上擦起来。"这东西是红的，血在红东西上不显眼。"他刚这么想，忽然猛醒过来："上帝啊！我不是疯了吗？"他恐怖地想道。

可是，他一动那堆破烂，皮袄下面忽然滑出一块金表。他急忙把所有的破烂都翻了翻。果然，破烂里面夹着不少金玩意儿——大概都是抵押品，待赎的和没人赎的，——有金镯子、金链子、金耳环、金饰针，等等。有的装在盒子里，有的只是用报纸包着，但包得很严实，很仔细，用了两层纸，还拿小带子扎着。他不敢怠慢，抓起这些东西往裤子和大衣口袋里塞，既不挑拣，也不打开纸包和盒子；不过他没有来得及塞很多……

猛然间他听到，老太婆在的那间屋里有人走动。他停下来，屏息不动，像死人一样。再听却鸦雀无声，这么说是幻觉了。这时他忽然清清楚楚地听到轻声的叫喊，又像有人断断续续地轻轻呻吟了几声，就不响了。接下去又是一片死寂，延续有一两分钟。他蹲在箱子旁边等着，几乎连气也不敢出，但突

然跳起来，抓起斧子从卧室里跑了出去。

屋子中间站着丽莎维塔，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呆呆地望着被打死的姐姐，一张脸煞白煞白的，似乎连叫喊也没了力气。她看见他跑出来，浑身像树叶似的抖起来，轻轻地哆嗦，脸上一阵抽搐；她抬了抬手，张了张嘴，可是叫不出声来，就慢慢地倒退着朝屋角移动，想躲开他，一面直勾勾地望着他，但一直没有叫喊，好像气力不足，喊不出来。他拿着斧子朝她冲去：她的嘴可怜巴巴地扭曲着，像小孩子害怕什么东西似的，愣愣地望着准备大声喊叫。这个可怜的丽莎维塔是那样老实、畏缩，一向胆战心惊，甚至此刻都没有举起手来护住自己的脸，虽然此时这是必要而自然的动作，因为斧子正朝着她的脸高高举起。她只是抬了抬空着的左手，离脸很远，慢慢向前朝他伸过去，好像要把他推开。一斧子正好劈中她的头顶，这次是用斧刃，一下子就把前额整个劈裂，几乎砍到头盖骨。她立即扑倒在地。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时六神无主，抓起她的包袱，又把包袱扔下，就朝外屋跑去

他越来越感到恐惧，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第二次杀人之后。他很想快些从这儿逃跑。倘若此时此刻他能够正确看待和思考一切，倘若能够了解他的处境的全部困难，了解他的整个绝境、全部丑恶和荒唐，同时又能明白还得闯过多少难关，也许还得干多少坏事，才能从这里逃脱回到家里，那么，很可能他会放弃一切，立刻前去自首，倒不是出于为自己担心害怕，而只是因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可怕和憎恶。尤其是内心的厌恶感，一分钟比一分钟越发强烈了。无论如何他现在也不能去箱子那儿，甚至也不能去那两个房间了。

然而，渐渐地他又变得好像心不在焉，甚至似乎陷入了沉思：有几分钟他好像出了神，或者不如说是忘了主要的事，却

尽想一些小事。不过，他往厨房里一望，看到长板凳上有个水桶盛着半桶水，就想到得把自己双手和斧子洗干净。他的双手沾满了血，黏糊糊的。他把斧头干脆放进水里，拿起放在窗台上破碟子里的一小块肥皂，就在水桶里洗起自己的两只手。把两手洗干净了，又从水里拿出斧子，把铁斧头洗干净了，又洗沾了血的木把子，甚至还试着用肥皂洗血迹，洗了很久，大概有三分钟。随即他用晾在厨房里绳子上的一件内衣把一切都擦干了，然后把斧子拿到窗口仔细察看了很久。血迹没有了，不过木把还是湿的。他又细心地把斧子插进大衣里面的挂套。接着，就着厨房里昏暗的光线，又尽量仔细看了看大衣、裤子和靴子。表面上看去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只是靴子上有几处血迹。他把一块抹布浸湿，把靴子擦干净。不过，他知道检查得不彻底，也许还有一些惹眼的地方他没有发现。他站在屋子当中琢磨起来，心中渐渐浮出一种又痛苦又丧气的想法——他想，他现在是在发疯，此刻他什么也想不进去，也不能保护自己，他现在做的事也许是根本不该做的……“我的上帝呀！应该逃走，逃走哇！”他嘟哝着跑进前室。然而，这里等待他的是恐怖，是他当然从没经历过的恐怖。

他站在那儿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外面的房门，就是外屋通楼道的门，也就是刚才他拉门铃走进来的门，竟然敞开着，开了有一手掌宽，没锁也没闩，一直这样开着，整个这段时间里一直就这样！老太婆没有随手关上，也许是防备万一。可是，我的上帝呀！他后来不是还看到了丽莎维塔吗？怎么就……怎么就没想到她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呀！总不能穿墙而入吧！

他冲到门口，挂上门钩。

“哦，不对，又不对了。我得走，走……”

他摘下门钩，把门推开，倾听起楼道里的动静。

他听了半晌。楼下很远的地方，可能是在大门口，有两个人在嚷嚷，在争吵，声音很大很刺耳。“他们是怎么回事儿？……”他耐心地等着。终于声音一下子没有了，人走开了。他正想走出去，突然下面一层楼道上有个门哗啦一声打开，一个人下楼去，一面哼着小曲。“他们怎么总是这样闹哄哄的！”他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他又随手把门掩上，再等一等。终于鸦雀无声，一个人也没有了。他刚刚朝楼道里迈了一步，忽然又听到新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听起来似乎很远，还在楼梯最底下，但是他记得清清楚楚，刚一听到声音不知为什么他就猜到，这一定是上这儿来，上四楼找老太婆的。为什么呢？是声音与众不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人的脚步很重，很平稳，不慌不忙。听，他已经上了二楼，听，还往上走呢；声音越来越清晰！可以听到上楼的人沉重的喘气声了。听，已经上了三楼……朝这儿来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像僵了似的，仿佛是在梦中，梦见有人追他，离得很近了，要把他杀死，可他却像长在了地上，连胳膊都动弹不得。

终于，当来客已经开始上四楼的时候，他忽然猛醒过来，总算麻利地从过道溜进屋里，随手把门关上。随即抓起门钩，轻轻插进铁环。这也是出自本能。把门关好闩好之后，他马上贴着门躲了起来，连气也不喘。不速之客这时已来到门前。他们两人现在是面对面站着，就像刚才他和老太婆隔门而立，他附耳倾听那样。

来客呼哧呼哧喘了几口气。“想必是个大胖子，”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说，一面攥紧斧子。真的，这一切就像在梦中一样。来客抓住门铃拉绳，使劲拉了拉。

门铃一响，他忽然仿佛听到屋里有什么动了动。他甚至当真细听了几秒钟。来客再次拉铃，又等了一会儿，忽然很不耐烦地使足力气猛拽房门把手。拉斯柯尔尼科夫心惊胆战地望着门钩在铁环里跳动，恐惧中眼看着门钩就要从铁环里跳出来。真的，这是很可能的：因为那人拉得太猛。他本想用手按住门钩，又怕那人会发觉。他的头似乎又旋转起来。“我要晕倒了！”他的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这时来客说话了，他立刻清醒过来。

“她们在里面怎么啦，是一个劲儿死睡，还是有人把她们掐死了？该死的老婆子！”他瓮声瓮气地吼叫起来，“喂，阿廖娜·伊凡诺芙娜，老妖婆！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大美人儿！开门哪！哼，该死的老婆子，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于是他又怒气冲冲地使足劲儿一口气把门铃拉了十来下。这当然是个很凶的人，而且跟这一家关系密切。

就在这时候，忽然楼梯上不远处响起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又有人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起初都没有听见。

“难道一个人也没有吗？”那人一到就径直对着仍在拉门铃的第一个来客，高声快活地叫起来，“您好，科赫！”

“听声音，这人一定很年轻，”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想道。

“鬼知道她们是怎么回事儿，门锁都快拉坏了，”科赫回答说，“请问，您怎么认识我呀？”

“是这样！前天在‘加布里努斯’① 打台球，我不是连赢您三局吗？”

“啊……啊……啊……”

“看来，她们不在家了？奇怪。不过，这真糟糕。老太婆

① 彼得堡一家酒馆。

会上哪里去呢？我有事啊。”

“先生，我也有事啊！”

“唉，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回去了。哎呀！我本想找她借钱的！”年轻人叫起来。

“当然，只好回去啦，可干吗要约在这时候呢？是老妖婆自己给我定的时间。我是绕道来的。真不明白，她能到什么地方去瞎逛呢？老妖婆一年到头坐在家里，有气无力的，腿又疼，这会儿却忽然出去闲逛了！”

“是不是去问问看门的？”

“问什么？”

“问问她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哼……问他妈的鬼……她是一向不出门的……”于是他又拉了拉门锁的把手。“见他妈的鬼，没办法，走吧！”

“等一等！”年轻人忽然叫起来，“瞧，您看一拉门，门就晃荡吗？”

“那又怎么啦？”

“就是说，门没有锁，是插上了，也就是挂上了门钩！您没听见门钩在叮当叮当响吗？”

“那又怎么啦？”

“您怎么还不明白？就是说，她们总有一个在家。要是都出去了，那就会用钥匙从外面把门锁上，而不是从里面把门插上。可是现在，您听见门钩在叮当叮当响吗？要想从里面挂上门钩，就必然有人在家，您明白吗？可见，有人待在家里，可就是不开门！”

“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儿！”科赫惊讶得叫起来，“那她们在里面怎么啦！”于是他发狂似的猛拉起门来。

“等一等！”年轻人又叫道，“别拉了！这有些不对头……

瞧您又拉铃又拉门，可是她们就是不开门；这就是说，要么她们都昏过去了，要么……”

“怎么啦？”

“这样吧：咱们去把看门的叫来；让他来把她们叫醒。”

“这话对！”两个人就往楼下走。

“等一等！您留在这儿，我跑下去找看门的。”

“留下来干吗？”

“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也好……”

“我正准备当预审官呢！这里很明显，非常明显，有点儿不对头！”年轻人很带劲儿地叫起来，接着就跑步下楼去了。

科赫留下来，又轻轻地拉了一下门铃，门铃丁零响了一声；然后又轻轻地，好像在考虑和察看，摆弄起门把手，拉了又松开，想再一次证实这门仅仅是挂上了门钩。然后呼哧呼哧地弯下腰，朝锁眼里张望起来；但是锁眼从里面插着钥匙，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拉斯柯尔尼科夫站着，攥着斧子。他似乎在梦幻中。他们要是进来，他甚至准备跟他们拼了。当他们在敲门和商量的时候，他有好几次想一下子把什么都了结，从门里面朝他们大喝一声。有时他想跟他们大吵一通，挑逗他们，直到他们把门打开。“快点儿了结吧！”他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

“可是他，真见鬼……”

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谁也没来。科赫走动起来。

“见他妈的鬼！……”他忽然不耐烦地叫起来。他不再守候，也朝楼下走去，急急忙忙，靴子踩得楼梯冬冬直响。脚步声消失了。

“主啊，怎么办哪？”

拉斯柯尔尼科夫摘下门钩，把门开了，什么也听不见。忽然，他想也不想一下子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尽量关严实些，就往楼下走。

他已经走下三段楼梯，忽听下面有人大吵大嚷起来。往哪儿躲呀！哪儿都没法躲。他就想往回跑，再回到房里去。

“哎呀，鬼东西，他妈的。抓住他！”

下面有一个人叫嚷着从一个房间里冲出来，而且简直也不是跑，活像跌下去似的从楼梯上冲了下去，一面可着嗓门儿嚷嚷着：

“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你妈的！”

嚷嚷到后来变成一声尖叫；最后的声音已经是从院子里传来了；一切都归于寂静。但就在这时候，有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高声说着话，闹哄哄地朝楼上走来。他们有三四个人。他听出了那个年轻人洪亮的嗓门儿。“是他们！”他在心中说。

他在绝望中径直迎着他们走去：豁出去了！他们要是把他拦住，那就什么都完了；要是放他过去，那也什么都完了：他们会记住他的。他们眼看就要碰上了，之间仅隔一段楼梯了，忽然有了救！右边离他几级楼梯的地方，有一套敞着门的空房子，这就是二楼有油漆匠在干活儿的那套房间。这会儿就像有意给他方便，干活儿的人都出去了。刚才大概就是他们嚷嚷着跑出去了。地板刚刚刷过油漆，屋子当中放着一个木桶，还有一个瓦盆，里面有油漆和刷子。他一转眼就溜进敞着的房门，躲到墙后面，还真是时候：那些人已经站在楼梯平台上了。接着，他们就拐弯往上走了过去，大声说着话上了四楼。他等到没有人了，就踮着脚走出来，朝楼下跑去。

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人。他快步穿过门洞，向左一转身就上了大街。

他清楚地知道，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此刻已经在那套房间里了，他们看到刚才关着的门现在开了，一定非常惊讶，他们已经在看那两具尸体，过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猜到，就会恍然大悟，刚才凶手就在这里，后来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并且从他们身边溜过逃走了；也许还能猜到，在他们上楼的时候，他就躲在那套空房间里。这时他却无论如何不敢脚步太快，虽然离第一个拐弯处只剩一百来步了。“是不是先溜进那个门洞里去，在别人家的楼道里等一阵子再说？不，不行！是不是把斧子扔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叫一辆出租马车？不行！不行！”

终于来到一条小巷口。他拐进小巷时已是有气无力。在这里他已经有一半摆脱了危险，这是他明白的，因为不大会有人怀疑了，何况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就像一粒沙子似的消失在人群中。不过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头上的汗一滴一滴往下落；脖子湿漉漉的。“瞧这人醉的！”当他走到河边的时候，有人朝他叫道。

他此刻迷迷糊糊的，神智越来越恍惚 不过他记得，刚走到河边就怕起来，因为这里人少，容易惹人注意，曾想转回小巷里去。尽管差点儿跌跤，他还是绕了个弯子，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回到了家里。

他走进自己住房的大门时，头脑还不是十分清楚。直到已经上了楼梯，他才想起斧子。这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把斧子放回原处，并且要尽可能不惹人注意。不用说，他已经不可能想到，也许根本不把斧子放回原处，而是随便扔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哪怕过几天再扔掉，也会好得多。

但是一切都来得顺顺当当。门房的门掩着，但是没有上锁，这么说，看门的多半是在家。不过他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径直走到门房门口，把门推开。假如有看门的问他：

“有什么事?”他也许会直接把斧子交给他。可是看门的并不在家，他也就把斧子放到长板凳底下原来的地方，甚至还像原来那样用一块劈柴压上。然后，直到回了自己的房间，他没有遇到任何人，一个人也没有；女房东的门也关着。走进自己的房间，他一头倒在沙发上，连衣服都没脱。他没有睡着，却昏昏沉沉的。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他的屋里来，他会一下子跳起来大叫。他的脑海时翻腾着一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可他一个念头也抓不住，一个念头也无法好好想一想，尽管使劲想这样做……

第一章

他这样躺了很久。有时候他似乎也醒了过来，发现早已是夜里，可是没想要起来。终于他发现，天已经亮了。他仰着躺在长沙发上，因为睡得昏昏沉沉，这会儿还呆呆发愣呢。街上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声嘶力竭的喊叫声，非常刺耳，不过每天夜里两点多钟他都听到窗下有这样的叫声。现在就是这样的号叫把他吵醒了。“啊！这是一些酒鬼从酒馆里出来了，”他想道，“两点多了，”于是他一下子跳起来，就像有人把他从沙发上猛然拖起来。“怎么！已经两点多啦！”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接着便想起了一切！转眼工夫把什么都记起来了！

起初，他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浑身冷得厉害，不过这也因为在发寒热，睡着时就开始发作了。现在却忽然打起寒战，抖得厉害，牙齿差点儿要蹦出来，浑身也一劲儿抖动。他开门听了听：大楼里一片沉寂。他惊愕地浑身上下打量着自己，打量着屋里四周的一切，很奇怪，昨天他进屋后，怎么连门钩也没挂上就倒在沙发上，不仅没脱衣服，连帽子也没摘，帽子滚了下来掉到地板上，在枕头跟前。“要是有人进来，会怎么想呢？会以为我是醉了，可是……”他急忙跑到窗口。天色已经大亮，他连忙查看起自己，从头到脚，又检查所有的衣服，看

有没有血迹。但是这样看不清，他就一面打着寒战，一面脱下身上所有的衣服，里里外外细看起来。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儿，查看到每一条线和每一块布片，却还不相信自己，又翻来覆去查了三四遍。但什么也没发现，似乎没有任何痕迹；只有一个地方，在裤腿磨破的边缘上，留有凝结了的浓浓血印。他拿起一把很大的折叠刀，把破边割了下来。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忽然间他想到钱袋和从老太婆箱子里掏出来的那些东西，至今还在他的口袋里！他竟然一直没想到把这些东西取出藏起来！就连刚才检查衣服时都没有想起来！这是怎么啦？他马上去掏那些东西，一样样扔到桌子上。掏完还把口袋一个个翻过来，看是不是留下了什么，然后把这一堆东西统统拿到角落里。这里在墙角的最下面，剥落的壁纸上有一处破口，他马上把所有的东西往这个窟窿里塞，藏到壁纸里面去。“都塞进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钱袋也看不见了！”他高兴地想道，并且欠起身呆呆地望着墙角，望着那破得更大的窟窿。忽然吓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我的上帝呀，”他绝望地小声嘟哝说，“我这是怎么啦？这就算藏好了吗？有这样藏东西的吗？”

确实，他原来连想也没想到会有东西；他想到的只是钱，所以事先没准备好地方。“现在我高兴个什么呀？”他想道，“哪有这么藏东西的？我真是糊涂了！”他疲惫无力，坐到沙发上，立刻又发起冷来，冷得受不了，不禁又打起哆嗦。他下意识地拉过放在旁边椅子上的冬大衣，那是他过去当学生时穿的。大衣很暖和，但几乎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把大衣盖在身上，睡意袭来，迷迷糊糊，就打起盹来。

还没过五分钟，他又跳起来，发狂似的扑向自己那件夏季大衣。“什么事都没有做好，我怎么能又睡呢！真是，真是，胳肢窝下面的挂套到现在还没有拆下来呢！忘了，连这样的事

也忘了！这是明显的罪证啊！”他把挂套扯下来，急忙撕成碎块，塞到枕头下面的衬衣里面。“破布碎片怎么也不至于引起怀疑吧。看来是这样，看来是这样！”他站在屋子当中，一遍又一遍地说；接着又聚精会神地四处察看起来，察看了地板，又到处看了看是不是还忘记了什么。他总觉得什么都不行了，连记忆力，连简单的思考能力都没有了，这令他痛苦，痛苦得不得了。“怎么，难道这就开始了，难道惩罚已经临头了？是，是，正是这样！”可不是，他从裤腿上剪下来的一条破边儿，就那么扔在地板上，在屋子正当中，有人进来一眼就会看见！“我这是怎么啦！”他又张皇失措地叫起来。

于是，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许他的大衣上沾满了血，也许有许多血迹，只是他没有看见，没有发现，因为他的分辨力很差了，不行了……他糊涂了……忽然他想起来，钱袋上也有血。“哎呀！这么说口袋里也一定有血，因为我塞进口袋的时候钱袋还湿乎乎的！”他赶紧把口袋翻出来，果然不错，口袋里子上有血迹，好几块！“这么说，我还没完全失去理智，既然是我自己想起来、猜到的，那就是说我还有思考力和记忆力！”他高兴地长舒了一口气，得意地想道，“不过是发寒热体虚，一时出现臆想。”他把裤子左边口袋的里子全翻出来。这时一缕阳光照亮了他左脚上的靴子：靴子里露出来的袜子上好像有血迹。他急忙脱掉靴子：“果然是血迹！整个袜子头儿都沾满了血。”想必当时不小心踩进了那一大摊血……“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把这袜子、破布条、口袋藏到哪里去呢？”

他把这一切抓在手里，站在屋子当中。“扔进炉子里？可是炉子里往往是首先要搜查的。烧掉吗，拿什么来烧呢？连火柴都没有。不行，不如拿到外面什么地方都扔掉。对！最好是

扔掉！”他一遍又一遍嘟哝着，又坐到沙发上，“这就去，马上去，还不能耽误！……”可是他没有去，头又落到枕头上；人又冷起来，浑身冰凉；他重又把大衣拉过来盖到身上。很长时间里，有几个钟头，他一直恍恍惚惚地惦记着：“这就走，不能耽误，不管到哪里把这些都扔掉，叫人什么都看不见，快点儿，快点儿！”他几次挣扎着想从沙发上爬起来，却站不起来。完全把他吵醒的，是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开门哪，你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人老是死睡！”纳斯塔霞一面用拳头敲门，一面叫着，“整天像条狗一样死睡！简直像一条狗！开门哪！都十点多啦。”

“也许不在家！”一个男人声音说。

“哎呀！这是看门人的声音……他要干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想道。

他一骨碌爬起来，坐到沙发上，心跳得厉害，甚至都感到了隐痛。

“那门钩是谁扣上的呢？”纳斯塔霞反驳说，“嘿，扣起门来了！是怕人把他偷走，还是怎的？开门，蠢东西，醒醒吧！”

“他们要干什么？看门的来干什么？是全知道了。硬是不开，还是把门打开？完蛋就完蛋……”

他欠起身，向前弯了弯腰摘下门钩。

他的屋子就这么大，不用下床，就可以把门钩摘下来。

果然不错，门口站的是看门人和纳斯塔霞。

纳斯塔霞有点儿奇怪地打量了他一遍。他带着挑衅和拼命的神气看了一眼看门人。看门人一声不响地递给他一封对折的、打了火漆的灰色公文。

“是张传票，局子里的，”他说着，把公文递过来。

“哪一个局子里的？……”

“就是说，要你上警察局，上局子里去。还用说是哪一个局。”

“上警察局！……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呗。”他仔细看了看他，向周围打量了一遍，就转身往外走。

“看样子，病得不轻吧？”纳斯塔霞说着，眼睛一直盯着他。看门人也回头望了一下。“打从昨天起，就一直在发烧呢，”她又加了一句。

他没有回答，手里拿着公文，也不开封。

“你就别起来，”纳斯塔霞看到他两腿从沙发上搭下来，又怜惜地说，“病了就别去吧，又不是失火。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一看，右手里拿的是割下来的破裤边儿、袜子和扯下来的口袋碎片。他就是攥着这些东西睡觉的。后来在琢磨这事的时候，他想起来当时他烧得迷迷糊糊，把这些东西紧紧攥在手里就睡着了。

“哎呀，抓了一大把破衣烂衫，还攥着睡觉呢，好像捡到宝贝似的……”纳斯塔霞神经质、病态一般哈哈哈大笑起来。他赶紧把这一切塞到大衣底下，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她。虽然这时他不大可能清晰地思考，但觉得出如果是来抓他，不会这样对待他。“那么……警察局？”

“喝点儿茶好吗？要不要喝茶？我去拿来；是剩的茶……”

“不……我去，我这就去，”他嘟哝着，就想站起来。

“恐怕你连下楼都不行吧？”

“我去……”

“随你便。”

她也跟在看门人后面走了。他马上跑到亮处，察看袜子和

破裤边儿:“血迹是有的，但不是十分显眼；已经很脏了，全渗进去，颜色都退了。要是事先不知道，是怎么也看不出来的。所以，纳斯塔霞远远一看，什么也没发现，谢天谢地!”于是他战战兢兢地打开传票，看了起来；他看了老半天，终于看懂了。这是警察分局发出的一张普通传票，要他在今天上午九时半到分局局长办公室去。

“这是哪儿的事呀？我跟警察局从来没打过什么交道嘛！又为什么偏偏在今天？”他大惑不解地想道，“上帝啊，那就快点儿吧！”他想跪下去祷告，可是自己也笑起来，不是笑祷告，而是笑他自己。他急忙穿起衣服。“完蛋就完蛋，反正事已如此！把袜子穿上！”他忽然起了念头，“再多沾一些灰土，血迹更看不见了。”可是他刚刚穿上，立刻就又恶心又恐惧地扯了下来。扯下来了，可一想没有别的袜子可穿，又抓过来穿上。他再次笑起来。“这一切都是那么回事，都是相对的，不过是形式而已，”他心里想道。但这想法一闪而过，只是暂短一现，浑身仍在打哆嗦，“这不是穿上了嘛！结果还是穿上了!”然而，他的笑立刻变成了灰心绝望。“不行，我受不了……”他想道。他的两腿在打颤。“我害怕，”他嘟哝说。他的头因为发烧，又疼又晕。“这是计策！这是他们想用计把我骗去，一下子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他来到楼梯口，又暗自想道，“糟糕的是，我几乎总是昏昏沉沉的……我也许会胡说些蠢话……”

走在楼梯上他想起来，所有的东西就那样留在壁纸的窟窿里了。“也许是有意等我不在家的时候搜查呢。”想到这儿他停了下来。可是他忽然被一种绝望和听凭完蛋的心情所控制，于是他挥了挥手，又往下走。

“那就快点儿吧！……”

街上又是热得难受，这些日子一滴雨也没有下过。到处是

尘土、砖瓦和石灰，到处弥漫着小铺和小酒馆里散发出来的臭气。不时遇到醉汉、芬兰小贩和破旧的马车。阳光明晃晃地照射他的眼睛，所以一睁眼就感到刺疼，头也晕得厉害了。一个害热病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突然来到大街上，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走到拐向昨天那条街的转弯处，惶恐不安地望了望那条街和那座房子……又立刻转过眼睛。

“要是问起来，我也许会说出来的，”他快到警察局门口的时候，心中想道。

警察局离他的住处约有四分之一俄里，是刚刚搬进一座新楼四层的一套新房子里。原来警察局所在之处，他曾经去过一次，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走进大门，看到右边就是楼梯，一个汉子拿着一本簿子正从楼梯上往下走；“这是看门人，那么说这就是警察局了，”于是他凭着猜想就往楼上走。他谁也不想问，什么也不想问。

“一进去我就跪下，把什么都说出来……”他要上四楼的时候心里想道。

楼梯又窄又陡，而且到处是脏水。从一层到四层所有人家厨房的门，都是朝着这个楼梯，而且几乎整天就这样敞开着，因此闷热得不得了。在这里上上下下的，有腋下夹着簿册的看门人，有当差跑腿的，有前来办事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警察局的房门也敞开着。他走进去，就在外室里站下来，此处总有一些人站着等候。这里同样特别闷热，此外，新漆房间的油漆未干。用发臭的亚麻油调制的新油漆，味道直冲鼻子，令人作呕。他等了不大一会儿，就决意再往前走走，到另一间屋里去。所有的房间都是又小又矮。他焦急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劲儿往前走。谁也没有注意他。第二间屋里有几名录事坐着在

抄写什么；他们的穿戴也只是比他稍好些，外表看来都是些奇怪的人。他走到其中一位跟前。

“你有什么事?”

他把局里的传票拿给他看。

“您是大学生吗?”那人看了看传票，问道。

“原来，原来是大学生。”

这位录事打量了他一眼，不过，没有任何寻根问底之意。这人头发特别蓬乱，目光中有一种呆呆的神情。

“从这人嘴里是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关心,”拉斯柯尔尼科夫想道。

“请到里面去，找办事员,”录事说着，伸出一个指头指了指最里面一个房间。

他走进这个房间，按顺序是第四间了。房间很小，而且挤满了人。这里面的人比其他几个房间里的，穿得多少整洁些。来访者中间有两位太太。其中一位穿丧服的，衣着很寒碜，坐在桌旁，面对办事员，正在他的口授下抄写什么。另一位太太很胖，紫红色脸膛，脸上斑斑点点；她人很气派，穿着也很阔气，胸前别一枚茶碟大小的胸针，站在一旁等候着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的传票递给办事员。办事员匆匆看了看，说了句“等一等”，就又办起穿孝服的太太的事情来。

他放松地舒了一口气。“大概不是为了那事儿!”他渐渐打起精神来，他拼命鼓励自己打起精神，保持清醒。

“哪怕说一句蠢话，哪怕一丁点儿不小心，都会使自己完全暴露！嗯……可惜这儿空气很不好,”他又想道，“太闷了……头晕得更厉害了……脑子也……”

他感到心里乱糟糟的，自己很怕控制不住自己。他竭力要把心思用到一点上，想些完全不相干的事儿，但就是不行。不

过，办事员倒受到他特别注意：他总想从那人脸上猜出点儿什么，摸一点儿底细。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二十二三岁，一张黑黑的、机灵的脸，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成些，穿得很时髦，像个花花公子，留着分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而且抹了很多油，用小刷子刷得雪白的手指上戴了不少镶宝石和不镶宝石的戒指，坎肩上挂着金表链。他甚至还跟刚才来过这里的一个外国人说过两句法国话，说得挺不错。

“路易莎·伊凡诺芙娜，您请坐下，”他匆匆对那个穿得很阔气、紫红脸膛的太太说。这位太太一直站着，好像不敢自己坐下似的，虽然椅子就在她身旁。

“Ich danke[①]，”这位太太说过，就轻轻地，只是绸衣服窸窣响了几下，坐到椅子上。她那镶了白色花边的天蓝色连衣裙，像气球似的在椅子周围鼓起来，几乎占了半个房间，散发出一阵香水气味。但是这位太太显然因为占了半个屋子和散发香水气味感到胆怯，虽然畏畏缩缩却又涎着脸笑着，但明显流露出惶惶不安的神情。

穿孝服的太太终于把事情办完了，正要站起来。忽然，随着一阵响动声，一位警官雄赳赳地走了进来，而且不知为什么每走一步都特别扭动一下肩膀。他进门把带警徽的军帽往桌上一扔，就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穿得很阔气的太太一看到他，腾地站起来，带着一种特别高兴的神气向他行了个屈膝礼；但是警官连睬也没睬她，她就再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坐下了。这是警察分局的副局长，浅棕色的八字胡向两边翘着，脸特别小。脸上除了有点蛮横劲，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斜着眼并且多少带点愤怒地看了看拉斯柯尔尼科夫：他的服装真是太不像样

① 德文：谢谢。

子了，而且尽管寒酸却还有种与衣着不符的傲气。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时不慎，直勾勾地瞅了他一会儿，这使他生气了。

“你有什么事?”他喝道，大概是感到奇怪，一个穿得这样破烂的人，在他咄咄逼人的目光下，竟没有惶恐不安。

“是叫我来的……有传票……”拉斯柯尔尼科夫随随便便回答说。

“这是追索欠款的事，向他，向这个大学生追索欠款，”办事员急忙撇下公文说道，“这不是!”于是他把一个簿子扔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指了指簿子里一个地方，“您看看吧!”

“欠款?欠什么款?”拉斯柯尔尼科夫想道，“不过……看来，肯定不是那事儿了!”于是他高兴得打了个哆嗦。他突然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轻松得不得了。什么负担也没有了。

“先生，传票上要您几点钟来?”中尉不知为什么越来越恼火，大声问道，“要您九点钟来，可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

“传票是一刻钟之前才给我送来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扭头大声回答说，他自己也意想不到地突然发起火来，甚至从中感到惬意。“我生病发烧，能来就不错了。”

“请您不要嚷嚷!”

“我并没有嚷嚷，我说话倒是非常心平气和，这是您对我嚷嚷；我是大学生，不允许别人对我大喝大叫。”

副局长简直气急败坏，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见嘴里一劲儿冒唾沫。他从位子上跳起来。

“给我闭——闭——嘴!您这是在官府里。别放——放——肆，先生!”

“您这也是在官府里呀，”拉斯柯尔尼科夫叫起来，“可是您不光是嚷嚷，还抽着烟，可见对我们这些人不够尊重。”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过这话，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办事员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发火的中尉显然不知如何下台了。

“这不是您管的事，先生！”他终于有点儿不自然地大声喝道，“现在是请您对人家的要求做出回答。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拿给他看看。人家告您呢！欠钱不还！哼，还逞什么英雄好汉！”

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不再听他说，一把抓过公文，要尽快找出谜底。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仍没有看懂。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问办事员。

“这是凭借据向您要钱，追索欠款。您必须连同一切费用、罚金等等如数付清，要么立个字据，说明何时能够付清，同时保证在未清偿债务之前不离开京城，并且不出售、不藏匿自己的财产。债权人可以拍卖您的财产，可以依法对您起诉。”

“可是我……没有欠谁的钱哪！”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这是您九个月前写给八等文官的遗孀扎尔尼岑娜的一张一百一十五卢布的借据，又由这位遗孀扎尔尼岑娜转付给七等文官切巴罗夫的，这借据已经过期，在法律上属于拒付，现在已呈交我局追索，因此我们才请您来对此做出回答。”

“她就是我的女房东啊？”

“是女房东又怎么样？”

办事员带着宽宏的怜惜之意同时也颇为得意地笑望着他，就像看着一名初次上阵的新兵，似乎在说：“怎么样，现在感觉如何？”可是现在他哪里有心思去想借据，去想追欠款的事？现在这种事完全不值得他担心，甚至不值得注意！他站着，看着，听着，回答着，甚至自己还提问，但这都是机械的行为。他觉得平安无事了，摆脱了临头的危险，此刻他浑身轻松，得

意扬扬，他既不预测，也不分析，不去猜度和揣测未来，没有怀疑，也没有疑问。这是充分而直接的快乐时刻，是纯粹动物本能的快乐。但就在这时候，局里似乎来了一阵惊雷和闪电。中尉因为失了尊严非常震怒，还一直在冒火，显然很想挽回面子，就对那个倒霉的"盛装的太太"大发雷霆，把所有的火气都发泄到她身上，尽管自从他进门，她就一直赔着笑脸望着他。

"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娘儿们，"他忽然扯着嗓门儿叫起来(那个穿孝服的太太已经走出去了)，"昨天夜里你那里是怎么回事儿？嗯？又是乌烟瘴气，闹得一条街不得安宁。又是打架又是酗酒。你是想进班房吧！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已经警告过你十次，第十一次决不轻饶！可你又犯了，太不像话！"

拉斯柯尔尼科夫手里拿的公文都掉了下来，他惊讶地望着那个遭受如此无情痛骂的阔太太。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马上喜欢起这个故事来。他津津有味地听着，简直想哈哈大笑……他所有的神经都在开心地跳动。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办事员关切地刚开口说话，便又停下来等待机会，因为他根据切身经验知道，中尉发起火来是拦不住的，除非抓住他的双手。

至于那位盛装的太太，起初被这一阵霹雳火吓得直打哆嗦；但是说来也怪，骂得越多越凶狠，她的模样儿越可亲，她对威严的中尉笑得越迷人。她在原地倒换着两只脚，不住地行着屈膝礼，焦急地等待着插嘴的机会，最后终于等到了。

"我那儿没又吵闹，也没又打架，上尉先生，"她一下子就像爆豆似的说起来，虽然俄国话说得很顺溜，但带有极重的德国口音，"没又（有）乌烟瘴气，一点儿也没又（有），他们赖(来）的时候就喝醉了，我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对您说说，上尉

先生，这事可不能怪我……我们家里可是守规矩的，上尉先生，程（秩）序是很好的，上尉先生，我一向、一向自己也不愿以（意）见到乌烟瘴气的事儿。可是他们赖（来）的时候就完全醉了，后赖（来）又要了三拼（瓶）酒，后赖（来）有一个人跷起两腿，用脚踩（弹）钢琴，这在一个守规矩的人家里是很不好的，而且他把琴 ганц[1] 弄坏了，这就更不像滑（话）了，我这才说了滑（话）。可是他抓起酒拼（瓶），从背后朝大家乱捅起来。我就急忙叫看门人。卡尔赖（来）了，他抓住卡尔就大（打）眼睛，也大（打）了亨里埃特的眼睛，还大（打）了我五个耳光。这在一个守规矩的人家里是很不像滑（话）的，上尉先生，于是，我就叫起来。他却推凯（开）临河的窗户，对着窗外见（尖）叫起来，像个猪崽子似的；这就太可耻了！怎么能像猪崽子一样在窗口朝着大街见（尖）叫呢？这就太可耻了。呸，呸，呸！于是，卡尔从背后抓住他的燕尾服，把他从窗口拽下赖（来），所以，一点儿不错，上尉先生，把他的 зейн рок[2] 扯破了 于是，他让（嚷）起来，说маи муе[3] 赔他十五卢布。于是，上尉先生，我就赔了他五卢布。这是一个很不规矩的客人，上尉先生，什么不像滑（话）的事儿他都干。他还说，我要 гедрюкт[4] 一篇长长的讽刺文章骂你们，因为在所有的报直（纸）上我想怎么偏（编）派你们就怎么偏（编）派你们[5]。”

---

① 用俄文字母写出的德语：整个儿。
② 用俄文字母写出的德语：常礼服、西服，这里指燕尾服。
③ 用俄文字母写出的德语：应该。
④ 用俄文字母写出的德语：发表、刊登。
⑤ 据 1865 年彼得堡报纸上的一篇小品文说，当时有些文人以骂人为生，以写文章骂人为要挟，到处白吃白喝，甚至收受礼品和贿赂。——俄编注

“就是说，这是个作家了？”

“是的，上尉先生，这是多没良心的顾客呀，上尉先生，偏要到规矩的人家里来……”

“得啦，得啦，得啦！够了！我已经对你说过，对你说过，早就对你说过……”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办事员有所暗示地喊道。中尉匆匆看了他一眼；他微微点了点头。

“……那我就对你，可敬的拉维莎[1]·伊凡诺芙娜，最后再说一遍，这可是最后一遍了，”中尉又说下去，“要是在你这个规矩地方再闹事，哪怕一次，我也要严办，说文气点，是决不姑息。你听见吗？一个作家、文学家，在一个守规矩的人家，因为扯破了褂子后襟就能索要五卢布？瞧这些作家吧！”于是，他轻蔑地扫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眼，“前天在酒店里也出了一件事儿：吃了喝了，不付钱，还说：‘我要写篇讽刺文章骂骂你们。’在轮船上也有一个作家，上个星期，用最下流的话骂一位五等文官的可敬的一家，骂他的夫人和女儿。前些天还有一个作家被人家连推带搡从一家点心店里赶了出来。瞧，这些作家、文学家、大学生，能说会写的人，就是这么一副德行……呸！哦，你走吧！我是要到你那儿去看看的……到时候你要小心！听见没有？”

路易莎·伊凡诺芙娜连忙殷勤地朝四下里行屈膝礼，一面行礼，一面倒退到门口；但是，在门口却一屁股撞到一位身材魁梧的警官身上，此人脸色开朗，精神饱满，留着非常漂亮、非常浓密的淡黄色络腮胡子。这就是警察分局局长尼科季姆·

---

① 这里是警官把这位太太的名字说错了。她原叫路易莎。

福米奇本人[1]了。路易莎·伊凡诺芙娜连忙向他屈膝行礼，差点儿没蹲到地板上，然后迈着急促的碎步，蹦蹦跳跳地出了办公室。

“又是一阵轰轰隆隆，既是惊雷，又是闪电；既是龙卷风，又是大暴雨!”尼科季姆·福米奇亲热而友好地对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说，“又大动肝火发脾气啦！我在楼梯上就听见了。”

“那又怎么样!”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用优雅而满不在乎的口气说（甚至不是说：怎么样，而是：“那又怎——样!”），一面拿着一沓公文朝另一张桌子走去；每走一步，都神气活现地耸一下肩膀，脚步到哪里，肩膀扭向哪里。“这不是，请看：一位作家先生，不，是一位大学生，过去的大学生，欠钱不还，写下了借据，又不肯腾出住房、不断地有人来告他，可他倒表示不满，说我当着他的面抽烟了！自己不争气嘛，您瞧瞧他现在那得意的模样!”

“贫穷不是罪过，伙计，有什么办法！谁都知道他是火爆脾气，受不得半点儿委屈。您大概有什么地方生他的气，所以也就忍不住了，”尼科季姆·福米奇和蔼可亲地继续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下去，“其实大可不必，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一个心肠好得不——得——了的人，就是火爆脾气，火爆脾气！一点

---

① 1865 年 6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接到一张传票，称由于债务纠纷将查封他的财产，签署传票的就是警察分局局长马卡罗夫，此人可能就是小说中的尼科季姆·福米奇的原型。在 1869 年 10 月 27 日致阿·尼·迈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当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威胁要把他送去坐牢的时候，有一位警察分局的副局长曾来找他“履行公务”，可他“和副局长很快就交上了朋友”，那位副局长还向他提供了许多后来被用进《罪与罚》的素材，而这位副局长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本人，也被写进了小说。——俄编注

就着，就冒火，发过火也就没事了！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到末了就剩一颗金子般的心！在部队里就管他叫‘火药中尉’……”

“那个部——队有多好哇！”伊里亚·彼得罗维奇长叹了一声，他对于这样的恭维非常满意，但心里还是在生气。

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很想说点他们都特别爱听的话。

“对不起，上尉，”他突然非常随便地开口对尼科季姆·福米奇说，“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冒犯，我甚至愿意向这位赔礼。我是一个穷困有病的大学生，是穷困潦倒的人（他就是这样说的：“穷困潦倒”）。我是辍学的大学生，因为现在无法维持生计，但我会收到钱的……我还有母亲和妹妹在外省……会给我寄钱，我会……把债还清。我的女房东是个好心肠女人，但是因为我丢了教课的事，三个多月没有付房租，非常恼火，甚至不让下人给我开饭……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借据！现在她凭这张借据向我要钱，我拿什么还她，请你们想想看！……”[①]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办事员又想插话。

“对不起，对不起，您说的一点儿不错，不过请允许我把话说明白，”拉斯柯尔尼科夫接过去说，不是对着办事员，仍是对着尼科季姆·福米奇，但又极力表明也是对着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虽然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一直装作在翻阅公文，对他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去世之后，他承担了长兄的债务，许多债主跑来催债，拿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借据，其中有一位作家某某（可能是巴比科夫）因交不起房租，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签字的借据抵了出去，而他的女房东又凭这张借据提出了查封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产的要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

不理不睬。"请允许我也把话说完：我住在她那儿已经有三年，从外省一来到这里就住在她那儿，而且以前……以前……其实，我何必隐瞒，开头我就答应娶她的女儿，是口头答应，完全是随便说说……这姑娘……不过，我倒很喜欢她……虽然我并没有爱上她……总而言之，年轻嘛，我是想说，女房东当时借给我很多钱，于是，我多多少少过起了那种日子……我是太轻率了……"

"谁也没有要您讲那些暧昧的事儿，先生，再说我们也没工夫，"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粗鲁又颇得意地想打断他的话，但拉斯柯尔尼科夫激动地把他拦住，尽管忽然间感到说话特别吃力。

"不过请允许我，请允许我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虽然说这些是多余的，我也同意您的看法。这姑娘一年之前死于伤寒，我还像原来一样住在那儿，女房东搬进现在住的套房以后，对我说……而且说得很亲热……说她完全信得过我，不过我是不是可以给她出一张借据，一百五十卢布的，她算了算，总共我欠她这么多。她就是这么说的，只要我给她出了借据，她可以再借给我钱，借多少都行，我自己不归还欠款，在她那方面决不利用这张借据，——这是她亲口说的话……可是现在，就在我丢了教课的事，连饭也吃不上的时候，她却来索要欠款了……我现在还能说什么呢？"

"这些感情的事儿我们管不着，先生，"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您必须写一张回条，做出保证，至于你们的谈情说爱和伤心之事，我们一点儿不感兴趣。"

"你也……太厉害了……"尼科季姆·福米奇嘟哝着，在桌边坐下来，也批阅起公文。他似乎有点难为情。

"您就写吧，"办事员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写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知为什么特别粗鲁地问道。

“我说，您照着写。”

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在他一番表白之后，办事员对待他更随便，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但是，说也奇怪，他忽然觉得自己对任何人的看法都不在乎了，而这种变化就是在转眼之间，在一分钟里发生的。如果他愿意多少想一想的话，他当然会大吃一惊，一分钟之前他怎敢那样跟他们说话，而且硬要谈自己的什么感情？哪里来的这些感情呢？相反，即便此刻屋子里坐的不是警官，而是他最要好的一些朋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大概也找不出一句合乎人性的话对他们说，他的心一下子变得如此空荡荡的。一种阴沉痛苦的孤独感忽然以明确的意识闯入他的心灵。使他的心一下子如此翻腾不已的，不是他向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表白感情的可鄙做法，也不是中尉在他面前炫耀胜利的龌龊行为。啊，他现在哪还顾得上自己的卑鄙，别人的傲慢，什么中尉呀，德国娘儿们呀，追索欠款哪，警察局呀，等等，等等！……此刻即使判处他火刑，他也不会动一动，甚至也未必留心去听判决。他心中发生了一种完全陌生的、全新的、突如其来的、从来不曾有过的变化。他不是理解到，而是清楚地感觉到，实实在在感觉到，他不仅不能像刚才那样动感情，而且不论怎样都不能对警察局里的这些人再说什么；就算这都是他的亲兄弟姐妹，而不是警官，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们说什么，甚至今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在这之前他还从不曾有过类似的奇怪和可怕的感觉。正因为这主要是感觉，而不是认识和理解，所以也最痛苦；这种直觉，是他一生至今经历过的所有感觉中最痛苦的一种感觉。

办事员开始给他口授在此种情况下写回条的一般格式，这就是：目前无力偿还，保证到某时还清，保证不离开本市，不

变卖财产，不赠与他人，如此等等。

“哦，您写不了字呀，连笔都拿不住，”办事员好奇地打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您是不是有病？”

“是的……头发晕……请说下去！”

“就这些了！签名吧。”

办事员把字据拿走，就忙着去办别人的事。

拉斯柯尔尼科夫把笔交还了，却没有站起来就走，而是胳膊肘在桌子上，两手紧紧抱住头，就好像有人在往他的头顶楔钉子。他忽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马上站起来，走到尼科季姆·福米奇面前，把昨天的一切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对他说出来，然后跟他一起到住处去，把藏在墙角窟窿里的东西拿给他看。这一冲动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已经站起来，就要这样做了。“是不是再好好考虑一下？”他脑子里又一个想法闪过，“不，最好连想也不想，来一个干脆利落！”但他突然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因为尼科季姆·福米奇正在很激动地对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说话，他们的话飞进他的耳朵：

“不可能的，两个人都要放了。首先，这一点儿也不符合情理；您想想吧，假如这事儿是他们干的，他们干吗去叫看门人？怎么，自己告发自己吗？还是故意要花招儿？不会的，没有这样耍花招儿的！还有，大学生佩斯特里亚科夫进门的时候，两个看门人和一个女人看到了他：他是和三个朋友一块儿来的，在大门口跟他们分手，还当着他们的面向看门人询问了住处。如果他是不怀好意来的，哪里会这样打听住处？至于那个科赫，去找老太婆之前在楼下银匠家坐了半个钟头，八点差一刻才离开银匠家上楼去找老太婆。您想想看……”

“可是您看，他们说得多矛盾哪：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敲门时门是扣上的，可过了三分钟，等他们带了看门人来，门却

是开着的？”

“问题就在这里：凶手一定待在那里面，把门反扣上了；要不是科赫一时糊涂，也下楼去找看门人，一定会当场把他捉住。凶手就是趁这个空子下了楼，想方设法从他们身旁溜了过去。科赫双手画着十字说：‘假如我留在那儿，他准会冲出来，一斧子把我劈死。’他都想做一场俄罗斯的祈祷呢，嘿嘿！……”

“那么，谁也没看见凶手了？”

“哪儿看得见呢？那座楼就像挪亚方舟①。”坐在自己位子上听他们谈话的办事员插嘴说。

“事情很清楚，事情很清楚嘛！”尼科季姆·福米奇激烈地连说两遍。

“不，事情很不清楚，”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判断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自己的帽子，就朝门口走去，但是他没有走到门口……

等他清醒过来，就看到自己坐在椅子上，右边有一个人扶着他，左边站着另一个人，拿着一个黄茶杯，里面盛满黄黄的水，而尼科季姆·福米奇站在他面前，凝神望着他；他站了起来。

“怎么，您有病？”尼科季姆·福米奇相当严厉地问道。

“刚才他是怎样签字的呀，连笔都拿不住，”办事员说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又翻阅起公文。

“您早就病了吗？”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一面翻阅着公文，大声问道。病人昏厥的时候，他当然也过来看过，但病人一清醒过来，他立刻就走开了。

---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6～7章）：上帝因世人行恶，曾降洪水灭世。因挪亚一家行善，维护正义，故命他制造方舟，率全家并选取所有禽兽各一对避难，因而使人类得以留传。此处喻楼内人多而杂乱。

"昨天就病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嘟嘟哝哝地回答说。

"昨天您出过门吗?"

"出过门。"

"那时就病了吗?"

"就病了。"

"几点钟?"

"傍晚七点多。"

"请问，上哪儿去了?"

"逛街。"

"又简短又清楚。"

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得生硬而短促，一张脸煞白，但是他在伊里亚·彼得罗维奇逼视下没有垂下充血的黑眼睛。

"他差点儿要站不住了，你却……"尼科季姆·福米奇正要说下去。

"没——关——系!"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不知为什么用很特别的语调说道。尼科季姆·福米奇本来还想补充几句，但是他看了看办事员，办事员也凝神看着他，他就不说了。大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很奇怪。

"那好吧，先生，"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收场说，"我们就不耽搁您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了出来。他还能听见，他走出来以后，人们一下子就热热闹闹地谈起来，其中听得最清楚的是尼科季姆·福米奇问话的声音……一到大街上，他就完全清醒了。

"搜查，搜查，这就要搜查了!"他一遍一遍地自己嘟哝着，一面急急忙忙往家走，"这伙强盗!起疑心了!"他从头到脚，又像刚才那样通体感到恐惧。

第 二 章

“要是已经搜查了，怎么办？要是正在搜查，我恰好碰上他们，怎么办？”

然而，眼前就是他的屋子，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谁也没有来过。连纳斯塔霞也没有进来过。可是，我的主啊！他刚才怎么能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在这个窟窿里呢？

他急忙走到墙角，手伸进壁纸里面，把东西掏出往口袋里装。东西总共有八样：两个小盒子，里面是耳环之类的东西，他还没有仔细看过；再就是四个不大的山羊皮夹子；有一条金链包在报纸里；还有一样东西包在报纸里，好像是勋章……

他把东西分装到各个口袋里，装进大衣口袋和裤子上仅剩的右兜里，尽量不让人看出来。他把钱袋也和东西一起全揣在身上，然后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这一次甚至把房门完全敞开。

他走得又快又稳，虽然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但头脑却是清醒的。他很怕追捕，怕再过半小时或者一刻钟，也许就会发出通缉令；所以，无论如何要赶快销毁罪证。趁着多少还有点力气，多少还有点判断力，把这事处置好……可究竟到哪儿去呢？

这是早就决定了的："把所有的东西扔进河里，不留痕迹，事情也就了结了。"还在夜里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这样决定了。他在惦记着这事的那一会儿，几次挣扎着想爬起来，想出去："快，快，把什么都扔掉。"可是，谁知要扔掉也是很难的。

他徘徊在叶卡捷琳娜运河的滨河街上，已经有半个钟头，也许还要久些，而且对见到的几处下河台阶察看了好几次。但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却连想也甭想：要么有木筏紧靠着台阶，女人们在上面洗衣服，要么有小船停靠，人来人往。而且从岸上，从四面八方，到处都可以看见，可以发现：一个人特意走下去，站住把一些东西扔到水里；那是很可疑的呀。再说，皮夹子要是不沉下去，漂在水上，怎么办呢？准会这样。谁都看得见。本来所有的人遇到他的时候，已经在一个劲儿看着他，一个劲儿打量他了，就好像他们专门管他的事儿似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这是我的错觉？"他想道。

最后他想到，是不是到涅瓦河上找个什么地方？那儿人少些，不怎么引人注目，至少要方便些，主要是离这个地方更远些。他忽然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在苦恼和惶恐中徘徊了半个钟头，而且是在危险地区，原来可没想到这一点！就因为是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所以浪费了整整半个钟头来干这种冒冒失失的事！他渐渐变得精神涣散和健忘，这他也是知道的。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他顺着 B——ий 大街朝涅瓦河走去；但半路上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想法："何必去涅瓦河？何必扔到水里去？不如走得远点，哪怕再到那几个岛上，随便找个僻静的地方，比如，在林子里的树丛底下，把这些东西全埋起来，在树上做记号，也

许这样更好?”虽然他感到此时此刻他无法清晰理智地考虑问题，但是他觉得这想法是不会错的。

然而他注定去不了岛上，而是另做处置：在B——ий大街走上广场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左边有一个院子的入口，院子四周是严严实实的围墙。一进大门，右边紧靠大门有一座四层楼，没有粉刷、没有门窗的楼墙一直向院子里伸得老远。左边，也是一进大门就有一道木栅栏与围墙平行，伸向院子里约二十步，就向左转弯了。这是一个荒僻少人的去处，里面堆放着一些材料。再往里，在院子深处，栅栏后面露出一角低矮的、熏得黑黑的砖瓦棚，显然是一家什么作坊的一部分。这儿肯定是一家作坊，马车作坊或者钳工作坊，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几乎从大门口开始，到处是黑黑的煤灰。“就在这儿，扔掉就走!”他脑子里忽然闪出这一念头。他看到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就溜进大门，正好见大门近旁有安在栅栏边的一道斜槽(在有很多工人、搬运夫、马车夫的地方，常常安置这种尿槽)。尿槽上方的栅栏上用粉笔写着此类地方常见的俏皮话：“此处不准停留。”可见，随便走进去停一停，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这就很好。“就在这儿全都扔成一堆，然后拔脚就走!”

他又四下里打量了一遍之后，已经把手伸进口袋，忽然发现在围墙根上，在相距只有一俄尺的大门与尿槽之间，有一块没有打磨的大石头，看来有一个半普特[①]重，紧贴在临街的砖墙上[②]。

---

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千克。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回忆录中说道：“在我们结婚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费·米·(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和我一起去散步，他领我去了一个院子，指给我看了那块石头，他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把从老太婆那里偷来的东西藏到那块石头下。这个院子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从马克西米里安诺夫胡同数起是第二家；那里后来盖起一幢大楼，如今成了一家德文报纸的编辑部。”

墙外就是大街，人行道，可以听见行人来来往往，这里行人一向不少；但是，大门外面谁也看不到他，除非有人从街上走进来，不过这也是很可能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他跨到石头跟前，弯下身去，两手紧紧抓住石头顶端，使出浑身力气，把石头翻了一个个儿。石头底下有一个不太深的坑：他立刻把兜里所有的东西从口袋里扔进坑里。钱袋正好在最上面，不过坑里还是剩有地方的。然后他又抓住石头，朝原来的方向推了一个个儿，石头正好落回原来的地方，只是显得多少高了一点儿。但是他扒了扒土，用脚把四边踩实了，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于是他走出来，朝广场走去。一时间他又像刚才在警察局里那样，说不出地高兴，高兴得不得了。“罪证消灭了！谁又会想到这块石头底下，到这块石头底下来找呢？也许从盖这幢楼的时候，这块石头就放在这里了，以后还会摆这么多年。就算以后有人发现了，谁又会想到我身上呢？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罪证没有了！”于是他笑起来。是的，他后来还记得那神经质的微笑，没有出声却笑个不停，直到穿过整个广场。可是一上K林荫道，就是前天遇到那个女孩的地方，他的笑突然消失了。脑子里钻出了另外的想法。他忽然觉得，现在再从长椅旁走过，也就是那女孩走后他坐在上面思前想后的那张长椅旁走过，会感到非常恶心，如果再遇到他当时给了二十戈比的那个大胡子警察，也会非常不舒服：“去他妈的吧！”

他走着，漫不经心而又气恼地朝四下里张望。现在他的一切思想都在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转悠，他自己也感到确实有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此刻，就是现在，他正面对着这个关键问题。这甚至是近两个月来的第一次。

“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在激愤中忽然想道，“这就开

始了！这就开始了！什么新生活，见鬼去吧！主啊，这多么愚蠢哪！……今天我说了多少假话，干了多少卑鄙的事啊！刚才我那么低三下四地奉承讨好那个可恶的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不过，这也罢了！我才不在乎他们这些人呢，我也不在乎什么奉承和讨好！问题完全不在这里！完全不在这里！……”

忽然他站住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而又极其简单的新问题一下子难住了他，令他惊愕不已：

“如果说这事确实是有意识去干的，而不是一时糊涂，如果说你确实有明确而坚决的目的，那你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打开钱袋看一看，还不知道弄到手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承担了这种种痛苦，有意识地去干这卑鄙、恶劣、下流的勾当？你刚才不是想把钱袋连同所有的东西一下子扔到河里吗，那些东西你还没有看过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其实，这些他原来就知道，在他也完全不是新问题。夜里他决定全扔到河里去的时候，就毫不犹豫，没有异议，好像理应如此，不可能不这样……是的，这一切他都知道，也都记得。而且差不多早在昨天，当他翻箱子往外掏出那些盒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决定了……就是这样啊！……

“这都是因为我病得很重，”他终于凄然得出结论，“我是自己折磨自己，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昨天也好，前天也好，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折磨自己……等我身体好了，就……不再折磨自己了……可是，万一我身体好不了呢？主啊！这一切我都厌倦了！……”他走着，一步也不停。他很想使精神放松，但不知怎么办到，不知采取什么办法。他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新感觉，而且一分钟比一分钟强烈：这就是对他迎面遇到的一切和周围的一切，怀有无限的、几乎是生理

上的反感，一种执拗的、愤懑的、敌视的反感。他觉得所遇到的人都很可憎，他们的面容、步态、一举一动都很可憎。假如有谁开口跟他说话，他也许会干脆啐上几口，咬上几口……

等他来到瓦西里岛小涅瓦河的滨河街，在靠近桥边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他就住在这儿，在这座楼里，”他想道，“这是怎么回事，嗯，好像是我自己来找拉祖米欣了！又像上次那样……不过，真有意思：是我自己要来的呢，还是碰巧走到这里了？反正都一样；前天……我说过……那事儿完了之后第二天我就要去找他。那好吧，现在去找他！好像我现在就不能再到这儿来似的……”

他登上五楼去找拉祖米欣。

拉祖米欣在家，在自己的小屋里，这时候正忙着写什么。他给他开了门。两人已经有四个来月没见面了。拉祖米欣在家里穿着破烂的大褂，光脚拖着便鞋，头发乱蓬蓬的，没刮胡子，也没洗脸。他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

“你这是怎么啦？”他叫起来，一面从头到脚打量着走进来的老同学；然后就不说话了，吹了声口哨。

“难道就这么糟？伙计，你在咱们当中算是穿得讲究的呀，”他看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身破烂儿，又说起来，“快坐下，累了吧！”等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屁股坐到比自己那张沙发还破烂的土耳其式漆布沙发上，拉祖米欣一眼就看出他这客人生病了。

“你病得不轻啊，知道吗？”他想给客人摸一下脉；拉斯柯尔尼科夫却把手抽了回去。

“用不着，”他说，“我来……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课教了……我本来想……其实我根本就不是要说教课的事……”

“你可知道？你是在说胡话呀！”拉祖米欣凝神观察着他

说。

“不，我没有说胡话……”拉斯柯尔尼科夫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他上楼来找拉祖米欣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得跟他面对面交谈。现在刹那间他明白了，而且已经有了切身的体验，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的便是和人面对面地在一起，不论是世上什么人。他一股火气涌了上来，刚刚跨进拉祖米欣的门坎，就恼恨起自己，恼恨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再见吧！”他忽然说着朝门口走去。

“你等一等，等一等嘛，真是怪人！”

“不必了！……”他又说，一面抽回胳膊。

“来了就走，那你干吗要来！你疯了还是怎的？这……太叫人难堪啦。我不能这样放你走。”

“那你就听我说：我来找你，因为除了你，我不知道有谁能帮我……重新开始……因为你比他们都更善良，也就是更聪明，能够考虑问题……可是现在我看到，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听见吗，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和同情……凭我自己吧……一个人……好，够了！您就让我安生吧！”

“等一等，你这家伙！简直是疯子！随你怎样，我倒无所谓。你可知道，我也没有课可教了，我倒也不在乎，现在旧货市场有个书店老板叫赫鲁维莫夫①，给他干事儿也就等于教课。现在哪怕有五家商人请我去教课，我也不愿丢下这活儿。他干一些出版的事儿，出一些自然科学小册子，可销路好极

---

① 在小说的初稿中，作者曾称这位书店老板为扎伊奇科夫，定稿时才改为赫鲁维莫夫，这个姓氏，像佐西姆夫这一姓氏一样，就作者的原意而言，是为了表明这些人物都是接近民主派平民知识分子的神学校学生。在拉祖米欣对于赫鲁维莫夫的活动的评价中，暗含有某种讽刺意味。——俄编注

了！光是书名就很值钱！你总是说我蠢，伙计，真的，有人比我还蠢呢！现在他也赶起潮流；自己一窍不通，我呢，当然常常给他打气。这是两个多印张的德文，依我看是其蠢无比的骗人玩意儿：一句话，是在研究女人是不是人？不用说，最后是郑重其事地证明：女人也是人。[1] 赫鲁维莫夫正准备出有关妇女问题的小册子，我在翻译。他要把这两个半印张拉长到六个印张，再取一个占半页的最为华丽的书名，每本半卢布向外发行。准行！给我的翻译报酬是每印张六个卢布，就是说，一共可以拿到十五卢布，我已经预支了六个卢布。我们忙完这事儿就去翻译有关鲸鱼的书，然后是从"Confessions"[2] 第 2 部中选定的一些顶无聊的胡编乱造，也要翻译；有人对赫鲁维莫夫说，从某些方面来说，卢梭就是拉吉舍夫[3]。我当然也不反对，谁管他妈的怎么说！你想不想翻译《女人是不是人?》的第二个印张？要是想翻译，这就把原文拿去，再拿几支笔和纸，这都是不算钱的，再拿去三个卢布：因为我预支的翻译报酬是全部译稿的，包括第一印张和第二印张，所以，三个卢布是你分内的。译完这一印张，还可以拿到三个卢布。哦，还

① 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争取妇女解放，这些问题都是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社会所普遍关注的。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与妇女地位等问题的文章。拉祖米欣谈到书商赫鲁维莫夫的活动，对他追赶时髦却不甚了了，显然有讽刺之意。

② 法文：《忏悔录》。

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书中称卢梭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俄编注。按：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与作家。深受法国启蒙人文学主义者伏尔泰、卢梭等人影响，著有《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他坚决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在 1790—1799 年被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信念不改，又遭迫害，最终自杀。

有，你别以为我在帮你什么忙。相反，刚才你一进来，我就琢磨你可以帮我干。第一，我写字不行，常常出错；第二，我的德文有时糟透了，所以多半是自己编造，心里自慰说，这么一编结果也许比原文倒好些呢。可谁知道呢，也许不是好些，倒是差了呢……你干不干？”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响地拿过德文原稿，接过三个卢布，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拉祖米欣惊讶地望了望他的背影。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走到第一街[①]，却突然转了回来，上楼到拉祖米欣这儿，把德文稿和三个卢布放到桌子上，又是一句话没说便走了出去。

“怎么，你是发酒疯吗？”拉祖米欣终于发作起来，吼道，“你玩的是什么鬼把戏？把我都弄糊涂了……既然这样，那你又干吗要来？”

“用不着……翻译什么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在下楼梯，口里嘟哝说。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鬼事？”拉祖米欣在上面叫道。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响地继续往楼下走。

“喂，问你话哩，你住在哪儿？”

没有回答。

“那就由你见鬼去吧！……”

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走到街上了。在尼古拉桥上，出了一点儿令他很不愉快的事，让他又一次完全清醒过来。有一辆高级马车的车夫照他背上狠狠抽了一鞭，因为他差点儿被马踩上，车夫已经朝他吆喝了三四声。这一鞭激怒了他，他噌

---

① 瓦西里岛从东到西共有二十五条街，每条街名按顺序排列，如第一街……

地跳到桥栏杆边（不知为什么他走在了桥的正中间，这是行车的地方，不是人行道），恼得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不用说，周围响起一片哄笑声。

“活该！”

“是一个无赖。”

“不用说是装作喝醉了，故意往马车底下钻；然后让你来赔钱。”

“有人就靠这过日子呢，先生，以此谋生①……”

当他站在桥边揉着脊背，愤愤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人往他手里塞钱。他定神一看：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商人太太，裹着头巾，穿着山羊皮靴；还有一位姑娘跟她在一起，头戴草帽，打着绿色阳伞，想必是她的女儿。“收下吧，小兄弟，看在基督的分上。”他接了下来，她们便走过去。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她们看到他的衣着和模样，很可能把他当成乞丐，真正是在大街上讨钱的。至于一下子给他二十戈比，他大概得感谢那一鞭，那一鞭激起了她们的怜悯心。

他把二十戈比硬币攥在手里，走了十来步，转过身来面对着涅瓦河，望着冬宫② 的方向。天上没有一丝云，河水几乎是蓝的，这在涅瓦河里是很少见到的。大教堂③ 的圆顶，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如在这桥上离钟楼不到二十步远的地方

① 当时彼得堡报纸上的一则简讯就谈到发生过这类事。——俄编注

② 在瓦西里岛对岸，中隔涅瓦河。

③ 指伊萨基辅大教堂，也在瓦西里岛对岸，这座庞大的建筑物（高一百零一点五二米）有个巨大的圆顶（直径二十一点八三米）。

看得真切，这样光辉灿烂，透过明净的空气，连每一个装饰物都清晰可辨。鞭打处不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挨鞭子的事也忘了。现在占据他头脑的，是一种令他不安而又不很明晰的想法。他站着，朝远方凝望了很久；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在他到大学[①] 上课的时候，他常常——多半是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上百次地停在这个地方，凝神眺望这幅委实壮观的景象，几乎每一次都产生一种模糊不清、无法解释的印象，使他惊讶不已。这壮观的景象总是朝他散发出一股难以言表的寒气；在他眼里这华丽的景色充满了沉寂和萧索……每次他都为自己不快而迷惘的感觉惊异不止，因没有自信便把这谜底留待将来去破解。此刻他一下子想起自己以前这些问题和困惑，而且觉得此刻想起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他感到，现在居然能像以前一样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似乎真的还能像以前一样思索同样的事，还能对……不久前关心的问题和景色产生兴趣，单是这一点就够荒唐和奇怪的了。甚至他几乎觉得这很好笑，而同时他胸口憋闷得难受。此时他仿佛觉得，以前的种种事情，以前的想法，以前的疑问，以前的难题，以前的印象，以及这整个景象，还有他自己，一切的一切……都落到脚下隐约可辨的深渊里。他似乎正往高处什么地方飞去，一切渐渐在眼前消失……他的手无意中动了一下，突然觉出手心里还攥着一枚二十戈比硬币。他张开手，凝神看了看硬币，就抡起胳膊，把硬币扔进水里，然后转身朝家里走去。他觉得就在这一分钟里，好像亲手用剪刀把自己同一切人、一切事的关系剪断了。

他回到家里，已近黄昏时分，就是说他走了有五六个钟头。他到过哪儿，怎样走回来的，一点儿不记得了。他脱了衣

---

① 指圣彼得堡大学，它位于瓦西里岛东南涅瓦河畔。

服，像一匹跑得筋疲力尽的马，浑身打着哆嗦倒在沙发上，把大衣盖到身上，立刻就昏昏沉沉睡着了……

他醒来已经暮色沉沉，是被一阵可怕的叫喊声惊醒的。上帝呀，这么可怕的叫喊！这种反常的声音，这种狂叫、哀号、咬牙切齿、痛哭流涕、殴打和辱骂，他还从来没听到过，也没有见过。他也无法想象逞凶和发狂到如此地步。他在恐怖中起身坐在沙发上，心情一霎比一霎更紧张，更痛苦。但厮打声、哭号和咒骂声越来越大。这时，令他万分吃惊的是突然听出有女房东的声音。她在号哭、尖叫，说话又急又快，所以，简直听不清她在央求什么。显然，她是央求不要再打她，因为有人正在楼梯上狠狠地殴打她。那人因为恼怒和气愤声音非常可怕，以至于只听得声嘶力竭地叫。不过他也还在说什么事儿，也是又急又喘，说得含混不清。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浑身像筛糠似的打起哆嗦来：他听出了这声音，这是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在这儿，在打女房东呢！他用脚踢她，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楼梯上撞。这很清楚，凭声音，凭号叫，凭撞击就听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天塌了怎么的？可以听到各个楼层和整个楼道里都挤满了人，可以听见说话声、惊叫声、上楼声、敲门声、关门声，不断有人跑来。“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呀……怎么会这样啊！”他翻来覆去地想，当真以为自己完全疯了。但是，不对，他听得太清晰了！……可要是这样，那他们马上就会到他这儿来，“因为……肯定这都是由于……由于昨天那桩事儿……上帝啊！”他想把门钩挂上，但是手抬不起来……而且也没有用！他怕得不得了，心像裹了一层冰，又疼痛又僵硬……不过持续十来分钟的叫闹，终于渐渐平息了。女房东在呻吟，哼哼唧唧的。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还在狠狠地斥骂……但好像他最终也平静下来，已经听不

见他的声音了。“难道他走了？上帝啊！”不错，听，女房东也走开了，一面还哼哼着哭呢……听，她的房门也关上了……听，人群散了，各自往房里走呢，一面叹息着，争论着，彼此呼唤着，一会儿声音高得像嚷嚷，一会儿声音低得像说悄悄话儿。想必出来看的人很多，差不多整个大楼里的人都跑出来了。“可是，上帝啊，难道这可能吗？他又为什么，为什么到这儿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有气无力地倒在沙发上，但是他已经无法合眼了；在这种痛苦中，在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种难以忍受的无限恐惧中，他躺了有半个钟头。突然，一道光线照亮了他的屋子：纳斯塔霞拿着蜡烛，端着一盆肉汤走了进来。她仔细看了看他，看出他没有睡着，把蜡烛放到桌上，就把端来的东西往桌上摆：面包、盐、汤盆和汤匙。

“恐怕从昨天就没有吃饭了。整天在外面瞎逛，自己还在发烧呢。”

“纳斯塔霞……为什么要打女房东？”

她凝神看了看他。

“谁打女房东了？”

“刚才……半个钟头前，副局长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在楼梯上……他为什么这样痛打她呀？他……为什么事来的呀？”

纳斯塔霞一声不响，紧皱眉头打量着他，这样看了很长时间。这一看使他感到不快，甚至觉得可怕。

“纳斯塔霞，你怎么不说话呀？”他终于用微弱的声音胆怯地问道。

“这是血，”她终于轻轻地而且自言自语似的回答说。

“血！……什么血？……”他脸色煞白，身子往墙根缩着，嘟哝说。纳斯塔霞依然一声不响地望着他。

“谁也没有打女房东，”她又用严肃而果断的声音说。他望着她，几乎连气也不喘。

“我亲耳听见的……我没睡……我坐着，”他更胆怯地说，“我听了老半天……副局长来的……大家都从自己屋子跑出来，挤到楼道里……”

“谁也没来过。这是血在你身上作怪。在血没有出路的时候，就开始凝结血块，这时候就会出现错觉……怎么，吃点儿东西吧？”

他没有回答。纳斯塔霞依然站在他旁边，凝神看着他，没有走。

“给我点儿水吧……好纳斯塔休什卡①。”

她走下楼去，过了两三分钟，就用一只白陶瓷杯端着水回来了。但是，他已经不记得以后的事了。只记得喝了一口冷水，还把杯子里的水洒到了胸前，然后就昏迷过去了。

① 纳斯塔霞的爱称。

第 三 章

不过，他在整个害病期间并不是完全不省人事：这是一种热病，说胡话，处于半昏迷状态。许多事是他后来记起来的。一会儿他觉得，周围来了许多人，要把他抓起来，带到什么地方去，为他的事儿争吵得很厉害；一会儿忽然在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大家都走了，都怕他，只是偶尔把门推开一道小缝看看他，吓唬吓唬他，他们在商量什么事，在笑，在撩拨他。他记得纳斯塔霞常常在他身旁；他还认出一个人，很面熟，但究竟是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因此很难过，甚至都哭了。有时他觉得躺了已经有一个来月；有时候又仿佛仍是在这一天。至于说那事儿，——那事儿他完全忘了。不过他又时时刻刻想着自己忘记了一件事，可那是不能忘记的。他又烦恼又痛苦，一面极力回想，一面呻吟着，常常急得要发疯，或者害怕得厉害，害怕得不得了。于是他挣扎着想起来，想逃跑，但总有人使劲把他按住，于是他又陷于软弱无力的昏迷状态。终于他完全清醒了。

这是在上午十点钟。晴天，每天上午这时候，总有一长条阳光落在他的右墙上，把门旁的角落照得雪亮。他的床前站着纳斯塔霞，还有另外一个人，非常好奇地打量着他，这人他一

点儿也不认识。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穿着长襟外衣，留着大胡子，看样子像个管事。女房东不时从半开着的门口往里张望。拉斯柯尔尼科夫欠起身来。

“这是什么人，纳斯塔霞?”他指着小伙子问。

“啊，他醒了!”她说。

“醒了。”那管事也应声说。在门口张望的女房东见他醒过来，立刻把门掩上，躲开了。她一向腼腆，很怕跟人说话和交谈。她有四十岁上下，又胖又肥，黑眉毛，黑眼睛，因为胖和懒显得很和善；模样儿倒也很不错，就是腼腆得太过分了。

“您是……什么人?”他又问那个管事。但就在这时门又开了，拉祖米欣稍稍弯了弯腰，——因为他个头儿很高，——走了进来。

“这简直像在船舱里，”他一面往里走，一面叫道，“老是碰头；这也叫房间!哦，伙计，你醒啦?刚才我听帕申卡[1]说的。”

“刚刚醒过来，”纳斯塔霞说。

“刚醒，”管事又微微笑着应声说。

“请问，您是什么人?”拉祖米欣忽然问他，“幸会!我姓弗拉祖米欣；不是大家一向叫我的拉祖米欣，是弗拉祖米欣，大学生，贵族子弟[2]。他是我的朋友。那您是干什么的呢?”

---

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女房东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的爱称。

② 拉祖米欣在小说中出现时，身上所带有的特征往往会使人联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中，拉祖米欣的名字旁曾写有“拉赫美托夫”的字样。此外，“拉祖米欣”这一姓氏在俄语中含有“理性”之意，作者也许借此说明，这一人物属于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派大学生，他崇尚与权威相对立的理性。

“我是我们商号的管事，老板舍洛巴耶夫叫我来的，有点儿事要办。”

“请坐在这把椅子上吧，”拉祖米欣也在小桌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哦，伙计，你醒过来了，这可太好了，”他又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你已经是第四天几乎不吃不喝了。只是用小匙喂过一点儿茶。我带佐西莫夫来看过你两次。记得佐西莫夫吗？他给你仔细检查了一遍，说不要紧，恐怕是头脑受了点儿刺激。是神经出了点毛病，伙食也太差，啤酒和洋姜吃少了，所以就得了病，但是不要紧，过一阵子会好起来的。佐西莫夫真有两下子！看病已经很在行了。哦，我就不耽误您的事了，”他又对那位管事说，“您有何贵干，能不能见告？你要知道，罗佳，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派人来了；不过上一次来的不是这位，是另一位，我还跟那位聊过呢。在您之前来的那一位是什么人？”

“大概是前天吧，是的。那位是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也是我们商号里的。”

“他可是比您精明，您以为怎样？”

“是的，先生；他确实老练些。”

“挺不错；哦，您说下去。”

“有一笔汇款，是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申——我想，这人您不止一次听说过吧，——应令堂之请，通过我们商号汇给您的，”那管事直接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起来，“既然您清醒了，汇来的三十五卢布就应该交给您了，因为谢苗·谢苗诺维奇已经像以往一样，收到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应令堂要求寄出的通知单。您明白吗，先生？”

“是的……我记得……瓦赫鲁申……”拉斯柯尔尼科夫若有所思地说。

"听见吗：他知道商人瓦赫鲁申[①]！"拉祖米欣叫起来，"谁说他脑子不清楚？不过，我现在要说，您也是一个精明人。是嘛！聪明话听起来也是愉快的。"

"就是那位瓦赫鲁申，就是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以前应令堂的请求用同样的办法给您汇过一次钱的，这一次他在几天前从当地给谢苗·谢苗诺维奇发来通知，要转交给您三十五卢布，并且祝您百事如意。"

"您说'百事如意'，这话好极了；有关'令堂'的话也不坏。哦，那您以为怎样，他的脑子是不是完全清楚了？"

"我看没什么。不过得写一张收据。"

"写几个字准行！怎么，您带来账本了吗？"

"带来了，这不是。"

"到这边来。喂，罗佳，起来吧。我扶着你；给他写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几个字。你拿住笔，伙计呀，因为现在咱们最需要的就是钱。"

"不要，"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着，把笔推开。

"不要什么？"

"我不签字。"

"唉，见鬼，不签字怎么能行呢？"

"不需要……钱……"

"钱都不需要了！唉，伙计，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这是胡说！请您别担心，他这只是……又是在说梦话[②]。不过，他清

---

① 显然，这就是当时的商人巴赫鲁申，他的名字在莫斯科人人皆知。——俄编注

② 这里据原文应译为"旅行"，俄编注说，是用在"漫游梦乡"的意思上，因此，可以译为"梦游"。现根据上下文，译为"说梦话"。

醒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您是一个明白人，咱们可以帮帮他，就是说干脆把住他的手签字。来，动手吧……”

“不过，我也可以下次再来呀。”

“不，不必！干吗给您添麻烦呢？您是一个明白人……喂，罗佳，不要耽误客人的时间了……这不是，人家等着呢。”于是，他当真要抓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手来写字了。

“不用，我自己来……”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笔，在账本上签了字。那个管事把钱交给他就走了。

“太好了！伙计，你现在想吃吗？”

“想吃，”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

“您有肉汤吗？”

“昨天剩下的，”一直站在这儿的纳斯塔霞回答说。

“放土豆和米粒了吗？”

“放土豆和米粒了。”

“我就知道嘛。把肉汤端来，再来点儿茶。”

“这就端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奇怪，用一副呆滞茫然的恐惧神情望着这一切。他拿定主意不说话，等着看下文如何。他心想：“看来，我这不是幻觉……看来，这都是真的……”

过了两分钟，纳斯塔霞端着肉汤回来了，并且说茶一会儿就好。为了喝汤，还拿来了两把小勺，两个小碟和全套家什：盐瓶、胡椒瓶和吃牛肉的芥末等等。在这之前，这些家什已经很久没有像样地摆过了。桌布也是干净的。

“好纳斯塔霞，要是能叫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送两瓶啤酒来，倒是不坏。咱们来喝一点儿。”

“瞧你倒能支使人！”纳斯塔霞嘟哝着就照他说的去办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仍然用惊异而紧张的目光出神地看着。这

时拉祖米欣坐到沙发上，紧挨着他，像熊一样笨拙地用左胳膊搂住他的头，尽管他自己也能坐起来；然后用右手舀了一勺肉汤，先对着汤匙吹了好几口，再送到他嘴边，免得烫着他。其实肉汤只是微温而已。拉斯柯尔尼科夫狼吞虎咽地喝下一勺汤，然后又喝了第二勺、第三勺。但是拉祖米欣喂了他几勺之后，突然停了下来，说还要问问佐西莫夫，能不能再吃什么。

纳斯塔霞走了进来，拿来了两瓶啤酒。

“想喝茶吗？”

“想喝。”

“快去，把茶也拿来，纳斯塔霞，因为不必问医生也可以喝茶。哈，啤酒也来了！”他又坐到原先的椅子上，把肉汤和牛肉端到自己跟前，就像三天没吃饭似的狼吞虎咽吃起来。

“罗佳好伙计，我现在每天都在你们这儿这样吃喝，”他因为嘴里塞满牛肉，咕咕哝哝地说，“这都是你的女房东安排的，她诚心诚意款待我。我当然不是非要她这样，不过也不反对。瞧，纳斯塔霞送茶来了。嘿，真麻利！好纳斯塔霞，想喝啤酒吗？”

“去你的吧，别胡闹！”

“喝茶吗？”

“茶倒可以喝点。”

“那你就倒吧。等等，我来给你倒；你坐到桌边来。”

他马上忙活起来，倒了一杯茶，接着又倒了一杯，放下自己的早点，挪到沙发上，跟刚才一样用左胳膊搂住病人的头，把他扶起来用茶匙喂他喝茶，仍是对着茶匙不停地特别起劲地吹，好像最主要的疗效就在于这一吹。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做声，也不反对，尽管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起来，不需别人扶着也能坐在沙发上，不仅能拿起茶匙和茶杯，也许还能下地

走路。但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几乎是野兽的狡黠，他忽然想到把自己的力气暂时隐匿起来，不言不语，如有必要甚至装作没有完全清醒，而同时可以听听，打探一下现在有什么动静。不过，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厌恶心情：喝了十来勺茶以后，突然挣脱出自己的头，任性地把茶匙推开，又躺倒在枕头上。现在他的头下放的确确实实是真正的枕头了，是鸭绒的，枕套也干干净净；这他也发现了，注意到了。

“要叫女房东今天就给咱们送点儿马林果果酱来，给他冲饮料，”[①] 拉祖米欣说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又喝起肉汤和啤酒。

“她上哪儿去给你弄马林果呀？”纳斯塔霞张开五指托着茶碟，含着糖块在啜茶，一面问道。

“马林果吗，伙计，她可以到铺子里去买嘛。你可知道，罗佳，你病倒以后，这儿发生了许多事。那天你莫名其妙地从我那儿走掉，连住处也没有告诉我，我一下子非常恼火，下决心找到你，把你好好收拾一顿。我当天就行动起来。我到处跑来跑去，东打听西打听，你现在住的这房子我忘了；话说回来，我从来也不曾记得，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哦，你以前的住处，我只记得是在五角地，哈尔拉莫夫公寓。我就找这个哈尔拉莫夫公寓，找哇，找哇，到后来才弄清楚，根本不是哈尔拉莫夫公寓，而是布赫公寓[②]，有时候弄错了读音会多么误事！我这一下真来火了！一来火，我就什么也不在乎，第二天我就去住址查询处，你猜怎样，两分钟我就找到了你的住处。那儿

① 俄国人认为马林果能治病。

② 哈尔拉莫夫公寓在马儿胡同，在干草市场附近；布赫公寓则在叶卡捷琳娜运河旁，当时该地地区法院的所在地。

名册上有你。”

“名册上有我！”

“当然啦。可是我在那儿的时候，有人要找科别列夫将军，却怎么也找不到。哦，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一来到这儿，立刻就知道了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伙计，所有的事，我都知道了；纳斯塔霞也看见的：我跟尼科季姆·福米奇认识了，也见过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也认识了看门人，也认识了这儿警察分局办事员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扎米托夫先生。最后也认识了女房东帕申卡，这可是最大的收获：这纳斯塔霞也是知道的……”

“你真会甜言蜜语，”纳斯塔霞诡秘地笑着嘟哝说。

“要是您，就把那糖放进茶里喝了，纳斯塔霞·尼基福罗娃。”

“去你的，鬼东西！”纳斯塔霞忽然叫道，并且扑哧一声笑了。“我是彼得罗娃[1]，不是尼基福罗娃，”她笑完了，忽然又加了一句。

“以后一定注意。哦，伙计，还是闲言少叙，起初我真想在这地方放一通电流，把这儿的所有偏见一下子连根铲除，可是帕申卡胜利了。伙计，我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这样……招人喜欢……嗯？你以为怎样？”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说话，可惊慌不安的目光一直也没有离开他，现在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甚至还很招人喜欢呢，”拉祖米欣接着说，一点儿没有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不说话而感到难堪，又像附和别人的回答讲

① 这里纳斯塔霞也说错了，她的父称应是“彼得罗芙娜”，而不是“彼得罗娃”。

道："甚至还很像样子呢，不论在哪一方面。"

"你这坏东西！"纳斯塔霞又叫起来。看样子，这番话使她感到说不出的快活。

"伙计，糟就糟在你一开头就没有把事情弄好。跟她打交道不应该这样。可以说，这是一种最难以捉摸的性格！噢，关于性格以后再说吧……比如说，怎么能到了这种地步，她竟敢不给你送饭吃？再比如，那张借据，你是疯了还是怎的，会出具那么张借据！再比如，在她女儿纳塔丽娅·叶戈罗芙娜生前，你答应过那件婚事……这我全知道！不过我看得出，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我不应该多嘴；请你原谅。顺便说句闲话：你以为怎样，伙计，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完全不像乍看那样蠢，是不是？"

"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含糊不清地说，眼睛望着一边，可是心里明白，让他说下去有好处。

"难道不是吗？"拉祖米欣叫起来，显然因为得到了回答，高兴起来，"但是也不算聪明，是吗？完完全全是捉摸不透的性格！不瞒你说，伙计，我有点儿心乱……她肯定有四十了。她说是三十六岁，也完全有权利这样说。不过，可以向你发誓，我多半是从理性，从形而上学[1] 的观点来看她的；我们的关系，伙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就像你的代数学！我真一点儿也不明白！噢，不过这都是胡扯，只是她看到你已经不是大学生，教课的事也丢了，西服也没有了，小姐一死，她也没可能把你当做亲戚了，一下子就害怕起来；从你这方面来说，

---

① 在西方过去泛指研究超出有形实体之外的抽象的学问。它也成为哲学的别名。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仍有人把关于经验范围之外的思想理论称为形而上学。

因为你躲在屋里不出来，不再维持原来的关系，所以她就打主意撵你走。她早就打起这个主意，只是舍不得那张借据。此外，你自己也说过，你妈会还清这笔债的……”

“我说这话是出于卑劣的念头……我母亲自己差点儿也去讨饭了……我说这假话，为的是让我能在这里住下去，并且……能给我饭吃，”拉斯柯尔尼科夫高声清晰地说。

“是啊，你这么说也合乎情理。麻烦的是这里钻出个切巴罗夫先生，一个七等文官，很能干的人。没有他，帕申卡什么点子也想不出来，她不好意思。这个精明的人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自然张口就提了个问题：借据有没有希望兑现？回答说有希望，因为有这么个妈妈，她宁愿不吃饭，也要从自己一百二十五个卢布的养老金里拿出钱来帮罗佳；还有个妹妹，宁可为哥哥卖身为奴。他正是靠着这个呢……你怎么，待不住啦？告诉你吧，老兄，我现在对你可说了如指掌，你和帕申卡沾亲带故的时候对她不是无话不谈吗。现在我对你说这些，是出于好心……事情就是这样，一个诚实正直、易动感情的人对人家无话不谈，可精明的人一边听一边吃[①]，最后就把你给吃掉了。就这样她把这张借据给了切巴罗夫算作付账。切巴罗夫一点儿不客气，做出了要账的样子。我一听说就想洗净他的良心，也出口气。这时正巧我和帕申卡关系挺融洽，就让她把这件事停下来，压根别这么干，我做出保证：你一定会还钱的。老兄，我替你担了保，听见了吗？我们找来了切巴罗夫，给了他十卢布，把借据要了回来。现在鄙人有幸拿给你看，如今有你的话人家就相信你了，收起来吧，我已经把它撕开了一点

① 此处隐用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的寓言《猫和厨子》，其意为你说你的，我吃我的。

缝。”

拉祖米欣把借据摆到桌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瞅了一眼，一句话没说就扭头面壁了。这下子连拉祖米欣也厌烦透了。

“老兄，我看得出,”稍过片刻他说，“我又干了件蠢事，本想引你高兴,闲扯几句安慰安慰，倒惹得你火气更大了。”

“怎么，我昏迷时连你都不认得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也略一沉默，头也不转地问道。

“是连我都不认了，而且还气急败坏，特别有一次我带扎米托夫来的时候。”

“扎米托夫?那个文书?……为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猛地转过脸，直盯着拉祖米欣。

“你干吗这样……你紧张什么呀?他想认识你，他自己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起谈了好多你的情况……要不然我从哪儿能了解你那么多的事?这人很不错，老兄，相当好，当然有点个性。如今我们成了朋友，几乎天天见面。知道吗，我搬到这边来了。你还不知道哇?搬过来不久。同他一起到拉维扎家去过两次。记得拉维扎吧?拉维扎·伊凡诺芙娜!”

“我说胡话了吗?”

“还用问!脑子都不听使唤了!”

“我说什么来着?”

“好家伙!胡说了什么?那不明摆着吗!……好啦，老兄，现在得办事了，别再浪费时间。”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拿上了帽子。

“我说什么啦?”

“啊唷，看你没个完了!别是怕说了什么秘密吧?你放心

吧，没有说出伯爵夫人[1]。你说到什么叭喇狗，还有什么耳环、项链，再就是克列斯托夫岛，什么门房、尼科季姆·福米奇，副局长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说了不少。除此以外，你还对自己那双袜子特别地关注，不停地央告：给我呀，给我呀。扎米托夫满屋到处找你的袜子，又用喷过香水戴着戒指的手亲自递给你。这样你才安静下来，把这玩意儿在手里攥了一天一夜，拽都拽不开，现在一定还在你的被子底下压着呢。你还非要什么裤子上的毛边，哭闹着要。我们一个劲儿地问是什么毛边，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什么……好了，说正事吧。这是三十五卢布，我拿上十卢布，过两个小时我们把这钱的账单送来。同时我通知佐西莫夫，其实他自己本也该到这里来啦，已经过了十一点。您呢，纳斯塔霞，我不在时您常过来看看，弄点水呀什么的，看他有什么需要的……对帕申卡我要说的自己马上去讲。再见！"

"对帕申卡叫得好亲热呀！你这个机灵鬼！"纳斯塔霞冲着他的背影说，然后把门推开侧耳偷听，接着忍不住还是跑下楼去。她非常想知道他要和女房东谈些什么，看得出她对拉祖米欣是挺着迷的。

她出去门一关，病人马上掀掉被子，疯了似的一跃而起。他急不可待，盼他们快些离开，好独自干自己的事。可干什么事，他此时却好像偏偏给忘记了。"上帝呀，你就告诉我一件事：他们知道了这一切还是尚不知道？要是他们都知道了，只是在我病倒时装傻，耍弄我，然后突然闯进来说一切早已掌握，不过做个样子罢了……要是那样如今怎么办？可我偏偏一

---

① 多半指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人物（伯爵夫人），意即没暴露什么秘密。

下子忘了该做些什么，刚才还想着呢！……”

他站在屋中央，痛苦而茫然地四下环顾。他走到门口，开门听了听。不，要干的不是这个。忽然像是记了起来，他跑到壁纸上开了洞的墙角，仔细看了看，伸进手去摸索了一会儿，也不是这个。他走到火炉旁，打开炉门开始摸里边的柴灰。裤上的碎条和撕乱的衣袋仍在里面，一如刚扔进去那样，可见没被人发现。这时他才想到刚才拉祖米欣说的袜子。的确，袜子就在沙发床上的被子下面，穿得又破又脏，扎米托夫自然是看不清楚的。

“好家伙！扎米托夫！……警察分局！分局叫我去干什么？传票在哪儿？啊，我给搞糊涂了，那是以前叫我去的。我那时也仔细看过自己的袜子，后来，后来我就病了。那么，扎米托夫来干什么呢？为什么拉祖米欣领他来这儿？……”他重又坐到沙发上，浑身无力地嘟哝着，“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是继续在梦呓里，还是说一切都是真的？恐怕是真的……啊，我可想起来了：逃跑！赶快逃跑！一定得跑，一定！可是……往哪儿跑呢？我的衣服在哪里？靴子也不见了！拿走了！藏起来了！我懂！可大衣他们漏下了，还有桌上的钱，谢天谢地。这是张借据……我拿上钱走，另租套房子，他们找不到！……那住址查询处呢？能找到我的！拉祖米欣准能找到！最好彻底跑掉……远远地……去美国，不管他们了！借据也带上……到那儿会有用的。还带什么呢？他们以为我病了，不知道我还能走路，嘿，嘿，嘿！……我从他们眼神看出来了，他们全都知道了！只要一下楼梯，那里正有人守着呢，有警察！这是什么，是茶水？啊，还留了啤酒呢，有半瓶，是冷的！”

他抓起瓶子，里面足有一满杯啤酒，十分畅快地一饮而尽，像是要浇灭胸中的火焰。过了没一分钟，酒劲儿冲上脑

袋，脊背也感到一丝舒适的凉意。他躺倒拉上被子。本来就是病中紊乱的思想，这会儿更加杂乱无章；没过多久他便有了轻柔愉快的睡意。他用头在枕上找到个舒适的位置，把轻便的棉花被裹紧，这可不同于原来盖的破大衣了。随后是轻轻一声叹息，人就进入了沉沉的梦乡，这也是祛病的一觉。

他是听到有人要进屋才惊醒的，一睁眼看到了拉祖米欣打开门站在门口，正犹豫不定是不是进来。拉斯柯尔尼科夫急忙在沙发床上欠起身子看着他，仿佛努力在回忆什么。

“啊，你没睡着哇，我又回来了。纳斯塔霞，把包裹拿上来吧！”他朝楼下喊，“我马上给你账单。”

“几点钟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安地四下张望着说。

“老兄，这一觉可睡个足！外边是傍晚了，马上就六点睡了六个多钟头……”

“天哪！我这是怎么啦！……”

“这有什么？对身体好哇！你忙着干什么去？有约会？现在时间全是我们的。我等了你三个小时，来过两次你都睡着。两次去找佐西莫夫，也都不在家。不过没关系，他会来的！……他是出去办自己的私事了。今天我搬了家，同舅舅一起全搬了过来。如今我可是跟舅舅在一起了……好了，不管这些。说正事吧……把包裹拿来，纳斯塔霞。咱们现在就来……喂，老兄，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没有病……拉祖米欣，你早来这儿啦？”

“不是说了嘛，我等了三个钟头。”

“不是现在，以前呢？”

“什么以前？”

“你什么时候开始来看我的？”

“我白天不是给你讲了又讲吗？怎么，不明白呀？”

拉斯柯尔尼科夫沉思起来。他觉着白天的事好像发生在梦里，自己一个人已经记不起来，就询问地望着拉祖米欣。

“好哇！”拉祖米欣说，“全给忘了！白天我还以为你是神智不清呢……这会儿睡了一觉倒全好了……真的，你气色强多了！不错！说咱们的事吧！你一会儿会记起来的！你看看这个，亲爱的。”

他开始解开包袱，看来对此怀有莫大的兴趣。

“这件事，老兄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一直特别上心。因为总得叫你有个人样儿。咱们从上头说起吧。你看这有一顶便帽，”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一顶相当漂亮却又很普通很便宜的制帽，“来试一试。”

“以后再试，以后吧。”拉斯柯尔尼科夫不耐烦地摆手说。

“不，罗佳，你别推，以后就晚了。再说，我也要一夜都睡不着了，因为没尺寸，估计着买的。正合适！”他试了试得意地叫道，“正合尺寸！老兄，帽子是人们衣着的第一要素，是一种门面。我的一个朋友托尔斯佳科夫，每次进公共场所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头盖摘掉，可别人都戴着礼帽、制帽。人们以为他是出于一种奴才心理，其实他只不过对自己那鸟窝似的帽子感到难堪，因为这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你看哪，纳斯塔霞，这是两顶帽子，一顶是帕麦斯顿[①]（他从屋角拿过来拉斯柯尔尼科夫那顶皱巴巴的旧圆帽，不知为什么叫它是帕麦斯顿），一顶是这别致的小东西，哪个好？罗佳，你估计一下，你猜我付了多少钱？纳斯塔霞，你说呢？”他看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出

---

① 亨利·帕麦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托利党的首领（后参加辉格党），曾任首相（1855—1858，1859—1865）。此处将帽子比做帕麦斯顿，是极言它的过时和破旧。

声，就转过来问她。

“大概给了二十戈比吧。”纳斯塔霞回答。

“二十戈比？呆子！”他不高兴地说，“现在连你都不止换二十戈比！是八十戈比！这还因为是旧货呢。倒是附带个条件，这顶戴破了，明年再白送一顶。再来说裤子，在中学时我们叫它是美利坚合众国①。预先说一句，对这裤子我可很得意呀！”他说着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抖开了灰色长裤，是夏季的薄毛料，“没有破洞也没有斑渍，虽说是穿旧的却相当不错。坎肩同样如此，是单一色的，合乎时尚要求。旧衣服其实更好，柔软贴身……你看，罗佳，要在世上建功立业，我想只要总能跟上季节就行。一月里如果不吃龙须菜，你钱包里就会节省下几十戈比。这次买衣服就是这样。现在是夏季，我才置了夏装，因为秋天的衣料得要暖和的，这些就得扔掉……再说这东西到那时自然也不能穿了，不是不时兴就是不结实穿烂了。来，你估估价，看看得多少钱？两卢布二十五戈比！别忘了，还有附带条件：这条穿坏了，明年白送一条。费佳耶夫的服装店一向这么经营，你付过一次钱一辈子都够了，因为你自己也不会去第二回了。如今说说靴子怎么样，一看就是穿过的，但还能顶两个月，因为是外国货，是英国使馆秘书上周在旧货市场卖的，刚穿了六天，他急需用钱，价格是一卢布五十戈比。合算吧？

“恐怕不合脚吧！”纳斯塔霞说。

“不合脚？那你看这是什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旧靴子，满是干泥巴，已经发硬而且破了洞，“我

① 俄语中“裤子”与“美利坚合众国”（它由各州联合）中的“州”字发音相近，故如此戏称。

带去了样子，照这家伙量准了尺码。这一切办得是很用心的。内衣呢，我同房东太太商量过。看，首先是三件衬衫，粗麻布的，前襟样式很时兴……是这样，帽子花了八十戈比，其他衣服两卢布二十五戈比，总计三卢布五戈比；靴子一卢布五十戈比，因为货太好了。加起来是四卢布五十五戈比；还有内衣一共五卢布，谈妥的批发价。全算一起，正好九卢布五十五戈比。找回来铜板四十五戈比，收着吧。这么一来，罗佳，你如今是焕然一新哪，你的大衣我想还能穿，甚至有种特别的气派，让人明白为什么找沙尔梅尔①定做衣服。袜子和其余的东西由你自己来办，咱们还有二十五个卢布。至于帕申卡和房租，你不必担心；我说过了，赊欠不定期限。现在，老兄，你把内衣换上，说不定病根如今全躲在衬衣里呢……

“别管我！我不想换！”拉斯柯尔尼科夫摆手拒绝。他一直厌烦地听着拉祖米欣这通强作欢颜的购衣报告……

“这可不行，老兄。那我干吗跑这个腿呀！”拉祖米欣坚持说，“纳斯塔霞，别不好意思，帮帮忙吧！对，就是这样。”他不顾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抗拒，总算给他换了衣服。他在床头倒下，有两分钟一声没吭。

“怎么老缠着不放啊！”他心里想。后来他眼望墙壁问了一句：“这些是用什么钱买的？”

“钱吗？哎呀，这是你自己的钱哪。瓦赫鲁申派人来过，你妈妈寄钱来了。连这事也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阴沉沉地想了片刻说道。拉祖米欣拧起眉毛，不安地望了他一会儿。

---

① 当时彼得堡著名的服装师，作家本人也在他那里定做过衣服。——俄编注

门一开，进来个高大结实的汉子，看样子好像多少认识拉斯柯尔尼科夫。

“佐西莫夫！你可来了！”拉祖米欣高兴地喊道。

第 四 章

佐西莫夫个头高大、身体肥硕，虚胖而又苍白得毫无血色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浅色的头发一点儿也不打弯。他戴着眼镜，粗胖微肿的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镶嵌宝石的金戒指。他约莫二十七岁，上身穿着宽松时髦的轻便大衣，下身穿着浅色夏裤。总之，他一身新衣，肥大阔绰。他的衬衣也无可挑剔，就连表链都很厚重。他一举一动总是慢条斯理，仿佛委靡不振，同时却又极其潇洒随便。他尽管竭力掩饰，仍然不时地显出自命不凡的神气。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发现此人难以共处，但都说他干本行是称职的。

“老兄，我上你那儿去过两次呢……瞧，他清醒过来了！”拉祖米欣嚷道。

“看到啦，看到啦；嗨，感觉怎么样，啊？”佐西莫夫向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一边仔细地看了看他，紧挨着他的腿坐到长沙发上，随后就四仰八叉地伸开腿脚。

“他总是抑郁寡欢，”拉祖米欣接着说，“我们刚刚给他换了内衣，他差点儿没哭起来呢。”

“情有可原；既然他本人不愿意，内衣也可以以后再换……脉搏正常。头嘛，还是有点儿疼，对吧？”

“我没病，我一点儿病也没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固执地恼怒地说。他突然从长沙发上欠起身来，两眼发光扫了一下，立刻又倒在枕头上，脸转向了墙壁。佐西莫夫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

“很好……一切正常，”佐西莫夫懒洋洋地说，“吃过饭没有？”

别人对他讲了，又问他可以给病人吃些什么东西。

“什么都可以……汤呀，茶呀……不过，蘑菇和黄瓜不要给他吃，牛肉也不必给，还有……嗨，在这里啰唆什么呀！……”他与拉祖米欣对看了一眼，“药水用不着，什么都用不着；我明天再来看看……今天就这样吧，嗨……”

“明天晚上我领他去散步！”拉祖米欣拿定了主意，“去尤苏波夫公园[①] 散散步，然后去‘水晶宫’餐馆[②]。”

“要是我，明天就不惊动他，不过……可以少走走……到时我们再说吧。”

“哎呀，真遗憾，今天我正好因乔迁请客呢，只有两步路；他能去就好了，哪怕躺在沙发上，只要和咱们在一起！你也去

① 在彼得堡大花园街。

② 1862 年，在彼得堡开办了一家附设餐馆的“水晶宫”旅馆，位置就在大花园街和沃兹涅克斯基大街的交会处。但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它还有别的含意。在 1862 年 7 月的首次出国旅行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伦敦见到了用玻璃和铁造成的水晶宫大厦，那座水晶宫后来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进了小说《怎么办?》，成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雏形。因此，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来说，“水晶宫”就成了未来的经济和道德关系的象征。早在 1863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就与关于未来就是一座静止的“水晶宫”的乌托邦观点展开过争论。在《地下室手记》中，他的论争态度表现得更为激烈。在小说中，作者将“水晶宫”选作情节展开的地点，也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吗？”拉祖米欣突然转身问佐西莫夫，“可别忘了，你答应过的。”

“好吧，也许会去晚一点儿。你那儿准备了什么东西？”

“没什么特别的，茶、酒、鲱鱼什么的。有大馅饼吃，都是自己人。”

“究竟哪些人？”

“都是本地人，当然也都是新认识的，除了我的舅舅以外，不过他也算个新来的，昨天刚到彼得堡，是来办什么事的；我们俩五年才见一次面。”

“他是干什么的？”

“一辈子就当了个县邮政局长……现在六十五岁，领养老金了，不值一提。不过，我很喜欢他。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也来，他是此地的侦查警官……法学家。对，你认识他的……”

“他也是你的一个什么亲戚？”

“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可你为什么皱眉头？哦，你们吵过一次架。看来，你是不会去喽？”

“我才不管他呢……”

“那最好不过。喏，要来的还有几个大学生，一名教师，一位官员，一个音乐家，一位军官，另有扎米托夫……”

“请问，你或者他，”佐西莫夫朝拉斯柯尔尼科夫点了点头，“与那个扎米托夫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唉，你们这些好吹毛求疵的人哪！又要讲原则啦！……要知道，你尽讲原则就如同装上了弹簧，自己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转动了。依我看，人要好，这就是原则，别的什么我不想知道。扎米托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专发不义之财。”

“啊，是有不义之财，管它呢！他发了不义之财又怎么样?”拉祖米欣突然叫了起来，很不自然地发了火，“难道我跟你说他受贿值得夸奖吗？我是说他就某个方面说是好人。要是对人的一切方面都叫起真来，难道还剩得下几个好人吗？我敢说，到时候啊，我整个一个活人不过能值一个烤葱头罢了，额外还得搭上你！……”

“这太少了；我肯为你出两个葱头……”

“我可只肯为你出一个葱头！看你还说俏皮话不！扎米托夫还是个孩子，我还要揪他的头发教训他呢，因为他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推开了事。把一个人推开了，也就别想改造他了，尤其是孩子。对待孩子，应当加倍小心。哎呀，你们这些先进的蠢货，什么也不明白！你们不知尊重别人，也就贬低了自己……倘若你想知道，那么好吧，我们这儿出了一件恐怕大家都关心的事。”

“很想知道。”

“都是那个粉刷工的事，就是油漆工的案子……我们一定把他弄出来！不过，现在没什么危险的了。事情现在一目了然了！我们只不过还得加把劲儿。”

“说的什么油漆工啊?”

“怎么，难道我没跟你说过？难道没说过？对，想起来了，我只是跟你讲了个开头……哦，是一个官太太，放债的老太婆被杀了……那个油漆工被牵连进来……”

“对，关于这起谋杀案，我在你讲之前就听说了，我甚至对这案子……多少有点兴趣……碰巧有个情况，我也在报纸上读到了！……”

“丽莎维塔也被杀了！”纳斯塔霞突然转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贸然说了一句。她一直待在房间里，靠在门边听着。

“杀了丽莎维塔?”拉斯柯尔尼科夫用依稀可辨的声音嘟囔着。

“对，丽莎维塔，就是那个做买卖的，你怎么不知道?她常到这楼下来。还给你补过衬衫哩。”

拉斯柯尔尼科夫将脸转向了墙壁，在发黄的印有小白花的脏墙纸上，选中了一朵带有褐色线条的难看的白花，仔细观察起来：这朵花有多少个花瓣，花瓣边上是什么形状的缺口，有多少线条?他觉得双手和双脚已经失去了知觉，仿佛瘫痪了，可也不试着动弹一下，只管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花。

“那油漆工怎么样了呢?”佐西莫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纳斯塔霞的饶舌。她叹了口气不再吭声了。

“他也被当成凶手了!”拉祖米欣激动地说。

“有什么罪证吗?”

“能有什么罪证啊!不过话说回来，正是说有证据，可这算不算证据还得证明呢!这同他们一开始就怀疑并抓了那两个人，也就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一模一样。呸!这一切干得真蠢，甚至连局外人也觉得恶心!佩斯特里亚科夫也许今天会来找我……顺便提一下，罗佳，你是知道这件事的，在生病以前发生的，正是你晕倒在警察局的头一天晚上。那时警察局里人们正讲这件事呢……”

佐西莫夫好奇地看了看拉斯柯尔尼科夫，但他没有动弹。

“不瞒你说，拉祖米欣，我看你倒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佐西莫夫说道。

“就算如此吧，反正我们得把他们救出来!”拉祖米欣用拳头猛击桌子，叫嚷道，“要知道是什么最令人气恼吗?令人气恼的并不是他们瞎说；瞎说总是可以宽恕的；瞎说倒也是好事，因为有时会引向真理。唉，他们瞎说当然糟糕，但更糟糕

的是他们迷信自己的谎言。我尊敬波尔菲里，但是……要知道一开始是什么把他们给弄糊涂了！门原是锁上的，可他们跟管院子的人来的时候，门却没有关上；所以人就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谋杀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不要激动嘛，他们只是被拘留了。没有必要……再说，我见过这个科赫，他原是要从老太婆手里赎回逾期未赎的东西，是吧？”

“是的，简直是个骗子！他也收购票据。是个坑蒙拐骗的家伙。让他见鬼去吧！你知道我对什么极为恼火吗？我讨厌他们那陈腐庸俗、顽固落后的陈词滥调……其实就这个案子，倒真可以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单凭心理学的资料就可以判断，应当怎样发现真正的线索。他们说，‘我们有事实！’然而，事实并非一切，至少事情有一半取决于你会不会运用事实！”

“你善于运用事实吗？”

“要知道，当你感觉到，当你摸索到自己能有补于事的时候，你是无法沉默的，仿佛……哎呀！……你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吗？”

“这不等着你说油漆工嘛。”

“哦，想起来了！听我说说来龙去脉吧：那是在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清晨，当他们在那里盘问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的时候，尽管两个人说明了自己的每一步举动，事情已显而易见，却突如其来地发现一个事实。某个叫杜什金[①] 的农民，是那幢房对面酒店的老板，来到警察局，手里拿着装有金耳环的珠宝盒，一五一十讲起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前天晚上大约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主中有一个叫普什金的农民。这里大概就是利用这个姓氏，改为杜什金。

八点多钟，'这个日子和这个时间你想得到有什么意义吗？'一个油漆工跑来找我。在这前一天他也来找过我，这个米科莱，拿给我这一装有金耳环和宝石的珠宝盒，作为抵押，让我给他两个卢布。我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回答说是在便道上捡的。我也就没再问了。'这个杜什金说，'我随即拿出张票子给他，也就是一个卢布，心里想：这东西不是押给我，也一定押给别人，反正一个样，他准会喝酒花掉的，倒不如把东西放在我这里：放得越远，拿得越近[①]，万一出什么事，或者有什么风声，我就交出去。'当然喽，他全是扯谎，信口雌黄，因为我知道这个杜什金，他本人就是放债的人，并且窝藏赃物，他从米科莱手里夺下值三十卢布的东西绝不是为了'交出去'。不过他是害怕了，倒也有原因。听听杜什金接着是怎么说的：'这个农民米科莱·杰缅季耶夫，我从小就认识，我们是同省同县，扎拉伊斯克县的，因此我们都是梁赞人[②]。米科莱虽说不是个酒鬼，可也爱喝点。大家都知道他就在那幢屋子里干活，与米特雷[③]一起刷油漆，他和米特雷也是老乡。得到钞票后，他马上就兑换开了，喝了两碗酒，拿上找回的钱就走了，当时我没有看到米特雷。第二天，我们听说阿廖娜·伊凡诺芙娜和妹妹丽莎维塔被人用斧头砍死了。我认识她俩，就对耳环的事起了疑心，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死者正是凭抵押物品放债的。我去了他们的屋子，暗自仔细观察，谨慎行事，一开始先问：米科莱在吗？米特雷对我说，米科莱出去逛街，天亮时才醉醺

① 出自俄国民间谚语，意思是：藏得越好，拿起来越是方便。

②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熟悉的地点。在图拉省卡希尔斯克县有他父母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小村庄达罗沃和切尔莫什纳村。与它们接壤的是梁赞省扎拉伊斯克县的土地。——俄编注

③ 米季卡的另一小名。

醺地回到家里，在屋里待了约莫十分钟，接着又出去了。米特雷以后没有见到他，活儿是一个人干完的。他们干活在二楼，与死者共走一条楼梯。得知了这一切，我那时没向任何人泄露，'杜什金说，'谋杀案的情况，我们尽量详细地打听了，回到家里以后，仍然感到疑惑。今天早晨八点钟的时候，也就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明白吗？我看到米科莱进到我屋里，不是很清醒，但也不是醉得不省人事，还能与人交谈。他坐到长凳上，沉默不语。除了他以外，那时在小酒店里总共只有一个外人，还有一个熟人睡在一条长凳上，再就是我们的两个小伙计。我问：见到了米特雷吗？他说他没有见到。我问：他没到这里来过吗？他说已经三天没来了。我问他昨晚是在哪里过夜的，他回答说是在彼斯卡，和科洛缅斯基一家在一起。我问他耳环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在便道上捡到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也不看人，仿佛鬼鬼祟祟的。我问：你听说了吗，那天晚上的那个时候在那个楼梯上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他说没听说。可他听我说的时候，眼睛瞪得圆圆的，突然脸色惨白，仿佛涂上了白粉。我跟他讲着，看他拿起帽子就要起身。这时我便想把他留住，我说：米科莱，等一等，不想喝一盅吗？我朝着小伙计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门挡住，自己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可他一下子从我身边跑过，逃到街上，进了小巷子，就不见他的身影了。这下子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明摆着是他干的……'"

"那还用说！……"佐西莫夫说道。

"等等！听我讲完！不用说，人们马上行动起来找米科莱，扣留了杜什金，进行了搜查。对米特雷也一样；在科洛缅斯基一家同样折腾了一通。只是到了第三天，人们突然把米科莱本人带回来，是在某个关卡附近的一家旅店里抓获的。他到了那里，从脖子上解下银十字架，要求换一杯酒喝。换给他以后过

了几分钟，老板娘走到牛棚旁，朝隙缝里一望，只见他解下宽腰带，系到梁上，做了个活套，站到一个木架上，想把活套套到自己的脖子上。老板娘拼命大喊起来，人们跑过来说：'你干吗要这样啊！'他说：'你们把我带到警察局去吧，我全都招认。'人们就按应有的онеры[①] 把他扭送到该去的地方，就来到了警察局开始问这问那，姓名，职业，年龄——答说'二十二岁'，如此等等。问：'你和米特雷干活时，某时某刻在楼梯口是不是看到过什么人？'回答：'对不起，或许有什么人走过，但我们没有留意。'问：'你们是否听到过什么声音或者别的东西？'答：'没有听到过任何特别的声音。'问：'你是不是知道，米科莱，就在那一天，一个孤寡老太婆和她的妹妹被人杀害、遭到抢劫了？'答：'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晓得。我是过了三天以后，才头一次在小酒店里听阿法纳西·巴甫雷奇说的。'问：'那么耳环是从哪里拿的？'答：'在便道上捡到的。'问：'为什么第二天没有和米特雷一起去干活？'答：'因为我喝酒误事了。'问：'是在哪儿喝的酒？'答：'在那儿，在那儿。'问：'你为什么要躲着杜什金？'答：'因为我们当时非常害怕。'问：'怕什么？'答：'怕被判罪。'问：'既然你觉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那怕什么判罪呢？……'喏，佐西莫夫，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提了这些问题，而且一字不差就是这么说的，我确信别人对我讲这话是确切无误的！怎么样？你认为如何？"

"哦，不，不过罪证是存在的。"

"我现在谈的不是罪证，而是问题，是他们怎样理解问题的实质！哼，真见鬼！……他们就这么逼他，压他，逼来逼去

---

① 这是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法语：礼节。

他就认了罪：他说，‘不是在便道上捡的，而是在室内找到的，我与米特雷正在那屋里粉刷。’问：‘怎样找到的？’答：‘事情是这样，我和米特雷在那里刷了一整天，直到八点钟，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米特雷拿了刷子，蘸上油漆往我脸上涂。用油漆涂脏了我的脸后，他拔腿就跑，我紧追不舍。我就这样追着大声叫骂。一下楼梯往门口去，我就飞跑着撞到了看院子的人和几位先生，到底有几位先生我记不得了。看院子的在我身后叫骂，另一个看院子人也骂了起来，看院子人的婆娘走出来也冲着我们大骂。还有一位带着太太走进大门的先生，对我们也大骂起来，因为我和米季卡横倒在了那里：我揪住米特雷的头发，把他按倒揍起来。米特雷也不示弱，他从我的下面揪住我的头发，开始揍我。我们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愤恨，而是友好地逗着玩儿。后来，米季卡挣脱出来，跑到了街上，我跟在后面追，没有追上就一个人回到了室内，因为还得收拾整理。我开始收拾，并等着米特雷，或许他会回来。在通往外屋的门边，墙后的拐角上，我踩到了一个盒子。低头一看，地上的盒子用纸包着。我撕下纸，看见里面有些小小的钩子，我取下这些钩子，盒子里便出现了耳环……”

“在门后面？搁在门后面？在门后面吗？”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大叫起来，用浑浊的、惊恐的目光望着拉祖米欣，用手支撑着，慢慢地在长沙发上欠起身来。

“对……怎么？你怎么啦？你为什么这样？”拉祖米欣也欠起身来。

“没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含含糊糊，勉强才听得清。他的头又落到枕头上，并且再次转向墙壁。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

“一定是在打瞌睡，半睡半醒，”拉祖米欣最后说道，并疑

惑地望了一眼佐西莫夫；后者轻轻摇头，表示否定。

“好，你往下讲吧，”佐西莫夫说道，“后来怎么样？”

“什么后来怎么样？他一看到耳环，就立刻忘记了房屋，忘记了米特雷，抓起帽子，跑去找杜什金，像人们知道的那样，从他手里换了一个卢布，并且扯谎说是在便道上捡的，随后就纵酒作乐了。说到谋杀的事他还坚持以前的说法：‘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晓得，只是在第三天才听说。’问：‘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露面？’答：‘因为害怕。’问：‘你为什么想上吊？’答：‘因为我担心。’问：‘担心什么？’答：‘怕坐牢。’看，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你想想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有什么好想的，不管怎样，总是有了线索吧。这是事实。总不能把你的油漆工就这么放了吧？”

“要知道，他们现在把他干脆当成凶犯了！他们几乎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胡说；不要急躁嘛。那么，耳环呢？你得承认，既然那天那个时刻耳环从老太婆的箱子里落到了尼古拉[①] 的手里，你必须承认，这耳环不管怎么，总是落到他手里了吧。在这个案件的侦查中，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怎么落到他手里！怎么落到他手里？”拉祖米欣嚷道，“你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应当研究人，也比任何人都有机会研究人的本性，难道根据这些材料你竟看不出尼古拉是怎么个人吗？难道你就看不出，他从一开始受审说出的全是实话，绝对诚实吗？耳环正是照他说的那样落到他手上的。是他踩到了盒子，捡了起来！”

---

① 上文中提及的米科莱，尼古拉是本名，米科莱是小名。

“绝对诚实？可他自己也承认说，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

“听我说，仔细地听：看门人，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另一个看门人，头一个看门人的老婆，还有当时和她一起坐在门房里的一个女人，再有那时刚下马车挽着太太的手走进大门的七等文官克留科夫，所有这些人，也就是八九个见证人，异口同声地说，尼古拉把德米特里[①] 推倒在地，骑到身上揍他，对方则揪着尼古拉的头发，也打个不停。他们横在路上，妨碍通行，因此引起了四面八方的叫骂。可他俩“像小孩子一样”(按证人们的说法)，一个骑在另一个身上，尖声叫喊，相互殴打，还哈哈大笑，一个比一个笑得厉害，做出的怪相更是荒唐之极。两人像孩子一个追着一个，跑到了街上。听清了吧？现在请务必注意：这时楼上的尸体还热乎乎的，听着，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还热乎乎的！如果是他俩杀的，或者只是尼古拉一人杀的，并且撬开箱子，抢了东西，或者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抢劫，那么让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在门口高声叫喊、哈哈大笑、孩子般地打闹，怎能与砍斧头、流血、险恶的阴谋、小心翼翼、抢劫财物等相吻合呢？刚刚杀了人，才过五分钟或十分钟，因为人们进去的时候尸体还是温热的，他们却能突然抛下尸体不管，让屋门敞开，明明知道会有人来，而且扔掉了赃物，却像孩子一样在路上扭成一团，哈哈大笑，吸引人们对自己的普遍注意。而这一点有十个证人异口同声地加以证实了！”

“当然，事情有些蹊跷！显然不合情理，可是……”

“不，老兄，别说可是。如果那天那时落在尼古拉手里的耳环，的确构成了对他不利的重要物证（不过他的口供对此做

---

① 上文提到的米特雷，德米特里是本名，米特雷是他的小名。

了直接的解释，因此这一证据尚有争议)，那么，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那些表明他无辜的事实，更何况那是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你是怎么想的，根据我们的法律，人们会接受或者能够接受这种仅仅以心理上说不通为基础的事实吗？这种仅仅以精神状态为依据的事实吗？人们难道能承认这种事实足以推翻那些犯罪物证吗？不，他们是不会接受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因为确实捡到了盒子，而且那个人还想上吊。‘如果他觉得自己清白无辜，那他为何上吊？’这是个要害问题，我就是为此而焦躁不安，你明白吗？”

“我看得出，你的确焦躁不安。等等，我还忘了一个问题：怎么证明装有耳环的盒子确实就是老太婆箱子里的东西呢？”

“这已经得到证实了，”拉祖米欣皱起眉头，仿佛很不情愿地答道，“科赫认出了东西，并且指出是谁抵押的。那抵押人肯定地说，这正是他的东西。”

“糟糕。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当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是否有谁看到了尼古拉，能否有事实证明这一点？”

“问题就在于谁也没有看到他，”拉祖米欣懊恼地说，“糟就糟在这里。甚至连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尽管这两个人的证词现在也没有什么分量了。他俩说：‘我们看到那套住宅的门开着，想必有人在里面干活，不过，我们经过的时候，也没有留心，因此，屋子里当时到底有没有工匠，我们现在也记不准。’”

“嗯。看来，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无罪的，只是他们曾经相互打闹、大笑不止。就算这是有力的证据，那么……请允许我现在再提一个问题：你自己又怎样解释这整个事件呢？如果耳环真的如他所说是捡到的，那么，你怎样解释捡到耳环这一事

实呢?”

“怎样解释?还用得着解释吗，事情一目了然！至少，侦破案件应取的途径是明了的，是已得到证实了的。正是那个盒子证明了这一线索。真正的凶手丢下了这副耳环。当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敲门的时候，凶手就在楼上，在屋里闩了门。科赫犯了糊涂，竟然下楼去了；此时凶手一跃而起，也跑下楼去，因为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在楼梯上，他为了躲开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和看门人，躲进了那套空房子。恰好这个时候，德米特里和尼古拉离开了这套房子。看门人和另外两人上楼的时候，凶手躲到屋门后，等到脚步声消失，他走出空房，安安稳稳地下了楼。此时此刻，德米特里和尼古拉跑到了街上。人们全都走开了，谁也没有留在大门口。或许有人看到了这个凶手，但没有留意。进进出出的人难道少吗?当凶手躲在屋门后的时候，装有首饰的盒子从衣袋里掉出，可他没有发觉掉了东西，因为他也顾不到这么多了。盒子清楚地证明，凶手正是躲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故弄玄虚！嗨，老兄，这是故弄玄虚！倒是极为精彩啊!”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全都太巧了……编得挺妙……仿佛像演戏似的。”

“唉——唉!”拉祖米欣叫道。可这时门打开了，走进一个陌生人，在场的谁也不认识他。

第五章

进来的这位先生已不年轻，样子古板而又神气十足，表情带着谨慎和愠色。他一来先站到门口，颇感委屈地以毫不掩饰的惊讶环顾一下四周，目光仿佛在询问："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啊？"他狐疑地，甚至故作惊恐地，几乎蒙受侮辱似的环视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狭窄低矮的"船舱"；又同样惊奇地移动目光，紧盯住拉斯柯尔尼科夫，只见他蓬头垢面，没有梳洗，和衣躺在自己寒酸而又肮脏的沙发床上，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来人看。随后他同样慢条斯理地打量起衣着不整、既没刮脸也没梳头的拉祖米欣。拉祖米欣则端坐不动，反过来大胆而又疑惑地直逼他的眼睛。紧张的沉默持续有一分钟，后来可想而知，气氛稍稍起了变化。多半是根据某些特别突出的情况，他意识到在"船舱"这种地方摆架子是无济于事的，态度才缓和了一些，转向佐西莫夫发问，尽管语气仍有几分严厉，但显得客气些了。他一字一顿地问道：

"请问谁是大学生或当过大学生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先生？"

佐西莫夫慢腾腾地动了动身子，本来要回答的，可拉祖米欣没被问到却立刻抢先答道：

“躺在沙发上的就是！您有何贵干哪？”

这句不拘礼节的“有何贵干”，使举止古怪的先生十分尴尬。他差点儿把脸转向拉祖米欣，但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又迅速朝佐西莫夫回过头去。

“这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佐西莫夫朝病人点了点头，懒懒地说道，然后打了个哈欠，而且不知为什么，嘴张得异乎寻常的大，而且异乎寻常地长时间这么张着。接着他慢腾腾地把手伸进西装背心的口袋，掏出一块硕大的凸面金表，打开盖看了看，又慢腾腾、懒洋洋地把表放回了衣袋。

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一直默默地仰面躺着，虽然脑子里没想什么，却也死死盯着进来的先生。他那张脸不再冲着墙纸上奇异的小花，显得格外惨白，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痛苦，仿佛刚刚动过疼痛难忍的手术，或者刚刚受过一场刑讯。但进来的先生逐渐引起他越来越多的注意，继而是困惑，然后是怀疑，甚至是恐惧。当佐西莫夫指着他说“这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时候，他甚至突然迅速抬起身子，仿佛一跃而起坐在床上，用近乎挑衅但却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说：

“对，我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何贵干？”

来客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郑重其事地说：

“我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我真心希望我的名字对于您并非完全陌生。”

拉斯柯尔尼科夫预料的完全不是这个，所以他茫然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什么也没回答，似乎彼得·彼得罗维奇这个名字他真是头一次听到。

“怎么？莫非直到现在您尚未听到任何消息？”彼得·彼得罗维奇有些不快地问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听了没说话，却慢悠悠将头贴到枕头上，

双手抱着脑袋凝视起天花板来。卢仁的脸上露出愁容。佐西莫夫和拉祖米欣更加好奇地端详着他，最后他显然感到窘迫了。

“我约莫着算过，”他含混不清地说，“信发出有十多天了，甚至差不多两个礼拜了……”

“听着，您干吗老是站在门口？”拉祖米欣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既然您有事要说，请过来坐下说吧。您和纳斯塔霞两个人在那里站着不觉得挤吗？纳斯塔休什卡，靠边一点儿，让他走过来！来吧，坐到这儿的椅子上！挤进来吧！”

他把自己的椅子从桌边朝外挪了挪，在桌子和自己膝盖之间腾出了一块空间，稍显费力地等待客人“挤进”这个缝隙。这一时机选得极好，叫人无法拒绝，客人连忙跌跌撞撞地挤着穿过狭窄的空间。够到椅子后，他坐了下来，疑惑地望着拉祖米欣。

“不过，您不必感到不安，”拉祖米欣贸然说道，“罗佳生病已经五天了，有三天神志昏迷，现在醒了过来，甚至有了食欲。这里坐着的是为他看病的大夫，刚刚给他做过检查。我是罗佳的同学，也曾经是大学生，眼下在照顾他。因此，您甭管我们，也不必过于拘束，继续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谢谢您。不过我在这里谈话，会不会打搅病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向佐西莫夫问道。

“不会，”佐西莫夫含糊地说，“反倒能使他打起精神来。”说罢又打了个哈欠。

“哦，从清早起他就恢复神智了！”拉祖米欣接着说道。他那亲切自然的样子显得极为真诚和善，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想了想就鼓起了勇气，或许这里部分的原因是这个衣着不整、说话无礼的人自报是大学生吧。

“您的母亲……”卢仁开口说。

“哼!”拉祖米欣大声哼了一下。卢仁疑惑不解地看了看他。

“没事，我没什么，您接着说吧……”

卢仁耸了耸肩。

“……我还在她们那里的时候，您母亲就开始给您写信了。到达这里后，我故意拖了几天才来看您，以便确有把握您已知情。可是现在令我惊异的是……”

“我知情，我知情!”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大声嚷了起来，声音中流露出难以忍受的恼恨。“原来您就是那个未婚夫？啊，我知道了……这就够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无疑大受屈辱，但却闷声不响。他急切想弄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

与此同时，稍微朝他转过身子来答话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怀着一种特别的好奇心重新又仔细打量他，仿佛直到现在都还没能看清他，或是他身上有什么新东西令他惊讶。为此，拉斯柯尔尼科夫还特意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的确，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整个外表，有某种特殊之处令人吃惊，仿佛正是为了证实方才不客气地赠与他的称号“未婚夫”。首先，看得出来甚至是一目了然：彼得·彼得罗维奇竭力利用在京都的这几天时间，赶紧打扮修饰自己，好等未婚妻来。这事倒也完全无可非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彼得·彼得罗维奇那种过于自满，以及意识到自己全身焕然一新而怡然自得，也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是未婚夫嘛。他全身衣服都是刚从裁缝那里订做来的，而且都很合身。若说不好，那只有一条：装束太新，用意也暴露得太明显。就连那顶款式讲究的崭新的圆礼帽，也证实了他的用意，因为彼得·彼得罗维奇不知怎的对它特别珍惜，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还有那副雪青色的精美的正宗朱旺式手

套[1]，仅凭他不戴在手上而只是拿着给人欣赏，也就同样暴露出他的用意。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服装，以浅色和嫩色为主调。他穿着一件挺漂亮的浅褐色夏季上衣，一条轻柔的浅色裤子，同样浅色的西装背心，新买的薄衬衣，还系着粉红条纹的极薄的细麻布领带。妙还妙在所有这一切同彼得·彼得罗维奇的面容十分相称。他的脸容光焕发，甚至也称漂亮，本来就显得年轻，不像四十五岁的人。深黑的络腮胡，犹如两块肉饼巧妙地从两边遮住面颊，在刮得锃亮的下巴上密集成一团，显得非常漂亮。就连他那仅有几根银丝的头发，虽然在理发店梳洗烫过，并不因此显得可笑，也没有像德国人烫发去举行婚礼的那副愚蠢模样。如果说这张相当漂亮、相当神气的脸真的引起人的反感和厌恶，那就全是出于其他原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毫不客气地把卢仁先生打量一番之后，愤愤地笑了一下，头又躺到枕头上，像先前一样看起天花板来。

但是卢仁先生镇定下来，似乎决定暂不理会所有这些古怪的举动。

“看到您的这种状况，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又开口说起来，极力打破沉默，“假若知道您身体欠佳，我早来看您了。但不瞒您说，事务缠身啊！……在枢密院里，我还有一件关于律师方面的重要事务需要处理，更不用说您能够猜得着的那些该张罗的事了。也就是说，我时刻等待着您母亲和您妹妹的光临……”

拉斯柯尔尼科夫身子动了一下，似乎想说点什么，脸上显露出激动的神情。彼得·彼得罗维奇停了一下，等他开口，可什么也没等到，于是继续说：

① 因法国手套制造商克萨维·朱旺而得名。

“……随时等她们来。我已经找了一套住房，让她们来了先住下……”

“房子在哪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离这儿很近，是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那是在沃斯涅先斯基大街，”拉祖米欣插话说，“有两层是旅馆，是商人尤申开的，我去过。”

“是的，是旅馆……”

“那地方可糟糕透顶：肮脏不堪，臭气熏天，而且是个不太令人放心的地方，常常出事，住的什么人都有！……我自己去过那里，也是同一桩不怎么光彩的事有关。不过，房租倒很便宜。”

“我自然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情况，因为我是新来的，”彼得·彼得罗维奇用意微妙地反驳说，“不过，话说回来，那两个房间非常——非常干净，再说只住很短的时间……我已经看好了一套真正的房子，就是将来要住的套房，”他转向拉斯柯尔尼科夫，“现在那房子正在装修，我自己暂时也挤在莉佩韦泽太太开的旅馆里，离这儿只有几步远，是与我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合住的套房，正是他向我推荐了巴卡列耶夫旅店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慢吞吞地说道，仿佛想起了什么。

“对，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他是部里的职员。您认识他?”

“啊……不……”拉斯柯尔尼科夫答道。

“对不起，我听您提问，以为您认识。我曾是他的监护人……一个蛮可爱的年轻人……而且很细心……我喜欢结识年轻人，因为能从他们身上知道些新东西。”彼得·彼得罗维奇用

企盼的目光看了看所有在场的人。

“是哪个方面的呢?”拉祖米欣问道。

“可以说是指最严肃的、最实质的方面,”彼得·彼得罗维奇急忙接过去说,仿佛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不瞒您说,我已经有十年没来彼得堡了。我们所有的这些新闻、改革、思想,所有这些也传到了我们外省,不过要想看得清楚、全面,那就得到彼得堡来。喏,只有观察我们的年轻一代,才能有最多的见识,最好的了解,这就是我的看法。我得承认:我极其高兴……”

“高兴什么?”

“您的问题太广泛了。也许我说得不对,但我觉得我看到了更加敏锐的眼光,可以说看到了更多的批评精神,更多的实干精神……”

“是这样。”佐西莫夫漫不经心地说。

“你瞎说,没有什么实干精神,”拉祖米欣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实干精神很难获得,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差不多有两百年一直无所作为① ……思想嘛,倒很不少,”他转向彼得·彼得罗维奇说,“善良的愿望也是存在的,虽然还很幼稚。甚至还能看到正直公道,尽管这里面藏着各种骗子,多得数不胜数。然而,实干精神却是没有的!实干精神谈何容易啊。”

“我不赞成您的观点,”彼得·彼得罗维奇反驳道,显然很

① 拉祖米欣所说的这句话,也反映了作者于19世纪60年代初在《时代》和《时世》上的观点,即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使知识分子阶层脱离人民,从而无所作为。他在《时世》上发表的文章的手稿上也包含有这种看法。

有兴致，“当然喽，人们也有头脑发热和失误的时候，但对人也应当宽容一些。头脑发热恰恰证明了对事业有热情，又说明这事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尽合理。如果说没做成许多事，那也是因为时间有限。关于手段我且不说。我个人的观点是，也并非无所作为，还是做了一些事：传播了新的有价值的思想，出版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作品，取代了以前那些幻想性作品和浪漫主义作品，文学显得更加成熟了，许多有害的偏见得到根除，遭到嘲笑……一句话，我们毅然割绝了与过去的联系。这一切，依我看，已经是干了实事……”

“老一套！卖弄！”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说道。

“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没有听清，因而问了一声，却没有得到回答。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佐西莫夫急忙插了一句。

“不是吗?”彼得·彼得罗维奇朝佐西莫夫投过愉快的一瞥，继续说道，“您自己也会承认，”他接着转向拉祖米欣，但已经流露出某种得意和自满的味道，差点儿没加上“年轻人”这一称呼，“已经有所成就，或者按人们现在的说法，是有了进步，至少就科学和经济情况而言是这样……”

“老生常谈!”

“不，不是老生常谈！比如人们一直对我说：‘去爱人吧’，于是我就去做了，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彼得·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也许说得过于急切了，“其结果是，我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其中一半分给了他人，于是，我们俩都半裸着身子，正如俄国谚语所说：‘同时追数兔，一只逮不住。’科学则告诉我们，爱他人先应该爱自己，因为世上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

基础的。[①] 只要爱你自己，那你就会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你的衣服也就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经济学的道理补充说，社会上有保障的个人越多，换句话说衣服完好的越多，那社会的基础也就越牢固，社会公众的事也就办得越好。因此，当我仅仅为自己而发财致富时，我也就是为大家而发财致富，那结果也就使周围的人不只是得到一件破衣服，而且这已经不是出于个别人偶尔的恩赐，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富裕。这一思想并不复杂，不幸的是久久未能风行，因为被笼罩在狂热和幻想之中，其实要想懂得这个道理，似乎并不需要多少才智……"

"对不起，我就没什么才智，"拉祖米欣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因此我们就此结束这个话题吧。要知道，我讲这个是有用意的，可这类自慰的空谈，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所有这一切近三年里早令我极度厌烦，以至于别人在我面前谈论时，我都要脸红。当然喽，您急于炫耀自己的学识，这完全可以原谅，我不会见怪。我刚才只是想知道一下您是干什么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瞒您说，有太多各式各样的企业主涉足公众事业，可不管插手什么事情，总为着自己的利益把它歪曲得不成样子，结果整个事情被彻底糟蹋了。好啦！说到这儿吧。"

"请原谅，先生，"卢仁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不满地开口反驳道，"您这么毫不客气，是不是想说我也是一个……"

"哦，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我岂敢！……够了，不说

---

① 这句话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伦理学家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接触过边沁的著作，在他于 1844 年 9 月 19 日致 П. А. 卡列平的信中曾谈到边沁。这里同时也是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进行争论。

了!”拉祖米欣断然说。他突然朝佐西莫夫转过身子，跟他谈起先前的话题。

彼得·彼得罗维奇相当聪明，立刻表示相信他的解释。他决定再过一两分钟就离开这里。

“我们现在已经相识了,”他转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我相信，等您康复之后，鉴于您所知道的原因，我们的关系会更加密切……我特别祝愿您健康……”

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连头也没回。彼得·彼得罗维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定是来抵押东西的人杀的!”佐西莫夫肯定地说。

“不错，一定是抵押东西的人!”拉祖米欣随声附和着说，“波尔菲里还没透露自己的看法，可已在传讯在她那儿抵押过东西的人啦。”

“传讯在她那儿抵押过东西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问道。

“是的，怎么啦?”

“没什么。”

“他是从哪儿找到他们的?”佐西莫夫问道。

“一些人是科赫讲出来的，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写在了包东西的纸上，另有一些人是听到消息后自己主动去说明的……”

“那个坏家伙一定是诡计多端的惯犯！多大胆！多残酷!”

“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拉祖米欣接过话茬儿，“这正是使你们判断失误的地方。依我说，他既算不上诡计多端，也不是惯犯，或许这是他第一次犯罪呢！如果把他看成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坏蛋，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而如果把他看成是没有经验的新手，结论则是他靠了偶然的机会才侥幸脱身，什么样的偶然性没有呢！或许他连会出现什么障碍都没有事先想到呢！他

是怎么作案的呢？拿了点只值一二十卢布的东西，塞满口袋，乱翻了一通老太婆的箱子和一堆破烂。可是在五斗柜最上面的抽屉里，在首饰盒里，人们发现光是现金就存了一千五百卢布，更不用说票据了！可见，他压根儿不懂怎么抢劫，只会把人杀掉！这是头一回作案，我跟你说，这是头一回作案，乱了手脚！他能逃脱不是策划得好，而是偶然侥幸！”

“我想，你们是在谈论前不久一个老太婆、一个官吏遗孀被人谋杀的事吧？”彼得·彼得罗维奇转向佐西莫夫插嘴说。他已经拿起了帽子和手套站在那里，但临走前还想说几句有见识的话。他显然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一时虚荣心压倒了理智。

“是的。您也听说啦？”

“那当然喽，是邻居嘛……”

“详细情况知道吗？”

“那倒不敢说。但是，这一案件的另一面或者说一连串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且不说最近五年来下层阶级里犯罪数量有所增加，且不说各个地方接二连三发生的抢劫和纵火案，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上层阶级的犯罪数量也同样在增加，或者说是在同步增加。这里听说是从前的大学生在大道上抢劫邮车，那里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居然制造假钞。莫斯科抓获了一个伪造最近发行的有奖债券的团伙，其主要的参加者中，有一个竟是讲授世界史的大学讲师①。还有，我国驻外使馆的一个秘书，由于金钱问题和神秘的原因，被人打死

---

① 1865年莫斯科市确实破获了一个类似的犯罪团伙，其中一个成员是世界通史教授，他名叫亚历山大·涅奥菲托夫，关于他的消息不能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震惊，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

了[1] ……如果现在这个放债的老太婆是被向她抵押物品的人杀掉的，那么很有可能此人也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因为庄稼汉是不会去抵押金器的。这么一来，又该怎样解释我们社会文明阶层的道德败坏呢?”

“经济上发生了许多变化[2] ……”佐西莫夫回答说。

“怎样解释呢?”拉祖米欣接住了话头，“正好用根深蒂固的不善实干来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您说的那位莫斯科的讲师，对为什么伪造债券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呢?‘大家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发财，因此我也想迅速地变得富有。’[3] 确切的话我记不得了，但那意思是想无代价地、迅速地、毫不费力地弄到钱！人们习惯了过现成的生活，靠别人牵着走，吃嚼过的饭。喏，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后，各色各样的人纷纷显出原形了[4] ……”

“那么，道德怎么办呢？或者说准则到哪里去了呢？……”

“您何必着急呢?”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插嘴说，“这正好符合您的理论嘛!”

---

① 指 1865 年发生的 A. 恒基坚柯案件。他是退役俄国军官，因未得到返国的金钱资助，在巴黎暗杀了俄国使馆的秘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记事簿里提到此事。

② 当指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③ 这里的犯罪动机让人联想到作者在手稿中曾经写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我想养活自己和母亲……”特别是在致米·尼·卡特科夫的一封信（1865 年 9 月）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谈到《罪与罚》的构思：一个被学校开除了的大学生，要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目的是摆脱自己的生活困难，并且使生活在一个小县里的母亲幸福起来，使他在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的妹妹能够免受地主的欺凌。

④ 指 1861 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下引起的思想和社会混乱。

“怎么叫符合我的理论呢？”

“若是实行您刚才宣扬的观点，结果就是说：人是可以宰割的……”

“得了吧！”卢仁大叫起来。

“不，不是这样！”佐西莫夫做出了反应。

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那儿脸色苍白，上嘴唇不停地颤动，呼吸艰难。

“什么事都有个分寸，”卢仁继续自负地说道，“主张一种经济思想，并不意味着叫你去杀人，只要设想一下……”

“真是这样吗？”拉斯柯尔尼科夫那因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又一次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在他的话音里还听得出一种羞辱他人的快意。“您真的对您的未婚妻说过……那是在她接受了您的求婚之后……您说最感到高兴的是……她出身穷苦……因为娶个穷妻子最合算，以后可以对她发号施令……可以因为对她施了大恩大德而随便辱骂她？……”

“可敬的先生！”卢仁十分恼怒地喊叫，脸涨得通红，一时不知所措，“先生，怎么可以这样歪曲人家的意思！请原谅，我得跟您讲清楚，您听到的传闻，或者说得恰当些，您得知的消息，是毫无依据的，而且我怀疑有人……总之……这支利箭……总之，您母亲……她尽管人品高尚，但我已感到她的想法过分热情和浪漫……不过，我万万没想到她会把这事如此异想天开地曲解……最后……最后……”

“您知道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叫道，他从枕头上欠起身子，锐利的目光逼视着他，“您知道吗？”

“什么？”卢仁停下了，一副气恼的、挑衅的样子。沉默持续了几秒钟。

“要是您再……胆敢提一句我母亲……哪怕就一个字……

我就叫你从楼梯上滚下去！”

“你怎么啦?”拉祖米欣叫道。

“啊，原来如此！”卢仁脸色变白，咬紧了嘴唇，“先生，听我说，”他竭力克制着自己，但还是显得气急败坏，“从一进门我就看出了您不友好，但我特意留在这里，想要多了解一些。本来我是可以原谅一个病人和亲戚的，可是现在……对您……永远都不会原谅……”

“我不是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喊道。

“那更是……”

“见你的鬼去吧！”

卢仁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自顾自站起来了，在桌子、凳子间蹭出去。拉祖米欣站起身给他让路。卢仁没看任何人，甚至没对早已示意他不要打扰病人的佐西莫夫点一下头，弓着身子走出门的时候，特别小心地把帽子举到齐肩。就连他那弯曲的脊背此时仿佛也显示他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怎么能，怎么能这样?”疑惑不解的拉祖米欣摇了摇头说。

“走开，所有的人都给我走开！”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狂地叫道，“你们到底离不离开，你们这些折磨人的家伙！我不怕你们，现在我谁也、谁也不怕！走开，你们离我远点！我想一个人待着，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我们走吧！”佐西莫夫向拉祖米欣点点头说。

“天哪，难道能就这么把他丢下。”

“走吧！”佐西莫夫坚决地重复说，便走了出去。拉祖米欣想了想，跑出去追他。

“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可能会更糟，”已经在楼梯上的佐西莫夫说。

“不能刺激他……”

“他到底怎么了？”

“要能往好的方面触动他一下，那就好了！方才他挺有精神的……你知道吗，他心里肯定有事！一件放不下的事，折磨他的事……我担心这一点，一定是这样！”

“这位先生可能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吧！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得出，他要娶他的妹妹，罗佳生病以前收到一封信，信里提到过这件事……”

“是的，他来的真他妈不是时候；他也许把事情完全弄糟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对一切都很冷漠，对一切都不愿谈，唯有杀死人的那件事，挺让他激动的……”

“对呀，对呀！”拉祖米欣随着说，“太注意到了，他对这事既关心又害怕。就在他生病的那天，在警察局里，人家把他吓着了；他晕了过去。”

“晚上，你再把这事对我详细讲讲，然后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我对他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半小时后我再来看看他……不过，炎症是不会有的……”

“谢谢你！到时候我在帕申卡那儿等你，让纳斯塔霞去看着他……”

就剩下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人了，他不耐烦地阴郁地望着纳斯塔霞。但她仍拖延着不走。

“你喝茶吗？”她问。

“待会儿！我想睡觉！你出去吧……”

他焦躁地把脸扭向墙壁，纳斯塔霞走了出去。

第 六 章

可是她刚一出去，他就爬起来，用门钩把门闩上，打开方才拉祖米欣带来的那包由他重新捆上的衣服，就开始穿戴起来。说也奇怪，他仿佛突然彻底平静下来；既没有不久前那样的疯疯癫癫，精神错乱，也没有像近几天那样的张皇失措，胆战心惊。这是奇异的骤然镇静的头一刹那。他动作认真而明确，显现出坚定的意图。“今天就得解决，今天就得解决！……”他喃喃自语道。当然，他知道自己还很虚弱，但他的精神高度集中，异常的沉着和坚定，并赋予他力量和自信；不过他希望不要在大街上摔倒。穿好所有的新衣后，他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想了想就把它们都装进口袋里，有二十五个卢布。他又把拉祖米欣拿十卢布买衣服找回的那些五戈比的铜币也带上了，然后悄悄地摘下门钩，走出了房间。下楼时，他又向那个完全敞开着的厨房瞥了一眼：纳斯塔霞正背对着他，俯下身在吹旺女主人的茶炊。她什么也没听见。谁会想到他要出去呢？一分钟后，他已经在大街上了。

已是八点钟的样子，太阳就快落山。天气还像从前一样闷热，但是他却贪婪地吸了一口这难闻的、满是灰尘的、被城市所污染了的空气。他的头开始发晕，可突然间在他发红的眼睛

中、消瘦蜡黄的脸上，闪现一股巨大的冲力。他不知道，也没想过要去哪儿；他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切必须结束，就在今天，一次性解决，马上就解决；否则就不回家，因为他再也不想这样活着了。"该怎么结束呢？用什么法子结束呢？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愿去想它。他努力不去想什么，因为思想折磨着他。他只感觉到、只知道必须改变一切，不管用什么办法。他怀着十分强烈、毫不动摇的自信和决心一再地重复着一句话"不管怎么着"。

他依照老习惯，沿着平时散步的路，径直向干草市场走去。在离市场不远的马路上，一家小铺的前面站着一个黑头发的背着手摇风琴的年轻流浪乐师，他正拉着非常感人的情歌曲，给一位姑娘伴奏。那姑娘就站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十五岁光景，穿得像个小姐，一条钟式裙（旧时用细骨头架撑起的那种），一件短斗篷，一副手套，还戴一顶插着火红翎毛的草帽；这些衣着全都又旧又破。她正在用街头卖唱的那种颤抖却又悦耳、嘹亮的声音唱着那情歌，巴望那家小铺能赏她两个戈比。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仅有的两三个听众边停住了脚步，听了一会儿，掏出一枚五戈比的硬币，塞到姑娘的手里。正唱到最感人处，那姑娘忽然停住了，她是当真不唱了，急躁地冲着拉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喊道："行了！"于是，两个人就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往前走，到下一家店铺去了。

"您喜欢街头听卖唱的吗？"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对一个刚才和他一起站在手摇风琴边的不太年轻的过路人说。这个人一副游手好闲[①] 的样子。那人非常吃惊地看了他一眼。"我喜

---

① 原文是用俄文字母写的法语 српlнер。

欢，”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说，但是他那副样子好像是在谈一件与街头歌唱根本无关的事，“我喜欢听那种——在寒冷的、漆黑的潮湿的秋夜，在手摇风琴伴奏下的歌唱。一定要是潮湿之夜，那时，所有过路人脸上都是一副苍白泛青的病容。要是没有风，湿漉漉的雪花一直往下飘，这样更好，您懂我的意思吗？还有瓦斯灯透过雪花闪闪发光……”

“我不懂……请原谅……”那位先生嘟囔道。他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问话和古怪的样子吓了一跳，走到马路的另一侧去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向前走去，来到干草市场的那个角落，出事那天与丽莎维塔谈话的那个小买卖人和他的婆娘就在这儿做生意。但是他们今天没来。认出了地方后，他便停住了脚步，四处望了望，转身跟一个站在一家面粉店门口发呆的、穿红衬衫的小青年攀谈起来。

“不是有个小买卖人在这个拐角上做生意吗，跟一个乡下女人，就是他老婆，啊？”

“这儿的人都是做生意的，”小伙子傲慢地打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他叫什么名字？”

“洗礼的时候起了什么名，就叫什么名呗。”

“你也是扎拉伊斯克人吧？是哪个省的？”

小伙子又看了看拉斯柯尔尼科夫。

“尊敬的先生，我们那儿不是省，只是个县。从前是我兄弟来，我待在家里，我不知道……请您多多包涵了，尊敬的先生。”

“楼上是家小酒馆吗？”

“是家饭店，还有台球室呢。公主们[①]也会在这儿出现的……再好不过啦！”

拉斯柯尔尼科夫穿过了广场。那边角落里站着一大群人，全是庄稼汉。他打量着人们的脸，费力地挤到人群最密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很想跟所有的人聊聊。但是庄稼汉们不理睬他，大家一帮一帮地聚在一起吵嚷不休。他站住想了想，就向右拐顺着人行道，朝 B 大街的方向走去。一出广场，他就走进一条小巷子里……

他以前也经常穿过这条由广场通向花园街的弯曲不长的小巷。最近，每当他心烦的时候，甚至特别想到这一带来溜达溜达，“以便烦上加烦”。现在他什么也没想，就走进去了。这儿有一幢很大的房子，里面全是酒铺和饮食店。不断有女人从这幢房子里跑出来，她们的衣着很随便，就跟到邻居家串门时穿的一样，不戴帽子，只穿一件连衣裙。她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人行道上的几个地方，主要是在通往地下室的斜坡旁，从那儿再往下走几个台阶就可以进入各种各样非常地道的寻欢作乐场所[②]。其中的一处，这时传出一阵阵响彻大街的敲击声和喧哗声，吉他叮咚作响，还有人在唱歌，非常热闹。一大群女人挤在入口处，有坐在台阶上的，也有坐在人行道上的，还有一些站在那儿聊天。旁边马路上，一个喝醉了的士兵在闲逛，嘴里叼着烟卷儿，大声骂人，好像是想进某个地方，可又忘了往哪儿走。两个衣衫褴褛的人在对骂，还有一个喝得烂醉的人横躺在马路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一大群女人旁边停了下来。她们在聊天，声音很嘶哑；女人们都身着印花布连衣裙，脚踩山羊

---

① 指妓女或卖唱女郎。

② 指妓院，据说当时此处有三家妓院。

皮矮腰皮鞋，没戴帽子。她们有些已经四十来岁了，有些还不过十七岁，几乎所有人都被打得鼻青眼肿。

不知为什么，那些从下面传上来的歌声、敲击声，还有喧闹声引起了他的兴趣……听得出那里有人在疯狂地跳舞，用鞋后跟打着拍子，四周是哈哈大笑声和尖声怪叫声，还有狂放恣肆的假嗓伴唱和吉他伴奏。

在入口处他俯下身子，一边好奇地从人行道往屋里张望，一边又聚精会神地、忧郁地、若有所思地听着。

你呀，我的可心的壮汉，
不要无缘无故地打我！

歌手唱得尖细婉转。拉斯柯尔尼科夫很想听清楚唱的是什么，好像事情的关键全在于此。

“要不要进去呢？”他想，“他们在哈哈大笑！是因为喝醉了。那么，我要不要也去喝个酩酊大醉呢？”

“您怎么不进去，亲爱的老爷？”一个声音相当响亮且没有十分嘶哑的女人问他。她还很年轻，甚至还不惹人讨厌——是这群女人中唯一一个不叫人讨厌的。

“瞧瞧，好漂亮的小姐！”他稍微直起身子，仔细打量她，答道。

她对他微微一笑。她很喜欢这句恭维话。

“您也潇洒极了。”她说。

“多瘦哇！”另外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说，“是不是刚出医院哪！”

“看上去倒像是将军的女儿，可就都是翘鼻子！”一个刚刚走过来的、略有醉意的庄稼汉突然插进来说，他身上的厚呢上

衣敞着衣襟，丑脸上露出狡猾的讪笑。“瞧瞧，多快活！”

“进去吧，来都来了！”

“好的，我进去！小甜心！”

他跌跌撞撞地走了下去。

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走他的路。

“请听我说，老爷！”姑娘跟在他后面喊他。

“什么事？”

她忸怩起来。

“善良的老爷，我随时都乐意陪您玩玩。只是这会儿见了您我就不好意思了。我的好人，就赏我六个戈比的酒钱吧！”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衣袋里掏了掏，摸出三个五戈比的硬币。

“瞧哇，这位老爷的心肠可真好！”

“你叫什么名字？”

“您就找杜克丽达好了。”

“哪能这样，这太不像话了，”突然人群中一个女人摇着头对杜克丽达说，“真搞不懂，你怎么能这样向人家要钱呢！要是我，早臊得无地自容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好奇地望着那个说话的女人。这是个三十岁上下的麻脸女子，一身青紫的伤痕，上嘴唇有点肿。她在责怪别人时，神情安详，态度认真。

“我在哪儿读到过，”拉斯柯尔尼科夫边走边想，“我在哪儿读到过，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犯人，处决前一个钟头说过或是想过，如果他不得不生活在高处，在悬崖上，在一块狭小的只够立足的崖面上，周围是深渊、海洋、永久的黑暗、永久的孤独和永久的狂风暴雨，如果他不得不站在只有一俄尺大小的

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即使这样活着，也比马上死去要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论怎样活着，只要能活着就好！[①] ……这话真的还是真理呀！竟有这样的真理！人可真卑鄙！”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骂别人卑鄙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是个卑鄙的家伙。”

他走到了另一条街上：“哎呀！‘水晶宫’。拉祖米欣刚才还提起过‘水晶宫’呢。我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对了，看报！……佐西莫夫说，他在报纸上看到过……”

“有报纸吗？”他走进一家宽敞、整洁的小酒馆问道。这家酒馆有几间屋子，不过很空。有几个客人在喝茶，较远的那间屋子里好像坐着四个人在喝香槟。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好像扎米托夫也在里面。只是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管他呢，在就在吧！”他想。

“来点儿伏特加吗？”跑堂的问。

“来一杯茶。拿几份报纸来，最近四五天的旧报纸，我会付给你喝伏特加的钱。”

“好的，先生。这是今天的报纸。伏特加也来点儿吗？”

旧报纸和茶都送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坐下来，开始找他需要的消息：“伊兹勒[②] ——伊兹勒——阿兹特克人——阿兹

①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记错了。他所说的并非判处死刑的犯人，而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第 11 卷，第 2 章）中被敲钟人夸西莫多推下钟塔的神父，神父跌在钟塔下的水槽上，水槽摇摇欲坠，下临两百多英尺的深渊，他站的地方只有两英尺见方。“他在绝望之余从心底祷告上苍，让他就在那个两英尺见方的处所度过余生，哪怕待上一百年也行。”

② 彼得堡郊外“矿泉”花园的主人，19 世纪 60 年代报章对他多有报道，广为人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记事簿（1862—1864）中提到他。

特克人——伊兹勒——巴尔托洛——马西莫[1] ——阿兹特克人——伊兹勒……呸，真是活见鬼！啊，这儿有几则消息：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摔下去——一个市民酗酒丧命——彼斯卡[2]发生火灾——彼得堡区失火——又是彼得堡区失火——还是彼得堡区失火——伊兹勒——伊兹勒——伊——马西莫——哦，在这儿……”

他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那则消息，立即读了起来；一行字一行字在他眼前跳跃，他读完了整篇报道后，又急切地翻看以后几天的报纸，搜寻最新的消息。翻看报纸时，由于急不可待，他的双手在颤抖。突然有个人在他旁边坐下，就在桌子跟前。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扎米托夫，他还是老样子，手上戴着戒指，衣服上挂着表链，抹了油的鬈曲黑发梳成中分，一件考究的西装背心，稍微有点破旧的常礼服和一件不大干净的衬衣。他很开心，至少在愉快地、和蔼地微笑。由于喝了香槟酒，他那黝黑的脸上微微泛出了红晕。

“怎么，您在这儿呀?”他疑惑不解地问，而那语气好像是跟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识很久了似的，“昨天拉祖米欣还对我说起过您，说您还昏迷不醒呢。真怪！要知道我还去探望过您……”

拉斯柯尔尼科夫早知道，扎米托夫一定会走过来。他把报纸放在一边，转脸面向扎米托夫。他的嘴上挂着一丝讥笑，讥

---

① 1865年彼得堡各报大量报道美洲侏儒来俄展出的消息。据说矮人马西莫（或马克西莫）（少年）和巴尔托洛（少女）均为墨西哥古代阿兹特克人（印第安族）的后裔。

② 彼斯卡在当时是彼得堡的一个区，在苏沃罗夫大街以外；彼得堡区则在涅瓦河的对岸，与市中心隔河相望。此处多木屋，故常有火灾。

笑里又显露出一种新的焦躁不安。

“我知道您去过，”他回答说，“听说了。找我的短袜……您知道，拉祖米欣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您和他一起到拉维扎·伊凡诺芙娜家里去过，就是那天，为了她，您一个劲儿地冲那个波罗赫中尉使眼色，可是他什么也不明白，您还记得吗？怎么会不明白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您说是吧？”

“他那个人很爱惹事的！”

“波罗赫吗？”

“不，您的朋友拉祖米欣……”

“您过得挺不错呀，扎米托夫先生；不花一分钱就能到最开心的地方去！刚才又是哪位给您斟香槟酒来着？”

“哦，我们……一起喝点儿酒……有人给我斟酒啦?!”

“酬劳吗！您什么都可以享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没什么，小伙子，没什么！”他拍了拍扎米托夫的肩膀补充说，“我这么说没什么恶意，‘只是出于友爱，开个玩笑罢了’，就跟你们的那个办事员在受理老太婆的案子时，揍米季卡的时候说的那样……”

“您是怎么知道的？”

“也许，我比您知道的还多呢。”

“您这人真是有些古怪……大概还病得不轻。您不该出来……”

“您觉得我很怪？”

“是的。您这是在看报纸吗？”

“看报。”

“好多是讲火灾的……”

“不，我看的不是火灾①的消息。”这时，他神秘兮兮地看了扎米托夫一眼，讥笑着撇撇嘴，“不，我读的不是火灾消息，”他冲扎米托夫使个眼色继续说，“您得承认，可爱的年轻人，您非常想知道我在看什么，对吗？”

“一点儿也不想，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难道问问也不行？您怎么总是……”

“听着，您是个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不是吗？”

“我读到中学六年级，”扎米托夫有些自负地回答道。

“读到六年级！哎呀，你呀，我的小麻雀！留着个分头，戴着枚戒指——很富有嘛！嘿，多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说到这儿，拉斯柯尔尼科夫直冲着扎米托夫的脸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扎米托夫急忙躲开了，他倒不是受了委屈，而是觉得很奇怪。

“哎呀，这个人可真怪！”扎米托夫很严肃地说，“我觉得您一直在说胡话。”

“我说胡话？你这个小麻雀才瞎说呢！……我很古怪，是吗？您对我感兴趣吧？啊，感兴趣吗？”

---

① 关于早在1862年5月即开始发生的这些火灾，《时代》杂志曾这样写道：“在彼得堡开始发生的火灾，后来又转而燃向了俄罗斯的各个角落；总共发生过多少场火灾，请你们原谅，我们并没有统计过；也许，并不比往年多，或者说，并不比往年多多少，但是，恐惧使人瞪大了眼睛：如今，每一个火灾消息都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因此，火灾的次数也就显得更多了。”（见《时代》，1862年，第7期，第3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曾打算在《时代》上发表两篇文章，以批驳报刊上说的关于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是纵火犯的那些谬论，但这两篇文章都没能通过审查。据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说，在托尔库奇市场发生火灾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去找他，要他去对青年学生施加影响，让他们多加小心，因为警方已经在散布谣言，说是大学生们点的火；遭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拒绝。——俄编注

"感兴趣。"

"那么就是说，你想搞清楚我读的找的是什么消息？看看吧，我叫他们拿来了多少报纸！很可疑，是吗？"

"哦，那您说吧。"

"耳朵竖起来了吗？"

"干吗，竖起什么耳朵？"

"竖起什么耳朵，我以后再告诉你。现在呢，我最亲爱的朋友，我要向您声明……不，还是说'向您承认'好些……不，这也不对，应该说'我招认，而您做笔录'——就是这样！那么我招认，我读的，我关心的……我在找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眯起眼睛，等了一会儿，"我找的，我来这里的目标，就是有关谋杀那位官太太的新闻，"他把脸贴近扎米托夫的脸，最后，几乎耳语似的说出这些。扎米托夫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也没把脸躲开。后来，扎米托夫觉得最为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

"您读那消息又怎么样呢？"突然他不解又厌烦地叫道，"关我什么事！跟我有什么相干？"

"就是那个老太婆，"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耳语似的说，对扎米托夫的叫喊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您还记得吗，就是在警察局里你们说起她的时候，我晕过去了，就是那个老太婆呀。这下，总该明白了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总该明白了'？"扎米托夫几乎是担心地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呆板严峻的脸孔霎时变了样，他突然又像先前一样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似乎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此时他不由得清晰记起不久前的那一刻：他拎着斧子站在门后

面，门钩在跳动，门外的人破口大骂，想要闯进来，而他突然很想对他们大声叫喊，同他们对骂，冲他们吐舌头，戏弄他们，讥笑他们，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哈哈大笑。

"您要么是疯了，要么是……"扎米托夫说着突然停住，好像被脑子里骤然闪过的念头给吓住了。

"要么？什么'要么'？要么怎样了？快讲啊！"

"没什么！"正在气头上的扎米托夫回答说，"全是胡思乱想！"

两个人都沉默了。经过一阵突发的大笑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变得若有所思、忧郁起来。他的胳膊肘支撑在桌子上，一只手托着头。他仿佛完全忘记了扎米托夫。沉默持续了好长时间。

"您怎么不喝茶？要凉了，"扎米托夫说。

"哦？什么？喝茶？……好吧……"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大口，又把一块面包放进嘴里。他看了一眼扎米托夫，突然好像什么都想起来了，好像猛醒过来：那一刻，他的脸上又恢复了最初那种讥笑的表情。他继续喝茶。

"最近这类诈骗案可太多了，"扎米托夫说，"就是前不久，我在《莫斯科新闻》上看到，在莫斯科逮捕了一大批假币制造者。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伪造钞票。"

"哦，这种事很久以前就有了！还是一个月前我就在报上看到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平静地回答，"那么，照您看，这些人都是骗子了？"他冷笑着补充了一句。

"怎么不是骗子呢？"

"他们？他们都是孩子，一些 бланбеки①，不是什么骗子！

① 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法语：毛孩子。

为了干这个事，他们纠集了整整五十个人哪！难道可以这样做吗？干这种事，三个人就已经多了，而且相互间还要非常地信任，要胜于相信自己！否则，一个人喝醉了，胡言乱语，泄露了秘密，那一切就都化为乌有了！都是些毛孩子！雇佣了一些不可靠的人去银行事务所兑换钞票：办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信赖初次谋面的人呢？且就假定这些毛孩子得手了，假定每个人都换来一百万卢布，那么，以后呢？一辈子怎么过呢？每个人一生都将和别人牵扯在一起了！还不如去上吊呢！其实，他们甚至连钞票也不会兑换：一个人到事务所去兑换，拿到了五千卢布，他的手就颤抖起来了。他只点了四千块，剩下的那一千，点也没点就收下了，他只想把钱放进口袋，快点逃离这里。这样，就引起了怀疑。一切都叫这个笨蛋给搞砸了！难道可以这样去干吗？"

"是说他的手发抖吗？"扎米托夫随着说，"不，这是可能的。不，我完全相信，这是可能的。有些时候是会挺不住的。"

"这也挺不住？"

"您难道能挺得住吗？不行，我可挺不住！就为得一百个卢布去干这么可怕的事！拿着假钞票——去哪儿呢？——到银行办事处去，那里的人是辨认假钞的能手哇，——不行，我会惊慌失措的。难道您不会慌乱吗？"

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又非常想"吐舌头"。他的脊背一阵阵感到发冷。

"我决不会那样个做法，"他兜着圈子说，"我会这样去兑换：我要把开始数的一千卢布反复点上好几遍，每张都要仔细看过，然后再点接下来的一千卢布。等数到一半的时候，我会从中抽出一张五十卢布的，对着亮光看，然后反过来，再对着亮光照照——看是不是假钞？'我担心，'我说，'我有个亲戚

不久前就因这个，损失了二十五个卢布。’接着我就把发生的事讲给他们听。当开始点第三个一千卢布的时候，我就说，‘哦，对不起，我觉得在点第二个一千卢布时好像在七百那里点错了，我很怀疑。’于是我就丢开第三个一千卢布，又去数第二个，——就这样数完五千卢布。全部数完后，我就从第五个一千卢布和第二个一千卢布中分别抽出一张钞票，再对着亮光照照，又疑惑地说，‘请换换，’——直到把那个办事员搞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该怎样把我摆脱掉为止！最后，一切全都办完了，我就该走了，该打开门离开了吧——不，很抱歉，我又返回去了，问个什么问题，要个什么解释，——要是我的话，就会这么做！”

“嘿，瞧您说的多可怕呀！”扎米托夫笑着说，“这只不过是讲空话罢了，真要是让您去做的话，肯定栽跟头。告诉您吧，依我看，不要说是我和您，就是那些老于世故的、不顾死活的人也不能担保这种事一定能得手。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一个例子：我们区有那么个老太婆被打死了。那个凶手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大白天地冒险干这种事，只是靠着奇迹才逃出去。即便是这样，他的双手还是发抖了，他连东西都没能抢走，已经挺不住了，从案情就能看得出……”

拉斯柯尔尼科夫像是受到了侮辱。

“能看得出！那你们怎么不去抓他呢，快去呀！”他幸灾乐祸地煽动着扎米托夫。

“当然会抓住他的。”

“谁？您吗？你们能抓住他？看您也是瞎蹦跶！你们主要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在挥霍钱，要是他原来没什么钱，现在突然开始大肆挥霍，你们就会断定，就是这个人了。照这样，就是一个小孩子也会把您给骗了，只要他愿意的话！”

“可不，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扎米托夫回答说，“一个人费尽心思杀了人，连命都豁出去了，可接着马上就到酒馆去挥霍，这样就给抓住了。正是在他们挥霍的时候才好抓他们。他们并不都像您那么有心计。要是您，自然是不会去酒馆的了，对吗？”

拉斯柯尔尼科夫皱起了眉头，凝神静气地看着扎米托夫。

“您好像是很贪心，还想知道，要是我的话，会怎么去做？”他不满意地问道。

“是想知道，”扎米托夫回答得很干脆，很认真。他说话的语气和看人的目光都变得非常严肃。

“很想吗？”

“很想。”

“那好吧，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这样去做，”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口说，又突然把脸凑近扎米托夫的脸，盯着看他，像是在耳语。这次扎米托夫竟然战栗了一下，“我会这样做：我拿到钱和物品，就从那儿离开，哪儿也不去，赶快到一个只有围墙、几乎看不见人影的偏僻地方，一个菜园子或者别的这种地方。事先我就在这个园子里看好一块一普特或是一普特半重的石头，也许从建房子那天起这块石头就躺在围墙的某个角落里了。搬起这块石头，下面会有个小坑，我就把东西和钱都放在这个小坑里。放好后，我再把石头堆在上面，恢复原样，再用脚踩实，然后我就离开那儿。一年过去了，我不去拿，两年过去了，我还不会去拿，三年过去了，我也不会去拿。好啦，就让你们去找吧！一点儿线索也没有，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您是疯子，”不知为什么扎米托夫也几乎耳语似的说道，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躲开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双眼闪光，脸色苍白得可怕；他的嘴唇抽搐了一下，颤抖起

来。他弯下腰，尽可能地靠近扎米托夫，嘴唇又开始微微地动，但没发出一点儿声音。这样持续了半分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控制不了自己，就跟当时门钩在门上跳动一样，一句骇人的话此时也在他的嘴唇上跳动，眼看就要脱口而出了，眼看就要讲出来了，眼看就说出口了！

“要是我杀了那老太婆和丽莎维塔呢？”突然他说出了口，但马上就清醒了。

扎米托夫惊诧地看了看他，脸色煞白像块桌布，不自然地苦笑了一下。

“难道这可能吗？”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拉斯柯尔尼科夫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您还是承认吧，您相信我说的话，对吗？说对了吧？”

“一点儿也不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不相信！”扎米托夫急忙说。

“终于落网了！你们抓住了小麻雀。既然您现在‘比任何时候也不相信’，那么就是说，您以前是相信的，对吗？”

“不，完全不是！”扎米托夫喊道，显然感到局促不安，“您这么吓唬我，就是要得出这个结论吗？”

“那么，您不相信啰？可是，当初我离开警察局后，你们在背后议论我什么来着？为什么我突然晕过去后，波罗赫中尉还要盘问我？喂，你过来，”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对跑堂的喊道，“多少钱？”

“总共三十戈比，”跑堂的跑过来回答道。

“再赏给你二十戈比去买酒喝。瞧，有多少钱啊！”他把攥着几张钞票的发抖的手伸向扎米托夫，“红票子，蓝票子，一共二十五个卢布。哪儿来的？新衣服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您忘了，我穷得一个戈比也没有哇！恐怕你们已经传讯过我的

女房东了吧……哎呀，好啦！Assez causé[①]！...最愉快的再会……”

他出去了，一种发狂似的歇斯底里使他浑身发抖。这其中也掺杂着几分难以抑制的愉悦。不过，他又很郁闷，已经疲惫不堪了。他的脸扭曲着，像是刚突发了一场大病似的。倦意越来越强地袭来。刚才他的劲头是突发的，是随着最初的刺激，随着最初的一股愤怒而涌出的，于是也随着这种感觉的减退而迅速减退。

扎米托夫独自一人留下后，在原地又坐了很久。他陷入沉思之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意中把他有关某一点的全部思维搅得乱七八糟，也使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看法。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是个笨蛋！”他确认。

拉斯柯尔尼科夫刚打开酒店大门，在台阶上突然与正进来的拉祖米欣撞了个满怀。他们两个仅一步之隔，谁也没看见谁，脑袋都差点儿撞在一起了。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两眼。拉祖米欣非常惊讶，但他的眼里突然闪现出了愤怒，真正的愤怒。

“哦，原来你在这儿呀！”他扯着嗓子大喊道，“你从床上溜走了！可我找你，甚至连沙发底下都寻遍了！还到阁楼上去找过！为了你，我差点儿没把纳斯塔霞揍上一顿……可你却待在这儿！我的罗季昂！这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实话！你说呀！你听见了没有？”

“就是因为你们全都让我烦得要死，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平静地说。

“一个人待着？可你还不能走动，脸还苍白得像块麻布，

---

① 法文：闲扯得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说的话之一，这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一个人物伏脱冷说的话。

甚至连气都上不来呀！你这个傻瓜！……你到‘水晶宫’里来做什么？你快给我招认！”

“让我走！”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完，想从他身旁过去。这下可把拉祖米欣气坏了，他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肩膀。

“让你走？你还敢说‘让我走’？你知道我现在要怎样对付你吗？我要把你一把抱住，再把你捆起来，然后夹在胳肢窝下，带你回家，把你锁起来！”

“听我说，拉祖米欣，”拉斯柯尔尼科夫轻声说，显得非常平静，“难道你还没看出来，我不想受你的恩惠？何必要对那些……不领你情的人施恩呢？尤其是那些对此感到难受的人？我生病之初，你干吗要找到我呢？也许，我很乐于一死了之呢？怎么，难道我今天向你表白得还不够明白吗，你在折磨我，我……讨厌你！你真是的，何必要折磨别人呢！我老实告诉你，你干的这一切严重妨碍我恢复健康，因为你老是不停地惹我生气！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也该住手，别再缠我了！再说，你还有什么权利强行阻拦我呢？难道你看不出，我现在说话头脑完全清楚吗？我该怎样才能，请你教给我，我该怎样才能让你不再纠缠我，不再施恩给我呢？就算我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就算我天生下贱好了，只是请你们大家别再缠着我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缠我了！别再缠我了！别缠我了！”

刚开始说的时候，他还很平静，甚至对自己已准备好倾泻的那些恶毒的话，事先就感到沾沾自喜，可是说到最后，他却变得狂怒起来，气喘吁吁，就跟不久前同卢仁讲话时一样。

拉祖米欣站着想了想，就放开了他的手。

“你见鬼去吧！”他小声地，差不多是若有所思地说。“站住！”拉斯柯尔尼科夫刚起身，他突然怒吼起来，“听我说。我现在向你宣布，你们这些人全都是些饶舌吹牛皮的专家！遇上

一点点痛苦，你们就像下蛋的母鸡一样瞎咯咯！就连这，你们也是鹦鹉学舌。在你们身上半点独立生活的能力都找不到！你们这些人都是鲸蜡软膏捏出来的，身体里流的不是血而是乳浆！你们这种人，我谁也不相信！在任何情形下你们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不能有人样！站——住！”他发现拉斯柯尔尼科夫又要走，越发愤怒地吼叫起来，“你要听我说完！你知道，今天大家准备在我那儿庆贺乔迁之喜，很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方才我把舅舅留在家里招待客人，自己却跑来看你。要是你不是个傻瓜，不是个庸俗的傻瓜，不是个十足的蠢才，不是个假洋鬼子……罗佳，你也看得出，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可你却要装成个傻瓜！要是你不是个傻瓜，那今天你最好到我那儿去，过上一夜，这总比白白磨你的鞋底强吧。既然你已经出来了，那也只好这样！我会替你去搞几把软和的沙发椅，我房东那儿有……喝喝茶，凑凑热闹……再不行的话，我会让你躺在长沙发上，反正是在我们中间躺着，消磨时间罢了……而且，佐西莫夫也要去。你来吧，好吗？”

“不好。”

“你在胡说！”拉祖米欣不耐烦地喊道，“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你都不能对你自己负责！关于这个，你一点儿也不懂……我上千次这样子跟人吵过，事后又跑回去……感到惭愧——又返回去找那个人！好了，记住，波钦科夫公寓，三楼……”

“拉祖米欣先生，你这样乐善好施，准得招来别人一顿痛打。”

“痛打谁？痛打我！谁异想天开，看我不拧下他的鼻子！波钦科夫公寓，四十七号，官员巴布什金家……”

“我不会去的，拉祖米欣！”拉斯柯尔尼科夫转身就走了。

“我敢打赌，你肯定会来的!”拉祖米欣追着向他喊道，“要是敢不来……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喂，等等！扎米托夫在里面吗?”

“在里面。”

“你看见他了?”

“看见了。”

“说话了吗?”

“说了。”

“说什么了？算了，去你的吧，不用说了。波钦科夫，四十七号，巴布什金家，记住!”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花园街拐了弯。拉祖米欣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最后挥了挥手，走进了房子，但是走到楼梯中间又停下了。

“真该死!”他仍在想，差点儿说出声，“他说起话来倒是头头是道，可是好像……我不也是个傻瓜吗！疯子说话不也会头头是道吗？我觉得，佐西莫夫担心的就是这个!”他用手指敲了敲脑门，“那么，要是……现在怎么能放他一个人走呢？说不定，他会投水自杀……咳，我太大意了！不行!”于是他又跑回去追拉斯柯尔尼科夫，可是已经踪影全无。他啐了一口，随后快步返回“水晶宫”，忙着去问扎米托夫。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走到某座桥上[1]，站在桥中部的栏杆旁，两条胳膊支在了上面，眺望着河面。跟拉祖米欣分手后，他已虚弱到了极点，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来。他真想就在大街上随便哪儿坐下或是躺下。他俯身在水面上，机械地看着落日绯红的余晖，看着一排排被暮色渐渐笼罩的房屋。河左岸，远

① 指沃兹涅先斯基桥。

远地有一家顶楼的窗户在夕阳刹那间的火光中闪现；运河暗下来，他仿佛很专心地凝视着这片水。最后，一些红色的圆环在他眼前旋转起来，房子、行人、堤岸、马车都在走动。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旋了起来。突然他战栗了一下，可能是一种古怪离奇的幻象救了他，才没有昏厥过去。他感觉有个人在他身旁，在右边，与他并排站着；他一看是个女人，高高的，围了头巾，一张又黄又瘦的长方脸，一双微红的、深陷的眼睛。她直勾勾地望着他，可是，显然她什么也看不见，谁也认不出。忽然她用右臂扶在栏杆上，抬起右腿，跨过栏杆，然后，左腿再跨过去，纵身跳进了运河。污浊的河水被劈成两半，刹那间将她吞没了，但过了片刻，那个投河的女人又浮到水面上来，顺流而下缓缓漂去，头和腿泡在水里，背朝上，裙子在水面上鼓起来，像个枕头似的隆得老高。

“一个女人投河了！一个女人投河了！”几十个声音叫喊起来；人们都跑拢来，河两岸站满了看热闹的。在桥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在他后面挤来挤去。

“天哪，这不是我们的阿芙罗辛纽什卡吗！”从不远处传来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喊声，“先生们，快救救她呀！好心的先生们，把她救上来呀！”

“叫小船来！”“叫小船来！”人们七嘴八舌地嚷道。

不过已不需要小船了，一个警察跑下台阶，跑到运河边，甩掉身上的大衣、靴子就跳进水里。没费多大劲，投河女人已经被水冲到离斜坡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右手抓住她的衣服，左手拽住一个同事递过来的竿子，马上就把人拖了出来。人们把她放在斜坡上的花岗岩石板上。她很快就醒过来，支起身子，坐了起来，又是打喷嚏又是嗤鼻子，毫无意义地想用手擦干湿漉漉的衣服。她一句话也不说。

“她醉得厉害，天哪，都糊涂了，”刚才那个女人已经站在阿芙罗辛纽什卡的旁边，哭着说，“前些天她上过吊，还是从绳套里救下来的呢。刚才我到小铺去，留下个小丫头看着她，瞧，一会儿就出事了！她是个小买卖人，哎，一个小贩，就住在附近，从边上数第二幢房子，喏，就在那儿……”

人群渐渐散去，警察还在为投河的女人忙碌着，有人提到了警察局……拉斯柯尔尼科夫看着这一切，一种古怪的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感受左右着他。他觉得厌恶。“不，真卑鄙……投河……不值得，”他嘟囔道，“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又加了一句，“毫无用处。这是怎么回事，警察局……为什么扎米托夫不在警察局里？九点来钟，警察局该是办公的……”他转过身，背对着栏杆，朝四处望了望。

“好吧！就这么着！”他果断地说。于是，他离开那座桥朝着警察局的方向走去。他的心里又空虚又凄凉。什么也不想考虑，甚至连忧虑也没有了，就连他出门时要“把一切搞定”的那股毅力也没了踪影，完全被冷漠所取代了。

“好吧，这就是结局！”他想，沿着河岸他缓慢地、无精打采地走着。“反正，我要结束这一切，因为我想这样……结局，这算结局吗？反正都一样！有一俄尺大的地方就够了，嘿！可是，就这么完了吗？难道就完了吗？我是告诉他们，还是不告诉呢？唉……真见鬼！再说我可是累了：要是能赶快找个地方躺下，或是坐下就好了！最叫人难堪的是，太不高明了。不过这也不管它了。呸，脑袋里尽是些愚蠢的想法……”

到警察局去，只要一直往前走，然后在第二个转弯处向左拐，警察局就近在咫尺了。但是，当他走到第一个转弯处时，他停住了，想了想，拐进了一条小巷，绕了一大圈，穿过了两条大街。也许他这样做毫无目的，也许是想再拖延哪怕一分

钟，再赢得一点儿时间。他眼盯着地面往前走着。突然，好像有人在他耳边低语。他抬起头来，发现他正站在那幢房子的大门口。从那天起，他就没再来过这儿，也没打旁边经过。

一种难以抗拒的、无法理解的欲望吸引着他。他走进了这幢房子，穿过大门洞，然后进入右边第一个入口，顺着熟悉的楼梯向四楼走去。又窄又陡的楼梯上黑洞洞的。每到一个楼层，他都要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一番。一楼楼层的窗扇已经全都卸了下来。“当时可不是这样的，”他想。瞧，这是二楼的那套住房，尼古拉什卡[①] 和米季卡就在这儿干过活。“已经锁上了，门是新刷过油漆的，准是要出租。”瞧，这是三楼……这是四楼……“就是这里！”他感到莫名其妙：这套住房的门大开着，里面有人，可以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的。稍微踌躇了一下，他迈上最后几级台阶，走了进去。

这房子也在重新装修，里边有工人。这似乎令他吃惊。不知为什么他感觉现在看到的必定还是上次临走时的样子，甚至连尸体都可能还在原处，躺在地板上。可如今见到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什么家具也没有。真奇怪！他走到窗前，坐到了窗台上。

屋子里总共就两个工人，都是年轻小伙子，一个年龄大一些，另一个比他年轻得多。他们正在用带紫花的白色新墙纸裱糊墙壁，代替原来那破旧不堪的发黄了的墙纸。不知何故，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些，他仇视地看着这新墙纸，好像看见一切发生了变化，觉得很遗憾。

这两个工人显然是干活耽搁了，此刻正匆忙卷起纸，准备

---

① 尼古拉的爱称。

回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出现几乎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正谈着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双手抱在胸前，仔细听他们说话。

“不久前，她一大早就来找我，”年长的工人对年轻的说，“很早很早，浑身穿得漂漂亮亮。我说：‘你在我面前干吗这么打扮，这么卖俏？’她回答说：‘季特·瓦西里奇，从现在起，我全听您的了。’事情就是这样！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像画报上的一样，简直跟画报上的一模一样！”

“大叔，画报是什么？”年轻的问。显然，他拿这位“大叔”当师傅。

“画报吗，小老弟，就是那种彩色图画，每个礼拜六都从国外邮寄给这儿的裁缝，里面告诉你，什么样的人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男人穿什么样的，女人穿什么样的。也就是画样儿。男人大多是穿腰部打褶的大衣，女人嘛，都是些花里胡哨的，衣服那个漂亮劲儿，简直没法说了。”

“彼得堡什么东西没有哇！”年轻工人神往地叹道，“除了买不到娘、老子，什么都有！”

“除了他们以外，老弟，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年长的工人用教训的口吻肯定地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起身，走进另一个房间，那里以前摆着小箱子、床、五斗柜。他觉得，没有了家具，这间屋子显得小极了。墙纸还是原来的，墙角以前放神龛的地方，现在留下了清晰的印痕。他看了看，就又回到刚才他待过的那扇窗户前。年长的工人斜眼打量着他。

“您有什么事？”工人忽然向他问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站起身，没有回答。他走到过道里，抓住门铃拉了一下。还是那个门铃，还是那个洋铁匣声音！他又拉了第二次、第三次；他倾听着，回忆着。那天那种痛苦、可

怕、丑恶的感觉又非常清晰、生动地重现在他的脑子里。门铃每响一下，他就颤抖一下，可他的心里却越来越愉快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那个工人走到他面前，大声质问。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又返回房间里去了。

“我想租套房子，”他说，“我现在瞧瞧。”

“晚上不是租房子的时候；再说，你该跟看门的一块儿来！”

“地板已经擦干净了，还要涂油漆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接着说，“血迹没有了吗？”

“什么血迹？”

“有个老太婆和她妹妹被人杀死了。这里本来有一大摊血。”

“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工人不安地喊道。

“我？”

“对，就是你。”

“你想知道？……咱们一起去警察局吧，我在那儿告诉你。”

两个工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咱们该走了，已经晚啦。走吧，阿廖什卡。应该把门锁上，”年长的那个工人说。

“那么咱们走吧！”拉斯柯尔尼科夫冷冷地接了一句，就先走出去了，慢腾腾地下楼。“喂，看门的！”走到大门口时，他喊了一声。

有几个人正站在这幢房子临街的入口处，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是两个看门人，一个乡下女人，一个穿长衫的小市民，还有其他几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径直走到了他们跟前。

“您有什么事？”其中的一个看门人问。

“你去过警察局吗?”

“刚去过。您有什么事?”

“那儿还在办公吗?”

“是的。”

“副局长在那儿吗?”

“他去过那儿。您有什么事?”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回答，只是站在他身旁思索着。

“他来看房子，”年长的那个工人走过来说道。

“哪套房子?”

“我们干活的那套。他说：‘为什么把血迹都洗掉了？这里发生过凶杀案，我是来租房子的。’然后他就开始拉门铃，险些把绳子都拉断。他还说，‘咱们一起去警察局，在那儿我会统统讲出来。’他一直缠着我们。”

那个看门人疑惑地皱起眉头，上下打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有些凶狠地质问道。

“我叫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前是个大学生，现在住在希尔公寓[①]第十四号房，就在这儿的小巷里，离这里不远。你去问看门的……他认识我。”拉斯柯尔尼科夫懒洋洋地、若有所思地说着，没看任何人，只是凝视着黑魆魆的街道。

---

① 在彼得堡，希尔有好几处宅子，其中的一处坐落在小海洋街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转角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7—1849年间就住在这里，1849年4月23日，他就是在此被捕的。在19世纪20—30年代，希尔还拥有木匠巷中的一处房产（今普尔热瓦尔斯基街9号），这幢房子的正对面，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罪与罚》时所住的阿隆金公寓。——俄编注

“您到那套房子里去干什么?”

“看看。”

“那儿有什么好看的?”

“把他抓起来，送到警察局去算了?”那个小市民突然插嘴说，说罢又不做声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回过头去，斜眼瞅着他，专注地打量了一番，然后用同样微弱和懒洋洋的声音说：

“咱们走吧!”

“干脆就把他带走!”那个小市民越发壮了胆，接着说道，“为什么他要提到那件事? 他在想什么? 嗯?”

“天知道，他是不是喝醉了。”那个工人嘟囔道。

“你到底有什么事?”那个看门人又喊了一句，他当真开始发怒了，“你干吗老在这儿纠缠不清?”

“害怕上警察局了吧?”拉斯柯尔尼科夫讥讽地说。

“怕什么呀? 你干吗纠缠个没完?”

“骗子!”那个乡下女人喊道。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另一个看门人喊道，这是一个身材粗壮的庄稼汉，外套敞开着，腰带上挂了一串钥匙。“滚! ……真是个骗子……滚!”

他一把抓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肩膀，把他摔到了大街上。拉斯柯尔尼科夫险些跌个倒栽葱，好在没摔倒，他直了直腰，默默地瞅了瞅所有的旁观者，就往前走了。

“怪人。”那个工人说。

“现在的人们都变得怪了。”那个乡下女人说。

“还是应该把他送到警察局里去。”那个小市民加了一句。

“没必要理他。”那个粗壮的看门人断然说，“地地道道的骗子! 把他送到警察局，他正求之不得呢，真要是跟他扯到一

起，就甩不掉了……这点我们还是知道的！”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拉斯柯尔尼科夫想。他在马路当中的十字路口停下，四下里张望，好像在期待有个人替他做出最后决定似的。可是，四周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一切都悄无声息、死气沉沉的，就像他踩着的石头一样。一切都死了，对他来说，对他一个人来说……突然，在远处，离他两百来步，街的尽头，在渐浓的暮色中他看到了一群人，听见他们谈话和叫喊的声音……这群人中间停着一辆轻便马车……大街中间闪烁着灯光。“什么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往右一拐，朝人群走去。他似乎什么事都想过问，想到了这个，他冷冷一笑，因为他已决心要去警察局了，他非常清楚，一切即将结束了。

第七章

马路中央停着一辆套着两匹灰色烈马的豪华型四轮马车，车上没有乘客，马车夫也已从座位上下来，站在马车旁，有人抓住了马的缰绳。四周聚集着许多人，挤在最前面的是几个警察。其中一人手提着点燃着的灯笼，弯下腰，去照马路上车轮旁的什么东西。人们纷纷议论着，叫嚷着，叹息着。马车夫则一脸茫然的神色，不住地嘟哝着：

“真倒霉！上帝呀，真倒霉！”

拉斯柯尔尼科夫尽量朝人群中挤去，终于看到是什么引起人们的骚动和围观。地上躺着一个刚刚被马踩伤的人，显然已经昏迷过去。尽管他穿着破旧，但服饰仍然带有“贵族气派”。这人浑身是血，脸上、头上都在流血；脸被轧坏，轧破，变了形。看来伤势十分严重。

“我的天哪！”马车夫哭诉道，“这叫人怎么能提防得了呢！要是我赶车太快，或是没有冲他喊，那算是我的过错，可我赶车不慌不忙，平平稳稳，大家都瞧见，我赶车赶得跟人家一样。喝醉的人是不会点灯的，这大家都清楚！……我看见他踉踉跄跄地穿过马路，差点儿摔倒，就喊叫起来。我喊了一次、又喊了一次，喊到三次便勒住了马。可他却径直倒在了马蹄下

面！假使不是他存心这么做，那肯定是喝得烂醉如泥了……马还小，容易受惊，猛地一拉，他惊叫起来，马就更使劲拽……就这么闯下了大祸。”

“确实是这么回事！”人群中有人作证道。

“他喊过，这是事实，喊了三次，”另一个人附和道。

“的确喊了三次，大伙儿都听见的！”又有人叫道。

其实，马车夫并没有十分沮丧和害怕。显而易见，车主是个相当有钱有势的人，他正在某处等候着这辆马车。警察们当然也非常关心如何处理好这场车祸。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受伤的人送到警察局，然后再送到医院。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挤了进去，弯腰凑近。突然灯光照亮了不幸者的脸，拉斯柯尔尼科夫认出了他。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他一边叫喊一边挤到了最前面，“这是退职的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他就住在这儿，在附近科泽尔的楼房里……快去请医生！我付钱。”他从口袋里掏出钱，给一个警察看了看。他此刻心情非常紧张。

几个警察很满意，因为得知了伤者的姓名和身份。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和住址。仿佛自己的生父受了伤似的，他竭力劝说警察把昏迷不醒的马尔梅拉多夫抬回家去。

“就在这儿，走过三幢房子就到了，”他急急忙忙地说着，“就是那个有钱的德国人科泽尔的楼房……他刚才大概喝得烂醉，打算回家去。我认识他……他是个酒鬼……那儿住着他的一家人，妻子，孩子们，有一个女儿。有送医院的工夫，不如在这儿，这楼里就有一个医生！我来付钱，我付钱！……还是由自己人照顾好，他立刻会得到救治，要不然没等到医院就会死的……”

他甚至悄悄地把钱塞到了警察手里。其实，事情明摆着，

是合情合理的。不管怎样，应该就近医治。受伤的人被抬了起来，大伙儿都来相帮。科泽尔的楼房就在三十步以外。拉斯柯尔尼科夫紧紧跟上，小心翼翼地托着他的头，指点着道路。

“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上楼时应该头朝上，你们转一下……对，就这样！我会付钱的，我谢谢你们啦。”他嘟哝着。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像往常一样，有点儿空闲，立刻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在自家小屋的窗口到炉子之间来回踱步，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不停地咳嗽。近来她常与自己的大女儿、十岁的波莲卡说话，女儿尽管有许多事情还不懂，但清楚地知道母亲需要她，因此总是瞪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望着母亲，竭力装出一副完全懂得的模样。这时，波莲卡正在给弟弟脱衣服，因为他一整天病恹恹的，得让他卧床睡觉。小男孩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等着给他脱衬衫，因为夜里要洗这件衬衫。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坐着，两腿也直伸，脚跟靠拢，脚尖分开。他正在侧耳听妈妈与姐姐的谈话，撅着小嘴，瞪着眼睛，纹丝不动，正是聪明孩子临睡前等人脱衣的姿势。有个比他还小的女孩，穿得破烂不堪，正站在屏风旁，等着轮到给她脱衣服。通往楼梯的屋门敞开着，这样多少能散发掉一些其他房里飘来的浓重的烟味。这烟雾常常呛得害肺病的可怜女人久咳不止，痛苦万分。这一个星期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好像更瘦了，脸颊上的潮红也比以往更鲜艳。

“你不会相信，你也无法想象，波莲卡，”她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继续说道，“我们住在老爷子家里时是多么快活，多么舒适。这个酒鬼毁了我，也毁了你们！老爷子是个上校文官[1]，眼看就要当上省长；他只差这么一步，因此许多人都前

---

① 俄国的文职上校，相当于四等文官，但只能当副省长。

来对他说：'伊万·米哈伊雷奇，我们已经把您看做省长了。' 当时我……咳咳！当时我……咳——咳——咳……啊，可恶的生活！”她叫嚷着，双手抓住胸口，想把痰咳出来。“当时我……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那是首席贵族[1] 的家里，别泽麦尔娜娅公爵夫人看见了我。后来我嫁给你父亲时，波列娅[2]，她还为我祝福呢。她见了我立刻问道：'那是不是毕业典礼上跳过披巾舞的可爱的姑娘？'……（破洞应该补好。你马上去把针线拿来，按照我教你的方法补起来，要不然明天……咳咳！明天……咳——咳——咳！……破洞就会更大！”她吃力地说道）……当时还有刚从彼得堡来的宫廷侍从谢戈尔斯基公爵……他同我跳了个玛祖卡舞，想第二天就前来求婚，被我婉言拒绝了。我告诉他，我早已有了心上人。波列娅，这个心上人就是你的父亲。老爷子为此大为恼火……水准备好了吗？嗯，把衬衫拿来。袜子呢？……莉达，”她对小女儿说，“今晚你不要穿衬衣睡觉，将就一下吧……把袜子也放在旁边……一块儿洗……这个叫花子，酒鬼，怎么还不回来！他把衬衫穿得像块抹布，全都破啦……最好放在一起洗了，免得连着两天受这份罪！天哪！咳咳，咳咳！又咳个不停！这是怎么回事啊？”当她瞥见过道里有一大群人，又见人们抬着什么东西走进她的房间，便大叫起来，“这是怎么了？抬的什么呀？天哪！”

“放在哪儿？”当人们把满身血迹、昏迷不醒的马尔梅拉多夫抬进屋来，一个警察四下打量着问道。

“放在沙发上！直接放在沙发上，头朝这儿，”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

① 俄国省与县贵族会议的首席贵族。
② 上文的波莲卡，都是波丽娜的小名。

“他在街上被轧伤了！喝醉了！”有人在过道里嚷道。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愣住了，脸色煞白，呼吸困难。孩子们都吓坏了。小莉多奇卡[1]惊叫了一声，扑向波莲卡，抱住她，浑身直打哆嗦。

把马尔梅拉多夫放下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便跑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跟前。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得冷静些，不要惊慌！”他急切地说道，“他在穿马路时，被一辆马车轧伤了，别担心，他会醒来的。我叫他们抬到这儿来的……我来过你们家，您记得吗……他会醒过来的，我来付钱！”

“他算达到目的啦！”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绝望地叫了一声，朝丈夫扑去。

拉斯柯尔尼科夫很快就发现，她可不是那种一吓就晕过去的女人。立刻，伤者头下出现了一只枕头，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开始给他解衣服，查看伤势，她忙碌着，并未慌乱。她忘却了自己的痛苦，紧咬抖动的嘴唇，抑制着胸腔里喷涌欲出的号叫。

与此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求了一个人去请医生。医生原来就住在隔一栋楼的房子里。

“我已叫人去请医生了，”他强调地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说，“别担心，我来付钱。有没有水？……给我一条餐巾，毛巾，什么都行，快点。还不知道他伤势如何……他是受了伤，不会死的，请您放心……看医生怎么说吧！”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向窗口奔去，那个角落里一张破椅子上放着盛满水的大瓦盆，这是夜里给孩子和丈夫洗内衣用

① 莉达的爱称。

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每周至少有两次得在夜里洗衣服，有时次数更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可替换的，家里每个人都只剩一件内衣。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能容忍肮脏。她宁愿深更半夜家人睡下以后，干这种力不从心的重活，累得筋疲力尽，到天亮时要晾干挂在绳子上的内衣，让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绝不愿看到家里脏兮兮的。她按照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要求，把瓦盆端了过来，可差点儿没连盆一起摔倒。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已找到了毛巾，弄湿后开始替马尔梅拉多夫擦洗满是血迹的脸。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站在一旁，双手抓住胸口，痛苦地喘着粗气。她自己也需要人的照料呢。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才意识到，他劝人们把这个受伤的人抬到这里来，也许并非上策。一个警察也同样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

"波列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道，"快去找索尼娅，快去。要是她不在家，你就告诉邻居一声，说父亲被马踩伤了，叫她一回家……就马上来这儿。快去，波列娅！喏，戴上头巾！"

"快跑！"坐在椅上的小男孩突然喊了一声，接着重新又像刚才那样，一声不吭、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瞪着两眼，向前伸着腿，叉开脚趾。

这时，屋里挤得水泄不通。警察走了，只留下一人暂且看守。他正在尽力把楼梯上挤来观看的人赶回楼梯口。然而，从里面的几间屋子里，莉佩韦泽太太的房客们却几乎倾巢出动，起初只堵在门口，后来却成群挤进屋子。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气得发狂。

"起码让人死个安静吧！"她冲着这帮人叫道，"看什么热闹哇！还抽烟！咳——咳——咳！还想不摘帽子就进来

吧！……真有个戴帽子的……出去！就是对死人也得尊敬些呀[1]！”

一阵剧烈的咳嗽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的恐吓却很起作用。显然，他们甚至有点儿惧怕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房客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心情，一个接一个挤着退到房门口。这种内心的满足，甚至常出现在遭遇不幸者的亲朋好友身上，无一例外，尽管他们的怜悯与同情是发自肺腑的。

不过，门口倒有人在议论，说应该送到医院去，不该留在这儿平白无故地打扰大家。

“总不该看他死吧！”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冲了过去把房门完全打开，准备狠狠地痛骂他们一顿，但在门口正好撞上了房东莉佩韦泽太太，她刚听说这个不幸的消息，赶紧跑来维持秩序。这是一个生性好斗，做事没有条理的德国女人。

“哎哟，我的上帝呀！”她两手举起一拍，“您那酒鬼丈夫给马猜（踩）啦！送他上医院！我是房东！”

“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我请您想一想，您所说的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口气傲慢地说道（她与房东太太说话时，向来用这种傲慢的口气，为的是让后者“记住自己的身份”，甚至此刻她也不想失去这份快感），“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

“我要告诉您记住，永远不须（许）叫我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我叫阿玛丽·伊万！”

“您不叫阿玛丽·伊万，您叫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2]。

---

① 俄国习俗，戴帽子穿大衣进屋，是不礼貌的。

② 阿玛丽娅是德国人，她想把自己说成俄国人，所以将父称改为伊万（即伊万诺芙娜）。因此卡捷琳娜批驳她。

因为我不是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那种给您溜须拍马的下流坯，此刻他正在门外嘿嘿笑呢（门外确实响起了笑声和叫喊：‘又吵起来啦！’），所以我永远要叫您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尽管我压根儿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名字。您自己也瞧见了，谢苗·扎哈罗维奇出了车祸，快要死了。我请您马上把门关上，别让任何人进来。至少让他死个安静！要不然，您得明白，明天总督大人就会知道您的所作所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公爵就认识我，现在也还记得谢苗·扎哈罗维奇，多次帮助过他。大家都知道，谢苗·扎哈罗维奇有许多朋友和靠山；只是出于高尚的自尊心，他疏远了这些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倒霉的弱点。但是现在（她指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个慷慨的年轻人来帮助我们了。他有钱又有关系，谢苗·扎哈罗维奇从小就认识他，您放心吧，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

这番话说得像连珠炮，而且越说越快。然而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滔滔不绝的宏论。这时，垂死的人苏醒过来，发出了呻吟。她立刻跑到他身旁。受伤的人睁开眼睛，但还认不出人，也还懵懵懂懂，只是打量俯身看他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伤者呼吸困难，气息缓慢而又微弱，嘴角上淌着鲜血，额头渗出汗珠。因为认不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是谁，他开始不安地转动着眼珠。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忧愁而又严肃地望着他，眼里簌簌滚下了泪水。

“我的上帝呀！他的前胸全轧坏了！血！血！”她绝望地叫道，“得把外衣全脱下来！如果你能动，谢苗·扎哈罗维奇，稍稍侧点身子，”她大声对他说。

马尔梅拉多夫认出了她。

“去请神父！”他用嘶哑的嗓音说。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退到窗前，额头抵着窗框，绝望地

喊道：

“啊，可恶的生活！”

“去请神父！”沉默了片刻之后，垂死的人又一次开口说。

“已经去请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声对他说道。听到这一回答，他便不做声了。他用怯懦忧郁的目光搜寻她。她又走到他身边，站在枕头旁。他平静了一会儿，但时间不长。很快目光又落到了小莉多奇卡（他的爱女）身上。她正站在墙角，浑身像发疟疾似的哆嗦，一双惊奇而又天真的眼睛正呆呆地望着他。

“啊……啊……”他不安地指着女儿，想说点什么。

“还有什么？”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声说。

“她光着脚！光着脚！”他嘟哝着，浑浊的目光望着女孩的脚。

“别说啦！”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恼怒地叫道，“你自己也知道她干吗光着脚！”

“谢天谢地，医生来啦！”拉斯柯尔尼科夫欣喜地叫道。

医生是个穿着整整齐齐的德国老头儿。他神色疑惑，四下环顾着走了进来。走到伤者跟前，听了听脉，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头部，又由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帮着，解开满是血的衬衫，露出伤者的胸膛。整个胸部都被轧坏了，血肉模糊，不成样子。右胸的几根肋骨也被踩断了。左胸，就在心脏的上面有一大块致命的泛黄的伤口，这是马蹄踩过的痕迹。医生皱起了眉头。警察告诉他，这个受伤的人卷到车轮底下，被马车拖了三十来步远。

“奇怪的是，他怎么还会苏醒过来，”医生悄悄地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您看怎样？”他问道。

“马上就会死的。”

“难道没有什么希望吗?”

“没有！这是最后几口气了……况且头上的伤势也很危险……嗯，或许可以放血……但是……这也于事无补。他只能维持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那您最好还是放放血吧!”

“好吧……不过，我得先告诉您，这根本是于事无补的。”

就在这时，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过道上的人群朝两边闪开，门口出现了一个拿着备用圣餐的神父。他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还在来这儿之前，警察就派人去请他了。医生立刻让座给他，并意味深长地跟他交换了一个眼色。拉斯柯尔尼科夫恳请医生再待一会儿。医生耸耸肩，留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往后退去。忏悔仪式一会儿就结束了。垂死的人恐怕也未必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断断续续地发出些含混的声音。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抓住莉多奇卡，从椅子上拽下了小男孩，拉着他们退到墙角的壁炉前。她跪了下来，并让孩子们跪在她的前面。小女孩只是一个劲儿发抖，男孩则裸露着两个膝盖跪在地上，不慌不忙地举起小手，画了一个完整的十字，额头点地磕了头。显然，这一切使他感到十分有趣。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紧咬嘴唇，强忍着泪水；她也在祷告，偶尔把小男孩身上的衬衫拉拉直，又及时在女孩裸露的肩上披了一条从五斗柜里拿出来的围巾。她一直跪着，嘴里不停地祷告。这时，通往里面房间的几扇门又一次被好奇的人们打开。过道里，看热闹的人和从楼梯上下来的房客们越来越多，挤得水泄不通，但是，他们都没有跨进屋子。只有一支残烛映照这一切。

此刻，跑去找姐姐的波莲卡匆匆地从过道里的人群中挤了

出来。她走进屋子，奔得上气不接下气，一面摘头巾，一面用目光寻找母亲，接着走到母亲的跟前，对她说："她来了！我在街上碰到了她！"母亲拉着她跪在自己的身边。人群中一个姑娘悄悄地怯生生地挤了过来。她突然出现在这间屋子里，出现在贫困、褴褛、死亡和绝望之中，令人好生诧异。她同样穿着破烂衣服，是些廉价货，但却是按照街头妓女的方式打扮的，符合这一特殊阶层的爱好和习惯，且带有赤裸裸的可耻目的。索尼娅在过道的门边停住脚，没有跨步进来。她茫然地望着，像是毫无意识，也完全忘记自己穿着那件转手买来的花缎裙衣在这里显得极不适宜，裙摆奇长而且可笑，肥大的钟式裙堵满了整个门口；她也忘了自己穿着一双浅色的皮鞋，带着一把夜间用不着的 омберлбка①，头上戴着一顶极其可笑的圆草帽，上面插着一根鲜艳的火红羽毛。草帽轻佻地歪向一边，那张吓得目瞪口呆的脸显得更加消瘦苍白。索尼娅个子不高，十七八岁，体形瘦弱，但相当漂亮，一头淡黄发，一双妩媚动人的蓝眼睛。她直勾勾地望望沙发上，望望神父。由于快跑回来，也在气喘吁吁。终于，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和某些闲话飞入了她的耳中。她低下了头，一步跨过门槛进了房间，但仍站立在门边。

忏悔仪式和领圣餐仪式都结束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重新回到丈夫身边。神父退到一旁，临走说了几句话来安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我拿这些孩子怎么办哪？"她指着孩子们，激烈而又气恼地打断了神父的话。

"上帝是仁慈的；您祈求上帝帮助吧。"神父说道。

① 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法语：女人用的小阳伞。

“哼！上帝仁慈，可顾不上我们！”

“这样说可是罪过，罪过呀，太太，”神父摇着头说。

“难道这不是罪过吗？”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指着垂死的人，大声地说。

“或许无意中闯了祸的人会同意给你们一些赔偿，哪怕是补偿一些收入的损失……”

“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甩一下手，气恼地嚷道，“凭什么要赔偿呢？是他自己喝得烂醉，倒到马车底下去的！又有什么收入？他没有收入，给我们的只有痛苦。要知道他是个酒鬼，把一切都换酒喝了。他偷走了我们的一切，都拿到酒店里给喝光了，把孩子们和我的生活都毁到酒店里了。谢天谢地，他快要死了！还少一点儿花费！”

“人快死了应该宽恕他，您这样说可是罪过，太太，这种感情是极大的罪过！”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直在病人身旁忙碌着，端水给他喝，替他擦去头上的汗珠和血迹，扶正枕头。她只是偶尔转过身跟神父说上句话。这时她却突然冲他发作，几近疯狂。

“哎呀，我的天哪！这都是些空话！宽恕！今天他要没有被轧伤，回家来也会喝得醉醺醺的。他只有一件衬衫，又脏又破；他一回来，倒头便睡，我却得洗涮到天亮，洗他的和孩子们的破衣服，然后再挂到窗外去晾干。天一亮，我又得坐下来缝衣服。我每夜就是这么过的！……还用得着说什么宽恕吗！我早已经宽恕了呀！”

一阵剧烈可怕的咳嗽打断了她的话。她咳出一口痰吐在手帕上，递给神父看，另一只手痛苦地按住自己的胸膛。手帕上沾满血丝……

神父低下了头，什么也没说。

马尔梅拉多夫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脸，后者重又俯身照料他。他一直很想对她说点儿什么。他艰难地掀动舌头，含混地说起来。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知道他是求她宽恕，立刻用命令的口吻对他叫道：

“别说啦！没有必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于是不再做声。就在此刻，他那游移的目光落到了门口，他看见了索尼娅……

他一直没有发现她，因为她站在墙角的阴影中。

“那是谁？那是谁？”他突然声音嘶哑、气喘吁吁地问道。他极度不安、惊恐地望着门口女儿站着的地方，并竭力想欠起身来。

“躺下！躺——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了起来。

但他用一只手强撑着欠起身，直愣愣对着女儿茫然瞧了片刻，仿佛认不出她来。他还从未见她打扮成这副模样。他蓦地认出了她，他的这个忍辱负重、悲痛欲绝、穿戴花哨却面含愧色的女儿。她正顺从地等待轮到自己去跟垂死的父亲诀别。他的脸上露出万分痛苦的表情。

“索尼娅！我的女儿！原谅我！”他喊着，想向她伸出手去，但一失去支撑便摔了下来，咕咚一声从沙发掉到了地板上。人们扑上去把他抬起来，再放到沙发上。但他已经奄奄一息。索尼娅声音微弱地惊叫了一下，跑过去一把抱住他，就这样一直抱着没动。他死在了她的怀里。

“他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望着丈夫的遗体叫道，“可现在怎么办呢？我用什么来安葬他？明天我给孩子们，给他们吃什么呀？”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跟前。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开始对她说,“上个星期,您的亡夫对我讲述了他的全部经历和现在的处境……请您相信,他谈到您时,语气里充满了敬意。从打那天晚上我就明白了,他对你们家所有的人是多么依恋。我还知道他特别敬重您,爱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尽管他有着不幸的弱点。从那晚上我们便成了朋友……现在请您允许我……能够……对已故的朋友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这里大约是……二十个卢布。要是这些钱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我……总之,我会来的,我一定会来的……大概我明天还会来的……再见!”

他匆匆走出屋子,想尽快穿过人群下楼去。但不料在人群中他碰上了尼科季姆·福米奇。后者得知了这一惨祸,想亲自来处理一下。上次在警察局出现了那一幕之后,他们两人再也没有相遇过。尼科季姆·福米奇却立刻认出了他。

“啊,是您?”他向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

“他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医生来过了,神父也来了,一切都照规矩办了。别再去打扰那个不幸的女人,她自己就患有肺病。要尽量帮她振作起来……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知道……”他直视着尼科季姆·福米奇的眼睛,笑着补充说。

“您身上怎么沾了血迹,”尼科季姆·福米奇说道。他借着灯光发现拉斯柯尔尼科夫坎肩上沾有几滴鲜血。

“是的,沾上了血……我浑身都是血!”拉斯柯尔尼科夫面带某种异样的神情说道。接着他又微笑一下,点点头便下了楼。

他轻轻地从容走下楼去,浑身发着热却未意识到,内心充满一种全新的深广无尽的感受,觉得突然涌来充沛而强大的生

命力，仿佛一个死囚突然获得意想不到的赦免[①]。在楼梯上，回教堂去的神父追上了他。他一声不吭地闪到一旁，让神父先走。他们两人彼此默默点头打了个招呼。可当他走到楼梯最后几级时，忽听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追他，这是波莲卡。她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冲着他叫："等等！等等！"

他朝她转过身去。她跑到楼梯最后一级，停在他的面前，正好站在比他高一个台阶上。一道昏暗的光线从院子里射了进来。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清了小女孩那消瘦却可爱的脸庞，正冲着他微笑，天真快乐地望着他。她跑来显然是为了大人托付的一件她乐意做的事。

"喂，您叫什么？……还有，您住在哪儿？"她喘着气急匆匆地问道。

他把两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望着她感到了某种欣喜。这样望着她，令他觉得十分愉快，却连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

"谁叫你来问的？"

"索尼娅姐姐叫我来问的，"女孩回答说。她笑得更加甜了。

"我猜就是索尼娅姐姐叫你来的。"

"妈妈也叫我来问。索尼娅姐姐叫我来问的时候，妈妈也走过来，对我说：'快去，波莲卡！'"

"你喜欢索尼娅姐姐吗？"

"我最喜欢她！"波莲卡用强调的语气说。她的笑脸突然变

---

① 此处以及小说《白痴》（第 1 部，第 11 章）中均有死囚突获赦免的比喻，显然来自作者年轻时遭遇的亲身感受。1849 年 12 月 22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而被判死刑，在死刑即将执行的瞬间，突然得到赦免，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得严肃了。

“你也会喜欢我吗?”

小女孩没有回答，他看见她那张脸蛋凑到他跟前，肉乎乎的小嘴天真地撅起来，亲了一下他的脸。突然间，她那两条细得像根火柴棒似的胳膊紧紧搂住了他，小脑袋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抽泣起来，脸越贴越紧。

“爸爸真可怜!”沉默了片刻，她扬起那张满是泪水的脸，用手抹去泪珠说道，“现在常有这种不幸的事，”她装出一副特别稳重的模样，出人意料地补充了一句。小孩子想用“大人”的口气说话时，总是竭力装出这副模样。

“爸爸喜欢你们吗?”

“他最喜欢莉多奇卡，”她一本正经板着脸继续说道，完全像个大人。“他喜欢她，因为她还小，身体也不好，他总是给她带些好吃的东西回来。他教我们读书，也教我们学语法和神学，”她颇为自负地补充说，“妈妈不说什么，但我们知道她喜欢这样，爸爸也明白。妈妈想教我学法语，因为我到受教育的年龄了。”

“你们会祷告吗?”

“当然会的！我们早就会了。我长大了，就自己默默地祷告。科利亚和莉多奇卡跟妈妈一起大声地祷告；他们先喊：‘圣母’，再念祷告词：‘上帝，请宽恕并保佑索尼娅姐姐，’接着又祷告：‘上帝，请宽恕和保佑我们的继父，’因为我们以前的爸爸已经死了，这个是我们的继父，我们也要给那个爸爸祷告。”

“波列奇卡[①]，我叫罗季昂；你们什么时候也替我祷告一

① 波列娅的爱称。

下：‘请宽恕并保佑您的仆人罗季昂，’这就够了。”

“我会一辈子永远替您祷告，”小女孩热情地说，突然又笑了，扑上去再一次紧紧地搂住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她，并答应明天一定再来。女孩兴高采烈地回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街上时，已经十点多钟。五分钟后他上了桥，站在不久前一个女人投河的地方。

“够了！”他果断而又庄严地说道，“幻觉见鬼去吧，虚张声势的恐惧见鬼去吧，幽灵见鬼去吧！……还有生活！难道我现在不是活着吗？我的生活没有与那个老太婆同归于尽！让她进天国吧！够啦，老婆婆，该安息啦！如今是理智和光明的世界……也是意志的世界，是力量的世界……现在让我们走着瞧吧！让我们较量一番吧！”他语气傲慢地补充说，好像在向某种黑暗势力挑战。“要知道，我已经甘愿生活在那一俄尺大小的地方①！”

“……现在我浑身软弱无力，但……我的病好像完全好了。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就知道病会好的。凑巧波钦科夫公寓离这儿只有几步路。一定得去找拉祖米欣，哪怕再远点也去……这次打赌让他赢好啦！……让他也高兴一下，没关系，让他高兴一下！……力量，需要力量；没有力量，将会一事无成；而力量是需要用力量来获得的，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他自傲自信地补充说，费力地迈着两条腿走下了桥。他的得意和自信越来越强烈，顷刻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然而，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竟使他判若两人呢？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仿佛

① 此处同上文呼应。上文曾说到在“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百年”。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突然感到自己也“可以活下去，他还活着，他的生命并没有与那个老太婆同归于尽”。或许他的结论下得过早，不过他没有想这个。

“可是，我还要人替上帝的仆人罗季昂祷告了。”他的脑海里忽地冒出这个想法，“这个嘛……只是以防万一呀！”他添上了一句，但随即嘲笑自己做出了那个幼稚的举动。此刻他心情好极了。

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拉祖米欣。在波钦科夫公寓里，人们都认识这位新来的房客，看门人马上告诉他该怎么走。他刚上了一半楼梯，就听到一大群人的喧闹声和热烈的交谈声。通往楼梯的门完全敞开着，屋里传出阵阵叫嚷声和争吵声。拉祖米欣的住处很大，里面聚了有十五个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进前室就站住了。在这个间壁里摆着两只大茶炊，还有从房东家厨房端来的大盘小碟，盛着各种馅饼和菜肴；房东家的两个女仆正在一旁忙碌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求人去找拉祖米欣，他兴冲冲地跑来了。显而易见，他已经喝了不少酒，尽管以前从没喝醉过，这一回真有点儿醉了。

“听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赶紧说道，“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是你赌赢啦；确实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我不能进去，因为我浑身无力，马上就会摔倒。所以我这就走，向你说声晚安，再见！你明天到我家里来吧……”

“那我送你回去吧！你刚才不是说浑身无力吗……”

“那客人呢？那个鬈发的是谁，就是刚才朝这里看了一眼的人？”

“那个人吗？天知道是谁！大概是我舅舅的熟人，也许是自己跑来的……我让舅舅招待客人。他可是个大好人，可惜你现在不能去跟他认识一下。不过，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

吧！他们此刻顾不上管我，我也正需要透透气，所以老兄，你来得正是时候。要再过两分钟，我可要和他们干起仗来啦，真的！竟然这样信口开河……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胡言乱语到这种地步！其实，也难怪。难道我们自己不也信口开河吗？就让他们胡扯吧，这样以后就免得去瞎说了……你坐一会儿，我去叫佐西莫夫。”

佐西莫夫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奔来。很显然，他出于一种特别的好奇心，转眼间脸色也变得温和了。

“马上就去睡觉，”他尽量仔细地观察病人后，不容反驳地说道，“夜里得服一包药，好吗？我早就配好了……是包药粉。”

“哪怕服两包也行。”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

他立即吃了一包药。

“你亲自送他回去，那太好了，”佐西莫夫对拉祖米欣说，“明天怎么样我们再看，可今天相当不错，比以前好多了。真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哇……”

“你可知道，刚才我们出来时，佐西莫夫对我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刚走到大街上，拉祖米欣便脱口而出地说道，“老兄，我把一切都直言不讳地告诉你，因为他们都是些糊涂虫。佐西莫夫吩咐我在路上同你聊聊，引得你也开口说点儿什么，然后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他，因为他有个看法……说你……神经错乱，或者近似神经错乱。你想得到吗！首先，你要比他聪明几倍；其次，如果你神经正常，你不必理会他脑子里这种荒谬的念头；再则，按专业说这个胖子是外科医生，现在却迷恋上了精神病学。对你的事，今天你同扎米托夫的一番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扎米托夫把一切都告诉了你？”

“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样做很好。现在我弄清楚了全部内

情，扎米托夫也明白了……嗯，总而言之，罗佳……问题在于……我现在有点儿醉……不过这没关系……关键在于这种想法……你明白吗？真的，他们脑子里有这个念头……你明白吗？也就是说，他们谁也不敢公开说出来，因为这太荒诞无稽了，尤其是捉了那个油漆匠以后，所有这些不攻自破，永远消散了。为什么说他们是糊涂虫呢？当时我就把扎米托夫数落了一番。这话只是我俩之间说说，老兄，请别让人觉得你知道了这件事。我发现他是精细谨慎的人。那是在拉维扎那里。不过今天，今天一切都弄清楚了。主要是那个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当时他就你在警察局晕倒这件事大做文章，后来自己也觉得羞愧难言；我可是知道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贪婪地听着，拉祖米欣醉意里什么都说。

“当时我晕倒，是因为闷热和油漆味呛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那还用解释吗！不只是油漆呛人，当时你已经有一个月生病发烧了，佐西莫夫可以作证嘛！只是这小子现在可懊恼透了，你都无法想象！他说：‘我连此人的一个小拇指都赶不上！’也就是比不上你的一个小指头！老兄，有时他倒是好心肠呢。不过这次教训，今天在‘水晶宫’里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棒啦！要知道，起初你让他胆战心惊，差点儿昏过去！要知道，他对这种荒诞的无稽之谈差一点儿再次信以为真。接着你又冷不丁地对他伸出舌头，说：‘喏，你要的就是这东西！’实在太棒了！现在他一败涂地，无地自容！你真是好样的，对他们就该这样。唉，可惜我不在场！现在他非常渴望见到你。波尔菲里也希望同你认识……”

“啊……还有这个人……可人们为什么说我神经错乱？”

“倒不是说你疯了。老兄，我大概对你啰唆太多了……是

这样，他早就感到奇怪，你为什么只对这件事感兴趣。现在弄清楚了你为什么感兴趣。一切情况都了解了……当初你是受了刺激，加上生病……我呀，老兄，是有点醉了，可天知道，他脑子里转着什么念头……我告诉你：他对精神疾病着了迷。只是你不必介意……"

他俩都不做声，沉默了片刻。

"听着，拉祖米欣，"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说道，"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刚才我到过一个死了人的家里，是个官吏死了……我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留下了……此外，刚才还有个人吻了我，就算我杀了人，那这个人同样也会……总之，我在那里还看见了另一个人……插着根红羽毛……其实，我又在胡说八道了。我浑身无力，扶着我点……就要上楼梯了……"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拉祖米欣惊慌不安地问道。

"有点儿头晕目眩，这倒没关系，只是我心里难过，非常难过！简直像个女人……你瞧，这是怎么回事？你瞧！你瞧！"

"什么？"

"难道你没看见？我的屋子里有灯光，你看见了吗？看门缝里……"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段楼梯前面，靠近房东家的门口。确实如此，从下面可以看见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小屋里有灯光。

"真奇怪！也许是纳斯塔霞吧。"拉祖米欣说。

"她从来不在这时候到我那儿去，再说她早睡了。不过……我倒无所谓！再见吧！"

"你说什么？我是送你来的，当然陪你一起进去！"

"我知道你要陪我一起进去，但我想在这里同你握握手，告个别。来，握握手吧，再见！"

"你怎么啦，罗佳？"

“没什么。我们走吧，你可以当个证人……”

他们开始拾级而上，拉祖米欣脑海里蓦地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或许佐西莫夫没有说错。“唉，我胡扯一通，弄得他心神不定！”他暗自寻思道。他们走到门口时，突然听到屋子里有说话声。

“这是怎么回事？”拉祖米欣叫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抢先抓住门把，猛地把门打开。房门大开，他却像根木桩似的呆立在门口。

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坐在屋里的沙发上，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尽管他今天再次获悉，她们已经动身，正在路上，马上就会到达，却为什么根本没有盼望她们，也没有想到她们？在整整一个半小时里，她俩争先恐后地向纳斯塔霞问这问那。此刻纳斯塔霞也还站在她俩面前，已经把所有的情况乃至细微末节，都一五一十告诉了她俩。当她俩听说他“今天逃跑了”，还生着病，照她说的情形看可能神志也不清，两人都吓得魂飞魄散！“天哪，他出了什么事啊！”她俩哭了起来，在这样的痛苦熬煎中等了一个半小时。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出现，响起了一阵欣喜兴奋的呼叫。她俩朝他扑去，但他却呆若木鸡地站着。一种突如其来的难以忍受的感觉，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甚至没有伸出胳膊去拥抱她们，因为毫无气力。母亲和妹妹紧紧地拥抱他，亲吻他，又是哭又是笑……他向前迈了一步，身子摇晃了一下，便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

一片慌乱，响起了惊惧的喊叫声和哀号……站在门口的拉祖米欣一个箭步跨进屋子，伸出自己强壮的胳膊一把抱起拉斯柯尔尼科夫，立刻把他放在沙发上。

“不要紧，不要紧！”他对那母女俩大声地说，“这是昏迷，

不要紧！刚才医生还说过，他好多了，说他完全健康！拿些水来！看，他已经醒过来了，完全清醒了！……”

他猛地用力抓住杜涅奇卡[1]的手，差点儿把她的手臂扭脱，拉着她弯腰去看“他已经完全清醒了”。母女俩不胜感激地望着拉祖米欣，如同望着天神。她们已从纳斯塔霞口里听说，在罗佳生病期间这个“机灵的小伙子”是如何照料他的。当天夜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拉斯柯尔尼科娃在与杜尼娅私下交谈时，就叫他是“机灵的小伙子”。

---

① 杜尼娅的爱称。



第三部



第一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起身，坐在沙发上。

他有气无力地向拉祖米欣摆摆手，不让他继续往下说，因为他正在口若悬河，前言不搭后语地热情安慰那母女俩。拉斯柯尔尼科夫拉住她俩的手，一声不吭地看看妈妈，又瞧瞧妹妹。他的眼神令母亲惊恐不安，既流露出一种几近痛苦的强烈感情，又有些呆滞甚至是狂躁。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哭起来。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①] 脸色苍白，她的手握在哥哥手里瑟瑟发抖。

“你们回去吧……同他一起走，”他指着拉祖米欣，断断续续地说道，“明天见，明天一切都会……你们早就到了？”

“晚上到的，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说，“火车晚点了很长时间。不过，罗佳，我现在绝不离开你！我要在这儿，在你身边过夜……”

“别折磨我啦！”他生气地挥着手说。

“我留下照顾他！”拉祖米欣大声说，“我片刻也不离开，

---

① 即杜尼娅，杜尼娅是小名。

让我的那些客人见鬼去吧，随他们发狂好了！有我舅舅替我张罗呢。”

“我真不知怎么，该怎么感激您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又一次抓住拉祖米欣的手，本想再说些什么，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再次打断了她的话。

“我受不了，受不了啦。”他气恼地反复说道，“别折磨我啦！够了，走吧……我受不了啦！……”

“我们走吧，妈妈，哪怕是离开一会儿，”杜尼娅惊慌地低声说，“我们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这很明显。”

“分别三年，难道我就不能看看他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起来。

“等一等，”他又叫住了他们，“你们老是打断我的话，把我的思路都搞乱了……你们见过卢仁吗？”

“没有，罗佳，但他已经知道我们来了。罗佳，我们听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很不错，今天来看过你。”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怯生生地补充道。

“是的……很不错……杜尼娅，我刚才对卢仁说，我要把他从楼梯上撵下去，让他见鬼去……”

“罗佳，你怎么啦！你或许……你不是想说……”大惊失色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想往下说，但瞧了一眼杜尼娅，便收住了话头。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哥哥，等待着他往下说。她和母亲事先从纳斯塔霞那儿知道了吵架的事。纳斯塔霞就自己的理解告诉了她们。两人因困惑和期待而十分痛苦。

“杜尼娅，”拉斯柯尔尼科夫吃力地往下说，“我不喜欢这门婚事，因此你明天见了面立即就回绝卢仁，叫他马上滚蛋。”

“我的天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叫起来。

“哥哥,你想想你在说些什么!”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要发火,但马上忍住了。“或许你今天精神不好,你太累了,”她温和地说道。

“我是说胡话?不……你嫁给卢仁是为了我。我不接受这种牺牲。因此今天夜里你就写封信……一封回绝的信……明早让我看一看,这事就到此为止!”

“我不能这样做!”姑娘感到受了委屈,大声叫道,“你有什么权利……”

“杜涅奇卡,你也爱生气,别说啦,明天……难道你没看见……”大惊失色的母亲向杜尼娅扑去,“唉,我们最好还是走吧!”

“他在说胡话!”带点醉意的拉祖米欣叫了起来,“要不然他怎么敢这样!明天他就把这种糊涂想法抛到九霄云外了……今天他确实把卢仁赶走了。事情确实如此。那一位也很生气……他在这里夸夸其谈,炫耀自己的博学,走的时候却灰溜溜的……”

“这是真的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起来。

“明天见,哥哥,”杜尼娅怜惜地说道,“咱们走吧,妈妈……再见,罗佳!”

“听着,妹妹,”他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力气,冲着她们又说道,“我没有说胡话,这门婚事是可鄙的。就算我卑鄙,但你不应该……一个够了……尽管我是个卑鄙的家伙,也不会把这样的妹妹认做妹妹。或者要我,或者要卢仁!你们走吧……”

“你疯啦!专横跋扈的家伙!”拉祖米欣吼道。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再搭理,或许他没有力气了。他在沙发上躺下,侧身面对墙壁,完全筋疲力尽。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好奇地

打量了一眼拉祖米欣；她那乌黑的眼睛闪亮一下：拉祖米欣被看得浑身一颤。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呆立在那里。

“我绝不能离开，”她几乎绝望地对拉祖米欣低声说，“我留在这里，不管待在什么地方……您送杜尼娅回去吧。”

“您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拉祖米欣感到气恼，同样低声地说，“我们至少先到楼梯上去。纳斯塔霞，拿灯来！我对您说实话，”来到楼梯上，他仍旧压低声音说，“前不久他差点儿打了我和医生！您明白这话吗？差点儿揍了医生！医生怕惹他发火忍气走了，我则守在楼下。可是他马上穿好衣服，偷偷地溜了出去。假如您现在惹他发火，他又会偷偷地溜出去，而且是夜里。说不定他会对自己干出蠢事来……”

“哎呀，您说会这样！”

“况且，如果您不回去，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独自一人住在那家旅馆里是不行的。您想一想，你们住的是什么地方！难道这个卑鄙的家伙，彼得·彼得罗维奇，就不能给你们找一个好点的住处吗……不过，您知道我多少有点醉了，因此……出口伤人，请别介意……”

“我去找这里的房东太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固执地说，“我要恳求她给我和杜尼娅找个角落过夜。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我不能！”

他们说这些话时，正站在楼梯的平台上，恰好是房东太太的门口。纳斯塔霞从下面梯阶上给他们打着灯。拉祖米欣的情绪异常兴奋。还在半小时以前，当他送拉斯柯尔尼科夫回来时，他尽管废话不断，连自己都意识到太饶舌了，但挺有精神，头脑几乎是清醒的，虽说这晚上喝了不少酒。可此刻他的心情甚至更像某种喜悦，同时喝下去的酒仿佛一下子用双倍的力量又一下冲上头来。他站在两个女人的身边，抓着她俩的手

劝说着，极其坦率地向她俩讲明道理；大概为了更加令人信服，他几乎每说一句话，就用老虎钳般的大手紧握一下她俩的手，弄得她们好生疼痛；他的两眼贪婪地望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没有丝毫羞涩。因为疼痛，她们有时从他那瘦骨嶙峋的大手中往外抽手，可他不仅毫无觉察，反而更紧地拽住她俩的手。倘若她们现在命令他立即头朝下滚下楼梯，去为她们效力，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这个命令。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直惦记着自己的罗佳，虽说觉得这个年轻人举止显得古怪，又把她的手捏得生疼，可同时又把他看做她的保护神，也就没在意他的那种古怪举止了。然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尽管也心情不安，尽管生性并不胆怯，但一遇到哥哥这位朋友那炽热的目光，不仅惊异，甚至还感到害怕；只是由于纳斯塔霞的介绍使她对这个怪人产生了无限的信任，她才没想避开他并拽上母亲一齐走。她心里也明白，现在她们大概只有依靠他。不过，十来分钟以后，她便极为放心了，因为拉祖米欣的个性是不管心情如何，他绝不会掩饰而总是一下子暴露无遗，因此别人很快就能了解自己在与怎样的人打交道。

“可别去找房东太太，这是最愚蠢的！”他叫道，千方百计地说服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尽管您是他的母亲，但如果您留下来不走，他也会气得发狂，到时候天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听我说，我打算怎么办：现在让纳斯塔霞留在他这里，我呢送你们两人回去，因为你俩不能单独上街，在这方面我们的彼得堡……好，不说它了！……接着我立即赶回来，我保证，十五分钟以后便去告诉你们他怎样了，睡了没有，等等的情况。然后，听我说，我马上回自己住处。我那里有客人，全都喝得醉醺醺的。我呢拽上佐西莫夫。他是给罗佳看病的医

生，此刻正在我那儿做客。他不喝酒，此人滴酒不沾。我先把他拽到罗佳这儿来，接着立即到你们那儿去。这就是说，在一个小时内你们有两次可以了解到他的情况，而且一次是从医生那儿了解情况，明白了吗，从医生本人口里了解情况，这可不同于听我说！如果他的情况不好，我保证会亲自接你们来这儿，如果情况不错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好好睡上一觉。我会整夜都守在这个过道里，他听不见的；让佐西莫夫在房东太太家中过夜，以便随叫随到。对他来说，现在谁更有用，是你们还是医生？要知道，医生更有用，更有用。好了，你们回去吧！不要去找房东太太，我能去，你们可不能去，因为她不会同意，因为……因为她太蠢。她会因为我而妒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要知道，她同样也会妒忌您的……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她一定要忌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难以捉摸的女人！其实，我也很蠢……不说这个了！我们走吧！你们相信我吗？你们是不是相信我呀？"

"咱们走吧，妈妈。"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说，"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他曾经救过哥哥，而且，要是医生真的同意在这里过夜，那就再好不过了。"

"看，您……您……您很理解我，因为您是个天使！"拉祖米欣高兴地叫道，"咱们走吧！纳斯塔霞，快上去，坐在他那里，点上灯。我一刻钟以后就回来……"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尽管还没有完全被说服，但已经不再固执己见了。拉祖米欣挽住她俩的胳膊，拽着她们下了楼。不过，她对他仍然不太放心："尽管人很机灵，心地也善良，但他能说到做到吗？要知道他喝醉了呀！……"

"啊，我明白，你们当我喝醉了！"拉祖米欣猜透了她们的心思，打断她说，同时迈着大步沿人行道走去。母女俩勉勉强

强才跟上他，而他对此并没有察觉。“胡说！……我哪里醉糊涂了，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喝酒醉了，是见到你们头就眩晕起来……不过别把我这话当真！你们可别介意，我在瞎说，我配不上你们……我完全配不上你们！……等把你们送到住处，我立刻回到这河边，往自己头上浇两桶水，清醒清醒……你们可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们两人！……别笑话我，也别生气！……你们可以生别人的气，可别生我的气！我是他的朋友，因而也是你们的朋友。我非常希望……我有过这种预感……去年我曾闪过这样的念头……其实也根本不算预感，因为你们简直是从天而降。或许我要整夜睡不着觉了……这个佐西莫夫刚才还担心他是精神失常……因此不该去刺激他……”

“您说什么！”母亲叫道。

“难道医生亲口这么说过？”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提心吊胆地问道。

“他是这么说过，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压根儿不是这样的。他还给了这类的药，一包药粉，我看见的，这时你们正好来了……唉！……要是你们明天来就好了！现在我们离开了就好。一小时以后，佐西莫夫会亲自告诉你们这里的一切情况。这个人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会再喝醉了……这回我干吗要喝这么多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让我卷入了一场是非争论！我曾经发誓再也不参加什么辩论了！……可他们完全是在胡说！我差点儿跟他们干了起来！我让舅舅留在那里，替我招待……嗯，你们能相信吗：他们要求完全没有个性，并以此为自己最大的乐趣！只求不再有自己的样子，只求失去原来的自己，那就好了！这就是他们眼中最大的进步和最大的幸福。哪怕这种胡说是他们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也好哇！事实不然……”

“听我说，”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胆怯地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然而，这却更助长了他讲话的兴致。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拉祖米欣提高嗓门嚷道，“你们认为，我赞同他们胡说的内容吗?不对!我倒是喜欢人们瞎说!因为瞎扯是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才享有的特权。从胡说开始，你最终才能达到真理!正因为我胡说，所以我才算个人。要不先胡说上十四次，你是无法获得一个真理的，或许还得胡说上一百一十四次，这也可算是件体面事。可是，我们却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胡说!你可以对我胡说，但要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胡说，那我就情愿亲吻你。按照自己的想法胡扯，这比按照别人的观点说出真理甚至要更好些。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你算是个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只不过是只学舌的鹦鹉!真理是会永存的，可生命则能被扼杀;这是有先例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就科学、文化修养、思维、创造发明、理想、愿望、自由主义、理智、经验等一切的一切而言，还处于中学预科的阶段!人们一旦喜欢上靠他人的脑子来生活，就再也改不了了。果真不错吧?我说的果真不错吧?”拉祖米欣一边叫着，一边摇晃着被他紧紧捏着的母女俩的手，“果真不错吧?”

“天哪，我不清楚，”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可怜巴巴地说。

“是这样，是这样……虽说我并非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认真地补充说，但随即尖叫了一声，因为这一次他把她的手捏得实在太疼了。

“是这样?您说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说您……您……”他兴奋地喊道，“您真是善良、纯洁、理智……完美的化身!请把手给我，请您同样伸出手来，我要在这里马上下跪着吻吻

你们的手!”

他便在人行道当中跪了下来，幸好此时街上空无一人。

“别这样，求求您，您要干什么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极度惶恐地叫了起来。

“起来吧，起来吧!”杜尼娅笑着，也感到有些不安。

“你们不伸出手来，我是绝对不会站起来的！就这样，好了。我站起来啦，我们走吧！我是个不幸的傻瓜，比不上你们，又是个醉汉，羞愧难当……我不配爱你们，但崇拜你们可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只要他不是十足的牲口！所以我就下跪了……这就到了你们的旅馆。罗佳不久前把你们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赶走了，这件事，他算做对了！他怎么能让你们住这样的旅馆？简直胡闹！你们可知道什么人来这里住？您可是他的未婚妻呀！您是他的未婚妻，对吗？我可以告诉您，就凭这事您的未婚夫便是个卑鄙小人!”

“听我说，拉祖米欣先生，您有些失礼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开口说道。

“对，对，您说得不错，我失礼了，十分惭愧!”拉祖米欣猛醒过来，“不过……不过……你们不能因我这句话而生我的气！因为我说的是真心话，而不是由于……那样就太卑鄙了；总之，不是由于我对你们……好啦，不说因为什么啦，我不敢启齿！……他一进来，我们立刻就明白了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倒不是因为他在理发店里烫了发，也不是因为他急着炫耀自己的才华，而是因为他是个奸细，是个投机家，因为他是个犹太佬①，一个演杂耍的小丑，这是显而易见的。你们以为他是个聪明人吗？不，他是个傻瓜，是个傻瓜！他与您般配

① 当时俄国人大多鄙视犹太人。

吗？啊，天哪！你们要知道，女士们，”他已经登上旅馆的楼梯，突然又停住了脚步，“别看我的客人都喝得醉醺醺，但全是正直的人；尽管我们也胡说，我同样是如此，但最终要求得到真理，因为我们走的是光明正道，可彼得·彼得罗维奇……他走的却是歪门邪道。别看我此刻在大骂特骂我的那些客人，但我尊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尽管我甚至瞧不起扎米托夫，但却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狗崽子！我甚至喜欢那个狗东西——佐西莫夫，因为他为人诚实，业务精通……行啦，我说完了，也得到了你们的谅解。你们原谅了我，是吧？好，我们走吧。我熟悉这地方，我来过这里；就在这里的三号房间，曾经出过事……你们住在哪个房间？几号？八号？噢，夜里把门锁好，别让任何人进去。一刻钟以后，我会带消息来的，然后再过半小时，我会带佐西莫夫来，你们会见到的！再见，我走啦！”

“天哪，杜涅奇卡，会出什么事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恐不安地对女儿说道。

“别担心，妈妈，”杜尼娅回答说，同时脱下帽子和披肩。“上帝亲自安排这位先生来帮助我们，虽说他刚喝了酒，但可以信赖他。您放心吧，他已为哥哥做了一切……”

“唉，杜涅奇卡，谁知道他会不会来！我怎么能撇下罗佳……我压根儿没想到，没想到见面会是这样！他多么冷淡哪，像不愿见到我们似的……”

泪水在她的眼眶里直打转。

“不，不是这样，妈妈。您没看清楚，您一直在哭泣。他由于生了大病，心情不好，全都是这个原因。”

“真要命啊，这场病！会出事的，会出事的！看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杜尼娅！”母亲一边说，一边胆怯地望着女儿的眼睛，试图猜透她的全部心思；杜尼娅还替罗佳辩解，也就是

说原谅了他，这使母亲稍稍放心了一些。“我相信明天他会改变主意的。”她又补充了一句，想探个究竟。

“可我倒相信，他明天……在这件事上也不会改口的，”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毫不客气地说道。当然，这是个棘手的话题，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最害怕提及此事。杜尼娅走到母亲跟前，吻了她。母亲默默地紧紧拥抱了她，接着坐了下来，焦急不安地等待拉祖米欣，同时又心虚地望着女儿。杜尼娅也抱着胳膊在等待着，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想着自己的心思。边思索问题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是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一个习惯；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害怕打断她的思绪。

拉祖米欣在醉意朦胧中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一见钟情，当然是可笑的。然而，只要看一眼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尤其是此刻她抱臂锁眉，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步，大概有许多人会原谅他的，何况他是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下呢。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她个子高高的，体态十分匀称，健康有力，又非常自信，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这种自信，但却丝毫也没有影响她的举止的温柔和妩媚。她的相貌很像哥哥，但称得上是个美人儿。她的头发是棕黄色，比哥哥稍淡一些。眼睛几乎是乌黑的，明亮有神，透着骄傲，不过时而又显得非常善良。她的面色白净，但不是病态的苍白；脸上容光焕发。嘴稍嫌小了点，下唇红润，同下巴一起微微前突，这是这张漂亮脸蛋上唯一的缺憾。不过这个缺憾倒让这张脸显出独特的倔强个性，同时似乎也带点傲慢的神情。她的表情总是严肃多于欢乐，总是若有所思；其实这张脸是多么适合嫣然微笑哇，多么适合快活地充满活力地忘我地开怀大笑哇！拉祖米欣热情开朗，有点憨厚，为人正直，又像武士般强壮有力，

这时微带醉意，因为从未见过这样的女性，一下子便神魂颠倒起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好像鬼使神差似的，他初见杜尼娅正赶上她要与哥哥重逢的那相亲相爱和欢乐的美妙时刻。接着他又看到，杜尼娅听到哥哥那番粗鲁而又无情的话时，气得下唇直打哆嗦的模样，那时他简直无法自持了。

其实，他刚才在楼梯上借着酒劲说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房东太太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脾气怪异，不仅会忌妒他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亲近，而且也会忌妒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倒是实话。尽管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四十三了，但她风韵犹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那些到老保持着开朗的心境、敏捷的思维和正直的热情的妇女几乎总是这样的。附带说一句，保持这一切乃是让青春长驻的唯一方法。她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脱落，细小的鱼尾纹早已爬满眼睛的四周。由于操劳和忧愁，脸颊也已凹进发干，但脸庞仍然很漂亮。这张脸完全就是杜涅奇卡的肖像，只不过老了二十岁；此外，她的下唇并不向前翘起。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多愁善感，但并不令人厌腻。她胆小，随和，却有一定的限度：她会做出很多的让步，她会附和许多事情，有的甚至是违背自己信念的。然而她始终都有一个界限，就是要正直，有原则，有起码的信念，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违背的。

在拉祖米欣走了整整二十分钟以后，门上响了两下轻微但又急促的敲击声；他回来了。

"我不进来了，没时间！"当她们把房门打开后，他匆匆忙忙地说道，"他正呼呼地鼾睡着，睡得很熟，很安宁，上帝保佑，让他睡上十个小时吧。纳斯塔霞在他屋里，我叫她等我回去后再离开。我这就去找佐西莫夫。他会向你们说明情况的，然后你们就去睡觉。我看得出，你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

说完他离开她们，顺着走廊走了。

“多么机敏……多么可信赖的小伙子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十分高兴地叫道。

“看来是个非常好的人！”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略显热切地应声说，又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又有人敲门。母女俩正等着，这一次完全相信拉祖米欣会说到做到的。果然他真的把佐西莫夫带来了。当时佐西莫夫立刻同意离开酒席去看拉斯柯尔尼科夫，但却不太情愿来见这母女俩，并且满腹狐疑，因为他不信醉酒的拉祖米欣。不过他立即变得心平气和，甚至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因为看出她们确实像等待先知那样等着他的到来。他整整坐了十分钟，成功地劝说、安抚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他说话时口气充满了同情，但神态矜持，故作严肃，完全是一副二十七岁青年医生做重要答疑时的样子，没有一句离题的话，也没流露出一丝要与这母女进一步建立私人关系的愿望。还在进门时他就注意到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惊人的美貌，但立刻努力不去看她，甚至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只对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说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内心非常满意。至于病人，他说病人这会儿的情况是很令人满意的。根据他的观察，除了最近几个月恶劣的物质条件之外，生病还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由许多复杂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影响，以及惊恐、担忧、操劳、某些念头等等造成的。”由于瞥见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听得全神贯注，佐西莫夫便在这个话题上发挥了一通。当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慌不安，忧心忡忡地问到是否“怀疑他神经错乱”时，他平静而又坦然地一笑，回答说，他的话被夸大了；当然啰，病人显然有了某种固执的念头，有

些偏执狂的症状，因为他佐西莫夫现在正特别留意医学界这一极其重要的学科。再说还应该看到，几乎直到今天病人还在说胡话，并且……当然啰，亲人们到来会有助于他的康复，消除他的忧愁，起到良好的治疗作用。“只不过要避免新的特殊的刺激。”他又意味深长地添上了这一句。接着他站起身来，郑重而热情地告别，引来一阵热烈的祝福、感激和央求。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甚至主动伸出手去与他握别。他对自己这次来访，尤其是对自己的举止，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明天再谈；现在你们一定得好好睡上一觉！”拉祖米欣说道，并与佐西莫夫一起走了。“明天我尽量早一点儿来告诉你们他的情况。”

“不过，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可真是个让人动心的姑娘！”当他俩走到街上时，佐西莫夫几乎羡慕地说。

“让人动心的姑娘？你是说让人动心！”拉祖米欣大叫，猛地朝佐西莫夫扑去，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要是你再敢……明白吗？明白吗？”他一边叫嚷，一边抓住他的衣领摇晃，把他按到墙上。“听见了吗？”

“放手，醉鬼！”佐西莫夫用力挣脱了出来。当拉祖米欣放开他以后，他定神瞧了瞧拉祖米欣，冷不丁地哈哈大笑起来。拉祖米欣站在他的面前，垂着手，神色忧郁而严肃地沉思着。

“当然啰，我是个傻瓜，”他脸色阴沉地说，“可要知道……你也一样。”

“不，老兄，我才不是哩。我可不痴心妄想那种蠢事。”

他俩默默地走着，只是快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住处，心神不宁的拉祖米欣才打破了沉默。

“听着，”他对佐西莫夫说，“你是个不错的家伙，但除了你那些劣习之外，你还是个好色之徒，这我清楚，你还是个堕

落的家伙。你是个神经质的、软弱的坏蛋，你讲究享受，如今发了财，就什么都不肯节制，我把这叫做堕落，因为这确实会让人堕落。你竟会变得如此娇气，说实在的，我弄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当个出色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医生。睡在羽毛褥子上（你是医生嘛），半夜却得起来去出诊……不，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今天你得在房东太太的家里过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她同意），我却得睡在厨房里。这给了你一个接近的机会！不过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老兄，这和你想的根本不一样……”

“我并没有想怎么样。”

“老兄，这里是羞怯沉默、腼腆忸怩、严守贞节，同时一劲儿唉声叹气，渐渐她就像蜡烛似的熔化，就是这样！求求你啦！让我摆脱开她吧！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我会报答你的，不惜肝脑涂地！”

佐西莫夫的笑声更洪亮了。

“你被搞得神志不清啦！我要她干吗？”

“相信我，你不用费多大的劲儿，只要随便聊点什么，只要坐在她身边闲扯。况且你是个医生，找个病给她治治。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她家里有一架旧式的小钢琴。你知道，我会瞎弄几下。那儿有我的一张歌谱，一首俄罗斯民歌，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民歌：《我热泪盈眶……》。她喜欢地道的俄罗斯民歌，事情就是从歌曲开始的。你可是个钢琴能手，行家，是鲁宾斯坦[①] ……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

① 安·格·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作曲家和钢琴家，在彼得堡创建“俄罗斯音乐协会”（1858）和第一所俄国音乐学院（1862）。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听过鲁宾斯坦的演奏。

“你怎么，向她许过什么诺言吗？啊？签了婚约？或许你答应娶她？……”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她根本不是那种人。切巴罗夫曾追求过她……”

“那你甩了她就完了吗！”

“不能这样抛弃她！”

“为什么不能？”

“不能，不能，就是不能！老兄，这里有种吸引力。”

“当初为啥勾引她呢？”

“我根本没有，倒是由于自己愚蠢，受了她的勾引。可对她来说，是你还是我，根本无所谓；只要有人坐在她身边唉声叹气就行了。这里，老兄……我无法把一切都说清楚，你看，你精通数学，而且现在还在学数学，我知道……喏，你就从教她微积分开始好了，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说什么对她完全无所谓。她只会望着你一劲儿地唉声叹气，可以整年都这样。比如，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连续两天对她大谈普鲁士的贵族院①（想想我同她有什么好谈呢），她只是唉声叹气，并且浑身冒汗！不过，你可别谈爱情，她会羞得昏厥过去。但你又得装出离不开她的模样，这就够了。那儿舒适极了，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你可以看书，坐着，躺着，写点东西……甚至可以吻她，小心翼翼地吻她一下……”

“我要她干吗？”

“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解释清楚！你瞧：你们两人非常般配！我以前就考虑到你了……要知道，这正是你的归宿！早一些还是迟一些，对你来说还不是一样吗？老兄，这里有羽

① 当时普鲁士议会中的参议院。

毛褥子般的舒适，啊哈！还不单是羽毛褥子呢！这里会让你流连忘返；这里是世界的尽头，是停泊地，是安静的栖居所，是地球的中心，是支撑地球的三条鱼基架[①]；这里有美味的油煎薄饼，油腻腻的大烤饼，晚上有茶炊，轻声的叹息，暖乎乎的敞怀女褂，以及烧热的炉炕。就好像你已与世长辞，但同时又在享受人生，真是一举两得！嗯，老兄，见鬼，我又扯远了，该睡觉去啦！听着，夜里我会不时醒来去看看他。不过没什么事的，小有不适，一切都会很好的。你也用不着特别担心，如果愿意，也可以起来看他一次。不过要是有什么情况，比如说胡话，或者发烧，或者其他什么，立刻来叫醒我。但这是不可能的……”

① 俄国民间传说中地球是由三条鱼支撑着的。

第 二 章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的时候，拉祖米欣醒来，心事重重，神情严肃。这天早晨他脑海里突如其来地冒出许多新的从未有过的困惑。他没想到有一天醒来会是这样。他记得昨天发生的一切，乃至细枝末节，并且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情。与此同时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脑子里出现的那个梦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是绝不可能、他都为这梦想感到羞愧、于是思绪急忙转到其他的事上，转到“该死的昨天”遗留给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忧虑和困惑上。

他想到的最可怕的事，就是他昨天的表现竟然如此“卑鄙下流”，不仅由于他喝醉了，而且还利用这位姑娘的处境，出于莽撞急切的忌妒心，当着她的面辱骂了她的未婚夫，非但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允诺，甚至还没有认真了解这个人。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匆忙轻率地对他做出判决呢？谁委派他充当法官的呢！难道像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那样的女性，会为了金钱委身于一个卑鄙的人吗？可见，他并非一无是处。说到那家旅馆呢，为什么他就应该知道那是一家怎样的旅馆？他可是在装修房子呀……呸，这一切多么卑鄙！难道能以喝醉了来开

脱吗？这是一个愚蠢的借口，越解释越丢人。酒后吐真言，真的说出了真心话，“也就是说，内心的粗暴、忌妒等脏东西全都暴露无遗！”难道他拉祖米欣还可以抱有一丝幻想吗？与这样的姑娘相比，他这个昨日喝酒胡闹的家伙，一个吹牛大王，可算个什么人呢？“难道可以这样恬不知耻地滑稽可笑地相提并论吗？”想到这一点，拉祖米欣不禁感到一阵绝望，并羞得满脸通红。突然间，像是故意捉弄他，他清晰地忆起昨天站在楼梯上，对她们说过房东太太会忌妒他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关系……这简直令他无地自容。他朝炉灶猛击一拳，弄破了手，也砸碎了一块炉砖。

“当然啰，”过了片刻，他有些自暴自弃地对自个儿嘟哝着，“当然啰，覆水难收，因此，对此也没什么可想的了……只能默默地去那里……默默地……尽自己的义务，而且……而且不必求人家原谅，什么也别说……显然……现在一切都完了！”

可是他穿衣服时，比平时更加仔细地察看自己的衣着。他没有别的衣服，即便有他大概也不会换的，“我偏不换”。但也不能再马虎邋遢了：他没有权利辜负别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正需要他的帮助、请他前去的人。他用刷子仔细地刷净自己的衣服。他身上的衬衣总是非常干净的，在这方面他有洁癖。

这天早上，他很勤快地梳洗了一番，从纳斯塔霞那里找来肥皂，洗了头发、脖子，尤其是手。面临要不要刮胡子的问题时（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有相当不错的剃须刀，这还是已故的扎尔尼岑先生的遗物），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否定的决定：“让它留着吧！要不然她们还以为我刮胡子是为了……一定会这么想的！无论如何也不刮胡子！”

而且……而且主要是他显得粗鲁，肮脏，举止很粗俗。他

知道，就算自己多少还是个正派人……哼，是个正派人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人人都应该是正派的呀，而且还要整洁些……不管怎样（他记起了这一点），他干了那些荒唐事……虽然并非什么卑鄙的事，但还是……是多么差劲的念头哇！……这些怎么能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相比呢！是呀，真见鬼！随它去吧，那我就故意显得脏些，显得粗俗些，管它呢！我还会更肮脏，更粗鲁！……”

在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家的客厅里过夜的佐西莫夫走进来时，正撞上他一个人在这样独白。

佐西莫夫准备回家去，临走前匆匆来看一下病人。拉祖米欣告诉他，病人睡得像个土拨鼠似的。佐西莫夫吩咐尽量让他睡，不要叫醒他。他自己又答应十点多钟再来看一次。

“只要他还待在家里。”他补充了一句，“呸，见鬼！连自己的病人都管不了，还能给人看病呢！你是否知道，他去她们那儿呢，还是她们来这儿？”

“我觉得，她们会来的，”拉祖米欣明白他问这句话的用意，回答说，“他们当然要谈谈家事。我得回避。作为医生，你当然比我更有资格留下来。”

“我可不是接受忏悔的神父。我来一下就走，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不安，”拉祖米欣皱着眉头，打断他的话，“昨天我喝醉了，路上对她们瞎说了一通……讲了乱七八糟的……顺便说到你担心他好像……有神经错乱的趋势……”

“昨天你对那母女俩也说了这个话吧。”

“我知道，这太蠢了！真该揍！你真的能肯定这一看法吗？”

“没的事，听我说，怎么能肯定呢！你带我到他那儿去的

时候，你自己不也把他说成是个偏执狂吗……嗯，我们昨天还火上浇油，也就是说你讲了那件事……关于油漆匠的事。他也许是给这件事弄得神经错乱了，你还讲它！假如我确知当时警察局里发生了什么事，确知他在那里遭到某个坏蛋的怀疑……受了侮辱，那么……那么昨天我就不会讲这个话。要知道，这些偏执狂总是小题大做、以假当真……昨天从扎米托夫的叙述中，就我所记得的，事情有一半我已经弄清楚了。噢，对了！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四十岁的忧郁症患者由于无法忍受一个八岁男孩每天吃饭时的嘲笑，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他则是由于一贫如洗，警察们蛮横无礼，自己又得了病，还无端受到怀疑！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极度的忧郁症病人身上！况且他的虚荣心很强，非同一般！这或许就是致病的症结所在！准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这个扎米托夫的确是个不赖的小伙子，只不过，嗯……昨天他不该讲这些。闲话太多！"

"他对谁讲了？不就是你和我吗？"

"还有波尔菲里。"

"对波尔菲里讲了又怎么样呢？"

"还有，她们，那母女俩，会听你的话吗？今天她们对他得更加些小心……"

"她们会听的！"拉祖米欣一脸不高兴地回答说。

"他干吗这样对待卢仁？是个有钱人，好像她也不讨厌他……要知道，她们可是一无所有哇！啊？"

"你干吗刨根问底？"拉祖米欣恼怒地嚷道，"我怎么知道她们是不是一无所有？你自己去问嘛，或许会弄清楚……"

"嘿，你有时真笨！昨天的酒劲还没过去……再见。替我谢谢你的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芙娜，谢谢她让我住了一夜。她锁上了门，我隔着门问安，她也没有回答。今天早晨她七点

钟就起床了，仆人从厨房经过走廊，给她送去了茶炊……我连见她一面的这份荣幸也没得到……”

九点整，拉祖米欣来到了巴卡列耶夫旅馆。那母女俩早已等得不耐烦。她们七点钟就起床了，或许还要早些。他阴沉着脸走进来，笨拙地点头打着招呼，随即就生了气，当然是生自己的气。他完全没有想到，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会这样向他扑来，抓住他的双手，几乎要亲吻起来。他怯生生地瞥了一眼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连这张傲慢的脸上此刻也露出了感激和友好之情，以及出乎他意料的尊敬（不是嘲讽，也不是难以掩饰的不由自主的鄙视）；这使他感到极其窘迫，倒不如迎面遭一顿骂，说实在的，那他会觉得好受些。幸亏他准备好了话题，于是赶紧进入正题。

听说“他还在熟睡”，但“一切都很好”之后，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便说，这太好了，因为她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先商量一些事情。接着她问他是否喝了早茶，并邀请他一起进茶；她们自己也因等着拉祖米欣还没喝过茶。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打了铃，应声而来的是个浑身肮脏、衣衫破烂的人；她吩咐上茶，茶是端来了，摆在桌上，却那么不干净，那么不体面，弄得母女俩很难为情。拉祖米欣语气激烈地痛骂了句这家旅馆，但一想到卢仁，便缄口不语，感到十分窘迫。不过，当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接二连三提出各种问题时，他可高兴了。

他整整说了三刻钟，回答她们的问题，不时被打断、被反问；讲出了他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最近一年生活中最主要、必不可少的事实，最后又详细叙述了他的病情。不过，他略去了许多该略去的事情，包括警察局里发生的事，以及那事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她们贪婪地听着他所说的每

一句话，然而，当他以为自己已经说完，并让她们感到十分满意时，她们却觉得，他还没有开始呢。

“说说，跟我说说，您是怎么看的……啊呀，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连忙说。

“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

“是这样的，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我非常、非常想知道……一般地……他现在对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也就是说，请您讲讲，怎么对您说呢，也就是说，您讲一讲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是否一直是这样好发火？他有什么愿望，或是有什么理想？能说说吗？现在，什么事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总之我是想……”

“啊呀，妈妈，怎么能一下子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呢！”杜尼娅说道。

“啊，我的天哪，要知道我根本没料到会瞧见他这副模样，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

“这是很自然的，”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回答道，“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我舅舅每年都来看我，但差不多每次都认不得我，甚至连外貌也认不得，可他还是个聪明人呢。你们分别了三年之久，有了许多变化。该怎么对您说呢？我认识罗佳已有一年半了，他郁郁寡欢，傲气。最近（或许已有很长时间了），他变得多疑，忧郁。他为人慷慨，善良，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宁可显得冷酷无情，也不愿意讲出自己的心愿。不过有时候他根本不是忧郁，倒是冷酷无情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说实在的，仿佛他内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出现。有时他就硬是一言不发！他总是说没有时间，总是说别人在妨碍他，可他自己却躺着什么也不干。他从不嘲笑别人，这倒不是他笨嘴拙舌，而是他没有工夫去干这类事。他从不听人把话说完。

他也从不对当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感兴趣。他自视甚高，不过也并非没有道理。嗯，还有呢？……我觉得，你们的到来将会是医治他最有效的良药。"

"哎呀，但愿上帝保佑！"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了起来。拉祖米欣对她的罗佳的这番评论令她感到痛苦。

而拉祖米欣终于鼓起勇气，看了一眼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他说话时不时瞥她一眼，但目光只是一扫而过。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时而坐下，全神贯注地倾听；时而又站起身来，按照自己的习惯在屋里来回走动；她抱着两只胳膊，紧抿着嘴唇，边走边思索，不时地提出些问题。她同样也有不听人把话说完的习惯。她穿着一件深色的薄料连衣裙，脖子上围着一条薄薄的围巾。根据种种迹象，拉祖米欣一眼便发现，这母女俩的生活非常贫困。倘若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穿得像个皇后，那么他大概根本不会惧怕她。现在，或许正由于她穿戴那么寒素，正由于他察觉到了她那穷困的境况，他心里才产生了一阵恐惧。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这对本已失去自信的人来说，当然是很不自在的事。

"您生动地描述了我哥哥的性格特点，并且……说得很公道。这很好，我原以为，您一味景仰他，"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微笑着说，"看来，您说得也对，他身边是应该有个女人，"她若有所思地添上了一句。

"我没这么说，不过，或许这一点上您也是对的，只是……"

"什么？"

"要知道，他谁也不爱；大概永远也不会爱上别人，"拉祖米欣断然地说道。

"也就是说，他不会爱他人？"

“您要知道，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自己就非常像您的哥哥，甚至一切都像!”他唐突地说出了这句话，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随即想起刚才对她说的有关她哥哥的话，于是羞得满脸通红，像个煮熟了的大虾似的，并且感到极度地窘迫不安。看到他这副模样，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关于罗佳，你们两人可能都弄错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带点怪罪地接过话头说，“我不是指他的现在，杜涅奇卡。彼得·彼得罗维奇在那封信上说的……以及你我所猜测的，或许是不对的，但是您无法想象，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他是多么爱幻想，而且怎么说呢，非常任性。我从来就捉摸不透他的性格，从他十五岁起就是这样。我相信，他现在也能突如其来地干出别人绝对想不到的事……不说远的，您是否知道，一年半前他有一回就让我提心吊胆，吓得半死，差点儿送了老命。当时他竟然打算娶那个……她叫什么呀？是他房东太太扎尔尼岑娜的女儿。”

“您是否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问道。

“您以为，”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激动地接着往下说，“那时我流泪，我哀求，我生病，我或许忧愁而死，我们生活贫困，这一切能阻止他吗？他会毫不理会地一意孤行。难道说，难道说他不爱我们吗?”

“他本人从未对我谈起过这件事，”拉祖米欣小心翼翼地回答道，“然而我从扎尔尼岑娜太太那儿听说了一些，不过她也不是一个爱饶舌的人，我听到的情况甚至还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那您听到了什么?”母女俩异口同声地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太特别的。我只是了解到，扎尔尼岑娜太太本人对这门已经完全说定，只因女方去世才作罢的婚事，也很不满意……此外，据说姑娘本人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有点丑……而且身体不好……而且……而且性情古怪……不过，好像也是有些优点的。一定会有优点的，要不然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她也没有什么嫁妆，而他本来也不会指望什么嫁妆……总之，这种事外人是很难评判的。”

“我相信，她是个好姑娘，”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简捷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上帝饶恕我吧，当时对她的死我确实有些幸灾乐祸，尽管我不知道他俩是谁害了谁：他害了她呢，还是她害了他？”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结束了这个话题，接着小心而又迟疑地问起罗佳与卢仁昨日争吵的情况，同时不断瞅瞅杜尼娅，这显然使得杜尼娅很不高兴。看来，这件事最使母亲感到不安，甚至害怕。拉祖米欣又详细说了一遍，但这一回他添上了自己的结论：他直截了当地责备拉斯柯尔尼科夫有意侮辱彼得·彼得罗维奇，同时没有拿生病为他开脱。

“还没生病时，他就打算这样做了，”他补充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痛苦地说道。但她觉得十分惊奇，这一回拉祖米欣谈起彼得·彼得罗维奇时，语气十分谨慎，甚至似乎带些敬意。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对此也感到非常惊讶。

“那您对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什么看法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忍不住问道。

“对您女儿的未婚夫，我不可能有其他的看法，”拉祖米欣坚定而又热情地回答说，“我这么说不是出于某种庸俗的客套，而是因为……因为……就因为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本人情

愿选中了这个人。如果说我昨天那么骂了他，这只是因为我昨天喝得烂醉，加上……失去了理智，对，完全失去了理智，昏了头……今天我为此十分羞愧！……”他羞得满脸通红，缄口不语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涨红了脸，但仍然一声不吭。自从谈起卢仁，她还没有开口说过话。

与此同时，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由于没有得到她的支持，显然有些举棋不定。后来她一边不断朝女儿张望，一边讷讷地说，现在有一件事让她特别担心。

“您要知道，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她开始说了起来，“杜涅奇卡，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吗？”

“当然可以，妈妈，”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神色严肃地回答说。

“事情是这样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迫不及待地说下去，她因能一吐内心的忧虑，感到如释重负。“今天一大早，我们便收到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的一张便笺，是收到我们昨日已到达这里的消息之后所做的答复。您瞧，他昨天本应该到车站来接我们，他曾经许诺过。可他却打发一个仆人带着这家旅馆的地址去车站接我们，并给我们带路；他还叫那个仆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早上他将亲自来这里看望我们。而今天早上他却送来了这张便笺……您最好自己看吧；上面有些话令我感到极其不安……您马上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并且……请坦率地说说您的看法，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您最了解罗佳的个性，能帮我们出最好的主意。我得先告诉您，杜涅奇卡已经做出了决定，她一下子就做出了决定，但是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所以我一直在等您。”

拉祖米欣打开一张写着昨天日期的便笺，读了起来：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夫人，敬启者：

兹因意外之事缠身，无法去车站迎候，特此派一能干之人前往。又因枢密院有数件刻不容缓的公务亟待办理，并为不致妨碍夫人与令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与兄长之亲人团聚，吾明晨亦不便登门拜访，但明晚八时整我将有幸去居所问候，并冒昧提出一个恳切且极为坚决之请求：我们晤面时，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应在场；因昨日我去拜访时，他在病中，极其无礼地侮辱我。此外尚有一事必须向夫人细述，并期望听到夫人亲自解释。谨先此奉告。倘若无视我之恳求，致我与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期而遇，我将不得不立即告退，届时夫人当自引咎。我写此信，盖因推测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或许会上门看望夫人，因吾昨日去探望时，他正重病缠身，而两小时后突然痊愈，并走出家门。昨日我亲眼目睹他在一被马踩死之酒鬼家里，以助安葬为借口，赠与酒鬼之女，一品行不端女人，达二十五卢布之多，令我万分震惊，因我深知夫人此钱筹来不易。最后，请代问候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此致敬礼

您忠顺的仆人　彼得·卢仁

“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我现在该怎么办？”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着差点儿哭了出来，“我怎么能不让罗佳来呢？昨天他那么坚持要回绝彼得·彼得罗维奇，而这封信又吩咐不许他参加！他要是知道了，会非来不可，那……那到时候该怎么办哪？”

“您就依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决定办吧，”拉祖米欣立即平静地回答道。

“哎呀，我的天哪！她说……鬼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也

不告诉我是什么用意！她说，最好，也许不是最好，但为了某种理由一定得让罗佳在今晚八点钟专门到这儿来一趟，让他们见上一面……可我不愿意就这么让他看到这张便笺，想通过您的帮助，采取巧妙的方法不让他来……因为他脾气暴躁……还有，我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个死去的酒鬼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女儿又是怎样一个人，他怎么能把仅有的几个钱都送给他的女儿……这些钱……”

“这些钱可代价不低呀，妈妈，”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补充说。

“昨天他情绪反常，”拉祖米欣若有所思地说，“要是你们知道他昨天在那酒店里说了些什么，那就好了，尽管话说得很在理……是啊！昨天当我们回家时，他的确对我说起一个什么死人和一个女子的事，但我一句也没听明白……不过，昨天我自己也……”

“妈妈，最好我们亲自去他那里，我保证，在那儿我们一下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况且我们也该走啦。天哪！十点多钟了！”她瞥了一眼自己那只极其漂亮的珐琅面金表，叫了起来。这只金表用一根细细的威尼斯链子穿着，挂在她脖子上，跟她的服装极不相称。“未婚夫送的礼物，”拉祖米欣思忖道。

“是啊，该走啦！……该走啦，杜涅奇卡，该走啦！”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慌张地忙碌起来，“他还以为我们在生昨天的气呢，所以迟迟不去。唉，天哪！”

她边说边忙乱地披上披肩，戴上帽子；杜涅奇卡也同样穿戴起来。拉祖米欣发现，她戴的手套不仅很旧，甚至都破了，不过，穿着上这种显而易见的贫困，反而使这母女俩有了某种特别的尊严；衣着寒素的人往往是这样。拉祖米欣怀着恭敬的心情望着杜涅奇卡，因能陪伴她感到自豪。“在监狱中缝补自

己袜子的王后，”他暗自寻思道，“倒更像真正的王后，强似在豪华的庆典上和出游时。”①

“我的天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感叹道，“我真没想到，我竟会害怕见到自己的儿子，自己亲爱的、亲爱的罗佳，现在我是多么害怕呀！……我真害怕，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她胆怯地瞥了他一眼，补充说。

“别怕，妈妈，”杜尼娅一边亲吻着她一边说，“您最好相信他。我就相信他。”

“唉，我的天哪！我也相信，可是我整夜都无法入睡！”这个可怜巴巴的女人叫道。

他们走到了大街上。

“你要知道，杜涅奇卡，我只是天亮时才打了个盹，突然梦见已故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她一身素服……走到我的跟前，抓住我的手，并对我直摇头。她的神情是那么严厉，那么严厉，仿佛在责备什么似的……这是好兆头吗？唉，我的天哪，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您还不知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已经去世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是谁？”

“她是突然死去的！您想象一下……”

“以后再说吧，妈妈，”杜尼娅打断了她的话，“他还不知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是谁哩。”

---

① 此处指法国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多奈特（1755—1793）被囚的情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小说准备的写作笔记中提到过她的名字。玛丽·安多奈特原为奥皇之女，在法国大革命时被处死刑。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曾描写过她在狱中的情况：“……皇帝的女儿身披一件破衣，竟落到自己动手缝补衣服的地步，在潮湿的牢房里，她不得不将冰凉的双腿伸进破烂不堪的毯子……”

"哎哟，您还不知道？可我以为您一切都知道了。请您原谅，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这几天我简直都被搞得晕头转向。说真的，我把您当做了我们的上帝，因此我确信您已经知道了一切。我把您当做自己人……我这样说，您可别生气。唉，我的天哪，您的右手怎么啦！弄伤了？"

"是的，弄伤了，"拉祖米欣喃喃地说，而心里却美滋滋的。

"有时我太心直口快，所以杜尼娅总是提醒我……但是，我的天哪，他住的算什么房间哪！不过，他醒了吗？那个女人，他的房东太太，竟会把这也算作房间？听着，您说他不喜欢表露自己的心思，所以我大概会因自己那些……毛病而使他感到讨厌？……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您能否教教我？我该怎么对待他呢？您要知道，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如果看见他皱起了眉头，就什么也别问；尤其不要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讨厌别人问。"

"唉，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当母亲有多难哪！就是这条楼梯……多么可怕的楼梯呀！"

"妈妈，你甚至脸都白了，别紧张，亲爱的妈妈，"杜尼娅依偎着母亲说，"他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不必这样折磨自己，"她两眼闪闪发亮，补充说道。

"你们等一等，我先去看一眼他醒了没有。"

拉祖米欣先上楼，母女俩则悄悄跟在后面。当她们经过四楼房东太太的门口时，她们发现房东太太的房门开了一条窄窄的缝隙，黑暗中有两只乌黑的眼睛正在飞快地打量着她俩。当她们的目光相逢时，房门便立刻砰地一声关上了，关门的声音如此之大，吓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差点儿惊叫起来。

第　三　章

“他的病好啦，他的病好啦！”佐西莫夫冲着来人兴奋地叫喊。他已经来这儿待了十来分钟，坐在沙发上自己昨天坐过的那一头。拉斯柯尔尼科夫坐在沙发的另一头，他穿得整整齐齐，甚至仔细地梳洗了一番，这是很久没有的事了。房间立刻挤满了人，但纳斯塔霞仍然设法跟在客人后面挤了进去，她想听听人们的谈话。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病真的几乎好了，尤其是与昨天相比，只不过他的脸色还很苍白，神情涣散、忧郁。从外表上看，他像一个受了伤的人，或者忍受着极大的肉体痛苦：他双眉紧蹙，咬着嘴唇，眼睛发红。他很少开口说话，也不愿意说话，说起来似乎力不能支，或者只是为了尽义务，他的举动不时透露出内心的不安。

只差手上没扎绷带，或手指没套塔夫绸的套子，要不然他就活似手指肿痛化脓的人，或者手上受伤的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

不过，当母亲和妹妹进屋时，这张苍白阴郁的脸，如被阳光照亮，发出了刹那间的光彩，然而这似乎只是在先前那种忧郁的心不在焉之上增添了痛苦的表情。他脸上的光彩很快就消

失了，痛苦却留了下来。佐西莫夫怀着刚刚行医的青年医生所特有的热情，观察并研究着自己的病人；他惊奇地发现，随着亲人们的到来，病人内心深处不是高兴和欢乐，却像是下了痛苦的秘而不宣的决心：忍受一二个小时无可逃避的盘问。他后来发现，接下去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像触到病人的某个痛处，刺激了他的伤口。但同时还令佐西莫夫惊奇的是，病人今天能够控制住自己，能够掩饰自己那偏执狂的情绪；可昨天，一句无足轻重的话就引得他几乎发疯。

“是的，现在我自己也发现，我的病几乎好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说一边亲切地吻了母亲和妹妹，这使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刻心花怒放。“我再不会像昨天那样讲话啦，”他对着拉祖米欣补充道，并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

“今天，他甚至让我大吃一惊，”佐西莫夫开口说道，并因有人来而十分高兴，因为他与自己的病人说了十分钟就已无话可谈了。“如果这样下去，三四天以后他就会完全像以前那样，也就是像一个月前，或者两个月前……也许是三个月前那样。要知道，这病由来已久……啊？现在您是否意识到，可能对于生病您自己也有责任？”他小心翼翼地笑着补充说，仿佛仍然害怕会刺激他似的。

“很有可能，”拉斯柯尔尼科夫冷冷地回答道。

“我是说呀，”佐西莫夫说得来劲了，接下去讲，“您是否能完全康复，现在完全取决于您自己。现在同您已经可以谈话了，我想告诉您，您必须消除发病的最初诱因，最根本的原因，那样才会痊愈。否则情况可能会更严重。我不知道这些最初的原因是什么，但您自己一定明白。您是个聪明人，当然一定进行过自我观察。我觉得，您开始发病与您从大学退学差不多是同时的。您没有事情做是不行的，因此我认为，找一个事

做，并给自己树个坚定的目标，会使您受益匪浅。”

“对，对，您说得完全对……我这就尽快地复学，那时就会……一切顺利……”

佐西莫夫提出自己那聪明的主意，起初也是为了给那母女俩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当他把话说完瞥了一眼自己的病人，发现他脸上明显带有嘲讽神色时，当然感到有些窘迫。不过，这感觉只是一闪而过。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即向佐西莫夫表示谢意，还特别感谢他昨晚去旅馆看望她们。

“怎么，他昨夜去看你们？”拉斯柯尔尼科夫几乎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们长途奔波以后也不休息？”

“唉，罗佳，要知道他们是两点钟以前来的。我和杜尼娅在家时两点之前也从不就寝的。”

“我同样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拉斯柯尔尼科夫冷不丁地蹙起眉头，垂下眼帘，接着说道，“撇开钱的问题，请您原谅我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对佐西莫夫说），我真不知自己哪一点值得您如此操心费神？我简直弄不明白……并且……这甚至让我感到十分苦恼，因为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对您说的都是实话。”

“您别激动，”佐西莫夫强做笑脸说，“假定说您是我的第一个病人，我们这些刚开始行医的大夫，都像爱自己孩子似的爱自己初遇的病人，有的几乎可以说对他们着了迷。再说，您知道我的病人也并不多吗。”

“他就更没说的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指着拉祖米欣补充说，“除了辱骂和操劳，他从我这儿还得到了什么呢？”

“又在胡扯！你今天怎么变得多愁善感了？”拉祖米欣大声说。

倘若他观察得敏锐些，会发现这绝不是什么多愁善感，而

是某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不过，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却觉察到了这一点。她目不转睛，不安地盯着哥哥。

“至于您，妈妈，我真的难以启齿，”他继续往下说，好像背诵一大早就念熟的课文。“今天我才算明白过来，昨天您在这儿等我回来时心里多么痛苦。”说完这话，他突然默默地、面带微笑地向妹妹伸出手去。可这一回的微笑真正是发自肺腑的。杜尼娅立刻抓住向她伸过来的手，热烈地握紧，心中充满欢乐和感激。自从昨天发生小小的争执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对她表露自己的感情。看到兄妹默默地完全重归于好，母亲顿时满面喜色，眉开眼笑。

“我就喜欢他这一点！”喜欢夸张的拉祖米欣用力在椅子上转过身来，低声说道，“他常常这样！……”

“他做什么都显得那么得体，”母亲暗自思忖着，“他的感情多高尚，他多么简单而又委婉地了结了昨天同妹妹的争执，只是恰到好处地伸出手去，亲切地望了一望……他的眼睛多么美呀，他的脸多么英俊哪！……他长得比杜涅奇卡还要漂亮……然而，我的天哪，他穿的是啥衣服哇，他穿得太差了！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的铺子里那个送货的瓦夏也要比他穿得好些！……我恨不得、恨不得扑上去搂住他……抱头痛哭，可是我害怕，我感到胆战心惊……他有点……天哪！……他说话虽很亲热，但我害怕！可我怕什么呢……”

“哎呀，罗佳，你无法想象，”她突然接过话茬儿，赶紧回答他，“昨天我和杜涅奇卡是多么……伤心哪！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都结束了，我们大家重又感到幸福了，这些总算可以说说了。你要知道，我们一下火车就直奔这儿，为了能拥抱你，可是那个女人，喏，就是她！你好，纳斯塔霞！……她突然对我们说，你正在发酒疯，刚才背着医生跑掉，神志不清地上了

街，他们都跑去找你了。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焦急！我顿时想到了波坦奇科夫上尉，你父亲的朋友，我们的熟人，惨死的事情。你不记得他啦，罗佳，他也是发着酒疯跑了出去，失足掉进院里的一口井里，直到第二天才把他捞上来。当然啰，我们有些过分担心。我们本想去找彼得·彼得罗维奇，请他帮忙……要知道我们两人可是孤单无靠。”她悲戚地拖长声音缓缓地说，但蓦地刹住了话头，因为她想到，提起彼得·彼得罗维奇还是相当危险的，尽管“现在我们重又感到幸福了”。

“是呀，是呀，这当然很令人烦恼……”拉斯柯尔尼科夫嘟哝着回答道。但他的神态却显得那么漫不经心，几乎毫不在意，以致杜涅奇卡不禁惊讶地望了他一眼。

“我还想说点什么呢，”他竭力回忆着，继续说道，“对，是这样的，妈妈，还有你，杜涅奇卡，别以为我今天不愿先去看望你们，而等着你们先来。”

“你说什么呀，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也大为惊奇，不禁嚷道。

“难道他只是出于义务才这样回答我们吗？”杜尼娅寻思道，“他又是同我和解，又是请求我们原谅，如同在办一件公事或在背功课。”

“我一醒来就想去看望你们，但是衣服耽误了。昨天我忘了告诉她……纳斯塔霞……洗掉血迹……我刚刚才穿好衣服。”

“血迹？什么血迹？”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慌起来。

“没什么要紧的……请别担心。这是我昨天有些迷迷糊糊地东游西逛时，遇到一个被轧伤的人……一个文官……沾上一点儿血。”

“迷迷糊糊？可你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哇。”拉祖米欣打断

了他的话。

“不错，”不知怎么，拉斯柯尔尼科夫特别注意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记住了一切，乃至细枝末节，可奇怪的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去那儿，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我却无法解释清楚。”

“这是一种极其熟悉的现象，”佐西莫夫插嘴说，“有时一个人干件事，完成得极好，极有技巧，但行为控制力和行为的起因却是紊乱的，受制于种种病态的感受。这就如同在做梦。”

“他几乎把我当做了疯子，这倒也不错，”拉斯柯尔尼科夫心想。

“其实，健康的人好像也会这样，”杜涅奇卡不安地瞧着佐西莫夫说道。

“相当准确的见解，”佐西莫夫回答道，“就这个意义说，我们所有的人确实常常像疯子，只有一个很小的区别，‘病人’比我们更加疯狂一些，因此，这里必须有个界限。和谐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的确如此 或许几十个人中，甚至几十万个人中才能遇上一个，而且也还不很理想……”

佐西莫夫就自己喜欢的话题高谈阔论，不慎漏出了“疯子”这个词，大家一听不禁皱起眉头。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在想着什么，好像并没有在意，他那苍白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古怪的微笑。他还在沉思着。

“喏，那个被轧伤的人怎么样啦？我把你的话给打断了！”拉祖米欣赶紧叫道。

“什么？”他如梦初醒，“对……我帮着把他抬回家去的时候，沾上了血……顺便说一句，妈妈，昨天我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我真的是糊涂了。昨天我把您寄给我的钱，全都给了……他的妻子……用于下葬。现在，她成了寡妇，肺病缠身

的可怜女人……她有三个小孤儿，没有饭吃……家里一贫如洗……还有一个女儿……如果让您看到的话，也许您自己也会这么做的……不过，我却没有任何权利这么做，我心里明白，我清楚地意识到，您弄到这些钱是多么不容易。如果想行善，那么首先就得有这个权利。要不然的话，‘Crevez chiens，si vous n’êtes pas contents’[1]！”他哈哈大笑起来，“是这样的吗，杜尼娅？”

“不，不是这样的，”杜尼娅语气坚定地回答道。

“好啦！就连你……也是要计算的！……”他喃喃地说，几乎仇视地瞧了她一眼，脸上露出了一丝嘲笑。“我本应该想到这一点……好吧，这值得称赞，这样对你更好些……你会走到这样一个临界线，不越过它你会不幸，越过它呢，或许会更加不幸……不过，这都是胡扯！”他气恼地添上了一句，怨恨自己不由自主地又钻牛角尖了。“我只是想说，妈妈，我要请您原谅。”他忽然生硬地结束了这番话。

“行啦。我完全相信，罗佳，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母亲兴冲冲地回答道。

“您不该相信，”他回答说，并撇嘴微微一笑。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场谈话中，在这阵沉默中，在这和解与宽恕中，存在着某种令人紧张不安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们好像怕我，”拉斯柯尔尼科夫蹙着眉头，望着母亲和妹妹，心里暗暗思忖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确越是沉默不语，心里越是忐忑不安。

“她们不在身边时，我似乎是很爱她们的呀。”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

① 法文：“畜生，要是你们还不满意，就死掉吧！”

“你知道吗，罗佳，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死啦!”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说。

“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是谁?”

“唉，我的天哪，就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斯维德里盖洛娃！我给你的信中多次提到过她。”

“啊……是呀，我记得……她死了？哎哟，真的吗?”他猝然一震，如梦初醒地说道，“难道她死了？怎么死的?”

“你想不到吧，是突然死亡!”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见他感兴趣，很是振奋，急忙接着说，“就在我给你寄信的那时候，甚至就在这一天，你想想，这个可怕的人可能就是她致死的原因。据说他毒打了她!”

“难道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他转身向妹妹问道。

“不是的，甚至恰恰相反。他对她总是很忍让，甚至敬重。在许多场合，他甚至过分地迁就她的个性，整整七年……可不知怎的他突然失去了耐心。”

“既然他能够把婚姻维持七年，那么他压根不是非常可怕的啰？杜涅奇卡，你大概是在为他辩护吧?”

“没有，没有，他是一个可怕的人！我无法想象会有比他更可怕的人，”杜尼娅回答道，浑身差点抖起来。她紧锁双眉，陷入了沉思。

“他打人的事发生在早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紧接着说下去，“事后，她立即吩咐备马，以便吃罢午饭马上进城，因为在这种时候她总是往城里跑；据说，她午饭时胃口很好……”

“被打了以后?”

“……不过，她一直有这种……习惯，一吃罢午饭便立即动身去浴场，以免耽搁……看来她是在那儿进行浴疗。他们那

里有冷泉，她每天定时在那实行浴疗。她刚进入水中，就突然中风了！”

“那是当然的！”佐西莫夫说道。

“他打得很厉害吗？”

“要知道，这反正都一样，”杜尼娅答道。

“其实，妈妈，您唠叨这种荒唐事有什么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气恼地，又像不经意地说道。

“啊呀，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脱口而出。

“怎么啦，你们都害怕我，是吗？”他说着不自然地一笑。

“确实是这样的，”杜尼娅说着，严肃地盯着哥哥。“刚才妈妈上楼时，害怕得画起十字来。”

他的面容仿佛抽搐般扭曲着。

“唉哟，你在说什么呀，杜尼娅！别生气，罗佳……你干吗这样啊，杜尼娅！”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窘迫不安地说道，“说实在的，我来时坐在火车上，一路都在想我们会如何见面，如何交谈一切情况……我是那么快活，毫不感到路途的劳累！我没有什么！我现在也很快活……你不该这么说，杜尼娅！我能见到你，就够快活了，罗佳……”

“别说啦，妈妈，”他握住她的手却不看她，不好意思地嘟哝说，“我们还有时间好好谈谈！”

说完这话，他突然窘困万分，脸色变得煞白：不久前那种可怕的感觉，像刺骨的寒气再次袭上他的心头；他再一次突然大悟，刚才完全是在说假话，因为他如今不仅再不能好好谈谈，而且已经无法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谈任何的事情了。这一令人痛苦不堪的念头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几乎失魂落魄，突然站起身来，谁也不看，便朝门口走去。

“你怎么啦?”拉祖米欣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叫道。

他重又坐下，开始默默地四下环顾；所有的人都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你们怎么都这样没意思呢!”[1] 他冷不丁地叫道，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倒是说点什么呀！干吗这么干坐着？哎，说话呀！我们来谈谈吧……大家聚在一起，却又一声不吭……随便说说嘛!”

“上帝保佑！我还以为他又像昨天那样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画着十字说道。

“你怎么啦，罗佳?”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我想起了点小事,”他回答说，突然笑了起来。

“嗯，如果是点小事，那就好！不然我也以为……”佐西莫夫一边嘟哝着，一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不过，我该走啦；我还会来的，或许……如果我还能见到……”

他鞠了个躬，走了出去。

“多么好的人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是的，一个出色的、有教养的、聪明的好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突如其来地快速说道，表现出迄今不同寻常的热情。“我不记得生病前是在哪儿见过他……好像是见过面……这个同样也是个好人!”他朝拉祖米欣点点头，“你喜欢他吗，杜尼娅?”他突然向她问道，不知为何哈哈大笑起来。

“很喜欢,”杜尼娅回答说。

“呸，你真是……太不够朋友了!”拉祖米欣羞得满脸通红，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微微一

---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说，当家里的亲戚们聚在一起却又一言不发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常说这句话。

笑，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则哈哈大笑起来。

“你去哪儿?”

“我也……我也该走啦。”

“你根本不该走，留下来吧！佐西莫夫走了，你就该走?别走了……几点钟啦?有十二点吗?杜尼娅，你这只表真可爱！你们怎么又都不吭声啦?总是我一个人在说![1] ……”

“这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送的，”杜尼娅回答说。

“是很贵重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添上了一句。

“啊……真大呀，几乎不像是坤表。”

“我喜欢这种式样。”杜尼娅说。

“看来这不是未婚夫送的礼物，”拉祖米欣暗自思忖着，不知为何竟高兴了起来。

“我还以为是卢仁送的聘礼呢，”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

“不是，他还没送过杜尼娅任何东西。”

“是这样！妈妈，您可记得，我还谈过一回恋爱，曾经打算结婚，”他眼望着母亲，突然说道。那出乎意料的语句和语调，使母亲不禁吃了一惊。

“哎呀，亲爱的，我还记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同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交换了个眼色。

“嗯！是啊！不过我对您能讲什么呢?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她是个体弱多病的姑娘，”他仿佛又一次突然陷入沉思，低下头继续往下说，“终年病魔缠身；她喜欢帮助穷人，一直向往着进修道院，有一次她对我谈起此事时，都流下了眼泪；

---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说，在家庭的谈话中，常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唱独角戏，其他人都不大搭腔，这总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生气。

对，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她长相……不好看。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迷恋上她，或许是由于她总是生病……倘若她是瘸腿或者驼背，我大概会更爱她（他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就这样……做了一场美梦……”

“不；这不只是一场美梦，”杜尼娅兴奋地说道。

他专注而又紧张地瞧了妹妹一眼，但没听清或者没有听懂她的话。随后，他沉思着站起身，走到母亲跟前吻了吻她，再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你现在还爱她！”深受感动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道。

“爱她？现在？啊，对……您在说她！不。如今这一切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上……而且是好久以前。其实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他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眼。

“现在我望着你们……就好像在千里之外看你们一样……不过天晓得我们干吗要谈这些？又有什么可问的呢？”他恼怒地添上一句，就不再吭声了。他一面咬着指甲，一面重又陷入了沉思。

“罗佳，你住的这屋子太差了，像口棺材，”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开口，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我相信，你这么闷闷不乐，有一半是这屋子造成的……”

“屋子？……”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说，“不错，这间屋子有很大的影响……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您哪里知道，您刚才讲了一个多么奇怪的想法，”他突然补充一句，并且怪异地笑了一下。

要是再过片刻，他恐怕就无法忍受这个场面，这些分别三年的亲人，无法忍受这种亲情的口吻，因为根本没有可能谈什

么事情了。然而，有一件事刻不容缓，无论如何都必须今天了结。还在不久前他刚刚醒来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现在他很高兴能用这件事来作为话题。

“听我说，杜尼娅，”他认真而冷漠地说起来，“当然啰，昨天的事我请你原谅，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再次提醒你，在主要的看法上我是绝不会让步的。或者要我，或者要卢仁。就算我是个卑鄙的人，你却不应该这样。一个就够了。要是你嫁给卢仁，那么我立刻与你断绝兄妹关系。”

“罗佳，罗佳！要知道，这不跟昨天一样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伤心地嚷道，“你又干吗老是骂自己是卑鄙的人，我可受不了！昨天也是这样……”

“哥哥，”杜尼娅坚定但也同样冷漠地回答道，“在整个这件事上，是你弄错了。我考虑了一夜，找出了错在哪里。关键是你大概以为，我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出嫁只是为了自己，因为我自己日子艰难；如果说这对亲人会有好处，我当然也很高兴，不过这并不是促使我下决心的主要动机……”

“扯谎！”他生气地咬着指甲，心里想，“好一个骄傲的女子！不愿承认她想行善救人哩！啊，卑劣的人们！你们爱人如同恨人……我是多么……恨所有这些人哪！”

“总之，我决定嫁给彼得·彼得罗维奇，”杜涅奇卡接着说，“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决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因此我也不会欺骗他……你干吗要这样笑?”

她也面红耳赤，眼睛里闪着怒火。

“决不辜负吗?”他尖刻地冷笑着问道。

“有一定的限度。彼得·彼得罗维奇求婚的姿态和求婚的方式让我一下子便明白了他需要什么。当然啰，他大概是自视太

高，但我希望他也能尊重我……你干吗又笑了？”

“你为什么又脸红了呢？你在说谎，妹妹，你在故意说谎，只是由于你那女性的固执，要在我面前维护自己的决定……你不会尊重卢仁的，因为我见过他，并同他交谈过。看来，你是为钱而出卖自己；看来，不管怎样你的行为是卑鄙的，但我感到宽慰的是，至少你还会脸红！”

“不对，我没有说谎！……”杜尼娅再也不能冷静，大叫了起来，“要是我不确信他尊重我、珍视我，我是不会嫁给他的；要是我没有把握能尊重他，我也不会嫁给他的。幸而，我对此可以确信，甚至就在今天。这样的婚姻不会像你说的那样是卑鄙的！就算你是对的，就算我真的决心干卑鄙的事，——难道你这样对我说话，不觉得冷酷无情吗？为什么你要我表现出连你自己都可能不具备的英雄气概？这是专制，这是横行霸道！假如我会害人的话，那么我也只会害自己……我还从未害过任何人！……你干吗这样望着我？你的脸怎么变得这么苍白？罗佳，你怎么啦？罗佳，亲爱的……”

“天哪！你会把他气昏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道。

“没什么，没什么……算不了什么……没关系！……就有点儿头晕。什么昏厥过去呀……你们总是记着我的昏厥！……噢！对……我想说什么来着？对了，你今天怎样才能确认你会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像你说的那样？你好像说在今天？或许是我听错了？”

“妈妈，把彼得·彼得罗维奇的信给哥哥看看，”杜涅奇卡说。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双手颤抖着，把信递了过去。他十分好奇地接过信。但是在打开信之前，他突然好像惊奇地

看了杜涅奇卡一眼。

“奇怪，”他慢吞吞地说着，仿佛一个新的想法忽然让他吃惊。“我何必多管闲事？何必多嘴多舌？你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他似乎在自言自语，但说出了声；他望了妹妹一会儿，似乎有些惆怅。

他终于展开了信，仍然一副惊异的表情；接着他慢慢地、仔细地读了起来，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特别不安，其他人也都预感到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这让我好生奇怪，”沉思了片刻后，他一边把信递还给母亲，一边开口说道，但并不是对着某一个人讲。“要知道，他是成天办案的，是个律师，甚至说话也是……那种派头，可写得却不高明。”

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们根本没料到他会说这个。

“他们可都是这样写东西，”拉祖米欣冲口而出。

“难道你看过？”

“看过。”

“我们给他看过，罗佳，我们……刚才一起商量过，”窘迫不安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道。

“其实，这是一种诉状文体，”拉祖米欣插嘴说，“现在司法文件都是这么写的。”

“诉状文体？对，正是诉状文，公文式的写法……既不是很不通，也不是非常通顺规范；公文嘛！”

“彼得·彼得罗维奇并不隐讳，因家境困难他只勉强受了一点教育；他甚至炫耀说，他是靠自力更生奋斗出来的，”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说道。她对哥哥方才的语气有点不满。

“好吧，既然炫耀，那总有东西可以炫耀，对此我并不反

对。妹妹，你大概觉得委屈，因为我看了信竟发表了这么轻薄的意见，而且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拿这鸡毛蒜皮来让你感到不快。恰恰相反，联系这信的笔法，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想法，它在现在这个时刻绝不是多余的。那里有'当自引咎'一句话，值得特别注意，它的含义也是一目了然的；此外，还有一个威胁，说如果我来，他就立即告退。威胁告退也就是威胁抛弃你们两人，如果你们不听他的话，那么他就在把你们叫到彼得堡之后抛弃你们。嗯，你是怎样想的，假如卢仁信上的这些话是他写的（他指着拉祖米欣），或者是佐西莫夫写的，或者是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写的，难道不同样令人感到屈辱吗？"

"不，"杜涅奇卡激烈地争辩道，"我完全明白，这样表达是太幼稚了，他可能只是不善写作而已……这一点你分析得不错，哥哥，我甚至没想到……"

"这是用诉状文体写的，而用诉状文体只能写成这样，结果比他本意显得粗鲁了一些。不过，我不得不让你失望，因为信中还有一句对我的诽谤，相当卑鄙的诽谤．昨天我把钱送给了一个肺病缠身、悲痛欲绝的寡妇，并不是'借口安葬'，是的确用于安葬；我不是把钱给了那个女儿，他所说的'品行不端的'女子（昨天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她），而是给了那个寡妇本人。在这字里行间，我发现隐藏着一个迫不及待的愿望：诬陷我并挑拨我与你们的关系。这又是用诉状文体写的，也就是说既有过于露骨的目的，又有太幼稚的急迫。他是个聪明人，但要办事聪明，光凭一个聪明的脑袋是不够的。从这一切中能看出一个人来……我并不认为他非常看重你。我这样对你说，只是为了提醒你，因为我真心希望你能幸福……"

杜涅奇卡没有回答，她早已做出了决定，只是等到晚上再说。

“那么你怎么决定的呢，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他那出人意料的新出现的公文腔调使她比先前更加惊惶不安。

“什么‘怎么决定的’？”

“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在信中说的，你晚上别去我们那儿，要是你去了……那他就离开。那么你……去不去？”

“这当然不是由我来决定的，首先应该由您来决定，如果彼得·彼得罗维奇的这个要求不使您感到屈辱；其次，该由杜尼娅来决定，如果她也同样不见怪的话。我呢，你们认为怎样最好，我就怎么做，”他口气冷淡地补充道。

“杜尼娅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也完全同意她的看法，”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赶紧插嘴说。

“我决定请你，罗佳，务必来我们那儿参加这次见面，”杜尼娅说，“你来吗？”

“我来。”

“我也邀请您八点钟到我们那儿去，”她对拉祖米欣说，“妈妈，我也邀请了他。”

“那太好了，杜涅奇卡。嗯，就照你当时决定的那样去办吧，”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补充说，“这样我自己也轻松些，我不喜欢装样子说假话，我们最好实话实说……现在不管彼得·彼得罗维奇会不会生气了！”

第四章

就在这时，门被人轻轻推开，一个姑娘胆怯地四下张望着走进了房间。所有的人都惊讶而又好奇地转脸看她。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下子没认出来。她就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昨天他初次见到她，但在那种时刻、那种场合、又穿着那种衣服，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完全是另一个形象。现在，这是一个衣着俭朴甚至有些寒碜的姑娘；她年纪还很轻，几乎是个女孩；举止朴实大方，神情开朗，但好像有些胆怯。她穿件极普通的家常便服，戴着式样过时的旧帽，只是手中还像昨天那样拿着一把小伞。突然看见一屋子的人，她不只是忸怩不安，而是完全惊慌失措，像孩子似的畏缩不前，甚至想向回退。

“哎呀……是您?”拉斯柯尔尼科夫极为惊讶地说道，自己也突然慌乱起来。

他马上想起，母亲和妹妹已经从卢仁的信中大体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品行不端的”女子。刚才他还对卢仁的诽谤提出了抗议，并且提到他只是初次见到这位女子，可突然间她自己走了进来。他同样又想到，对“品行不端”这一说法他并没提出异议。所有这些念头在他脑海里模模糊糊地一闪而过。但是，

当他定神看她一眼后，立刻发现这个忍辱负重的女子已是屈辱不堪，他不由得蓦然产生怜悯之心。当她吓得向后退去打算逃走时，他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怎么也没料到您会来，”他急忙说道，用目光示意她留下。“请坐。一定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您来的吧。对不起，不是这边，请往那儿坐……”

当索尼娅进来时，在门口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仅有的三把椅子之一的拉祖米欣，站起身来给她让路。起初拉斯柯尔尼科夫朝她指着佐西莫夫坐过的沙发一角，但转念一想，坐沙发太随便了些，因为这是他睡觉的地方。于是他赶紧向她指了指拉祖米欣坐过的椅子。

“那你坐到这来，”他对拉祖米欣说，让他到佐西莫夫坐过的地方。

索尼娅坐了下来，怕得几乎浑身发抖，怯生生地瞥了一眼那母女俩。显然，她自己也弄不懂怎么好与她们坐在一起呢。想到这一点，她吓得又噌地站了起来，极度不安地对着拉斯柯尔尼科夫。

“我……我……我只待一会儿，对不起，打扰了你们，”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我来的，她找不到别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我请您明天去参加安魂祈祷，早上……做弥撒之后……在米特罗法尼耶夫墓地[1] 教堂，然后到我们那里……到她那里……吃饭……她将感到荣幸……她吩咐我请您去。”

索尼娅结结巴巴说完，便不做声了。

---

① 建于霍乱流行时的1831年，安葬的多为一些贫穷的小官吏、士兵、手艺人和工人。

“我一定……一定设法去参加，”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他也欠起身来，也结结巴巴地说，但没有说完。“请坐吧，”他突然又说道，“我得与您谈谈。请坐吧，您大概很忙，请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于是，他把椅子挪到她的跟前。索尼娅再次坐了下来，再次惊慌失措地飞快瞥了那母女俩一眼，突然垂下了眼睛。

拉斯柯尔尼科夫苍白的脸刷地涨红了，心里仿佛翻江倒海，两眼闪闪发光。

“妈妈，”他口气坚定地说，“这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那位惨遭不幸的马尔梅拉多夫先生的女儿，我昨天亲眼看见他被马踩死，我已对您说起过……”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瞥了索尼娅一眼，微微地眯缝起眼睛。尽管对罗佳那固执而挑战的目光她感到惶惑不安，但还是决不肯放弃这审视的快意。杜涅奇卡神情严肃，目不转睛地直望着可怜姑娘的脸，并困惑不解地打量着她。索尼娅听到在向人介绍她，又抬起眼来，但更加窘迫了。

“我想问问您，”拉斯柯尔尼科夫迅速地向她转过脸来，“你们今天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人来找你们麻烦？……比如说警察。”

“没有，一切还顺利……要知道这死因太清楚了，没人来找麻烦。只是那些房客们非常不满。”

“为什么？”

“因为遗体停放久了……现在天气很热嘛，有气味……因此今天晚祷时，要把遗体送到墓地去，在小教堂里停放到明天。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起初不愿意，但现在她自己也发现，只能这样做了……”

“那么今天送走？”

“她请您赏脸明天到教堂去参加安魂祈祷，然后再到她那儿去吃饭。”

“她要办葬后宴？”

“是的，准备些冷餐。她吩咐我要好好地感谢您，因为您昨天帮了我们……要是没有您的帮助，真不知该怎么安葬他。”她的嘴唇和下巴突然抖动起来，但她竭力克制住自己，又连忙垂下眼睛，瞧着地面。

谈话中间拉斯柯尔尼科夫仔细打量着她。这是一张消瘦的、十分消瘦而且苍白的脸，远算不得端正，仿佛是削尖的，尖尖的小鼻子和尖尖的下巴。她甚至称不上好看。不过她那双蔚蓝色的眼睛非常清澈明亮，闪烁起来时，脸上表情显得那么善良，那么天真纯朴，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此外，她的脸庞，她的整个体态，都显示出她的特点：尽管她年已十八，看上去像个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女孩，几乎是个小女孩①，有时她的某些举动甚至显得很可笑。

“难道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用这么点钱就够安葬了，甚至还办个葬后宴？……”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他固执地继续讲这个话题。

“棺木是很普通的……一切从简，因此并不需要很多钱……刚才我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起仔细地算了一遍，还能剩些钱办葬后宴……而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想办。不能不办……这对她是一个安慰……您是知道的，她就是这种性格……”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形容她是有深意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4～5节）：“……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

“我明白，我明白……当然啰……您干吗仔细打量我的房间？刚才妈妈还说，这房间像口棺材。”

“昨天您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索涅奇卡[1]突然应声说道。这是急促有力的低语，说完忽然又一次双眼低垂。她的嘴唇和下巴重又颤抖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贫困的住处早令她震惊，此刻这些话是突然间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接着便是一片沉默。杜涅奇卡的眼睛不知怎的闪亮了，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亲切地望了一眼索尼娅。

“罗佳，”她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当然是一起吃午饭啦。杜涅奇卡，咱们走吧……你呢，罗佳，出去散散步，然后休息一下，躺一会儿，早一点到我们那边去……要不然我怕你太累了……”

“对，对，我一定去，”他也站起身来，慌忙地回答道，“不过，我还有件事……”

“难道你们还不在一起吃午饭？”拉祖米欣叫道，惊异地望着拉斯柯尔尼科夫，“你这是怎么啦？”

“对，对，我去，当然去，当然去……可你得稍留片刻。妈妈，你们现在不需要他吧？或许我可以留他一会儿？”

“不，不需要！那么您，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也来吃午饭，赏光吗？”

“请您也来吧，”杜尼娅邀请说。

拉祖米欣鞠躬致谢，满脸喜气洋洋。但就在那一瞬间，大家不知怎的都莫名其妙地感到很不自然。

“别了，罗佳，也就是说再见。我不喜欢说‘别了’。别

---

① 索尼娅的爱称。

了，纳斯塔霞……哎哟，我又说‘别了’了……”①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想对索尼娅点点头，但不知怎的却没有这样做便匆匆走了出去。

然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似乎正等着轮到自己，当她跟在母亲身后从索尼娅身边走过时，殷勤客气地向她深深鞠了个躬，表示告别。索涅奇卡窘得不知所措，赶紧匆忙而又慌张地鞠躬还礼，她脸上甚至流露出痛苦，仿佛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殷勤礼貌倒使她痛苦难言。

“杜尼娅，再见！”已经来到走廊，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说，“握握手吧！”

“我不是已经跟你握过手了，你忘了？”杜尼娅亲热而又腼腆地向他转过身去，回答道。

“那有什么，再握一次！”

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杜涅奇卡朝他微微一笑，脸刷地红了，她赶紧抽出自己的手，跟着母亲走了，不知怎的她心里充满了欢乐。

“太好啦！”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坦然地望着索尼娅说，“上帝会让死者安息，而生者还得好好活下去！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索尼娅甚至惊讶地望着他那突然云开雾散的脸。他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看了她片刻，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涌现出她那已故的父亲所讲的有关她的事情……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曾写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不爱听他所喜欢的人对他说‘别了’，他总要回答：干吗说‘别了’呢，最好说‘再见’。”

“天哪，杜涅奇卡！”她们一走到街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马上开口说道，“现在我好像是巴不得离开他，觉得松了口气。嗯，昨天在火车上我哪里会想到，我甚至会愿意离开他！”

“我又要对您说啦，妈妈，他还病得厉害呢。难道您没发现？他或许是由于过度地思念我们，搞坏了自己的身体。应该对他宽容些，许多事上应该谅解他。”

“你就没有对他宽容！”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刻激烈地反唇相讥，“你要知道，杜尼娅，我看着你们两人，发现你整个就是他的翻版，不但面貌相像，而且性格也相像：你们两人都是忧郁型的；两人都阴郁，急躁；两人都高傲，又都慷慨大度……他不可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杜尼娅，是吧？……可一想到今晚我们那儿会发生的事，我的心就乱成一团了！”

“别担心，妈妈，顺其自然吧。”

“杜涅奇卡！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处境！要是彼得·彼得罗维奇拒婚，那可怎么办？”可怜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小心脱口而出说了这个话。

“那他还算个什么人嘛！”杜涅奇卡鄙夷地断然回答道。

“我们现在离开他，这样做是对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急急忙忙地打断了她的话，“他急着要去什么地方办事，让他去吧，他得透透气……他屋子里太闷了……可是这里哪有能透气的地方呢？在这儿，在这些大街上，就好像在没有通风窗的屋子里似的。天哪，这算什么城市！站住，让开些，小心轧着，运什么东西呢！这不是运钢琴吗，真的……就这么拥挤……那个女子也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哪个女子，妈妈？”

“就是那个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刚才来的……”

“为什么呢?”

“我有这种预感，杜尼娅。嗯，不管你信不信，她一进来，我立刻想到，她就是祸根……”

“没有的事!”杜尼娅恼火地说，“您爱信那些预感吗，妈妈！他昨天才认识她，而且她进屋时，他都没能认出来。”

“哼，你瞧着吧！……她令我不安，你瞧着吧，你瞧着吧！我心里可是吓坏了：她看着我，看着我，是那种眼神。他开始介绍她，我在椅子上都几乎坐不住了。我真纳闷，彼得·彼得罗维奇把她写成那样，可他却把她介绍给我们，还介绍给你！看来，她对他来说很重要!”

“管他写了些什么呢！不是同样有人议论过我们，编派过我们，您忘记了吗？我相信，她……是个好人，那些全都是胡说八道!”

“上帝保佑她!”

“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个卑鄙的诽谤者，”杜涅奇卡突然狠狠地说道。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顿时缄口不语。谈话中断了。

“听着，我有事要跟你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拉祖米欣拽到窗前，说道。

“那我就去告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说您会去的……”索尼娅匆匆地说着，鞠了个躬，准备离去。

“等一等，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您不会妨碍的……我还想对您说几句话……听着，”他没把话说完，就冷不丁地转过身子，对着拉祖米欣说，“你不是认识那个……他叫什么来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

“当然认识！他是我的亲戚。怎么啦?”拉祖米欣好奇心突发，补充了一句。

“是他现在承办这个案子……嗯，就是那桩杀人案……昨天你们说……他在办这个案子?”

“是的……怎么啦?”拉祖米欣忽然瞪大了眼睛。

“他在找抵押人，我就有东西抵押在那儿，倒不值什么钱，但是妹妹的一只戒指。我来这儿时她送给我的礼物；还有父亲的一块银表。这两件东西总共才值五六个卢布，不过对我来说，却是珍贵的，是纪念品嘛。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愿失去这两件东西，尤其是那块表。刚才说起杜涅奇卡的手表，我心跳得厉害，唯恐妈妈要看那块表。这是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一件东西。要是弄丢了，她准会病倒的！女人嘛！你告我该怎么办！我知道，应该到警察局去申述。直接去找波尔菲里是不是更好些，啊？你看呢？得尽快把事情办好。你看吧，妈妈吃午饭以前也许就要问到哩!”

“绝不能去警察局，一定要去找波尔菲里!”拉祖米欣似乎异常激动地说，“嗯，我真高兴！为什么还待在这儿，现在就去，他就住在附近，一定能遇到他!”

“好吧……我们走……”

“他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同你认识！我对他谈起过你的许多事情，多次谈起过……昨天还谈过呢。我们走吧！……你就是这样认识老太婆的？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太棒了！……啊，还有……索菲娅·伊凡诺芙娜……”

“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拉斯柯尔尼科夫纠正道，“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这是我的朋友拉祖米欣，他是个好人……”

“如果你们现在要走……”索尼娅开口说道。她也没敢去看一眼拉祖米欣，因此更加忐忑不安。

“我们走吧！”拉斯柯尔尼科夫做出了决定，“我今天就去您那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不过您得告诉我，您住在哪儿？”

他倒不是慌乱得不知所措，而好像是匆忙间想避开她的目光。索尼娅说出了自己的地址，同时涨红了脸。大家一起走了出来。

“难道你不锁门？”拉祖米欣跟在他们后面走到了楼梯上，问道。

“从来不锁门！……我想买把锁的念头已有两年了，”他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不需要锁门的人不是很快活吗？”他笑着对索尼娅说。

他们上了街，在大门旁站住了。

“您该往右走吧，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顺便问一句，您是怎么找到我的？”他问道，似乎很想对她说些别的什么话。他一直想看看她那双温顺而明亮的眼睛，但总是没机会看到……

“昨天您不是把地址告诉了波列奇卡吗。”

“波莲卡？啊哈，对……波列奇卡！这个……小女孩……是您的妹妹？这么说我把地址告诉她了？”

“难道您忘了？”

“不……我记得……”

“我从父亲那儿听说过您……只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您姓什么，他也不知道……刚才我来找您……因为昨天我知道了您姓什么……今天便向人打听：拉斯柯尔尼科夫先生住在这儿的哪一间屋子？……我并不知道，您也住在借租的房子里……再见……我去告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她非常高兴，终于可以离去了。她低着头急匆匆地走着，以便尽快走出他俩的视线，尽快地走完这二十步路，然后向右

拐走到大街上，好剩下自己一个人。等她一人快步走在大街上，她目不旁视，思索着，回忆着，琢磨着刚才听到的每一句话，经历的每一种情况。她还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一个完整的新世界，不知不觉、朦朦胧胧地涌入她的心田。她突然想起，拉斯柯尔尼科夫今天要去找她，或许就在上午，或许马上就会来！

“但愿别在今天，但愿别在今天！”她嘟哝着，心里一阵紧张，如同一个慌张的孩子在恳求。“天哪！来找我……到那个房间去……他会看到……哎呀，我的天哪！”

当然，此刻她不可能发觉有一个陌生先生跟在她的后面紧盯着她。从她出大门，他就一直尾随着。当拉祖米欣、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她三人站在人行道上话别时，这个过路人从旁经过，无意之中听见了索尼娅的那句话：“我便向人打听：拉斯柯尔尼科夫住在这儿的哪一间屋子？”他似乎猛地一怔。他飞快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三个人，尤其是正在与索尼娅说话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接着他又看了一眼房子，暗自记住。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从旁经过的刹那间。他还竭力不引人注意，继续向前走，但放慢了脚步，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他是等待索尼娅，他看出，他们在告别，索尼娅马上就要回家了。

“她住在哪儿呢？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他回忆着索尼娅的脸，暗自思忖着，“应该弄清楚。”

走到拐角处，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回头发现索尼娅跟在他后边，也沿着这条路走来，不过她什么也没注意到。等走到转弯处，她恰好也转向了那条马路。他跟在她身后，从对面的人行道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走了五十来步，他又穿过马路，到索尼娅那边的人行道上，赶上了她，不过仍然跟在她的身后，相隔五步远。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身材偏高，体格健壮，双肩宽阔隆起，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个驼背。他衣着讲究、合体，俨然一个威风凛凛的贵族老爷。他手里拄着一根漂亮的拐杖，每走一步便在人行道上笃地敲一下，手上还戴着新手套。他那颧骨突起的宽脸也颇不讨人嫌，面色透红，容光焕发，看上去不像是个彼得堡人。头发还很浓密，完全是淡黄色的，不过掺着几根银丝；浓密宽直的大胡子匀称地下垂着，颜色比头发还要浅；眼睛是淡蓝色的，目光显得冷淡、全神贯注，陷入深思的样子；他那两片嘴唇则是鲜红的。总之，这是一个保养得相当不错的人，外表比实际年龄小得多。

当索尼娅走上河岸时，人行道上只剩下他们两人。他观察着，注意到了她那若有所思、心不在焉的神态。走到自己住处，索尼娅拐进了大门，他仿佛有点惊讶似的跟随着她。进了院子，她向右拐朝角落走去，通往她屋子的楼梯就在那儿。“真怪！”那位陌生的贵族老爷嘟哝着，跟着她上了楼。只是这时索尼娅才注意到他。她来到三楼，拐进一条走廊，按了按九号的门铃，门上用粉笔写着：“裁缝卡佩瑙莫夫”。“真怪！”这个陌生人又嘟哝了一声，因奇怪的巧合而感到十分惊讶。他按了按旁边八号的门铃。两扇门相隔只六步远。

“您住在卡佩瑙莫夫的房子里！”他望着索尼娅，笑着说，“昨天他替我改了一件坎肩。我就住在这儿，您的旁边，是格尔特鲁达·卡尔洛芙娜·列斯丽赫太太的房子。真巧！”

索尼娅留神地看了他一眼。

“我们是邻居，”他不知为何特别兴奋地继续说道，“要知道我前天才到城里。嗯，再见。”

索尼娅没有搭腔；门开了，她一下子就溜进了自己的房

间。她不知怎的感到害羞，而且好像感到惧怕……

在去找波尔菲里的途中，拉祖米欣显得特别兴奋。

“这下好了，老兄，”他反复地说道，“我真高兴！我真高兴！”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暗自寻思道。

“我可不知道，你也在老太婆那儿抵押东西。这……是很久了吗？也就是说，你很久以前去过她那儿？”

“真是幼稚的傻瓜！”

“什么时候去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站住脚步，回想着，“大概是在她被杀的两三天前我去过她那儿。不过，我并不是去赎抵押品的，”他应声说道，并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某种急切而又特别的关心。“要知道我身上总共又只剩一个卢布了……都因为昨天该死的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这几个字他说得特别用力。

“对，对，对，”拉祖米欣不知为何急忙附和道，“怪不得你那时……有点儿惊惧不安……你要知道，你在神志不清时还念念不忘什么戒指和表链哩！……对，对……这就清楚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竟然如此！他们倒信了这种想法！要知道这个人将替我去上十字架。他还很高兴，因为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会在神志不清时提起戒指！这下子他们所有人都不怀疑了！……”

“我们能见到他吗？”他大声地问道。

“能见到，能见到，”拉祖米欣急忙回答说，“老兄，这是一个好人，你会瞧见的！有点儿笨拙，我是说他人很斯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点儿笨拙。他有头脑，算得上聪明，甚至是

非常聪明，只不过想法有些特别……他生性多疑，成天疑神疑鬼的，厚脸皮……他喜欢骗人，不是说欺骗人，而是愚弄人……使用一套讲实际的老办法……他精通业务，是个行家……去年他破了一个几乎毫无任何线索的谋杀案！他非常、非常想认识你！”

“他为什么非常想认识我？”

“倒不是……你瞧，最近你一生病，我势必经常、多次地提到你……他一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但由于经济状况没能完成学业，就说：‘真可惜！’我推断说……这里各种因素都有，不仅仅是一个，昨天扎米托夫……你瞧，罗佳，昨天我们往回走时，我醉醺醺地对你胡扯了一通……我非常害怕你把事情夸大了，你瞧……”

“夸大什么？夸大他们认为我是疯子吗？对，或许他们说得不错。”

他勉强笑了一笑。

“是啊……是啊……不，我是说……我那时说的一切（包括其他一些话），都是酒后胡说八道。”

“你干吗要道歉！这一切我讨厌透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带着夸张的气恼嚷嚷道。其实，他有几分装腔作势。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明白。你要相信，我心里明白。我甚至连说这些都不好意思……”

“要是不好意思，那就别说啦！”

两人都不吭声了。拉祖米欣兴奋异常，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察到了这一点，极为厌恶。拉祖米欣有关波尔菲里情况的介绍，也令他惶惶不安。

“对此人还得唱拉撒路[①]。”他暗暗琢磨着，脸色变白，心跳加速，“而且要唱得自然些。最最自然是什么都不唱。应该努力做到什么都别唱！不，一努力就不自然了……嗯，到那儿会怎么样……走着瞧吧……现在……我去那儿是好呢，还是不好呢？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我的心直跳，这可不是好兆头！……”

“就在这幢灰楼里，”拉祖米欣说。

“最重要的是，波尔菲里是否知道，我昨天去过那个老巫婆的住处……打听过那摊血？应该马上把这一点弄清楚，进门后看他的脸色便可明白；要不然……哪怕漏馅，我也要把这一点摸清楚！”

“你知道吗？”他狡黠地微微一笑，突然对拉祖米欣说道，“老兄，我今天发现，你从早上就显得有些异常激动，对吗？”

“异常激动？根本谈不上什么激动，”拉祖米欣心里一惊。

“不，老兄，真的这很明显。刚才你坐在椅子上，那样子从未有过，不知怎的只坐个椅子边儿，身子不住扭动，时常无缘无故地跳起来。一会儿怒气冲冲，一会儿那张脸活像蜜甜的冰糖，甚至脸都红了；尤其是邀请你去吃午饭的时候，你的脸红得厉害。”

“没有的事；你在胡扯！……你想说什么？”

“你怎么像小学生似的大献殷勤！呸，见鬼，他的脸又红了。”

---

① 典出《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16 章，第 19～31 节。拉撒路是个穷人，他在一个冷酷的富翁门口，乞讨残羹剩饭充饥。此处用在转义上：唱拉撒路——就是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在当时俄国，一些盲人常在街头唱关于拉撒路的宗教诗以乞求施舍。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

“那你干吗不好意思呢？罗密欧[①]！等着瞧吧，今天我还会找个场合说说这个事，哈哈！我要逗妈妈开开心……还有一个人……”

“你听我说，听着，听着，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可不是……这要是说了可怎么办哪，真见鬼！”拉祖米欣吓得浑身发冷，完全不知所措了。“你要对她们说什么呀？老兄，我……呸，你真不是东西！”

“简直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这个比喻对你是多么恰如其分哪，要是你自己知道就好了；身高两俄尺十俄寸的罗密欧！今天你洗得多彻底呀，连指甲也干净了，啊？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事？你还抹头油了吧！把头低下来！”

“你这畜生！！！”

拉斯柯尔尼科夫笑得几乎无法控制。他就这样笑着走进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住所。这也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所需要的：从屋里可以听到他们大笑着进来，甚至到了前室还在哈哈大笑。

“在这里不许提一个字，要不然我……把你揍扁！”拉祖米欣抓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肩头，愤愤地低声说道。

---

① 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主人公。一般被用做恋爱中的情人（男性）的代称。

第 五 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往屋里走。他进来的时候像是在竭力忍着，免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是窘困的拉祖米欣，一脸懊丧和怒气，面颊通红，又高又瘦的身子显得那么笨拙。这时他的表情和举动确实十分滑稽可笑，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笑得有理。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等别人介绍，就向站在屋子中央大惑不解地望着他们的主人行了个礼，并伸出手去，握住了他的手；此时他仍做出样子，在竭力抑制自己的笑声，想起码说上两句话来作一番自我介绍。然而，他刚做出正经样子，含糊地说句话，突然无意间又瞥了拉祖米欣一眼，顿时克制不住，笑声势不可挡地爆发出来。拉祖米欣听到这“发自内心”的笑声时，不禁火冒三丈，恰好使这个场面具有了最真实的欢快气氛，更主要的是场面显得十分自然。而拉祖米欣却好像是有意地促成了这一点。

“呸，真见鬼!”他吼叫起来，把手一甩，正好碰到了一个小圆桌，桌上放着喝完了茶的杯子。桌子和杯子都飞了起来，发出清脆的响声。

“干吗要摔椅子[1]，先生们，这只会使国库受到损失！”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欢快地叫道。

此时的场景是这样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笑意犹未尽，甚至还没把手从主人的手里抽回，但他知道分寸，等待时机迅速而自然地收场。拉祖米欣因为掀翻桌子，打碎茶杯而彻底手足无措。他神色抑郁地看了看茶杯碎片，唾了一口，猛地转身向窗口走去。他站在那儿，背对着大家，愁眉不展地瞧着窗外，但什么都没有看见。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笑了还想笑，可他显然需要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坐在屋角一把椅子上的扎米托夫，当客人们进来时就欠起身子，站着等候，同时咧开嘴巴笑着，但他也迷惑不解，甚至好像难以置信地瞧着这个场面，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有些不安。与扎米托夫不期而遇，也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一阵不快和惊讶。

“这还真没想到！”他暗自寻思着。

“对不起，”他故作不安地开口说道，“我是拉斯柯尔尼科夫……”

“没关系，非常高兴，你们来，也是高兴的嘛……怎么，他不想打个招呼？”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朝拉祖米欣点了下头说。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对我大发雷霆。我只是来的路上说他像个罗密欧，并且……并且举例证实了，好像再没

[1] 这里引用了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第1场第1幕中的一句台词。剧中县长谈到一个历史教师，讲课讲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就从讲台上跑下来抓住一把椅子使劲地往地上扔。县长接着说：“当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位英雄，可是为什么要摔坏椅子呢？这不会使国家受到损失吗？”此处的意思是说，何必如此激动呢？

说什么别的。”

“你这畜生!”拉祖米欣头也不回地骂道。

“为一句话就大发雷霆，足见一定有重要理由，”波尔菲里笑着说。

“去你的吧!你这密探!……哼，你们都见鬼去吧!”拉祖米欣毫不客气地叫道。突然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就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似的，眉开眼笑地走到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面前。

“够了!全都瞎胡闹，还是谈正经的吧。这是我的朋友，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首先，他久闻你的大名，很想同你认识一下；其次，他有一桩小事求你帮忙。咦，扎米托夫!你怎么在这儿?难道你们认识?你们相识有多久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安地思忖着。

扎米托夫好像拘谨起来，但并不厉害。

“昨天在你那儿认识的嘛，”他很随便地说。

“这么说，老天爷让我省事啦。上个星期他还一个劲儿地求我把他介绍给你，波尔菲里，可你们却背着我串通一气了……你的烟叶在哪儿?”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穿着家常便服，外面套一件睡袍，内穿干干净净的衬衣，脚登一双破旧的便鞋。他大约三十五岁，身材中等偏低，膀粗腰圆，甚至有了肚子；脸上刮得精光，既没留短须，也没蓄连鬓胡；脑袋又圆又大，长着一头浓密的短发，后脑勺不知怎地特别凸出。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上，长着一只翘鼻子，脸色发病似的蜡黄，但精神饱满，甚至带有嘲讽人的神气。眼睛几乎被白色睫毛遮挡起来。睫毛不时地眨着，仿佛在向别人使眼色。睫毛后面微露严厉的目光。要不是

这目光，他这脸还挺温厚善良的。他的目光不知怎的与他那多少带些女相的体态极不和谐，给他增添了更多严肃的神情，远不像初看上去那样。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一听说客人有件“小事”要找他帮忙，立刻请客人坐到沙发上，自己坐在沙发的另一端，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客人，急切等着听取事情原委。他是那样认真专注，那样过分严肃，使得初次见面、而且是完全陌生的人感到一种压力，感到慌张不安，尤其当您自以为您要说的事不值得那么专注重视的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用简洁而有条理的语言，清楚准确地讲了自己的事情；又因为得以仔细观察波尔菲里而相当满意。在他述说时，波尔菲里同样也凝视着他。拉祖米欣坐在那张桌子对面，热情又急切地听着，两只眼睛不停地在他们两人身上来回扫视，不免有些失态。

“蠢货!”拉斯柯尔尼科夫暗暗骂道。

“您需要向警察局交一份申请书，”波尔菲里一本正经地说道，“写上您得知发生某事，也就是那桩谋杀案之后，请求通知承办此案的侦探，某些东西是属于您的，您打算把它赎回……或者……其实，有人会替您写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尽可能地装出一副窘迫的模样，“手头拮据……甚至这么个小数目……我都拿不出，您瞧，我现在只是想说明一下这些东西是我的，等我一旦有钱……”

“这没关系，”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不动声色地听完他解释自己的经济状况，回答说，“不过，如果您愿意，也可以直接写给我，也是写这些内容，说您知道了这件事，声明一下哪些东西是您的，并且请求……”

“这可以用普通的纸写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又是只关心钱

的问题，急忙插嘴问道。

“哦，可以用最普通的纸写！”突然，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不知怎的用显而易见的嘲讽目光瞥了他一眼，并眯缝起眼睛，好像对他使了个眼色。不过，这或许只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错觉，因为这是瞬间的事。但至少是有点这个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可以对天发誓，波尔菲里对他使了个眼色，但天知道是为了什么。

“他知道了！”这个念头像闪电般出现在他脑海里。

“对不起，因这么点小事来麻烦您，”他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接着说，“我的这些东西总共只值五个卢布，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是有纪念意义的，我坦白地说，我一听说此事，就非常害怕……”

“怪不得我昨天对佐西莫夫说起波尔菲里在询问那些抵押人时，你急得双脚直跳！”拉祖米欣显然故意地插嘴说。

这实在让人难堪。拉斯柯尔尼科夫再也忍不住了，一双乌黑的眼睛闪出愤怒的目光，恶狠狠地瞪了拉祖米欣一眼。但他立刻醒悟过来。

“老兄，你大概在嘲笑我吧？”他巧妙地装出愤愤的样子，对拉祖米欣说，“我承认，在你看来我大概是过分关心这些无用的东西。但不能因此把我看做是一个自私的家伙，或者是一个吝啬鬼，因为在我眼里这两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许绝非什么破烂。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那块不值钱的银表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唯一遗物。你可以笑话我，可我母亲来看我了，”他冷不丁地转身对波尔菲里说，“要是让她知道了，”他又急剧地朝拉祖米欣转过脸去，竭力使声音发抖，“这只表弄丢了，我可以保证，她会痛不欲生的！女人嘛！”

“完全不是这样！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恰好相

反！”拉祖米欣懊恼地叫道。

“这样说好不好？是不是自然？会不会太夸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忐忑不安，“我为什么要说‘女人嘛’？”

“母亲来看您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不知为何问道。

“是的。”

“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晚上。”

波尔菲里没做声，仿佛在揣度什么。

“不管怎样，您的东西是不会弄丢的，”接着，他平静冷淡地说道，“要知道我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

他这么说着，却若无其事般关切地把烟灰缸递给正在毫不客气往地毯上弹烟灰的拉祖米欣。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由一愣，但波尔菲里似乎也没瞧一眼，只顾着拉祖米欣的烟灰。

“什么？你恭候多时了！难道你知道他在那儿抵押过物品？”拉祖米欣嚷道。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直接对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您有两件东西，戒指和手表，在她那儿用一张纸包着，上面用铅笔清晰地写着您的姓名，以及她收到您这东西的日期……”

“您怎么这样清楚？……”拉斯柯尔尼科夫尴尬地笑了笑，竭力想正眼看着他，但实在按捺不住，突然又补充说：“我这么说，是因为抵押的人一定很多……您很难把他们全都一一记住……不过，您倒都记得那么清楚，并且……并且……”

“真笨！真糟！我干吗要加上这么几句！”

“现在几乎所有的抵押人都弄清楚了，因此只剩您一个人还没有来，”波尔菲里带着隐约可辨的嘲讽意味回答道。

“我不大舒服。”

“这个我也听说了。我甚至还听说，您的心情也很不好。您现在的脸色好像还很苍白？”

“根本不是苍白……恰恰相反，我完全健康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语气突然一变，粗鲁而又愤怒地说道。他怒火中烧，再也控制不住。“我一愤怒可就会说走嘴的！”这个念头又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们干吗要折磨我呢……”

“还不是完全健康！”拉祖米欣接过话茬儿，“他在胡说！直到昨天他还几乎神志不清……喂，你相信吗，波尔菲里，他站都站不稳，可当我们，我与佐西莫夫，刚一转身，他便穿上衣服悄悄跑了，不知在何处逛到深更半夜。我告诉你，这完全是由于神志不清，你能想象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例！”

“难道真的是完全神志不清吗？请说说看！”波尔菲里像个老婆婆似的摇晃着脑袋。

“什么呀，全是胡扯！您别相信！其实，您本来也不相信嘛！”拉斯柯尔尼科夫过于愤恨，脱口而出。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好像并没有听清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假如不是神志不清，那你怎么会跑了呢？”拉祖米欣突然发起火来，“干吗出走？为了什么？……而且为什么偷偷摸摸地？你当时难道脑子清醒吗？现在一切危险都已过去，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了！”

“昨天，他们太让我厌烦，”拉斯柯尔尼科夫蓦地转身对波尔菲里说，脸上露出蛮横挑衅的微笑，“所以我躲开他们，想去租间房子，让他们找不到我，随身带了一大笔钱。扎米托夫先生是见过这笔钱的。扎米托夫先生，您说说看，昨天我是脑子清醒呢，还是神志不清？”

此刻他似乎恨不得一把掐死扎米托夫。扎米托夫的目光和他的沉默不语，使他非常不自在。

“据我看，您当时说话很有条理，甚至很机灵，只不过太易动怒了，”扎米托夫冷冷地说。

“今天尼科季姆·福米奇告诉我，”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插嘴说，“昨天他碰到了您，已经很晚了，在一个被马踩死的官吏家里……”

“就说这个官吏的事吧！”拉祖米欣接过话茬儿，“嗯，你在他家不就疯疯癫癫的吗？把仅有的一些钱全都给了那个寡妇作为安葬费用！是啊，你要想助人，给上十五个卢布，给上二十个卢布，哪怕给自己留三个卢布也好，可你却把所有的二十五卢布全给了人！”

“或许我在什么地方掘到了一座金库，你却不知道？昨天我慷慨大方了一回……扎米托夫先生就知道我掘到了金库！……对不起，”他转身对波尔菲里说，双唇微微颤抖，“我们因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打扰了您半个小时，您一定感到厌烦了，是吧？”

“没关系，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但愿您能知道，我对您是多么有兴趣！我看着您听着您，都很有趣……坦白地说，我很高兴您终于来了……”

“哪怕来杯茶也好哇！嗓子都干啦！”拉祖米欣嚷道。

“真是个好主意！或许我们一起来喝点。在喝茶之前，你是否想……来些厉害的东西？”

“去你的吧！”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出去叫人备茶。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脑子里，思绪旋风似的飞转。他气恼之极。

“可气的是，他们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也不讲点礼貌！既然你根本不认识我，你凭什么同尼科季姆·福米奇谈论

我呢？看来，他们并不打算掩饰他们像一群狗似的在追踪我！他们就这样公然地蔑视我！”他气得浑身直抖，“哼，径直出击好了，别玩什么猫捉老鼠的把戏。要知道，这可是无礼行为，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要知道我会不答应的！……我也许会站出来，当着众人的面说出真相。你们会看到我是多么瞧不起你们！……”他好容易才换过气来，“可万一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呢？万一这是一种幻觉呢，万一全是我想错了呢，万一是我因幼稚而大发雷霆，万一是我不能把这一卑劣的角色演好呢？或许这一切并非是别有用心？他们的这些话都是很一般的话，但话中有着某种意思……这些话随时都可以说的，但话中有着某种东西。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说‘在她那儿’？为什么扎米托夫会补充说什么我讲话机灵？为什么他们用这种口气说话？是的……口气不对……可拉祖米欣就坐在这儿，为什么他会毫无察觉？这个天真的傻瓜是从来也察觉不到什么的！是我又在发热病吗？……刚才波尔菲里有没有对我使眼色？准是我胡思乱想，他干吗要使眼色呢？想激怒我，还是想愚弄我？要么这一切都是幻觉，要么是他们知道了真相！……甚至连扎米托夫也很无礼……扎米托夫是显得无礼吗？扎米托夫一夜之间改变了看法。我预感到他会改变主意的！他在这儿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其实他是第一次来。波尔菲里不把他当做客人，背对着他坐着。他们串通一气！一定是因为我走到一起的。在我们来之前，他俩一定正在谈我！……他们知道房子的事情吗？但愿早点知道！……当我说我昨天躲开他们想去租房子的时候，他漏过了，没有提出来问……我那么艺术地提出了租房的事，以后会有用！……他们说什么我神志不清！……哈哈！昨天晚上的事他全都知道了！却不知道我母亲来了！……那老巫婆还用铅笔写上了日期！……你们在瞎说，我不会缴械的！要

知道，这还不是证据，这只是想象！不，你们要拿出证据来！房子也不是证据，而是我的狂想。我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知道房子的事情吗？不摸清楚，我绝不离开！我干吗要来这儿呢？而我现在怒气冲冲，或许这也是证据！呸，我多么容易发火呀！这也许是件好事，我在扮演生病的角色……他在摸我的底。他要打乱我的阵脚。我干吗要来这儿呢？"

所有这些如闪电般在他的脑海里掠过。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很快就回来了。不知为何，他突然高兴起来。

"老兄，昨天从你那儿回来，我的脑袋就疼……我整个人都有些支撑不住了，"他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口气，笑着对拉祖米欣说。

"怎么，有意思吗？昨天我正是在你们谈论最有趣的话题时离开的。谁赢啦？"

"当然啰，谁也没赢。我们扯到了一些永恒的问题，大家海阔天空地瞎聊。"

"你想想看，罗佳，我们昨天扯到了什么事上去了：犯罪是否存在？告诉你，我们扯得没有边了！"

"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普通的社会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心不在焉地说。

"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大对头，"波尔菲里指出。

"不完全对头，是这样的，"拉祖米欣随即附和道，他像往常一样出语急促，情绪激动，"罗佳，你听听看，说说你自己的看法。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昨天我拼命与他们争辩，就等着你前来助阵；我对他们说到了你，说你会来的……问题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谈起的。这个观点众所周知：犯罪是对社会制度不正常的一种抗议，实际就是这么回事，如此而已，不可

能再有其他的原因，不可能！……”

“这可是胡扯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叫道。他显得很活跃，眼睛望着拉祖米欣，不停地笑着，这引得拉祖米欣情绪更加激动。

“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拉祖米欣激烈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没有胡扯！……我给你看看他们写的几本书：他们认为，一切都由于‘环境的影响’[①]，别无其他原因！这是他们喜爱的口头禅！由此直接引出结论，假如社会结构是正常的，那么一切犯罪便一下子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所有的人一下子全变得正直了。天性无须考虑，天性可以忽略，天性无法指望。在他们看来，不是人类通过历史的、活生生的道路而发展到底，最终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恰恰相反，是由某个数学头脑计算出来的一种社会体系，赶在任何活生生的过程之前，不必通过任何历史的、活生生的道路，就能立刻把整个人类组织好，一下子就使他们变成正直的毫无过失的人！因而他们就本能地厌恶历史：‘历史上净是些不成体统的事和蠢事’，一切都只能用愚蠢来解释！因而他们也就厌恶活生生的生活过程，因为不需要活的心灵！活的心灵要有生命，活的心灵不会听命于机械，活的心灵是可疑的，活的心灵是顽固落后的！而这里[②]虽然死气沉沉，可以用橡胶制成，但是它不是活的，因此没有意志，是奴性的，不会反抗！结果

① “环境的影响说”于19世纪50—60年代之交在俄国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批评界与文学界间广泛流行。持此说者认为“多余人”以及平民中的有才华的人不能施展才能以至堕落，原因在于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时代》杂志则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环境说”虽有机械性质，但其宗旨是要求促进社会变革，在当时是进步的。

② 指没有活的心灵。

是，人们只要在法伦斯泰尔[1]里砌砖筑墙，规划建造走廊和房间！法伦斯泰尔是建成了，可你们的天性对法伦斯泰尔而言，还没有准备好，它还要按原样活下去，还没有结束生命的过程，还没有进入坟墓！单纯逻辑是无法跳越人的天性一环节的！逻辑只能预料三种可能性[2]，而可能性却有千百万种！排除千百万种可能性，把一切都归结于一个舒适问题！这是一种最简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令人羡慕地一目了然，又用不着费脑筋！主要的是用不着费脑筋！生活的全部秘密只用两个印张的篇幅就包容无遗了。”

“真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得让他住嘴，”波尔菲里笑了起来，“您想想看，”他转身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昨天晚上，六个人就这样挤在一间屋子里大吵，事先还喝了许多潘趣酒[3]，您能想象是个什么样子！不，老兄，你胡说，‘环境’在犯罪中是有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我可以给你用事实证明。”

“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大影响，但你说，一个四十岁男人猥亵十岁少女，难道这是环境迫使他做的吗？”

“那又怎样，严格地说这也可能是环境所致，”波尔菲里特别郑重地说，“猥亵少女的犯罪甚至完全、完全可以用‘环境’来解释。”

拉祖米欣几乎气得发疯。

“要是你愿意，我现在就给你来个推论，”他吼叫起来，

---

① 此词源自希腊文，是指严整的步兵队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曾设想未来社会中以“法郎吉”为基层组织，它的理想规模是1620人。法郎吉的成员居住的地方为法伦斯泰尔，由自愿者以资金入股建成，是宏伟美观的建筑群，每一法伦斯泰尔占地一平方公里。

② 当指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

③ 用朗姆酒加水、糖、葡萄酒和香料等加热制成的饮料。

“推论你所以有两道白眉毛，只是因为伊凡大帝[1] 有三十五俄丈[2] 高；而且我能推论得清清楚楚，十分准确，很有进步的思想，甚至带有自由主义的倾向。我敢打赌！哎！你想打赌吗！”

“那就赌吧！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个推论法！”

“尽是装腔作势，真见鬼！”拉祖米欣叫嚷着，一边跳起来挥舞双手，“不值得与你白费口舌！要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罗佳，你还不了解他。昨天他支持他们那一方，也是为了捉弄大家。他昨天说了些什么呀，天哪！可他们都听得兴高采烈！……要知道他能就这样撑上两个星期。去年他不知为啥让我们相信他要进修道院：整整两个月他始终不改口！不久前，他又想法让我们相信他要结婚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举行婚礼。他甚至还做了新衣服。我们都向他表示祝贺。但是没有新娘，什么都是子虚乌有，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你又在胡说了！我是先做了件衣服。因为有了套新衣服，我才想和你们开个玩笑。”

“您真的是个爱弄玄虚的人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点不太客气地问道。

“您以为我不是吗？等着瞧吧，我也要跟您开一次玩笑，哈哈哈！不，您瞧，我要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您。说到所有这些问题——犯罪、环境和少女，我现在想起了您的一篇文章《论犯罪》……或者其他什么题目，我忘记了，我没记住。不过这文章一直令我很感兴趣。两个月前，我在《周期言论》上读到

---

① 这里是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伊凡大帝钟楼，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建筑。

② 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四米。

的，我很喜欢这篇文章。”

“我的文章？在《周期言论》上？”拉斯柯尔尼科夫惊讶地问道，“半年前从大学退学时，我确实写过一篇书评[①]，但当时我是投寄给《每周言论》的，不是《周期言论》。”

“结果在《周期言论》上发表了。”

“要知道《每周言论》停刊了[②]，因此当时没有发表……”

“这倒是事实，但《每周言论》停刊后，并入了《周期评论》，所以您的文章在两个月前登在《周期言论》上了。您还不知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确实一无所知。

“好哇，您可以向他们索取稿费啦！真有您的！这么离群索居，连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事情都不知道。这可是事实呀。”

“太棒了，罗佳！我也不知道！”拉祖米欣嚷道，“今天我就去阅览室借这一期杂志！两个月以前的？哪天出的？反正我总能找到！竟有这种事！他还不说呢！”

“您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写的？我用的可是缩写的名字呀。”

“这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一个编辑告诉我的；我认识他……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

---

① 据学者考证，所评的书可能是拿破仑第三写的《凯撒传》或德国哲学家施蒂纳（1806—1856）写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后者认为，真正的具体的现实是个人——一个自负的独断的人物。这个人物用他的观念和意志创造出这个世界。施蒂纳是“唯我主义者”，宣扬肆无忌惮的追求——“我无所顾忌”。

② 《俄国言论报》在出了 39 期之后，于 1861 年停刊，并与《莫斯科导报》合并。这里所指的，也许是 H. B. 卡拉乔夫出版的杂志《法学导报》，它在 1862—1864 年间每月出版，1864 年在出到第 6 期时停刊。该杂志的许多作者，同时也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法学方面的文章。

“我记得是分析罪犯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是的，您还坚持认为，干犯罪的行为时，总是伴随着疾病。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观点，不过……最使我感兴趣的不是您文章中的这一部分，而是文章结尾提出的一种看法，遗憾的是您只是暗示了一下，不很清晰……总而言之，如果您记得的话，那是暗示世上仿佛存在一种人，他们能够……也不仅能够，而是完全有权胡作非为，有权犯罪，对他们来说法律似乎并不存在。”

对于这番故意极力曲解自己看法的话，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冷笑一声。

“什么？这怎么讲？有权犯罪？这可不是‘环境的影响’啊？”拉祖米欣甚至有点吃惊地问道。

“不，不，不全是这样，”波尔菲里回答说，“问题在于他的文章中把所有的人都分成了‘普通的人’和‘特殊的人’两类。普通的人应该俯首帖耳地生活，没有权利逾越法律，就因为他们是普通的人；而特殊的人则有权从事各种犯罪，有权践踏法律，只是因为他们是特殊的人。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您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拉祖米欣困惑不解地嘟哝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冷笑了一声。他顿时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想引他说什么。他还记得自己的那篇文章，决定接受挑战。

“我的观点不完全是这样，”他很自然而又谦逊地开口说了起来，“不过，坦白地说，您几乎准确地阐述了我的看法，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准确（他似乎很乐意承认完全准确）……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根本没有像您说的那样，

坚持认为特殊的人一定而且必须总是胡作非为。我还以为，那样的文章是不会被允许发表的。我只不过暗示说，特殊的人有权……倒不是指正式的权利，而是有权让自己良心越过某些障碍，但这只能是在为实现自己理想（有时这种理想可能是拯救全人类的）而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您说，我的文章含糊不清；我很乐意尽可能地给您解释清楚。我大概没有弄错，这正是您所希望的；那么请让我解释一下吧。据我看来，假如开普勒[①] 或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公之于众，除非牺牲掉一个、十个、百个或者更多的阻碍这一发现或者成为这一发现绊脚石的人，那么牛顿就有权，甚至应该……除掉这十来个或上百个人，以便让自己的发现为全人类所知。但是，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牛顿有权随心所欲地逢人就杀，或者有权每天在市场上偷盗。我记得在文章中还发挥说，所有的人……比如说人类社会的立法者们和创始者们，从远古起到李库尔赫[②]、梭伦[③]、穆罕默德[④]、拿破仑之类的人，单凭一条就全都是罪犯，那就是他们为了制定新的法律而破坏了古老的、受社会尊崇并由父辈传下来的法律；当然他们也不会因需要流血杀人而趑趄不前，只要流血杀人（有时被害者完全是无辜的，为了维护古老法律而流血牺牲）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更能说

---

①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的创立者之一，发现行星运动定律（开普勒定律）。

② 李库尔赫（或译莱喀尔古，公元前 9—前 8 世纪），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都是他制定的。

③ 梭伦（约公元前 638—约前 559），古雅典政治家和诗人。公元前 594 年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实行政治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促进了氏族社会的崩溃。

④ 穆罕默德（约 570—632），伊斯兰教的创始者。

明问题的是，这些人类的恩人和创始者们甚至大多数都是残酷的刽子手。总之，我的结论是：所有这些人，不单是伟大的人，还多少有些逾越，也就是甚至多多少少能提出某种新见解的人，就其本性来说，一定会成为罪犯，当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要不然他们很难逾越常轨，而墨守成规他们自然又不愿意，这也是由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要依我看，他们甚至就应该不愿意。总之，您瞧，说到现在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见解。这都是老生常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千百次，真是屡见不鲜。至于说我把人分成普通的人和特殊的人两类，我承认这样分有些随意性，但要知道我并没有举出精确的数字。我只是相信我的主要观点没错。这个观点的关键在于，一般来说，人按照天性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普通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成为传宗接代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有才能或天赋，能在自己的环境中讲出新的见解。类别当然可以无止境地分下去，但这两类人的不同却是相当明显的：第一类人，也就是传宗接代的材料，一般说天生就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他们过着低声下气的生活，乐意唯命是从。照我看，他们也应该俯首帖耳，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屈辱。第二类人，总在践踏法律，尽其所能破坏法律或者具有这种倾向。这些人的犯罪当然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通过极其多样的方式，呼唤为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但是，如果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不得不踩着尸体和鲜血去干，那么依我看来他们内心也许会坦然地让自己趟过血泊；不过这要看是为什么思想和这思想的规模，这一点请注意。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文章里谈到他们有权去犯罪（您该记得，我们可是从法律问题上说起的）。其实，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民众几乎从不承认他们有这

个权利，总要处决他们或绞死他们（程度有所不同），以此完全正当地实现自己那保守的使命。可到了以后的几代人，同样的民众又会把被处决的人尊为圣贤，对他们顶礼膜拜（程度有所不同）。第一类人永远是当代的主人，而第二类人则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维护世界的现状，增加世界上的人口；而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前进，引向预定的目标。不管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人，都有完全一样的生存权利。总之，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完全相等的权利——vive la guerre eter nelle[①]，当然啰，直到建立起新耶路撒冷[②]！"

"那么您终究相信会有新的耶路撒冷[③]？"

"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坚定地回答道。他说这句话时同刚才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时一样，垂眼望着地面，凝视着地毯上的某一点。

"那——那您也相信上帝？对不起，我太好奇了。"

"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抬起眼睛，望着波尔菲里，又重复了一遍。

"您——您也相信拉撒路复活[④]？"

"是——的。您干吗老是问这种问题？"

"您的确相信？"

---

① 法文：永恒的战争万岁。

② 意为一个全新的世界，语出《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1章，第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的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又见该书第3章，第12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的圣经中，这句话下用铅笔画一横杠。

③ 在圣西门主义者看来，相信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相信未来的"黄金时代"。

④ 耶稣使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死而复生。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1章，第38～44节。

“的确相信。”

“原来是这样……我是出于好奇心。对不起。不过，”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他们可不总是遭到处决的，有些人恰恰相反……”

“他们生前就很得志了？对，有些人生前就得了志，于是便……”

“于是他们自己也开始处决别人？”

“如果有必要的话。您要知道，甚至大多是这样。总之，您的看法很机智。”

“谢谢。但请您说说，怎么区分特殊的人与普通的人呢？难道他们生来就带有这种标记？我的意思是说，这里更需要的是准确性，也就是说需要较为明显的外部特征。请原谅，我这个讲实际、好心肠的人，自然而然要产生忧虑。比如说，能不能穿上什么特别的服装，戴上什么饰物，或者打上什么烙印呢？……因为您也承认，要是一旦搞混了，有人自以为属于另一类，他就会像您那绝妙的说法，开始‘排除一切障碍’，那可怎么好……”

“哦，这是常有的事！您的这个看法甚至比前一个更为机智……”

“谢谢。”

“别客气。不过您得注意，这类错误只会发生在第一类人身上，即‘普通人’身上（我这样称呼他们或许极不妥当）。尽管他们天生就乐于俯首帖耳，但由于具有连母牛都免不了会有的顽皮天性，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喜欢自诩为进步人士、‘破坏者’，喜欢攀附‘新见解’，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同时，真正的新人他们却常常不会发现，甚至加以鄙视，视之为观念落后、思想低下的人。然而，据我看这样不会有什么大危险，

说实在的，您大可不必担忧，因为他们从来也不会走得太远。当然啰，有时因他们过于冲动也可以抽他们一顿鞭子，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但仅此而已。这时甚至不需要打手，他们会自己动手，因为都太诚实善良了；有些人会互相抽打，有些人则自我鞭挞……同时他们还会进行各种不同的公开忏悔，结果蔚为壮观而且可资借鉴，总之，您没什么可担忧的……这是一个规律。”

“嗯，至少在这一方面您让我感到放心些了。但我还有一个忧虑：请您告诉我，那种有权杀害他人的‘特殊的人’多不多呢？我当然乐意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您也得承认，假如他们人数很多，不是很可怕吗？”

“哦，这个您不必担忧，”拉斯柯尔尼科夫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道，“拥有新观念的人，甚至稍能说出新见解的人，生来就极少，甚至少得出奇。只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人出生的规律，各类人出生的规律，想必是由某个自然法则来确定的，相当准确无误。这个法则当然现在无人知晓，但我相信它的确存在，以后会为人所知。芸芸众生，也就是大批的材料，来到世上只是为了通过某种努力，经过迄今为止仍神秘莫测的过程，借助不同种族的交融，终于在千人之中奋力生出一个多少有些独立精神的人。也许在万人之中才会生出一个具有更多独立精神的人（我是举例来说，以便直观）。十万人之中或许有一个独立精神更足一些的人。几百万人中才生得出几个天才人物。而伟大的天才，人类的缔造者，或许要待大地上出生几十亿人之后才出一个。总之，我没有去看过产生这一切的熔炉。但某种规律肯定是存在的，也应该存在；这里绝不可能是偶然性。”

“瞧你们两人，不是在开玩笑吧？”拉祖米欣终于叫起来，“你们彼此挖苦嘲讽，不是吗？坐在这儿，你笑话我，我笑话

你！你是当真的吗，罗佳?”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吭地抬起自己苍白的、几乎是忧愁的脸，望着他没有回答。与这张沉静忧郁的脸相比，波尔菲里那赤裸裸毫不礼貌的、气势逼人的、挖苦的神情，令拉祖米欣觉得奇怪。

“喂，老兄，如果这确实是当真的话，那么……你说这个观点并不新颖，与我们千百次读到与听到的观点全然相似，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当中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也确是你独有的，令我深深惊骇的是，你居然会允许凭着良心去杀人流血，请原谅我的用词，甚至带一种狂热……看来，这就是你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要知道，这样允许凭着良心去杀人流血……我认为要比正式的法律上允许杀人流血更为可怕……”

“说得完全有理，是更可怕，”波尔菲里应声说。

“不，你准是入迷了！这样说是错误的。我要读一读文章……你入迷了！你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呀……我要读读文章。”

“文章里没有这些，只有一些暗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

“是这样，是这样，”波尔菲里都坐不住了，“我现在差不多明白了您对犯罪的看法，但是……请原谅我爱刨根究底（再三烦扰，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您瞧，您刚才给我消除了混淆两类人的担心，不过……还有各种实际的情况让我感到不安！比如有个汉子或是个年轻人，自以为是李库尔赫或穆罕默德……当然是说未来会是，于是为此就去排除一切障碍……比方说他将远征，而远征需要钱……于是他开始为远征而去找钱……您明白吗?”

扎米托夫突然在角落里发出了扑哧一笑。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都没抬眼去看他。

“我应该承认，”他平静地回答道，“这种事是会有的。愚

蠢的人、爱虚荣的人尤其容易上这个钩，特别是年轻人。”

“您看是吧。那该怎么办呢？”

“那又怎样呢，”拉斯柯尔尼科夫微微一笑，“这又不是我的错。现在有这种事，将来也会有这种事。这不，他（他朝拉祖米欣点点头）刚才说，我允许杀人流血。那怎么办呢？要知道社会上防范的方法多得很：流放、监狱、法庭和苦役，有什么可担忧的？您去捉贼好了！……”

“那要是抓住了呢？”

“那是他咎由自取。”

“您的看法很合逻辑。可对他的良心怎么办呢？”

“他的良心与您有什么相干？”

“从人道的角度来说嘛。”

“谁有良心，如果意识到自己错了，让他痛苦去吧。这也是对他的惩罚，苦役之外的惩罚。”

“那么那些真正的天才人物呢，”拉祖米欣皱着眉问道，“就是说那些有权杀人的人，即使是杀人流血以后，他们就必然完全感觉不到痛苦吗？”

“为什么要说‘必然’呢？这里不存在允许或禁止的问题。要是怜悯牺牲者，就让他痛苦吧……对思想开阔，感情深厚的人来说，痛苦折磨是永远无法避免的。① 我觉得，那些真正的伟人在世上一定会感受极大的忧虑，”② 他突然若有所思地添

---

① 此说法接近作者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的看法。可参看《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②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谈道：凯撒登上全世界的皇帝宝座之后，因自己处于如此高位得到的却只是空虚和忧虑之感而吃惊。按：凯撒并未称帝，但他是军事独裁官，一切大权在握，实际上等于皇帝。

上了一句，甚至连口气也同刚才的谈话不大协调。

他抬起头，面带沉思地瞧了众人一眼，微微一笑，便拿起了帽子。与刚才进来时相比，他显得太冷静了，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觉察。大家都站起身来。

“啊，随您骂我也好，生气也好，我都实在忍不住，”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又说道，“请允许我再提一个小问题（我太打扰您啦），我想说说一个脑际闪现的想法，要不然会忘了……”

“好，说说您那想法吧，”拉斯柯尔尼科夫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表情严肃，脸色苍白。

“是这么回事……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更恰当……这个想法完全是玩笑式的……心理上的……是这样，当您写那篇文章时，您不可能，哈哈！您不可能不认为自己多少就是一个‘特殊的人’，一个能说出新见解的人，这里是指您自己所理解的新见解……是这样的吗？”

“很有可能，”拉斯柯尔尼科夫用不屑的口吻答道。

拉祖米欣浑身扭动了一下。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您本人难道能下决心——比如，因为生活所迫，或者为了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去逾越障碍吗？……比如去杀人、抢劫？……”

不知怎的他又突然朝拉斯柯尔尼科夫眨了眨左眼，并且不出声地笑了起来，与刚才完全一样。

“即便我越过了，我当然也不会告诉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回答，是一种挑战、傲慢和鄙视的语气。

“不，我不过是感兴趣，想弄懂您的文章，吃透文章的意思而已……”

“呸，这也太露骨，太放肆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地思忖着。

“我要告诉您,”他冷冷地说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穆罕默德或者拿破仑……或者这类的什么人,既然不是他们,我也就无法给您一个满意的解释,说我会怎么办。”

“嗯,得了吧,在俄罗斯现在谁不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哪?”波尔菲里突然用过分亲昵的口气说道。甚至在他的声调里,这一次也流露出某种特别明显的意思。

“上个星期用斧头砍死了我们的阿廖娜·伊凡诺芙娜的别是哪个未来的拿破仑吧?”扎米托夫突然在角落里冒出了一句。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吭声,目不转睛地盯着波尔菲里。拉祖米欣双眉紧锁,脸色阴沉。他似乎早已觉察到了点什么,气冲冲地四下扫视着。一场令人难堪的沉默持续了片刻。拉斯柯尔尼科夫转身要走。

“您要走啦!”波尔菲里亲切地说道,同时又极其殷勤地伸出手去。“认识您非常高兴。至于您的请求,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您还得照我说的那样写一份申请。最好亲自到我那儿去一趟……就在这两天里……明天也行。我十一点钟左右肯定在那儿。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办妥……再谈一谈……您是最后一个去那儿的,或许您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他脸上带着一副极其友好的表情,补充道。

“您想在那种场合里正式审问我是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厉声问道。

“干吗要这样呢?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您误会了,您要知道,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我已与所有的抵押人谈过话……我从一些人口中得到了些线索……而您是最后一个……哦,赶巧了!”他叫道,不知为什么突然兴奋起来。“你看我,刚想起来!……”他转身对拉祖米欣说,“那会儿你老是对我讲起那个尼古拉什卡……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也

知道，”他又转身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个人是清白的，可有什么办法呢；也不得不打扰米季卡……关键就在于：当上楼梯的时候……请问，您可是在七点多钟去的？”

“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但立刻不快地感到他本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当您七点多钟上楼去的时候，您是否看见在二楼，在那个敞着门的房间里，您还记得吗？有两个工人，还是只有一个？他们在那里油漆房间，您注意了没有？这对他们来说可是非常、非常重要！……”

“油漆工？不，我没看见……”拉斯柯尔尼科夫慢吞吞地回答，仿佛在努力回忆。而与此同时，他全身高度紧张，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只想识破这里所设的圈套，千万别忽略了什么。“不，我没有看见，好像也没有注意有敞着门的房间……可在四楼（他已完全识破圈套，为此暗自得意），我记得有一个官吏在搬家……阿廖娜·伊凡诺芙娜的对门……我记得……这事我清楚地记得……几个士兵把沙发搬出来，我被挤到了墙边……但油漆工我没看见，我不记得那里有什么油漆工……而且好像也没有敞着门的房间。是的，没有敞着门的房间……”

“你在说什么呀！”拉祖米欣仿佛恍然大悟，蓦地叫道，“要知道，油漆工是在谋杀的当天油漆房间的，而他是在三天前去那儿的？你干吗问这个？”

“呸！我都搞糊涂了！”波尔菲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真见鬼，我被这个案子搞得晕头转向！”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甚至似乎十分内疚。“弄清楚是否有人在七点多钟在那套房子里见过他们，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刚才就想，您也许能告诉我们……我完全弄糊涂了！”

“应该细心些嘛。”拉祖米欣脸色阴沉地说道。

他们说最后几句话时已经在前室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极其殷勤地把他们送到门口。他俩闷闷不乐，阴沉着脸来到大街上，走了好几步都没有开口说话。拉斯柯尔尼科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第 六 章

“……我不相信！我无法相信！”情绪沮丧的拉祖米欣反复地说着，极力想驳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观点。他们已经快要走到巴卡列耶夫旅馆，那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和杜尼娅早已在等着他们了。拉祖米欣不时地停下脚步，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激烈争论。他显得困窘而且激动，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坦率地谈起这个问题。

“你不信好啦！”拉斯柯尔尼科夫漫不经心地冷笑一声说，“你总是什么也不察觉，我可掂量了每一个字……”

“你疑神疑鬼的，所以总是掂量……啊……说实在的，我承认波尔菲里的语气相当奇怪，尤其是那个坏家伙扎米托夫！……你说得不错，他是有点用意，可为什么？为什么呢?”

“他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假如他们有这个愚蠢的想法，那他们就该尽力掩盖，不露出自己的底牌，以便能抓住你……可现在这种做法太无理，也太轻率呀！”

“假如他们有事实，即真正的罪证，或者哪怕有些怀疑的根据，那他们确实会尽力掩盖自己的意图，因为他们还期望获得更多的证据（其实，他们早就会搜查了），但他们没有证据，

一件都没有，一切都是想象，一切都是模棱两可，只有一个凭空而来的想法，所以才想诈我说出来。或许他因没有证据而恼火，气得爆发出来。或许他是怀着某种目的……他似乎是个聪明人……或许他装作了解真相，想以此来吓住我……老兄，他有他的想法……不过，我讨厌解释这一切。别说啦！”

“而且是侮辱，是侮辱！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我们终于能坦率地谈论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那我现在就直说了，我早已发现他们有这种想法，当然啰，这种想法一直还只是一点儿暗示，含沙射影。可为什么要含沙射影呢！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们有什么真凭实据？你要知道，我是多么气愤哪！就凭一个穷大学生由于贫困和忧郁变得神经质，在一场重病弄得神志不清之前，或许那时已开始发病（请注意这一点），因生性多疑，自尊心强，傲慢，六个月来闭门不出，穿着破衣烂衫和没有鞋掌的鞋，就凭他站在一些警官前面，忍受着他们的侮辱，而为了他面前放着的一张意想不到的借条，七等文官切巴罗夫带来的一张过期的借条；加上油漆味熏人，列氏温度达到三十度[①]，空气沉闷，一大群人大谈他前一天去找过的那个老太婆被杀的案子，偏偏此时又正赶上他饥肠辘辘。结果他怎么能不晕倒呢！这就是，这就是他们所有的猜疑的根据！真见鬼！我理解，这是令人气恼的。然而要是我处于你的地位，罗佳，我就会冲着他们所有人哈哈大笑，或者最好啐他们一脸唾沫，越黏越好，再左右开弓狠狠扇他们二十个耳光，还应该像模像样地扇得漂亮些，然后就此了结。别去理睬它！振作起来！这样

① 列氏温度沸点是八十度，冰点是零度。列氏三十度等于三十七点五摄氏度。

可不好！”

“他这番话倒说得很清楚，”拉斯柯尔尼科夫思忖道。

“别去理睬它？明天又要审问啦！”他愁眉苦脸地说道，“难道我该去向他们申辩吗？我已够懊丧的了，昨天在酒馆里犯不上同扎米托夫一般见识……”

“让他见鬼去吧！我会亲自去找波尔菲里！我以亲戚的身份去追问他，让他把一切都告诉我！至于那个扎米托夫……”

“他终于想到这一招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暗自寻思道。

“等等！”拉祖米欣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叫道，“等等！你弄错了！我反复考虑，觉得你弄错了。这算什么诡计？你说查问工匠的情况是个诡计？可你得明白，假如你真的干了这件事，你会说出来你看见了这两个工匠……在油漆房间吗？恰恰相反，即使你看见了，你也会说你什么也没看见！谁会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呢？”

“假如我真的干了这件事，那我一定会说我看见了这两个工匠和这个房间，”拉斯柯尔尼科夫带有明显的厌烦表情，极不乐意地继续回答说。

“干吗要说对自己不利的话？”

“因为只有乡下人，或者毫无经验的新手，受审时才会一劲儿地矢口否认一切。稍有头脑的和有经验的人，一定会尽可能地承认一切表面上的、无法抵赖的事实；只不过他们会为这些事实寻找其他的理由，再添上那么与众不同、意想不到的两笔，结果便使事实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意，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波尔菲里可能正是以为我一定会这么回答，一定会说见过的，以便更像真实的情况，又以为我同时还会添油加醋地进行辩解……”

“要知道他可能立刻对你说，两天前工匠不可能在那儿，

因而你一定是在谋杀的当晚七点多钟去那儿的。这样他便能让你在件小事上栽了跟头！”

“他正是这样估计的，以为我来不及转过弯来，会急着回答得更符合实际，这样我便能忘了两天前工匠不可能在那儿。”

“这怎么会忘呢？”

“这是很容易忘的！正是在这类毫不起眼的小事上，甚至连狡猾的人也往往会上当。一个人越是有心计，就越是料不到自己会在小事上栽跟头。最狡诈的人往往会栽在最不起眼的小事上。波尔菲里根本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笨……”

“他这么干，可太卑鄙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但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在做最后这一番解释时表现出的兴奋和健谈颇为奇怪，因为刚刚他谈话时还怀着闷闷不乐的厌恶之情呢，想必这是为了某种目的才不得已而为之。

“在某些方面我倒满有兴致呢！”他暗自想道。

但几乎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好像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安念头使他大吃一惊。他越来越担心了。这时两人已经来到了巴卡列耶夫旅馆的门口。

“你一个人先进去吧，”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说道，“我马上回来。”

“你去哪儿？我们已经到了呀！”

“我得去，我得去，我有事……过半小时再来……你告诉她们吧。”

“随你的便，我跟你一起去！”

“怎么，你也想折磨我！”他嚷道，眼睛里流露出痛苦和愤怒，一种绝望的神色，弄得拉祖米欣立刻不知所措。他在台阶上站了片刻，忧郁地望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疾步朝自己住的那条

胡同走去。末了，他咬紧牙关，握紧拳头，立刻发誓今天就去把波尔菲里肚子里的一切都掏出来，就像挤柠檬汁似的。然后他便上楼去安慰因他们久久未到而已经惊慌不安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回到自己住处时，已是两鬓汗湿，气喘吁吁。他飞奔上楼，走进自己那间不上锁的房间，随即把门钩扣住。接着他惊恐而疯狂地扑向角落，扑向墙纸里放东西的那个窟窿，把手伸进去，仔细摸索了几分钟，逐一检查墙纸上的所有皱褶。他什么也没发现，才站起身来深深地舒了口气。刚才已经走到巴卡列耶夫旅馆时，他蓦地觉着有一件什么东西，一个链子、扣子或者甚至是一张老太婆做过记号的包东西的纸片，当时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掉出来，落进某个裂缝里，那以后会突如其来地成为指控他的一件意想不到却无法抵赖的证据。

他若有所思地站着，嘴角浮现一丝古怪的、隐忍的、又几乎毫无意义的微笑。末了，他拿起帽子默默走出房间。此刻他心烦意乱，一边想着自己的心思，一边朝大门口走去。

“就是他！”有人大声叫喊。他抬起了头。

看门人正站在自己小屋门口，手指着他对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叫道。那人看上去像个小市民，穿了件像袍子似的东西，外面套件坎肩，远看活似婆娘。他戴着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耷拉着脑袋。整个人就像个驼背。他那张皮肤松弛、布满皱纹的脸，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一双浮肿的小眼睛现出忧郁、严厉而又不满的神情。

“怎么回事？”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看门人身旁问道。

那个小市民蹙起眉头，斜着眼不慌不忙仔细打量着他，接着慢腾腾转过身去，什么也没说便出了大门，朝街上走去。

“怎么回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叫道。

“就是这个人来打听，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大学生。他报出了您的姓名，问您住在谁的房子里。您正好出来，我指给他看，可他倒走掉了。就是这么回事。”

看门人同样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没有特别奇怪，想了想便转身钻进自己的小屋里。

拉斯柯尔尼科夫跑去追那个人，立刻看见那人仍然不慌不忙迈着均匀的步子，走在马路的对面，眼睛盯着地面，仿佛正在琢磨着什么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很快就赶上那人，尾随了一会儿，末了才跟上去并排走，从侧面打量他的脸。那人立即发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飞快地扫了他一眼，但又一次垂下双眼。他们就这样并排走了一会儿，谁也不吭声。

“您找看门人……打听我?”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开口提问，但不知怎的声音很低。

那个小市民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抬头看一眼。又是一片沉默。

“您为什么……来打听我却又不吭声……这是怎么回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好像有点儿不愿把话说清楚。

这一回那个小市民抬起了眼睛，恶狠狠地冷冷瞪了一眼拉斯柯尔尼科夫。

“杀人凶手!”他冷不丁地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正走在他身旁，这时两腿突然发软，脊背上发凉，心仿佛一下子揪紧了，接着又猛地扑腾扑腾跳个不停，简直要蹦出胸膛。他们两人就这样又并排走了百十步，谁也没吱声。

那个小市民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您说什么……什么……谁是凶手?”拉斯柯尔尼科夫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喃喃地说。

“你是个杀人凶手,”小市民说道。他的声音更加清晰，更加威严，仿佛还夹杂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他又直愣愣地盯了一眼拉斯柯尔尼科夫那张苍白的脸和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这时他们两人正好走到了十字路口。那小市民头也不回地向右拐去，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则呆呆地站在原地，久久地望着小市民的背影。他看到小市民走出五十来步后，转过头瞧了他一眼，而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虽然已经无法看清楚了，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那个小市民这一回仍然“幸灾乐祸”地冷笑了一下。

拉斯柯尔尼科夫拖着缓慢瘫软的步子往回走，他的膝盖不停地哆嗦，浑身一阵阵发冷。他勉强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他摘下帽子放到桌上，呆呆地在桌旁站立了十来分钟。接着，他浑身无力地倒在沙发上，像生病似的轻轻呻吟着，在沙发上伸直两腿，闭上眼睛。他就这样躺了半个小时。

他什么也没有去想。可脑海里却闪现出某些思绪，支离破碎的念头，某些想象，混乱而不连贯；有某些人的脸，也许是还在孩提时代见过的，或者在哪里只见过一面，若专程去回忆倒根本想不起来；有 B——ий 教堂[①] 的钟楼、一家小酒店里的台球桌和桌旁的一个什么军官；某家开在地下室里的烟草店里的雪茄味，一家零饮酒铺，一条漆黑的楼梯，伸手不见五指，满地泔水，蛋壳狼藉；不知从何处还传来礼拜日的钟声……脑海中的这些物体不断地更替着，旋风般转换着。有些物体甚至令他喜欢，他便想抓住这些幻觉，但它们却一闪而

① 大概指沃兹涅先斯基教堂。

过。他的内心总是有件什么事压抑着他，但并不很厉害。有时他甚至觉得舒服……浑身还有些微微发冷，但这也几乎让他感到舒坦。

他听到了拉祖米欣急匆匆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便闭上了眼睛装睡。拉祖米欣打开房门，在门槛上站立了片刻，仿佛在考虑什么似的。接着，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跟前。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到纳斯塔霞低低的声音。

“别去弄醒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过后他才会有胃口。”

“对，”拉祖米欣回答道。

他俩轻手轻脚地走出屋子，关上了门。又过了半个小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才睁开眼睛，他把手枕在脑后重新仰面躺好……

“他是谁呢？这个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人是谁呢？当时他在哪里？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一切，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当时他是站在什么地方，从哪儿看见的呢？为什么他直到现在才冒出来呢？他怎么看见的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哼……”拉斯柯尔尼科夫思索着，浑身发冷，直打哆嗦，“尼古拉在门后捡到了只盒子：难道这也是可能的吗？这是罪证吗？你只要有万分之一的疏忽，人们就会抓住像埃及金字塔那么大的罪证！飞过一只苍蝇，这苍蝇就说看见了！难道会有这种可能吗？”

他突然极其厌恶地感到，自己是那么地虚弱，浑身无力。

“我本该明白这一点，”他苦笑着想道，“我有自知之明，我预感到自己不行，可怎么竟敢带着斧头去杀人！我本该明白的呀……唉！我本来事先是明白的呀！……”他绝望地嘟哝着。

有时，他想到某个念头，会呆呆地琢磨个没完。

“不，那些人可是非同一般的。真正的主宰者[1]是能够为所欲为的：他攻克土伦，在巴黎展开了大屠杀[2]，在埃及扔下了一支军队[3]，在莫斯科的远征中耗费了五十万生命[4]，可在维尔那用一句语义双关的俏皮语[5]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但在他死后，人们还为他树碑立传。由此可见，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不，这类人显然不是血肉之躯，他们是用铜铸成的！”

一个突如其来的并不相关的念头，险些令他放声大笑。

“一边是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6]，另一边是个干瘪可憎的十四等文官的遗孀，床下藏着红箱子的放债老太婆，这两者的不同，就连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也吃不透呢！……他们怎能明白这个！……这在美学上是说不过去的：难道拿破仑会爬到‘可憎的老太婆’的床底下去吗！哼，废物！……”

他不时觉得自己好像在说胡话，因为正处于热病的亢进状态。

“可恶的老太婆算不了什么！”他激昂冲动地琢磨着，“老太婆的事看来也许是个错误，但关键并不在她身上！老太婆不过只是一种病……我是想尽快越过她去……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我倒是杀死了，但却没能越过这个坎儿，仍然留在了这一边……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杀了人。

---

① 指拿破仑一世。1793 年 12 月，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拿破仑在法国南部城市土伦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次胜利。

② 拿破仑 1795 年 10 月 13 日在巴黎镇压了保皇党分子的起义，为此动用了大炮，打死数人。

③ 指拿破仑 1799 年把自己指挥的军队丢在埃及，秘密返国以求攫取最高权力。

④ 1812 年拿破仑率大军进攻俄国，遭到重创败退。

⑤ 指拿破仑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一步之差。”

⑥ 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南的居民点。1815 年 6 月 18 日拿破仑在滑铁卢附近的战斗中大败，被迫第二次退位。

其实我就连杀人也不会……至于原则吗，刚才拉祖米欣这个傻瓜凭什么要骂那些社会主义者呢？他们是些勤劳的人，是做买卖的人；他们在张罗‘共同的幸福’……不，我只有一次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因此我不愿坐等着‘共同的幸福’降临。我自己也想生活，否则最好去死。怎么办呢？我只是不愿意捏着自己口袋里的一个卢布，看着母亲挨饿而不管，而去等待‘共同的幸福’。说什么‘我为共同的幸福添一块砖①，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哈哈！可你们为什么把我给漏了呢？要知道我总共只能活一次，要知道我也想……唉，我是一只有审美感的虱子②，仅此而已。”他冷不丁疯子似的哈哈大笑着补充道，“对，我确实是一只虱子。”他幸灾乐祸地紧紧抓住这个念头，反复地琢磨着，玩味着，感到快意。“这只是因为，第一，我现在能说我是一只虱子；第二，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在烦扰仁慈的上帝，求他证明我这样做不是为的自己私欲，而是抱有美好有益的目的。哈哈！第三，我在实施计划时，尽可能地公道，掌握分寸，精心计算：我从所有的虱子中挑选了一只最无用的虱子；杀死它之后，我决定只从它那儿拿走我迈出第一步所需要的东西，不多不少（这样一来，剩余的钱便可以按照死者的遗嘱，捐给修道院——哈哈！）……我之所以是一只地地道道的虱子，”他咬牙切齿地添上一句，“是因为我比那只被杀的虱子也许更加可恶、更加卑鄙；我早已预感到，我杀人

---

① 此话出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B.孔西德朗（1808—1893），原话是：我搬来自己的砖石建设未来社会的大厦。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曾热衷傅立叶思想，19世纪60年代已持怀疑态度（参看《地下室手记》）。

② 这句话颇费解，可能与上文有关。上文说，美学不容许拿破仑爬到“可憎的老太婆”的床底下去，所以说自己是“有审美感的虱子”。

以后会对自己这么说的！难道有什么能比这事更可怕的吗！噢，多么庸俗！噢，多么卑鄙！……噢，我是多么理解骑在马背上、手拿大刀的‘先知’[①]呀。安拉[②]一声令下，你就服从好了，‘怯懦的’生灵[③]！当‘先知’在某个十字路口筑起一座坚——坚——实——实——的炮台，不加解释地轰击那些好人和罪人时，他是对的，是对的。你只要服从就行了，‘怯懦的’生灵，别有什么自己的希望，因为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噢，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饶不了这个可恶的老太婆！”

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颤抖的嘴唇干涩已极，呆滞的目光投向天花板。

“母亲和妹妹，我曾经是多么爱她们哪！为什么我现在憎恨她们？是的，我憎恨她们，在生理上憎恨她们，无法容忍她们待在我身边……刚才我走到母亲跟前亲吻她，我记得……我拥抱着母亲，心里却想，假如她知道了实情，那么……难道当时能告诉她吗？我会这样做的……哼！她应该像我一样才是。”他补充道，同时竭力地思索，仿佛想抑制自己的梦呓。“噢，现在我是多么憎恨那个可恶的老太婆！假如她活过来，我怕会再次把她杀死！可怜的丽莎维塔！她干吗偏偏在这个时候回

① 《古兰经》称穆罕默德是“先知”。穆罕默德自称为最后一位先知。

② 或译阿拉，是伊斯兰信者的唯一的神。伊斯兰的基本信条是：“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③ 亦可译作“发抖的生灵”，语出《古兰经》和普希金的诗。普希金在 1824 年的《仿〈古兰经〉》一诗中写道：“请勇敢些，蔑视欺骗，/昂扬地走上真理的路，/去爱孤儿，把我的《古兰经》/向怯懦的生灵们宣读。”在小说《少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引用了这段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中，有一本法文版的《古兰经》。——俄编注

来！……奇怪，为什么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她，好像我没有杀她？……丽莎维塔！索尼娅！可怜的、温柔的人哪！长着温顺的眼睛……可爱的人们！她们为什么不哭泣？她们为什么不呻吟？……她们奉献了一切……温柔而安详地望着……索尼娅，索尼娅！温顺的索尼娅！……"

他陷入了昏迷。他好生奇怪，怎么不记得是如何来到大街上的。时间已经很晚了。暮色越来越浓，圆月越来越亮；但不知怎的天气特别郁闷。人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着；手艺人和下班的人纷纷往家里走，另一些人则在溜达。空中弥漫着石灰、尘土和死水的气味。拉斯柯尔尼科夫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地走着；他十分清楚地记得是为干一件事才出来的，并且记得他要去干一件事，要尽快地去，但具体是什么事他却忘得一干二净。突然间，他停住了脚步，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个人站着向他招手。他穿过马路朝那人走去，但那人突然转过身，若无其事地走了，低着头，装出没叫过他的样子。"算了吧，他叫了吗？"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么寻思着，却追了上去。没走上十步，他猛地认出了那个人，顿时感到不寒而栗。这就是刚才碰见的那个小市民，还是穿着那件袍子，还是那样驼着背。拉斯柯尔尼科夫远远地尾随着，心扑腾扑腾地直跳。他俩拐进一条胡同，那人依然没有回头。"他是否知道我跟在身后呢？"拉斯柯尔尼科夫暗暗揣度着。那人走进一幢大楼的大门。拉斯柯尔尼科夫快步走到门口，朝里张望：那人会不会回头看看，会不会叫他？果然，那人穿过门廊进了院子时，突然转过身来，好像又向他招了招手。拉斯柯尔尼科夫立刻穿过门廊，可院子里已经看不见那人的踪影。看来他已上了楼。拉斯柯尔尼科夫朝他追去。的确，从头上两层远的楼梯上传来不慌不忙均匀的脚步声。奇怪的是，这条楼梯好像眼熟！那是一楼的窗户，月光

从玻璃窗外射进来，显得凄清神秘。他来到了二楼。咦！这正是那两个工匠刷油漆的房子……他怎么没马上就认出来呢？走在前面那人的脚步声听不见了。“看来他是站住了，或是在什么地方躲了起来。”他已来到了三楼，还要继续往上走吗？那里一片死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他还是上去了。可自己的脚步声都令他惶恐不安。天哪，真是伸手不见五指！那小市民一定是躲在这儿的某个角落里。啊！正对楼梯的一扇房门敞开着；他略微想了一下便走了进去。前室一片漆黑，空无一人，仿佛里面的东西都被搬走了。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客厅，整个屋子洒满明亮的月光；这里一切照旧：几把椅子、一面镜子、一只黄沙发和几幅镶框的油画。一个硕大浑圆的红铜色月亮，直照在窗上。“是有月光才显得这么静，”拉斯柯尔尼科夫寻思道，“月亮现在大概是在给我出谜。”他站在那里等待着，过了许久；月光越是宁静，他的心跳动得越是厉害，甚至开始隐隐作痛。周围一直这么死寂。而后突然间传来咔嚓一下的断裂声，似乎有人折断了一根松明，接着复又寂无声息。一只睡醒了的苍蝇飞起，猛地撞到了玻璃上，悲哀地嗡嗡直叫。就在这时，在角落里柜子与窗户之间的墙上，他好像看见挂着一件肥大的女式大衣。“这里怎么会挂着女式大衣？”他思忖着，“要知道，先前这里可没有女式大衣……”他悄悄地走了过去，猜想大衣后面可能藏着人。他小心地伸手撩开大衣，发现后面放着一把椅子，而在这把椅子上坐着那个可恶的老太婆。她垂着头，浑身抽搐，所以，他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脸。不过，这人一定是她。他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她害怕啦！”他暗自想道，接着便从套环里抽出斧子，朝老太婆的天灵盖砍下去，砍了一下又一下。可奇怪的是，斧头砍下去，她却一动也不动，像木头做的。他吓坏了，俯下身子凑近去看；而她仍然

低垂着脑袋。于是，他弯腰到地，从下面打量她的脸。他看了一眼，便呆住了。原来老太婆正坐着发笑呢。① 她就这样悄悄地不出声地笑着，竭力忍着不让他听到。他突然觉得，通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也好像有人在发笑，在窃窃私语。他气得发疯，使足全身力量，开始用斧头猛击老太婆的头，然而他每砍一下，卧室里传出的笑声和低语声就更加响亮，那个老太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浑身摇晃。他拔腿就跑，可整个楼道里都挤满了人，通往楼梯里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楼梯的平台上，楼梯上，楼下面，到处都是人，人挤着人，大家都在观望。所有的人却又屏息等待着，一声不吭……他的心揪成一团，两条腿挪不动步，像长到了地上……他想大声叫喊，这时便醒了过来。

他长出了一口气，奇怪的是好像还在梦中：他的屋门敞开着，门口站着一个陌生人，正仔细地打量着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没完全睁开眼睛，就又闭上了。他一动也不动地仰面躺着。“这是不是还在梦中啊，”他思忖着，又稍微抬起眼皮张望：那个陌生人还站在原处，继续打量他。突

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梦中遇见的这个发笑的老太婆的形象，令人想起普希金的小说《黑桃皇后》中那个在棺材中对盖尔曼眨眼的老伯爵夫人与纸牌上的“黑桃皇后”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推崇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他在1880年6月15日给尤·费·阿巴扎的信中写道：“普希金为我们几乎创造了所有的艺术形式，他写的《黑桃皇后》是虚构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您会相信盖尔曼真的具备幻觉，而这幻觉又是与其世界观相吻合的。与此同时，在小说的结尾，也就是说，当您读完了小说之后，还是无法断定，这场梦究竟来自盖尔曼的本能，还是他确实接触过与人敌对的另一个厉鬼世界（请注意：这便是招魂术及其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在一定程度上也很接近于雨果的《死囚的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非常喜爱雨果的这部作品，写《罪与罚》时更爱读它。

然，那人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又小心翼翼地随手把门关上，然后走到桌旁，等待了片刻。此刻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拉斯柯尔尼科夫。而后他悄悄地、无声无息地坐到沙发旁的椅子上。他把呢帽放在自己脚旁的地板上，双手撑着拐杖，下巴贴到了双手上。显然，他准备长时间地等待下去。透过眯缝着的睫毛看得出，这人已不年轻，体格壮实，花白胡子很浓密……

这样过了十来分钟。天色还亮，但已近黄昏。屋子里寂静无声。甚至连楼梯上都没有一丝动静。只有一只大苍蝇在嗡嗡地叫着，不时撞到玻璃窗上。这一切终于使人难以忍受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蓦地欠起身子，坐在沙发上。

“喂，您说吧，您要干什么?”

“我就知道您并没有睡着，只不过在装样子，”那个陌生人平静地笑了起来，怪怪地回答道，“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罪与罚 上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３５１
ＳＳ号＝１２６８３３０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２８５５７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